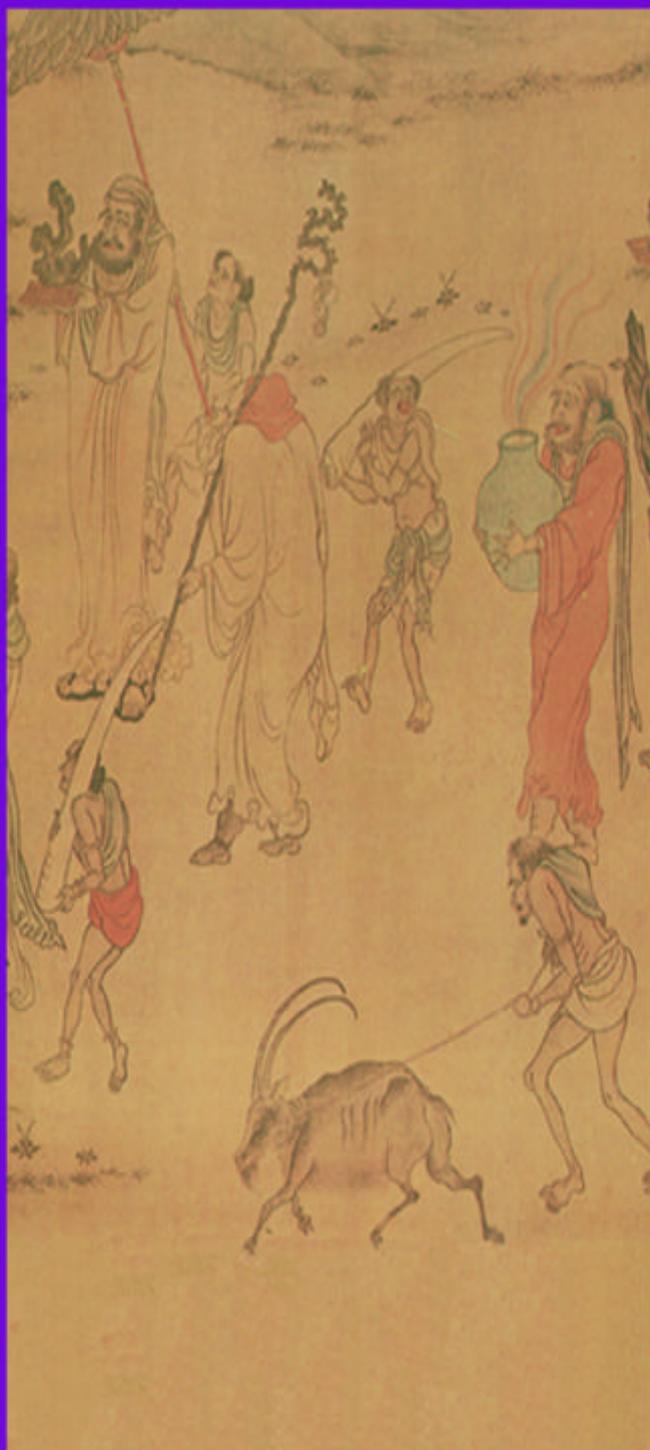


# 绣云阁

下



清·魏文中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# 绣云阁

第二部

(清)魏文中 著

## 第七十回

### 水精王兴兵复仇 金轮将对敌投师

水精王自被狐疑双剑所伤，跳入水中，群从复聚，查其死丧，鱼、虾、蚌、蟹，数百有余。水精王切齿而恨曰：“吾伤愈时，不复是仇，誓不称王于水国！但不知野道姓氏，即伤全愈，是仇又从何报耶？”言至此，大声呼曰：“天乎！吾受此不白之冤，岂忍置之不报乎？”是时，灵宅子已默会知之，遂传毒龙、虾妖来洞，嘱曰：“尔水族类累受三缄门徒挫辱，不堪毫仇未报。今海口镇水精王又被狐疑所伤，彼欲养好伤痕，大起海兵，以诛三缄师弟，特恨不知名姓，且伤痕急不能愈。吾有灵丹一帖，命尔二人去海口镇中，见机而救。如水精王伤痕养好，尔将三缄师弟名姓逐一说知，嘱彼先至北海关，化为旅主以待。倘三缄师徒入其牢笼，毋得轻易放过。庶尔水族累遭挫辱深仇，可一举而复之！”毒龙、虾妖领得是命，持丹在手，驾着妖风，竟向海口镇而来。

水精王侍从名石化者，亦奉命上镇，聘一高明医士，以疗痛苦。访诸镇人，有告以张，有告以李，踌躇不定。正在镇中顾望，毒龙、虾妖化为常医，肩负药囊，傍身而过。石化见得，牵衣问曰：“尔二人医耶？”答曰：“然。”石化曰：“尔所医者何症？”虾妖曰：“五痲七伤，以及脾寒、摆子、跌打等症，件件能医。”石化曰：“剑戟所伤者，尔能疗乎？”虾妖

曰：“者是首件。不惟受伤未死，可能医好，即被剑戟刺死三五日，只要吃得饮食，吾亦能医。”石化曰：“尔既能医，吾先请尔去医几个已死三五日之人。”虾妖曰：“在何地？”石化曰：“尔随吾来。”言已，导至海口，将狐疑所刺死者，请虾妖医之。虾妖曰：“彼死已久矣，一气毫无，如何医法？”石化曰：“尔曾夸口，说已死三五日者，亦可医也。今胡又不能乎？”虾妖曰：“吾言已死三五日能吃东西者，方可医耳。”石化曰：“已死三五日，如何能吃东西？”虾妖曰：“既吃不得饮食，如何医得活耶？”石化曰：“尔二次对人夸口，宜小夸些。”虾妖曰：“太医不夸大口，安望请之有人？”太医夸口，固是常情。然太夸大，则令人生厌矣。石化曰：“尔不能医死者，大约活者可医之也。”虾妖曰：“如是活的，不必服吾药饵，即闻我体者股气味，亦能全好焉。”石化曰：“尔又在夸口乎？”虾妖曰：“吾非夸口，尔试自知。”石化曰：“尔之气味可能愈病，我于平日腹常作痛，今日尔体已闻之久，兹犹在痛者何哉？”虾妖曰：“尔近前闻之。恐尔前此闻得平常气，未闻得太医气也。”石化曰：“尔一人有二气乎？”虾妖曰：“然。”石化果近身旁，以鼻遍嗅。虾妖曰：“好否？”石化曰：“我已周身嗅过，非惟腹不得愈，而且愈嗅而愈痛焉。”虾妖曰：“谁叫尔吝惜银钱，只闻点太医气，而片药不服，安能愈得病耶？”服药需钱。人有疾而要钱不要命者，其亦石化之流欤？石化曰：“闲话休题。吾奉水精王命，迎请医士，管尔有太医气无太医气，且随吾去，命覆大王。”虾妖曰：“如此速行。吾等诳尔者户，还要去诳别户。”说透世上庸医。

谈谈论论，已到海口，石化曰：“尔二人入得水否？”虾妖曰：“我们从未入过，如何去之？”石化曰：“不妨。”当用避水宝珠，分开水道，迂徐曲折，直导二人入宫。虾妖取出

灵丹，以水调就，与水精王饮。饮约片刻，伤痕顿愈，痛楚毫无。水精王不胜欣喜，大设海宴，以款二人。席间，水精王曰：“吾伤已愈，复仇有期矣！”毒龙乘间言曰：“吾二人本非医属，乃受灵宅仙真所遣，赐大王以灵丹。望大王将伤好后，急为水国一复其仇。”水精王曰：“复仇甚易，但不知伤吾者为谁？”虾妖曰：“是乃三緘弟子狐疑也。大王要复此仇，先在北海关前，化座旅店，三緘师弟不久必来是处。如彼入尔牢笼，慎毋使之脱逃。否则，水族无遗类矣！此系灵宅真人所嘱，宜谨记之。”言罢辞行，水精王率领侍从，送出岸上而别。归来宫内，遂命石化传水族诸妖，暗到北海关化店以待。

三緘师弟自将水精王打入水心，四五女娘尚属昏迷不醒，忙饮以随身丹药。未逾一刻，民女皆苏。三緘谓狐疑曰：“民女在舟，不必声张，恐镇人以吾师徒为妖，误遭其害。尔速来吾旗下，隐身回庙可也。”狐疑诺，即随三緘隐身而回。及至天晓，镇人不见其女者，同奔海口，遍舟寻觅。寻到此舟，见得女儿并坐舱内，于是各认归去，甚觉无颜。三緘回得庙中，又住旬余，未见水精王来此肆虐，爰命徒众收束行李，复向前征。

却说地近北海，一山高耸。山下海水围绕，滔滔白浪，映山影以萦回；叠叠岚光，与水波而荡漾。三緘至是，谓狐疑曰：“师弟所游之乡，高平陡险，无一不历。今日来此，不知是地又属何名也？尔宜前进，向村人而访之。”狐疑奉得师命，前行二三里，遇一村老，揖而询曰：“此山何名？”村老曰：“是山名北海关。过了此关，由海而东，尽属中华地界。”狐疑曰：“内有旅舍乎？”村老曰：“有之。”“有查考乎？”村老曰：“是地行人甚稀，朝廷未设官吏。北海关之名者，乃自前代设之，相传于今，其实空有其名耳。”狐疑问罢，回覆三

緘。师弟共商在此关内安住几日，以玩海澜。计定，缓缓度上山来。关前有一旅舍，呼茶唤酒，甚是热闹。师弟入，当炉者备极殷勤，心窃喜之，即于此舍觅一静室以安身。

住了数朝，将欲行矣，灵宅得知，忙化毒龙形容，来告水精王所遣之众曰：“尔等设此旅舍，所为何来？”石化曰：“为诛三緘师弟，以复前仇耳。”灵宅曰：“三緘师弟入舍已久，明日又将他逝矣。尔等尚未知耶？”石化曰：“从未一晤，安识其人？”灵宅乃暗指之曰：某为三緘，某为狐疑，以下道衣道冠者，皆彼弟子也。一一指明，告辞而去。石化忙差心腹，报之水精王。水精王率领侍从，急投旅舍。狐疑听得人声闹嚷，暗暗出视，见无数鱼首人身者，将师弟所居静室，四面围着。其中首领，乃在舟内所刺之水精王也。狐疑怒提双剑，直向水精王而吼曰：“前夜海口镇，掳民间女子以资淫荡，早为上天所不容，狐师爷略施小术，刺尔一剑，并诛尔侍从，尚不知改悔自新，反约乌合之众，来与吾躬试法。吾乃仙官门人，岂畏尔小小妖魔！今日擒来，必碎尔躯，以泄众恨！”水精王曰：“吾在海口镇，享祖有年，皆吾护国佑民，民间甘心报答。尔师弟胡得辄恃法力，欺吾妖部？如是，吾今与尔誓不共生！”狐疑曰：“尔享民间祭祀，为何掳人女子？试问上天分司之正大神祇，曾有掳民妇女以供淫乐，而肆无忌惮者乎？”水精王强词以对，曰：“此乃镇人甘以女子在舟行礼者，非吾掳之也。”狐疑曰：“即非尔掳，胡女子不从，尔又吊在船舟，力加鞭扑？”水精王于此答对无言，勉强上前，与狐疑战。战未片刻，力不能支，连得数伤，败出旅舍。狐疑也不驰追，当将舍内侍从，乱刺一阵，如飘风逐雨，纷然乱窜，旅舍空空。妖党散余，狐疑乃入室中，告之三緘。三緘曰：“如是，吾将远行以避之。”狐疑曰：“水精王既败，必来复仇。吾师徒且暂等候，以诛

此孽。不然，海口镇之百姓，遭害无有已时。”三缄曰：“尔言甚是。”师弟于此，遂在关中候之。

水精王大败回宫，思再兴兵，又恐不能敌，正踌躇之际，石化从旁言曰：“大王两受其辱，水族皆知。如不复仇，以彰威名，自兹以远，恐水族诸妖，无人拱伏。况水族此次又折去无算，虾首鱼尸，遍满北海关中，岂不羞煞？”水精王曰：“奈彼杀伐利害，吾不能胜何？”石化曰：“何不搬兵以敌之？”水精王曰：“兵搬何地？”石化曰：“金轮洞中金轮大将雄称水族，抵敌无人。吾思大王欲复此仇，非彼不可。”水精王曰：“金轮大将，耳食其名久矣，不知究属何物修成？”石化曰：“是乃昔日淮南王所佩金镯，入水千年修炼而成者。”水精王闻说，即选数车宝物，命石化押去。金轮大将问其所以，石化细将前情一一告之。金轮将大喜，将宝物收下，当点水兵五百，来至水精王处。水精王亦点五百水兵，二队合行，竟向北海关进发。

狐疑正在关内凭窗外望，见得波翻海水，知有妖兵来此，遂持双剑奔至岸前。当是时也，水兵队伍已立水面。狐疑执剑骤入，横攻顺击，水兵大溃。水精王奋力而来，早被狐疑双剑刺伤左臂，一声大叫，跳入水中。金轮将手持铁斧，吼声上前，曰：“吾乃大将金轮也，何方野道，敢来此地作厉耶？”遂与狐疑战于水面。战到数十回合，吹起海风，海水直喷天半。狐疑亦将妖风吹起，霎时海波万丈，黑雾腾腾。金轮口吐金光，直射狐疑之目。狐疑为光所射，东西莫辨，只得执定双剑，乱斫乱刺。金轮乘隙欲擒狐疑，怎奈狐疑双剑不停，愈杀愈有精神，缓败回关，将门紧闭。金轮大将追到关前，耀武扬威，口称要擒三缄师弟入得海去，诛其性命，与水精王复仇。狐疑入禀三缄曰：“而今水精王搬一海怪，金光遍体，骁勇非常。弟

子败进关内，已将关门紧闭。彼追至关外，大声叫骂，总要擒吾师弟，为水精王削恨。师将何以敌之？”三緘曰：“待吾抛起飞龙瓶，擒此妖孽！”言讫，持瓶在手，向关外抛来，霹雳一声，化为万道红霞，凭空坠下。金轮大将射以金光，此瓶将光一口吸入。金轮知宝利害，向海而遁。三緘见彼逃奔入海，收转宝瓶。狐疑稟曰：“水精王与所搬海怪均败入海，谅知法宝利害，抵对不能，不复来关向吾师弟搦战矣。可虑者，彼仇难复，此去必以海口镇为起衅之所，拥水以淹镇人。吾师徒若视死不救，将亿兆性命丧于水国，是保之反以害之也。不如离却此地，回镇以俟之。”三緘然其言，遂由北海关竟回海口镇，仍宿于浪王庙内。不时在岸，视海水之涨迭，以卜二妖之来否。

一夜，大雨如注。天晓时，合镇人民俱骇然曰：“海水狂涌岸上，若何避之？”内有老成者，忙命抛下醴牲，以祭江神。无如愈祭其水愈涨，镇人呼天吁地，不住悲啼。狐疑谓其师曰：“水精王拥水淹镇矣，师将何以伏此？”三緘曰：“仍伏以飞龙瓶焉。”狐疑曰：“如是，海水甚拥，速将宝瓶抛之！”三緘果然持瓶抛向水极拥处，口吐霞光万道，直射水中。水精王望见霞光，心胆俱碎，微微向海而退，水亦稍平。孰知此瓶竟飞入海，以吞水精王。水精王被瓶追逐约数百里，无处可避，急入金轮洞内。此瓶已在洞外，吞吸有声。水精王与金轮大将商曰：“三緘师弟，实属可恶！北海关前，吾辈已甚畏之，今而拥水淹及海口镇，彼又阻吾去路。吾于此即不能泄镇人之忿，必筹其诛彼师弟之方！”金轮大将曰：“吾欲明日统兵再战，尔以为何如？”水精王沉吟片刻，曰：“如再与战，须兵分两路，从海口镇两岸而入焉。”金轮大将曰：“可。”是时飞龙瓶早被三緘收回，海水已消。镇人不知，以为自涨自退，遂各欣喜，复以牲酒望天祭之。狐疑见得海水平伏，乃向师言曰：

“二妖败去，心必不服，恐于明日又兴水兵也。吾师不可不防。”三緘曰：“彼已见吾法术，纵有复仇心念，或自量势力低微，而敛首潜形，亦未可知。”狐疑曰：“彼即推迹于一时，吾师徒去后，难保海口镇不遭异日之殃。依弟子所言，必要收伏此妖，以除后患。”

师徒谈论竟夕，天刚发晓，忽听人语喧哗。出阁视之，两路水兵，已杀入镇。三緘谓狐疑曰：“尔速去对敌，吾自收以法宝。”狐疑得命，提剑出庙，整顿精神，与金轮将力战。水精王驱兵杀来，已到浪王庙外。三緘将肠绋子抛向半空，青黄(寅)二光如龙夭矫，一声响亮，二光合坠，恍如山岳崩颓。水精王与金轮大将当被捆束，落于庙中。狐疑将二队水兵，概行追散，急急回庙。见得二妖业已就擒，因詈之曰：“狗妖，平素好人牲酒，好人妇女，罪应当诛。吾师徒欲化尔顽梗，以归正道，孰料尔桀骜如故，反兴波作浪，以淹是镇生灵，是拂上天好生之德也！”言犹未已，三緘曰：“有何说词？与吾捧斩仙剑来，诛之以安此镇！”紫光闻得，将剑捧出，晶光射人。二妖见之，骇然不语。刚欲斩矣，清虚真人忽至。三緘参见后，清虚曰：“金轮大将与尔缘结冰水，理宜收入门墙。至水精王，待吾收入洞中可也。”言毕，以手向水精王指之，化为水晶树一根，命童儿捧去。金轮大将于是俯首皈依，拜三緘为师，任其驱使。三緘与之取厥道号曰金光道人。

## 第七十一回 北海关花精问道 南龙郡圣旨升官

金轮大将得了道号，追随三緘，三緘传以入门之功，欣喜自不心说。镇中老少见三緘师弟收伏水妖，人人拜谢仁恩，设宴相待。三緘曰：“吾观尔镇，黑气团聚，皆自不孝不弟，与夫奸诈邪淫所造，此等风气不独海口镇。故尔水族横扰。若非吾师徒来至镇中，合镇女男，俱入鱼腹。然水妖甚广，莫谓吾已收伏，遂坦然无虑。自此，尔等要将不孝不弟以及奸诈邪淫，急力洗除，成为淳厚风俗，将祥瑞之气凝结镇内，山妖水怪，见而畏生，自然天降康年，大众同享矣！”妖魔之扰，谅非无故，惟善气足以消之，斯言洵不诬也。镇人欢欣鼓舞，拜受其言。三緘师徒又住数日，告辞合镇，仍投北海关。镇人不舍活命之恩，送至十里亭前，洒泪而返。三緘见得如此情深，乃向众弟子言曰：“人孰无良，惜尽迷于四害。一加惩创，断无不勃然而发焉。人不劝不善，信然。尔弟子等其来之始，未有不如是者。趁今追随步履，得吾指点，以复其初，切毋复之而又丧之也！”群弟子皆曰：“敢违师命，以自坠落哉！”三緘曰：“人生如梦，宜寻不死之乡。”诸弟子曰：“不死之乡，祈师予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吾虽予之，愿尔守之。”师弟在途，所谈无非至道。不觉谈论忘倦，已到北海关下。

却说关内有紫桃一株，得日月精华，能化人形，乘风驾雾。

自成精后，清规恪守，未尝有害民间。惟恨不知入道之方，朝夕独坐洞内，静默弗语。一日闷倦难堪，出得洞来，登山西望，望见祥光一缕，斜坠北海关头。花精暗思：能驾祥光，必是上界仙子，吾不免依光奔走，拜彼门下，以求指点。主意已定，随后追逐，只见祥光不疾不徐，竟坠关楼之上。花精亦入楼内，见一老姥凭窗而立，忙§身侧，双膝跪下，老姥如未见也，又向左窗凭而望之。外望良久，乃坐而问曰：“尔属何方女子？在此跪地，有何所求？”花精曰：“吾乃北海关紫桃一株，久已成精，未得飞升天府，祈仙姑指点一二。若得道成他日，即吾此世恩师。”老姥曰：“尔曾伤过人命否？”花精曰：“未也。”“尔曾匹配少年否？”花精曰：“谨守女贞，淫心从未一起。”老姥曰：“如是，尔乃精中之良者也。尔识吾乎？”花精曰：“不识。”老姥曰：“吾乃麻姑仙子。传道固其素志，奈吾久厌红尘何？”花精曰：“敢求仙姑垂怜，妾愿拜在门墙，追随天上。”老姥曰：“毫道未有，安能天上久居？念尔求道心虔，吾指尔一师，不可错过。”花精曰：“师从何得？”老姥曰：“是地不过三日，来一仙官，名曰三缄。尔去求彼指以大道，是乃尔师焉。果能真心将道炼成，异日绣云阁中，可为右班女仙之领袖。”花精闻说，不胜欣喜，叩首拜谢，曰：“他年稍有寸进，虽属师尊教导，亦仙姑指点之恩。”言已，老姥复为叮咛曰：“吾指尔师，切不可失也！”言去一声，乘云天际。

花精自得指示，常在关前盼望。刚到三日，三缄率得徒众，果抵关矣。狐疑谓其师曰：“此关上有翠髻重重，下有金波闪闪，爽心豁目，莫过于是。吾师在此暂住数日可乎？”三缄曰：“可。”于是诸弟子各入一室，各炼其道。其有未得者，三缄又细为指之。紫桃花精盼望多时，未见三缄形影，忽被关后紫

棠花精邀去宴饮，两日未归。猛想仙姑所言，急欲回洞。奈紫棠苦苦留定，身不能脱，乃实告之曰：“紫棠姑姑，尔欲长为花精乎，抑欲脱此躯壳，而为大罗仙子乎？”紫棠曰：“吾辈生为花精，一事无知，赖得雨露风雷，发荣滋长，幸在旷野，未经斧斤之伐，牛羊之牧，迄今数百余年，能化人身，能乘风雾，已喜之不胜矣，安望居大罗天上，而为仙子耶？”紫桃曰：“吾亦常作是想。然不脱花精躯壳，倘遇樵人，伐及乃躬，将数百载精灵，为斧斤所丧，终属空有花精之名也！前日妾游关内，得晤麻姑仙子，言此日关中有仙官临兹，嘱吾拜彼为师，以求大道。一旦胎婴凝结，飞升天府，何等荣华！吾之急欲归者，恐失此仙官耳。”紫棠喜曰：“妹妹得此指陈，何弗早言！姊亦愿赓同调。”紫桃曰：“姊既有心好道，宜早为之图。否则错过时机，后难望矣。”紫棠曰：“如是，各驾妖风，急向关中一游，若或有缘，同参仙子为师，大道可望成也。”言已，二女携手，上了风云，直望北海关而来。

北海角上有一鲛鱼，成妖数百年，亦驾海风，闲游山外。见得妖风直过，忙忙赶上前去，极目谛视，乃二妖女，姿容美丽，拍肩偕行，鲛鱼欲夺以为妻，大声吼曰：“何处女妖，敢在此地妖风兴动，以骇人闻！”紫桃曰：“天地大矣，汝行汝路，吾行吾途，何得喝六呼么，不情乃尔！”鲛鱼曰，“有吾在此，不准汝兴妖作怪，惊恐居民！”紫桃不答其言，各驱风车前往。鲛鱼转至对面，力阻之曰：“吾见汝花容绝世，秀色可餐，如能配吾，方饶汝命。”紫桃曰：“汝既成妖，尚且贪淫，知非好畜生也！”拔出桃剑，与彼战之。紫棠恐紫桃难敌，亦执棠花棍，双战鲛鱼。酣战多时，鲛鱼不能取胜，吹起海雾，顷将北海关山后山前，迷漫不见。

狐疑曰：“今日是何妖属，四散雾气，山谷尽为所迷？”

三缄曰：“海风与山风两相搏击，必是妖战。命汝暨金光道人前去擒之！”二人得命，乘风一观，乃二女妖与一男妖力战空际。女妖败下，被男妖追逐不停。金光道人手提铁斧，截着男妖去路。男妖恨甚，大战金光数合，力怯而逃。金光道人也不追逐，风车播转，又与狐疑阻着女妖。女妖曰：“吾姊妹虽属妖部，存心极良，欲到关前投师，反为他妖阻滞。天乎，其欲使吾姊妹终于一妖乎？”狐疑闻得此言，乃询之曰：“汝姊妹要到北海关内，投谁为师耶？”女妖曰：“吾姊妹得麻姑老仙指点，言三缄仙官阐道人寰，命吾拜彼门下，求指大道，以炼真修，他日绣云阁中，可为右班女仙之首。”言犹未已，狐疑曰：“汝心在投师，何又兴动妖风，空中战斗？”女妖曰：“吾姊妹拍肩而来，偶遇男妖，占与为妻，将去路阻着。姊妹无奈，始与大战焉。”狐疑曰：“如此，汝随吾行。吾二人即仙官弟子也。”二女闻言甚喜，遂与狐疑、金光乘风直到关外。

二人入室，参见三缄毕，将所遇女妖事详细禀之。三缄即命狐疑出呼二女。二女入，双双跪于座前。三缄曰：“汝属何妖？实为吾告！”一女妖曰：“吾乃紫桃，彼乃紫棠，得日月精华，已数百年矣。昨见祥光下坠关楼之上，吾随入视，见一老姥独坐，当即跪地，以求指示。老姥怜其心切，嘱妾于此日在关等候仙官，拜为门徒，祈传大道。旋被紫棠邀饮，言及此事，同来拜师。行至半空，不意为他妖所阻。幸遇仙官弟子，问明来历，甫导入关，得睹师颜。望师大发仁慈，收录门下。倘获飞升天外，仙列大罗，弟子刻骨铭心，恩沾不朽！”三缄见其吐词可悯，来意颇诚，乃曰：“收则收汝，但宜潜心习道，不可违背师训，又作叛道之妖！”二女同声曰：“弟子不敢存此异心！”三缄曰：“如是，紫桃取为桃英道姑，紫棠取为棠英道姑。略传一二道功，暂且归洞学习。俟师西北游毕，自有

缘分追随。”桃棠二英喜得三缄传以道功，拜辞师座，仍归洞所，日夜苦习不题。

又说七窍前升刑部员外，已历半载矣。继因南龙地阔人顽，非有干济之才，不能管辖，廷臣交举，复命七窍仍任此地郡守。回任后，凡遇疑难案牘，愈见判断如神，合郡人民无不称为南龙活佛。朝廷闻得，大加奖赏，兼之郝相累荐，擢升刑、户二部都御史。旨意一到，南龙父老依依不舍，设酒送行者不计其数。七窍周旋三四日，将父老饯酒饮毕，然后带领家眷，望都进发。风霜几历，来至都中。郝相入朝，奏闻七窍归来，上宣朝见，奖誉数语，即命职受御史。自是为上宠爱，曾不几时，已升刑部尚书，政柄得专，声名赫赫，凡有所奏，靡不言听计从。朝内诸人，悉皆侧目相待。毒龙、蛟、虾、赤鲤以及蚌母、珠莲等，朝日计议，欲阻道门。奈起衅无由，一时不能下手。蚌母暗嘱珠莲，常常刁弄毒龙、蛟、虾、赤鲤等，频以浸润之谮，乘隙而投。紫霞真人默会知之，谓复礼子曰：“七窍自坠名利，愈陷愈深。在为郡守时，权势尚小，不可为力。而今已专政柄，皇上言听计从，又兼群妖旦夕刁播，如一听信，道门必阻矣，大道若何阐之？命汝之夜，魂提七窍到吾洞内，详说彼之前因，以醒其迷。倘迷途可破，则大道易阐，庶免三缄在红尘中多费心力。”

复礼子果于傍晚时，乘得彩云，将一缕祥光，射入七窍寝所。七窍昏昏睡去。复礼子化为青衣童儿，导彼灵魂，直投洞府。七窍曰：“汝属何人？导吾何往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吾师招汝入洞，有以告汝也。”七窍曰：“汝师为谁？”复礼子曰：“紫霞真人便是。”七窍曰：“洞府在于何地？”复礼子曰：“不在人间，当居天上。”七窍曰：“吾乃凡人，乌能得登天府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天上神仙，无非凡人修炼。只要真心习道，

何患不得登之？”七窍曰：“道为何道，可以升天？”复礼子曰：“惟元道一门耳。”七窍曰：“岂习元道而人伦之道不用乎？”复礼子曰：“相兼而习，道乃能成。”

言谈至斯，已到洞府。洞内紫霞上坐，诸门人仙服仙冠，左右排立。七窍朝拜毕，起侍紫霞身旁。紫霞曰：“汝犹识吾乎？”七窍摇首曰：“几忘之矣。”紫霞曰：“汝原属吾弟子，因道祖传旨，阐道人间，吾遣汝道兄虚无子脱胎人世，肩兹巨任。汝心不服，亦偷身临凡，欲坏道门，以泄一时之忿。吾每每指点，殊汝迷障甚厚，陷溺甚深。且汝之侍从，尽皆水族妖部，其助汝剖案如神者，实欲竦汝阻道也。然不独李赤等乃属水妖，即汝所配珠莲，亦系蚌女。汝胡以上界仙子，为水妖播弄，不思出此迷障耶？”七窍曰：“吾已受上宠爱，惟尽吾忠。侍从即属妖侣，毫无过犯，如何弃之？”紫霞曰：“在汝以皇上宠爱，官阶显达，享尽人世华荣，汝亦知有宠即有罚乎？古来忠臣如微子、比干，皆派演天潢，且受其罚，而不得善终者，何若为仙天上，逍遥快乐之为愈哉？”七窍曰：“天下人尽皆修仙修佛，而效清静无为之辈，则家国无以治，即有天地神圣，谁祀之而谁敬之？”紫霞曰：“家国非不当治，然有上下仙子之分。上界辅助天皇，以行风云雷雨，生长万物，养及群黎；下界为吏王朝，以体国而经野。其中视乎前生所造：功修应在下界，为臣待漏者，生时已入王朝册籍；功修应列天仙者，或稍有缺陷，脱胎尘世，再加煅炼，完彼全功，待功修完时，依然仙为上界。如汝前劫系吾门徒，苦苦修持，以成仙子，因一念不忿，人世偷生，遂陷于名利场中，弗思退归本位。师不提魂示指，非惟仙品坠落，而且堕入饿鬼道中，那时悔之，抑已晚矣！”七窍曰：“师言若是，吾愿掉转头颅。所难信者，身来天上，犹是人间，恐亦幻境迷吾，非果登天耳。”紫霞曰：

“汝欲一睹上天之形乎？”七窍曰：“然。”紫霞曰：“吾即命弟子陪汝一览，以实吾说之非虚。”言毕，命复礼子、正心子、诚意子导入天上，俾睹河汉星辰之美，又导入升仙阁内，见仙子飞升之荣。一一览余，复导归洞。紫霞曰：“上天美景，汝心羨乎？”七窍曰：“羨之甚深。愿祈吾师传以大道。”紫霞略传一二，七窍谨记于怀。方欲进究进详，紫霞曰：“汝可归矣。自兹已往，毋以阻道为心！”七窍诺。复礼子仍将彼魂导归。

苏来天已发晓，细以所游所见，暗暗思忖，其心似有会悟焉。珠莲见其形容，乃诘以言曰：“郎君卧何痴也？昨夜傍晚即宿，今晨始醒，其殆为幻境所迷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吾夜睡刚入梦，一青衣童儿导至紫霞洞中，传吾大道，是以竟夕未苏耳。”珠莲曰：“妾原知君卧而不寤者，必幻境迷之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吾在洞时，亦言乃幻境，紫霞又命二三弟子，导吾遨游天上，星辰河汉，备在目前。以是思之，谅属是实。吾将欲习成道果，而为天上仙真，快乐逍遥，胜过人间富贵多矣！”此时到像，奈耳软何？珠莲曰：“天下之异道，迷人不一。有导以游上天者，有导以游地府者，其实无上天下地之能使人游也。况为梦境，本属无凭，郎君休得信之！”七窍曰：“遨游天上，即为幻境，胡紫霞真人所说秘言，犹历历在耳者？”珠莲曰：“秘言怎说？”七窍曰：“彼曾嘱吾，所言不可告人，虽妻子亦不必道。”珠莲曰：“紫霞有此秘言，妾愈不信。”七窍曰：“如何？”珠莲曰：“大道为公，何秘传一人，不使之闻于妻子？其心刁祸之言可知也！”七窍曰：“岂有仙居上界，而以刁祸之言教人乎？”珠莲曰：“既非刁祸之言，又何不可为妻子道？”七窍曰：“紫霞已谆谆切嘱，吾亦不必说，且暗自为防焉。”慧直得可笑。珠莲曰：“妾与郎君匹配多年，无语不道。

郎君即为妾告，妾岂有异志而害郎君乎？”七窍笑曰：“吾不言时，汝犹欣然，恐吾一言，而汝心不喜。”珠莲闻此，常常偎傍怀内，百端献媚，以饜饬七窍。殊七窍只是秘而不宣。珠莲无可如何，商于蚌母曰：“郎君谓紫霞真人梦授以秘言，再三询及，扞舌弗吐，妾心甚是不安。”蚌母曰：“汝于今夜厚治肴馔，殷勤劝饮，俾彼酩酊后，或将真言道出，未可知之。”

”

## 第七十二回 离北关误入槐市 布阴风搬及诸真

珠莲得计，遂命厨人厚办酒筵，以待七窍。无何，七窍自部归矣。珠莲凝妆艳服，接于屏后。七窍下舆，内侍展开中门，只见绛灯数十道，如星排列，拥着珠莲，立候门内。七窍刚入，外侍将门掩却。珠莲以手扶定七窍，娇声言曰：“郎君归何晚也？”七窍曰：“政务烦重，计议难以尽善，故至夜静始归，有劳夫人久久等候。”珠莲曰：“妾受郎君之福，郎君不辞劳苦，经心案牍，妾敢坐享安逸，不候郎君乎？”七窍曰：“身力甚疲，惜未命得厨人，设筵以陪老母。”珠莲曰：“妾已命彼办之，专候郎君归府。”七窍曰：“如是，速命厨人宴设内堂，以请老母。”内侍禀曰：“已设多时矣。”七窍喜曰：“夫人善揣吾情，快请老母入席！”丫结回禀曰：“老夫人业已就寝，嘱大人饮之。”七窍闻禀，又入母室请安。母曰：“吾儿近日劳心，可与吾媳同饮。饮毕早早安宿。不然，明晨上朝，又劳车驾。”七窍曰：“儿自知之，老母毋代儿忧，儿辞母出矣。”

是时，珠莲亦候于门。七窍出室，珠莲随出。入席，殷勤劝饮。饮至半酣，珠莲假意问曰：“郎君入朝奏议政事，龙颜可欣喜否？”七窍曰：“承恩宠爱，无不言听计从。”珠莲曰：“国无游民，朝无幸位，圣贤言之矣。郎君政柄得专，何弗将

世游民，概行除去？”七窍曰：“耕于野者为农，交易于市者为商为贾，胡有游民耶？”珠莲曰：“以妾言之，游民甚众，郎君特未之思耳。”七窍曰：“游民安在？”珠莲曰：“如天下之僧、道两种，非游民而何？”七窍曰：“儒、释、道教，不可偏废，自古已然。吾为何人，辄敢禁止？”珠莲曰：“真释真道，原不可废。彼假释、道名号，以煽惑人心者，独不可禁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夫人之言固是。然彼为僧、道，未尝煽惑于民，民间亦无有为彼所惑而告及官长者，吾又如何禁之？”

珠莲见言不入，恐七窍生怒，他日难以再题，乃佯言曰：“郎君见识极大，非妇女所能知也。但妾与郎君，前生缘结夫妇，今生同食同寝，可谓爱厚恩深。以妾之心，无刻不有郎君，不知郎君视妾为何若？”七窍曰：“吾视夫人，如赵氏连城，万金不易也。”珠莲曰：“君言如是重妾，妾窥其意，殆有隔膜焉。”七窍曰：“如何？”珠莲曰：“世之夫妇，一德同心，有事则计较筹商，无言不吐。盖谓夫妇身虽分而为二，而其实则一也。妾见郎君有言不为妾告，将视妾如路人乎？抑视妾如仇人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吾有何言未语夫人耶？”珠莲曰：“郎君细思，待妾不啻朋友矣，亦知妾于郎君，一言一行，无不护卫。以妾靠郎君以终老，郎君亦靠妾产子以承宗支，是妾之靠郎君，无异于郎君之靠妾也。二人之言，何容隐秘？”七窍曰：“吾于夫人前，无言不道，究有何说未及告之？”珠莲曰：“郎君曾言紫霞真人尚多秘嘱，妾问数次，竟不一吐。不知汝为妾告，其为入道言也，妾得而习之；其为居官言也，妾亦得而与郎君记之，何必秘而不宣乎？”七窍曰：“紫霞秘语，吾不必言。言恐夫人面颜发赤矣。”珠莲曰：“妾身生相府，闺门恪守，毫无失德，何者见鄙于紫霞？紫霞有言，必又颠倒是非也！此言不对妾吐，妾实不安！”言罢而泣。七窍曰：“夫人

毋泣，吾将紫霞所说，为汝告之。”珠莲曰：“彼究何言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彼言吾之侍从，如李赤等，皆属水妖，即夫人，亦蚌女珠光魂附珠莲而生者。谓吾以堂堂仙子，甘为水妖迷弄，实属可鄙。如不早早看破，终必坠于饿鬼道中。”珠莲闻之，满面添红，谓七窍曰：“如紫霞言，郎君何以处妾？”七窍曰：“吾原未信，以夫人生自相府，岂有水族蚌女所能附其尸乎？”好见识！珠莲笑曰：“天地间从无比音净。”七窍亦笑曰：“有则有之，恐非汝也。”岂敢？珠莲自此不复问及，而其恨于心者实甚焉。每逢七窍入部理政时，暗与蚌母二人，约及赤鲤、毒龙、虾妖、老蛟商议阻道之策，未果。

且说三緘在北海关收了花精，取了道号，师徒复住二日，然后离却此地，向前而行。行约旬余，来至一市，人烟凑积，密若蜂房。市之周围，槐树甚伙。问诸父老，以“槐市”对。盖因树取名也。三緘厌其烦琐，于此市右，觅一阁曰槐荫，极宽敞亦极僻静，遂与徒众入阁居住。住至三日，见得阁中老道仓皇奔走，步履不停。三緘询曰：“老道近日有何公干，如是仓皇？”老道曰：“道爷初到此间，不知敝地风俗。”三緘曰：“贵境风俗，应是淳良。”老道曰：“敝地有二恶人，姓金，〔一〕名如玉，一名如石，在此市内，虎视一切。每遇生辰，合市居民皆要厚礼相祝。如一不到，为彼查得，则私刑吊拷，且有丧及身家者。市人畏甚，群以槐市大王爷、二王爷称之。”三緘曰：“二人威名如此，有何法术？”老道曰：“有不服者，立就死亡，亦未见伊若何动作。”三緘曰：“彼必有邪术，致人于死。汝其仓皇若斯者何也？”老道曰：“明日系大王爷生期，凡此地僧道，俱要一体晋祝。今岁吾当领首，故于四处催收祝礼，明日送之府中。”三緘曰：“汝等送祝，可有筵席相待乎？”老道曰：“无之。惟祝仪不齐，罚则有耳。”三緘

询罢，暗谓徒坐曰：“是地膏腴万顷，人民殷富，不幸有此人魔，肆扰横行，亦是美中不足。”如今人魔无地不有，不过大同小异耳。狐疑曰：“吾师胡弗除兹恶类，以安善良？”三緘曰：“彼虽极恶，于吾无犯，如何除耶？”狐疑曰：“彼不犯吾，吾去犯之！”的是爽快人声口。三緘曰：“习道人毋管人闲。”言已，仍归静室。

狐疑不服，商及金光道人，暗于诘朝出阁窥看，见市内馈送纷纷。狐疑上前，直夺仪礼。众人哗曰：“汝夺此祝仪，想不顾性命矣！”狐疑怒目言曰：“如有三头六臂者，叫他来狐老子手内，来取祝礼。取得去方算好汉，不然，槐市王爷，且让与狐老子当焉！”众人闻说，奔告大王爷。大王爷怒曰：“那里来兹野道，欲劫虎须而为戏耶？汝等急返，视其所在，吾即前来持之。”众人忙回夺仪处，见狐疑尚在其间。众人面面相窥，似有骇然之象。狐疑毫不倏睬，也不他去。未逾片刻，二位王爷持棍而来，疾声吼曰：“何方野道，敢夺吾祝礼？”狐疑曰：“汝为谁？”市人曰：“此为槐市之王爷也。”狐疑曰：“吾谓称王爷者，形象狰狞可畏，今而见及，乃一平常人耳。有何武艺，敢称王爷乎？”大王爷曰：“与尔闲谈，不知吾之利害。待吾赏尔一棍！”狐疑将身闪过，回手一剑。大王爷倒退十余步，不敢向前。二王爷又以棍击狐疑，金光道人以斧挑之，此棍已抛入半空。二人自知势不能敌，回头欲遁，早被狐疑与金光道人擒归阁中。当将二位王爷捆于阁之短柱，方入静室，稟之三緘，曰：“槐市二魔，弟子已擒下矣！”

三緘出得室外，出而询曰：“尔二汉子，何不为天下好人，而为强寇？”二人曰：“不为强寇，谁肯敬吾？”三緘曰：“人生在世，能有几许？尔为强寇，凌虐乡愚，其在无知，见尔所作，人人畏惧，孰敢不尊，势必效尤。将见始而强横施于兄

弟，继而施于族党，终而施及邻里。一旦遇着官宰，加以殛刑，碎其身躯，败其家产，绝灭其孙子，皆尔所教焉。此以尔之强横而害及他人者也。至于尔惯以强横加人，俄焉身死，则有素受尔之凌辱者，常欲报施于尔而不得，今见尔埋没黄沙，乡人又必以强横而施尔子孙。此因尔之强横而害及后嗣者也。况尔以强横加人，受其凌虐者怨声载道，厌及上天，不加尔以瘟疫，必加尔以杀身之祸。死入阴府，几以强横而得人帛财、奸人妻女，阴刑受尽。”或罚变牛马，为当年财帛被尔占得者而耕跨之；或罚变娼妓，为当年妻女被尔淫污者而奸宿之。此强横之害及后身者也。且奸淫一事，世有现报于妻女者，以见当日淫人妻女，尔身甫没，妻女即被人淫。此强横之害及妻女者也。万恶淫为首，故重言之。吾见世之强横者，不死于官刑，必死于杀身，不死于杀身，必死于天杀。此强横之害及本身者也。历数强横之报，语语惊人，见者宜醒，免贻身后之灾。有此数害，尔自思之，恐亦心胆俱碎，汗流浹背矣。”如玉、如石听了三缄者席言词，哑然不语。三缄曰：“在尔以为一己强横，天下无敌，又何遇着吾之弟子而被擒乎？可知强中更有其强，不得谓尔强横之量，足以合天下而莫能及之。今既落吾手中，若不将尔强横洗涤尽净，吾纵容尔，吾之弟子素爱锄强扶弱，决不汝宽。不但尔也，即山精山怪，能呼风唤雨者，尚且擒之诛之，如尔勇恃血气，一介莽夫，不过小术略施，命遂丧矣！”如玉、如石俯思良久，心性开明，乃向三缄而拜之曰：“道长所言，始而闻之，心甚忿然，继而思之，心甚朗然。兹者唤吾兄弟于迷途，宜提吾兄弟于道岸。愿拜门下，以求指点终身。”三缄曰：“尔果真心乎？”如玉、如石曰：“若有假意，天神鉴之！”三缄曰：“如此收尔为门墙之客。”二人喜拜了三缄，又拜诸道兄，仍向三缄座前，跪地不起。三缄曰：“吾既

收尔，复有何求？”如玉、如石曰：“祈师赐以道号，吾好归去，将家务一切，交与吾儿，从师遨游，以习道果。”三緘见其意切，乃为之取厥道号曰玉白子、石坚子。二人得了道号，重拜三緘，随请到家，消闲而去。

又说珠莲自得七窍一言，恼恨紫霞不置，常常设计，欲害三緘，以阻道门。无奈紫霞乃上界天仙，水族之妖法力难敌。一日呼及赤鲤等商议此事，赤鲤曰：“紫霞法力甚大，吾辈妖部，无有能敌者。惟灵宅真人亦属上界金仙，道法不让于彼。且为阐道一事，常使吾等往阻，挫辱累遭。欲害三緘，不如先在灵宅前是非搬弄。倘灵宅挺身一行，不怕三緘法力无边，难以敌矣。”珠莲曰：“此计甚善，汝等速去，随机刁播。”赤鲤等于是各驾妖风，直投灵宅洞府。灵宅子曰：“汝等来此胡为？”赤鲤曰：“特来辞师，隐于山林，以避三緘锋锐。”灵宅子曰：“三緘有何锋锐，而欲避之？”赤鲤曰：“吾辈奉师尊命，累去累败，无一次稍胜三緘。然胜败乃战斗之常，弟子固不足恨。所恨者，三緘常夸大口，奈弟子等无有法力以服之也。”灵宅子曰：“三緘犬子，所夸者何？”赤鲤曰：“吾不忍道，虾妖对师言之。”虾妖曰：“不必说矣。如一说出，恐师气毙矣。”灵宅子曰：“不妨。”虾妖曰：“前日与三緘战，三緘见吾等败下，大声言曰：‘汝者小小水妖，动言为灵宅门人，累欲害吾，吾将法力略施，化为乌有，即此已见汝师手段。汝如不服，去叫灵宅来兹，吾将手诀指时，俾彼亦化作灰飞，方见老师爷的法力！’”灵宅子曰：“此果三緘之言乎？”虾妖曰：“然。”灵宅子曰：“汝胡不早为吾告耶？”虾妖曰：“吾等受辱而返，师已气得无颜。再以此言向师道之，恐师无地自容矣！如将师尊气坏，弟子等无人指使，以受挫辱，心想留师活得千年，俾弟子多受三緘之辱耳！”灵宅子听到此处，

怒目言曰：“三緘犬子，欺人太甚，实不彼容！”虾妖曰：“师不容彼，其事尚小，恐彼不容师也。弟子劝师权且忍耐，以避锋锐。待三緘得道飞升，那时又来充一充很。否则，师即能逃三緘之手，弟子等恐不能逃三緘之辱焉。”灵宅子大怒不已，遂低眉合目，片刻而言曰：“三緘犬子，今在槐市，吾必有以报之。尔等先到市中，布下阴风大阵，吾即乘云来市，镇守此阵，以擒三緘。”

赤鲤等奉命而来，将灵宅真人所予晦天旌，展在东角。霎时天乌地暗，风声怒号。市中人民不知所以，个个入室，闭门不出。无何，风势愈大，摧折林木。玉白子、石坚子奔入禀之，三緘忙命狐疑腾空偷望，是何妖物，大起妖风。狐疑驾动风车，直入天际，只见东角之上，巨旌一面，荡荡飘飘，究不知妖物为谁，有如此法力。刚欲风车扭转，又见当头祥光直照，仰而谛视，乃一仙子，左手持定麈尾，坐于云端，右手持一葫芦，向地吐一黑珠。珠生黑气，顷之黑气密布，迷漫天地。狐疑不分东北，随所乘之风车旋转半空，弗能自主。是时金光道人见狐疑许久不下，亦乘风而上，恰遇狐疑风车摇摇，半空簸弄。金光曰：“狐兄所见者何妖？”狐疑一一告之。金光曰：“尔胡不归告师乎？”狐疑曰：“因风车不能下坠，故迟之又久耳。”金光于是将所乘风车与狐疑品对而行，不料俱为阴风吹去万里之遥，回环无有定所。三緘见二弟子俱未归来，暗持隐身旌出户而视。正值阴风大震，瓦解鸳鸯。急急转身，意欲退入户中，持肠绋子以抛之。殊被阴风一卷，将身卷在空际。灵宅子放出金针数万，随风飞舞。狐疑、金光之目被刺而坠，早为毒龙所擒。三緘一人幸有宝旌掩着，针不能刺。然身在空际，无由得下，莫可如何。紫霞默会知之，乃谓复礼子曰：“三緘误入槐市，困于灵宅阴风阵中。尔速请清虚、凌虚诸真人来洞商

议。”复礼子领了师命，忙向各洞而去焉。

### 第七十三回 锦霞大破阴风阵 绣雾同登道岸舟

复礼子请得诸真，同至紫霞洞中。紫霞出洞，迎入诸真。一一礼毕，各归坐次，而询曰：“紫霞真人，呼吾等偕来，有何计议？”紫霞曰：“弟约诸真无别，因灵宅子仙规不守，累阻阐道。兹有三緘游至槐市，彼统妖部，布一阴风大阵，兼下金针数万。三緘弟子狐疑、金光之目，已为所刺，被擒。特请诸真往破此阵，务将灵宅擒得，面禀道祖，看道祖发落，如何？”清虚曰：“灵宅老魅，实属可恶！吾等驾动祥光以破之。”一时凌虚、碧虚，以及云衣诸真，各驾祥光，竟投槐市。但见槐市地面阴风遍布，黑雾迷漫。清虚子手持定光珠，向阵内一照，果见毒龙等擒得二人，高束槐枝。又见三緘手持隐身旌，随风飘荡。清虚暗想：灵宅子不知在于何地？将珠上照，见彼身坐云头，手捧葫芦，向下而倾，无数金针，飞舞如蜂，声同雷震。清虚谓凌虚曰：“此阵布得周密，须用力破之。”凌虚曰：“破法如何？”清虚曰：“擒贼不若擒王。吾想踏定五方金木水火土之气；同擒灵宅。尔向东入，吾向西入，紫霞南入，碧虚北入，云衣中入，以下固精子、子丹子镇于四角，非如此恐不能破焉。”凌虚曰：“兄言甚善。”遂各持法宝，各向方位，跻入阵中。灵宅子已知诸真前来破阵，取出迷仙宝镜，向四面照来，诸真骇然曰：“此镜乃元始天王所有，彼又如何得

之？阵有是镜，则云路迷却，不定方向，乌能破耶？”于是诸真急退出阵，暗商议曰：“此镜最为利害，谁去天王宫内，借得镜匣以收之？”清虚曰：“吾愿在天王处去走一遭。”紫霞曰：“三緘凡胎也，怎敌此阵？赖有隐身旌以保其躯，否则，不过三朝，即化为乌有。至三緘弟子，幸属精怪修成，入此阵中，可当十日困苦。如过十日，必为阴风吹化，况有金针刺目伤人。最速破阵之计，不可稍缓！”须臾，清虚曰：“吾去借匣以收迷仙宝镜。各显道法，与灵宅子接连战之。”紫霞曰：“兄可速行，毋得稍迟！”

言罢，清虚辞去。紫霞手执闪风旗，碧虚执定风旗，凌虚执驱风旗，支衣执逐风旗，固精执息风旗，子丹执吸风旗，齐入阵内。看看阴风稍定，黑雾将疏。灵宅知是诸仙持宝入阵，手举宝镜，望空照之，诸真云头跌下十余丈。紫霞谅其难敌，云头按落，坠至三緘身旁，暗扶三緘，向东而去。凌虚祥光下坠，举起驱风旗，向毒龙、赤鲤、蛟、虾当头一绕，四妖躲之不及，已被阴风吹起，簸弄半空。凌虚将狐疑、金光道人以手携之，亦向东去，正行之际，遇着紫霞扶三緘而来。凌虚曰：“真人救得三緘，吾已救彼二弟子，如何安顿？”紫霞曰：“暂寻一洞隐之。”凌虚慧目遥观，瞥见长硬山有一石穴，忙将三人扶入，各饮灵丹一粒。三緘苏，狐疑、金光道人目伤已愈。师弟俯首，拜谢活命之恩。紫霞曰：“汝师弟暂寄此间，吾等来时，方可出洞。”言毕，绘符一道，粘于洞门，仍与凌虚同入阵中，将旗布定。灵宅子以为三緘师弟尚困在阵，又举葫芦倾起金针，又执宝镜，四照不止。紫霞等身弗能近，只得各立方位，缓缓捕之。

且说清虚真人驾动祥光，顷到天王宫前，拜托守宫神祇，通报天王。传入内面，天王曰：“清虚子不在仙府，来此胡为？”

”清虚曰：“因大道不明于天下，异端曲学惑及世人，所以野道争鸣，愈积愈多，坏却正道不少。致使琼楼仙子，寥寥无几，地狱饿鬼，盈千累万。道祖不忍坐视，传得诸仙计议，始遣紫霞门弟虚无子临凡阐道，脱胎三緘，无非为大道计也。殊灵宅真人累生事端，以阻其阐道之路。前此之陷害三緘者，姑不具论，今三緘云游槐市，彼又布下阴风大阵，迷困三緘，师弟难出重围。弟子等齐赴阵中，思救三緘。不料灵宅盗得天王宫内迷仙宝镜，弟子等道法浅陋，不能近之。望天王赏给镜匣，收镜回宫。倘得大道阐明，亦天王所赐也。”天王曰：“灵宅子胆敢命傲道祖，可将镜匣持去，收吾宝镜，以复本位焉。”清虚得匣辞别，祥光驾动，疾向槐市而行。忽见当头赤云冉冉，不高不下，清虚异，立而视之。待不一时，赤云已到，乃锦霞真人也。清虚拱手询曰：“真人何来？”锦霞曰：“在洞无事，半空闲游。敢问真人形象荒唐，所为何事？今向何往？”清虚一一诉之。锦霞曰：“灵宅子仙居上界，何得作梗如斯？然闻真人言，彼布阴风大阵，将三緘困着，欲解此围，非吾洞中所炼阴阳宝扇不可。”清虚曰：“既有是宝，祈借用之。将道阐明，真人功亦不小。”锦霞曰：“真人可随吾归，取此宝扇，然后同去破阵，亦未为迟。”清虚然其言，遂展祥光，随锦霞归洞。锦霞持了法宝，二真云车并驾，望槐市以疾趋。顷刻间，其地已在目前矣。

诸真人见锦霞同至，不胜欣喜。清虚当将镜匣交与紫霞，并将锦霞助阵之情，备陈巅末。紫霞大喜曰：“如阵攻破，以俾大道阐明，必得上天加功赏禄！”锦霞曰：“灵宅子所恃者，迷仙宝镜也。可先收此镜，后挥以阴阳宝扇，其阵自破焉。”紫霞曰：“如是，吾持匣前去。真人在于阵内，引以待之。”言已，驾动彩云，向阵而入。灵宅子见得祥光冲入阵内，急照

以迷仙宝镜。紫霞持定镜匣，直向前行。镜内神光，概被宝匣吞食。紫霞于此竟到灵宅子云头之上，指彼言曰：“灵宅真人，何得累阻阐道？独不畏上天法律与道祖旨意乎？”灵宅子曰：“上天道祖，吾非不畏，可恨汝延道弗阐，动辄命恃道祖，以欺压群真。吾小小设一阵儿，汝敢破否？”紫霞曰：“老仙不敢破阵，也不来矣！”说毕，震以雷诀。灵宅子忙驾祥光，整整精神，与紫霞战于空际。阴风愈大。地覆天翻。紫霞踏着巽门，吹动阳风以拂之。阵内阴风虽托在一边，无如阳风刚歇，而阴风又复密布。如此者累累。紫霞于是暗举打仙鞭，向灵宅抛来。灵宅闪过身躯，已打入祥光之左。复用手一指，此鞭又于灵宅子云头打下。奈彼有宝镜护着，总不能一近其身。灵宅得意洋洋，不防紫霞将鞭收回，以镜匣抛之。一时万道霞光，遍布阵内。灵宅子不知何宝，急以迷仙镜抛在半空。元始天王早命童儿云端候着，见得宝镜已为镜匣所含，双手捧来，携回宫去。灵宅子失了宝镜，复将金针吹起，以伤紫霞。紫霞抛起打仙鞭，在空中飞扬不定，霞光灿灿，照彻阵之内，即刺目金针也不敢近。锦霞乘势取出阴阳宝扇，按定阴面，以阳面扇之。只见阴风被阳风舞弄，顷化乌有。灵宅子见阵已破，乘云急逃。清虚、锦霞追至数百里之遥，灵宅势竭力穷，不敢与战而隐。

紫霞至长硬山内，将三緘师弟引出，仍回金姓庄上。诸弟子一一拜问，三緘悉道所以。即于此日，收束行李，转向西行。紫霞云头望之，见三緘已向西去，乃与诸真同至道祖殿前，面奏灵宅阻道之事。道祖曰：“灵宅子所行无定，此次不咎，如再阻滞，罚为野仙。”紫霞归，命复礼子、正心子、诚意子追逐赤鲤四妖。三子得命，乘云四处搜寻，渺无踪迹。云车播转，回覆紫霞。是时紫霞见三緘沿途阐道，从游日众，知其道果将

成，爱命仙真常常护着行止。

三緘自得紫霞解救，由北而西，行了数日程途，来到走马镇前。宿于旅舍，日见旅主将算盘、戥秤、升斗拂拭不停。三緘异而询曰：“吾见主人于斗秤之属，日日拂拭者何也？主人曰：“凡贸易江湖，全在心肠奸诈，非大入小出，如何赚得蝇头，养活妻儿？即如吾也，以经营起家，今有千余金，借贷生息，皆赖此斗秤数行耳。所以不忘恩典(点)，朝日拂拭而默祝之。”世之奸诈谋利者，往往如此。三緘曰：“汝计左矣！”主人曰：“吾计甚妙，有何左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如主人计，欲顾一时乎，抑欲流传子孙乎？”主人曰：“千奸百诈，无非欲遗之子孙也，岂但为一时计哉！”三緘曰：“既非计于一时，必须使汝子孙长享其福。”主人曰：“吾子孙安得不长享耶？”三緘曰：“以主人用心，恐难必其长享也。”主人曰：“如何？”三緘曰：“贸易人原冀赚得财帛，遗留孙子。但须存心厚道，公入公出。盖财帛有神所司，来之公方能存之永。几见有刻薄所得，而能久远者乎？”主人曰：“汝言大入小出，不能传之久远，吾邻岳某，赖此奸谋，赚金数千，至今传及乃孙，尚享其富者，又何说也？”三緘曰：“能以刻薄之金，传至孙辈者，缘彼前世积德甚深。即不使奸心，其富应发如是。今既为彼奸心得之，孙子必多不贤，再未有孙能发孙者矣。主人试思，岳某之孙，究竟何若？”主人曰：“岳公果有七孙，近年各尚奢侈，兼好淫赌，每岁滥费，不下数百，而今家业渐渐窘促，是即为刻薄奸谋之报耶？”奸谋之报，曲折讲明，直使奸谋人一听而醒。三緘曰：“然。”主人曰：“前此刻薄得千金于奸诈者，可以保守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如能回心，亦可保守。”主人曰：“吾一生在奸诈之中，从无有人道其不能久享。今得道长一言说破，若于午夜时突闻暮鼓晨钟，甚悔从前之失。

愿将刻薄所得者，概以济人，何如？”三缄曰：“汝心一播即转，且转而愿补前过，是非善根深厚者，不能有此焉。”前世带有善根，今生故易醒悟。

主人曰：“动问道长，道门有甚好处？不耕不读，不贸易经营，终日闲游，到头若何结局？”三缄曰：“道门以炼道为事，炼成大道，不生不灭，免却轮回地狱之苦。而其闲游四方者，又非徒好自劳瘁，实欲借人以传道耳。”主人曰：“吾闻习道者流，无妻无子，五常尽废。倘人人如此，则天下不几无人伦哉？”三缄曰：“嘻，道门中谁无夫妻子母？盖道以人伦为大，人伦若失，与道背矣。汝曾闻大罗天上，有不忠不孝，不尽伦尽性之神仙乎？”又为世之习道者大声一呼。主人曰：“然则修道亦要从五伦作去耶？”三缄曰：“是矣。”主人曰：“果尔，吾为道长数语，破却来生去死之情，愿拜门墙，以求大道！”三缄曰：“学道贵有恒心，恐汝中途变更，弗能长久不怠。”主人曰：“既欲习道，安敢背道？”三缄曰：“汝有子乎？”主人曰：“吾有子二，俱已授室焉。”三缄曰：“汝妻尚在乎？”主人曰：“没之久矣。”三缄曰：“汝有此缘，于道可习。”主人见其许可，遂拜三缄为师，又求三缄赠以道号。三缄因彼知悔，取为知足道人。知足道人欲从三缄云游，将二子传来，以所剩余资，尽行分给。二子询明所以，苦苦留之。知足道人曰：“各人生死各人了，儿子何能代父冤？”世之为儿孙作马牛者，可能思及此否？二子知不能强，即在旅舍备办酒宴，请及三缄师徒。席间，二子同声曰：“吾父随师云游，望其道门诸位道长携带。倘吾父大道稍有所得，皆诸道长之功！”言毕，离席又向师徒拜舞。三缄谓知足道人曰：“汝有此令子，可无虑矣。”饮罢酒宴，次日起程，逢刹则暂住消闲，逢镇则讲论劝世。

他日来到破顶山。是山常起绣雾，村人每遇旱潦，祈祷于斯者，多有应验。三缄爱其高而宽广，层恋秀丽，异鸟争鸣，率诸门人登山游玩。山半一刹，名祖师庵。三缄师徒游至傍晚时，即入是庵，各炼其道。住了一日，同上山巅，极目望之，可观百里。山后走马洞中，有一老猿，名曰绣雾，忽见清气盘结是山，暗自思曰：“此山荒凉已极，浊气常生，吾恐有伤人民，时布绣雾，以敌浊气。是清气也，胡自来哉？”遂将妖风驾动，升于半天，俯见三缄师徒在山游玩。绣雾曰：“清气出自顶中，知非仙子临凡，不能乃尔。但不识有何道法，吾且试之。”按下风车，口吐绣雾，霎时将山遮掩，不辨西南。狐疑禀曰：“雾迷山野，是地必有妖魔！”三缄曰：“不可造次。如彼果欲作厉，始收以宝焉。”狐疑得命，坐于山中。转瞬间雾气愈甚，复禀三缄。三缄曰：“再待一刻，看彼如何？”绣雾见三缄师弟小语不休，以为法宝毫无，即于雾中喷起细雨。三缄暗取肠绋子抛在半空，化为两道光芒，天矫如龙，直逼绣雾。绣雾不知何宝，坐以待之。岂知二光合坠，竟将身躯束去，落于祖师庵中。三缄归庵，见而询曰：“汝何妖物，敢侮予乎？”绣雾曰：“吾在此山，修真炼性，与汝辈无涉。汝何许人也，来至此地，辄以法宝束吾？”狐疑在旁言曰：“吾师乃旨奉上天，命领道祖，阐道人世，号曰三缄。无论水怪山精，肆虐害民者诛之，护国佑民者赏之。”绣雾曰：“如是，吾乃千载老猿，并未害及民间，而且时布绣雾，以敌此山恶气。旱干水溢，有求吾者，常救及之。数百年来，如一日也。”三缄曰：“既未为民害，如何吐雾，以迷吾师弟之径耶？”老猿曰：“吾出洞闲游，忽睹清气盘旋，知有仙子降世。及上云头高望，乃汝师弟往来此山。心内疑猜，不知有何道法，故将绣雾布以试之。今见法宝凌空，将吾束着，吾心服矣！但吾修炼多年，未克飞

升，欲求上仙指点而不获兹遇仙子，吾之幸也！窃愿拜于门下，望仙子仁兹大展，毋以异类见嫌。”三緘曰：“汝既愿拜门下，吾念汝修道辛苦，暂且收入。俟道心坚固，然后传以道法。”遂命狐疑将速解之。老猿行了参师礼，并拜诸道兄毕，三緘为之取厥道号，曰绣雾道人云。

## 第七十四回

### 梦花轩精收阿醋 种草阁仁化盗儿

绣雾道人自得道号，遂离走马洞，追随三緘云游四方，以期传道苦习，飞升而成上品。师徒一日来到文江地界，日夕曦停，正在村郊，无所归宿。三緘曰：“青畴绿野，一望无际，将何归宿乎？”狐疑曰：“师与道弟等暂候于斯，弟子前途谘询，求一栖止之所。”言已，向前而去。行约数程，见一中年人携筇在道，遍体臃肿，行一步则气涌不堪。狐疑睹是情形，可怜可悯，因询之曰：“汝族何氏？所居何地？身负甚疾，行路维艰，胡弗安处家庭，以养病体，而乃道途奔走，受苦如是耶？”其人闻询，两泪交流，以手指地者三，一时气拥胸前，不能出诸其口。狐疑曰：“汝欲道其奔走之由，奈气拥而词不克吐，故指地同坐，俟气定而始为吾言乎？”其人颔之。狐疑于是席地而坐，其人亦缓缓坐下。歇息良久，气定而后言曰：“吾族何姓，小字沛霖。因父致仕归来，卜宅于义合村之西偏，鸠工庀材，成一村落，自居于是。吾父母死焉，吾弟吾兄亦接续而死焉，今只剩吾。疾负深重，其受奔途程之苦者，以门无五尺之童，奔走乏人，不得不然耳。”狐疑曰：“奚不雇一仆工，以为服役？”其人曰：“累雇之而累丧之，已后无敢入我室者，而我竟成孤独矣。”狐疑曰：“汝家莫非有妖乎？”沛霖曰：“吾宅一轩，系父玩赏之地。自父没后，凡居是轩者，

必沉沉睡去，梦视轩内，白花齐放，香气沁入肺腑。得此气者病，病则死焉。”狐疑曰：“如汝所言，是必花妖也。吾师能收此种。汝如借宿今夕，安吾师于轩中，是妖一收，汝病即愈矣。”沛霖闻之喜，即促狐疑转导乃师。狐疑去不一时，师弟偕来。沛霖邀至其家，酌以黍粟。

是夜三緘独坐轩内，道功用毕，目瞑片刻，果见万花齐放，红白相兼。将目睁时，又一毫无有。依然合目，则万花如故，渐渐围绕身旁。久之，身为花枝紧束。始而芳馨可爱，继而不堪闷煞，几欲呕吐于心，忙运道功，则万花渐远。耳闻轩外大起风声，定目视之，一团黑气，如烟如絮，旋转于梁栋之间。三緘暗思：“此必妖也。手执飞龙瓶，望空抛来。只见瓶吐金光，向黑气追去。黑气为金光一射，入地而隐。瓶光闪烁，如有寻而不得，仍复飞入三緘手中。三緘知是鬼精，瓶恐不能收伏，急将肠绋子持定，候至天晓，而黑气渺然。

狐疑问曰：“吾师昨夜在轩，所见何物？”三緘曰：“始见万花围绕，后见黑气一团，为飞龙宝瓶，射以金光，入地而没。直至天晓，无物可见焉。”狐疑曰：“是何妖物，行藏若斯？”三緘曰：“是必鬼怪，非山水精属也。如系水怪山妖，早为飞龙瓶所吸矣。”狐疑曰：“是鬼物也，如何收之？”三緘曰：“非肠绋子不能。”狐疑曰：“次夜可以收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吾将他游，安可久住于此？”狐疑曰：“何子家中数十丁口，俱为鬼精所毙，师如不救，将沛霖亦不可保。吾师以慈悲为念，鬼精弗得，何忍去耶？”三緘曰：“汝言亦是。但吾师弟在此，彼为飞龙瓶所骇，断然不出。不如辞主他行，随以隐身旌罩着(青)，师徒仍归轩内。如彼今夜复出，即抛肠绋子以收之。”狐疑曰：“师计甚妙！”

果至下午，假辞主人而去，暗罩隐身旌而来，仍住于轩以

观动静。刚到晚钟初撞，阴风大展，见一狰狞厉鬼，手执绳索，将沛霖捆束，高吊轩中，大声吼曰：“汝父恃彼豪强，于吾冢上建轩玩赏，吾为汝父践踏至矣！吾身不安，俾汝家人丧尽，汝尚不知改悔，动辄怨天尤人乎？今之使汝病而不死者，冀将此轩拆去，仍将吾冢垒成。吾得安居，其疾自愈。孰知汝毫不猛省，反聘道士以宝收吾。吾若步履稍迟，早被道士所收矣！”是时沛霖已骇半死。三緘暗暗抛去肠绋子，金光二道，缴着轩之上下。鬼精惊曰：“道士已去，如何尚有宝光？”刚欲潜形，已被搂捆。三緘将旌撤却，指厉鬼而言曰：“汝何在此肆虐无忌，丧彼家人？”厉鬼曰：“是轩在吾冢上面。如还吾冢，不复扰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如是，吾为彼嘱，自拆轩以建汝冢焉。”遂命狐疑呼沛霖而告之曰：“冢上建室，人不知避，每丧身家。汝速拆此轩，以保祖宗血食。”平古冢而建室者，当以此为殷鉴。沛霖唯唯。厉鬼曰：“吾冢能建，吾心已服。至万花之放，乃阿醋醋所使，非吾所为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彼在何处？”厉鬼曰：“今在是轩之右焉。”三緘曰：“汝能呼之来乎？”厉鬼曰：“阿醋醋道法极大。吾亦为彼役使，安能使之来耶？”

三緘闻言，手执飞龙瓶，抛去轩右。一时狂风大作，野雾迷天，半空中金光乱射。约逾一刻，风声已住，瓶仍收转，未能伏此花妖。三緘复以肠绋子抛之，顷坠于地，束一女子，身服大红花袄，见三緘师弟，默而不言。三緘曰：“汝既修成花妖，洵非易事，即宜谨守天律，不害人间，胡得在兹肆虐如是？”阿醋醋曰：“世爱奢侈，多建亭台，美丽栋梁，妖鬼所羨。凡好奢华而建楼阁亭台者，往往为鬼妖之窟。况何氏先代居官，剥民脂膏，宦囊饱足，民之怨之者，声闻于天。天厌弃之，早欲绝其嗣矣。且其致仕归来，土木大兴，以资玩赏。平人古冢，

便已安居，乌知地中人受是凌夷，恨深入骨。此野鬼作祟，理所当然。既得王朝之宠，胡不清廉自矢乎？吾特怀抱不平，一助其力，岂敢以世之为善者而并虐之乎？”三缄曰：“汝言未司厚非。兹命沛霖将轩拆去，冢还野鬼，汝又如何？”阿醋醋曰：“吾无怨于何姓，不过借彼空室以为游玩。今听道长言，吾愿他适矣。”三缄顾谓诸弟子曰：“彼之好建台阁而空其廊舍者，必为鬼妖所霸。此以知人胜宅则可，宅胜人则不可焉。”至理名言，可为规戒。

阿醋醋曰：“座上道长，其旨奉上天，命领道祖，而阐道人世者乎？”三缄未及回言，狐疑在旁答曰：“是矣。”阿醋醋曰：“若然，妾愿拜于门墙，以祈指示。”三缄喜曰：“汝知求道真心，吾岂于汝是弃？”言已，收回绋子。阿醋醋起，行参师礼，并及诸道兄毕，复跪地稟请追随云游。狐疑曰：“吾师女弟甚多，待游归后，然后传集，同炼大道焉。”阿醋醋曰：“既是如斯，祈师赐以道号。”三缄曰：“汝名醋，即名醋枉道姑可也。”阿醋醋得了道号，不胜欣喜，拜舞辞行。三缄曰：“汝且勿忙。何沛霖家中厉鬼为害，谅恃汝势。汝须为彼解之。”醋枉曰：“何氏好尚奢华，修造不避古冢，理宜绝其孙子，于我何尤乎？”三缄曰：“修道人原以仁慈为心，何忍绝人禋祀？况兴土大平古冢，乃彼祖父所作，沛霖实不知乎？”醋枉曰：“此无他说，拆轩培墓，鬼自去焉。”言罢，再拜三缄，度出花轩，隐然不见。

三缄当命沛霖拆此轩为隙地，凡前后古冢，均培植之。曾不几时，沛霖之疾，勿药而愈矣。沛霖曰：“今承道长不择村庄鄙陋，在兹安宿数日，精鬼除却，吾疾已愈，皆道长所赐也。倘得继起祖宗禋祀，吾当尸位以祝，永不忘恩！”三缄曰：“些须小事，何劳挂齿？但凡居家，不可以室胜人，更不可妄平

古冢，以建宅舍。历来大家世族，酷好修造楼阁亭台，久之而人丧家倾，子孙绝灭。彼以为时命所致，不知平冢为居，触怒地神，因使鬼妖暗暗吸人精血，子孙辈多半年少而死亡殆尽者，职此故焉。”又深为居室者一番叮嘱。沛霖曰：“此非道长指示，凡人乌得知之？自兹已还，吾必为世之豪华者告，毋侈亭台楼阁之美，当为培冢修德之行。”三缄曰：“能存是心，后世子孙，必有大振家声者。”言毕辞去。沛霖依依不舍，约送途程十里，洒泪而归。

三缄自别沛霖，直向西游。西狱地方，有一阁焉，在野杭山半。其阁高大异常，即林木参天，而建瓴已出乎其表。然阁在深林以内，少有人迹所至，中一巨盗，名黑燕儿，统领数十强人，或挖墙入室，或路途劫抢。村民虽知之，而莫之敢攫。且黑燕儿走壁飞墙，行动甚疾，受其害者，纵禀官宰，亦莫可如何。三缄师徒一日路过山下，遥见此阁高出树梢，因之商量，借以暂住。访是阁名于村老，村老以“种草”对。三缄曰：“可有僧道乎？”村老笑曰：“有盗无僧焉。”三缄思之；即是道门，更合吾意。当率徒众，纡徐直上，入于阁中。见得楼阁四五层，两厢翼然，高爽可爱。三缄谓狐疑曰：“此地真堪炼道也！师徒于是各寻一室以居。”

刚到夕阳坠时，黑燕儿饮酒市镇，酩酊大醉，与二三小盗，缓款而来。入见师徒尽属道家装束，在彼灶上煮粟生烟。燕儿怒曰：“何方野道，敢霸吾阁？若不速去，吾必杀之！”狐疑斜视其人，凶横可畏，乃答以好言曰：“吾辈系云游道士，无地栖身，暂宿此间，明日将他去矣。”黑燕儿曰：“吾阁不准人居。趁兹天尚未晚，自寻方便，如再迟缓，惹得黑老子性发，狗命难留！”狐疑曰：“止宿一宵，有何碍处？那个男子不出庭户耶？”黑燕儿曰：“汝嘴甚利，吾必先为治之！”拔出佩

刀，直向狐疑，欲扭其发。狐疑见彼来意不善，忙将双剑拔出，曰：“汝欲与吾试武乎？吾岂畏汝者！”燕儿弗答，持刀竟刺。狐疑将身闪过，以双剑架定。燕儿用尽本力，丝毫不动，心内已畏惧数分。倏然间将刀拔出，又向狐疑头上奋力刺来。狐疑以剑架开，回一剑背，正打燕儿膊上。一声大叫，倒于地中。狐疑踏定胸膛，欲劈以剑，十余小盗群跪求饶。狐疑笑曰：“如此武艺，亦要充作盗魁，岂不令人羞煞之至！”燕儿知不能敌，抽身便走。群盗随去。狐疑紧闭阁门，安宿一宵，寂然无事。

孰知此贼受辱不服，去芦花山上，搬及四大寇，来复此仇。一名飞天魔，一名扫地魔，一名嚼人魔，一名障气魔。四魔为首，约集贼党干有余人，在各县城乡，或明劫金银，或暗窃财帛，无地不受其害。是日，正在山寨议事，燕儿竟入寨内，向彼言之。四盗曰：“如是，欺吾盗中无能人矣！”遂统其百余盗，潜向野杭山而来。时近二更，已将阁后阁前，密密围着。绣雾道人知得，即与狐疑开了阁门，挺立门外，厉声言曰：“吾辈乃云游道士，借阁暂宿。尔者黑脸贼儿势不能容，辄恃武艺高强，持刀便斗，既已败去，胡又约尔’狐群狗党，来兹肆扰？有何本领，尽管上前，与老师爷试试高下！”飞天魔曰：“待吾擒此野道，以作肥羊！”举起铁矛，向狐疑力刺。狐疑将矛接着，从左一拖，飞天魔势虚，身倒在地。扫地魔大怒，手执铁铲，劈面铲来。狐疑卖过头颅，顺手一剑，恰中其膀，又将此盗打卧在地。嚼人魔、障气魔双双来敌，狐疑、绣雾道人亦出接战。战不数合。二魔倒地如前。群盗见之，各持军器乱斫乱刺，喊杀连天。三贼询得其详，抛起肠绋子。二光下坠，数百盗儿，被束一团。

三贼坐于阁中，将为首五盗叫至座前跪下，而询之曰：“

尔五人皆盗魁耶？”五人曰：“然。”三緘曰：“自恃强梁，终必毙于官刑。即幸而漏网，不为官刑所毙，亦必毙于同类与受害者焉。何苦以父母生养之身，受兹挫辱？不但此也，祖宗家声清白，因尔为盗败之。一旦命尽寿终，将何面颜见先灵于泉壤？况古今之为盗者，不惟不能善死，亦且不能善生。何者？盗人物为己物，夺人食为己食，阳世被尔所盗所夺，纵无追究，没后阎摩判断，必罚作牛马，以偿受盗受夺之家。此理昭然，尔辈何迷于斯而不知悟？”可作一篇劝盗佳文看。五盗聆此，涕泣言曰：“未闻道长言，以为所行皆是；今被道长道破，顿觉前日伎俩，尽属昏昏。望道长大展仁慈，释放吾辈。自是极力痛改，誓不复蹈前愆！”三緘曰：“尔毋背吾，而又为人害也！”五盗同声曰：“再不敢矣！”三緘遂将绋子收回。五盗得释而去。以下群盗，一一拜舞，四散纷然。

## 第七十五回

### 集恶村厉鬼排阵 居货镇仙子劝淫

三緘师徒将盗释去，离了种草阁，又望前途进发。行行止止，无非与诸门人谈论元道之高深，入道之奥妙。逢刹则宿，逢人则化。奈世人尽迷于名利，无一道根深厚者入乎道中。三緘见之，惟有咨嗟太息而已。一日行在中途，天忽云迷四野，刁调狂作，雨点如丸。三緘谓诸弟子曰：“天将雨矣，可觅古刹以停骖。”狐疑曰：“师与诸道弟暂迟步履，弟子前去觅之。”三緘曰：“雨点当头，急何能待？”狐疑曰：“前面绿林深处，即非刹观，必是村庄。吾等借以为避雨之区。主如能容，更为可美；主如不许，亦慰以好言，待雨散云收，又作道理。”三緘曰：“如是甚好。不然，衣衫润湿，若何能行？”言谈至斯，雨将成而又驻者累累。及到村庄门外，仅可容身于檐下。身刚坐定，而沛然者未几逞风雷之威而泼地矣。狐疑谓其师曰：“村庄寂静，其中岂无人住？待弟子入内视之。”三緘诺。狐疑度入，寻之已遍，人迹毫无。转过左厢，仅一楹焉，一老姬、老翁，品坐在内。狐疑近前，拱手曰：“老翁万福。”老翁亦起而揖曰：“道士何来？”狐疑曰：“因避雨而入贵庄也。”老翁曰：“前厅皆隙地，欲避风雨，只管居之。”狐疑曰：“待雨驻候，吾师徒自然他行，不能久留于此。”老翁曰：“尔即久住，亦属无妨。”

狐疑出告三缄，师弟陆续入庄，目极厅堂，宏爽可爱。入不片刻，老翁伛偻而出，与三缄师弟揖揖已。三缄曰：“翁族何姓？”老翁曰：“吾族赵氏，祖居此地已六世矣。”三缄曰：“贵村何名？”老翁曰：“吾村名号‘集恶’。”三缄曰：“村庄宜取美号，何名集恶耶？”老翁曰：“村名取自前人。吾尝换以‘集善’，殊呼之已久，而集恶二字，不能移易。故是村童叟，仍以集恶相称。大抵前之集恶于此者深，不能受一集善之名耳。”三缄曰：“地以人传，其始恶者为谁，翁可知其来历否？”老翁曰：“吾闻之乃祖，言前朝此地惯出贼匪，累被官兵追逐；后又以子逆父而致父于死者不一其人，因此逆君逆亲之名，倡于一国。故遐迩厌恶，群呼为集恶以辱之。”三缄曰：“村名已悉。然翁宅如是宽宏，胡以中堂厅外，竟无人住，岂其子孙稀少乎？”老翁曰：“非稀少也。是地近多鬼魅，人每触之而死。吾子孙辈另迁异地，以避其锋，所以宅内空虚，气象凋零，一至于此。”三缄曰：“老翁何独不避耶？”老翁曰：“吾夫妻老而无用，故拚此性命，为子若孙看守房廊。以老卖蚤，举世皆然。不然，恐被折毁不堪，枉吾祖宗经营之苦。”三缄曰：“鬼魅之来，如何作弄？”老翁曰：“鬼魅来时，尔家祭礼排得齐整，彼则喜而阴风不作，旋起微风一阵，卷去醴牲。倘不整齐，狂风大起，摧林折木，或将男妇攫去无踪。忙许祭仪，即刻另设，霎时攫去者又在室中。闻诸攫去之人，则如睡梦然，一事不晓。”三缄曰：“设此牲酒，何以知其必来？”老翁曰：“事有定例。十五日内享西北，十五日外享东南。供俸轮流，真令合村苦煞！”三缄曰：“胡不聘人除之？”老翁骇然曰：“除此鬼魅，非神仙不能。如聘尘世巫师，治之弗得，反触彼怒，村内恐无宁宇焉。”三缄曰：“这几日鬼魅享祭何所？”老翁曰：“正在西北。再越三日，将享吾东南

矣。”三緘曰：“尔约集乡人，议祭品时，言吾能擒此鬼魅，不索金帛，为尔除一方之害，可乎？”老翁曰：“果尔，村人之福也，安有不喜？但恐不能收伏，吾村将何以御之？”三緘曰：“有吾在兹，断无他虑！”老翁喜，厚设酒食，以款师徒。

是夜，老翁暗传乡人。乡人齐集翁家，询明所以，来见三緘曰：“如道长能伏是鬼，吾等愿谢百金。”三緘曰：“不索丝毫，只为尔村除去大害。”村人齐齐下拜，曰：“不意遭此恶魔，扰害数年，亦有今日！”拜罢，问及三緘曰：“收兹鬼魅，道长所需何物？”三緘曰：“一物弗要。尔等只照常礼，以祀厉鬼。待彼来享，吾自有以收之。”村人闻言四散，各于次日备办祭仪。

三緘谓狐疑曰：“尔与绣雾，往查一便，看此厉鬼道法如何？”二人得命，乘风而去。三緘及诸门徒，在老翁庄中静坐以待。果至次夜二更时分，阴风突起，将老翁所设祭礼括去无存。三緘抛起飞龙瓶，口吐金光，与黑气两相争斗。厉鬼当排阵势，在空呼曰：“谁入吾阵，吾便擒之！”绣雾、狐疑齐声应曰：“小小阵儿，有何难破？”风车并驾，冲入阵中。只见地黑天昏，星月皆晦。狐疑私谓绣雾曰：“此又与阴风阵相同，须勿大意！”言已，直投阵东，一时红光照耀，无数富翁贵宦，上前对敌，愈斗愈多。二人败下阵来，转向西隅，接战者概系美女，弥战弥厉，二人力不能胜。复趋北角，阵出数百醉汉，各执酒瓶，奋力相攻。知难敌之，急向东奔，又来数百持刀大汉，怒气勃勃，与二人交斗不休。久之，四面接战，狐疑、绣雾竟困垓心，者个阵势，能有几人不为所困。左撞右冲，不能得出。忙将风车高驾，向下一望，黑如漆水，一物不见焉。

归报三緘。三緘曰：“此非肠缚子不能收也。”望空抛去，金光二道，旋从天外夭矫而来。顷刻间，厉鬼被擒，坠于庄中，

形像狰狞，甚是可怕。三緘曰：“尔恃道法高妙，以害村民，兼索祭仪。而今被吾略施小法，将尔收束，尔又如何？”厉鬼大声吼曰：“尔即收吾，吾心不服！”三緘曰：“为何不服耶？”厉鬼曰：“尔如敢破吾阵，宜入阵内，将阵吹散，方见道法。如暗以宝物收吾，是秘计阴谋，不算高妙也！”三緘曰：“吾且释尔，让尔再排阵势，待吾破之。”刚将肠绋子收回，厉鬼得释，乘风在于半空，吹起烟雾。三緘复命狐疑入阵，手持肠绋子，四方挥动，烟雾化为乌有。厉鬼见阵已破，乘风欲遁，早被绋子套着，仍坠庄中。三緘笑曰：“尔可服乎？”厉鬼曰：“服矣！”三緘曰：“尔所布者何阵？”厉鬼曰：“昏天阵也。”狐疑曰：“既属昏天阵，阵中何有富者、贵者与美女、醉汉、怒汉哉？”厉鬼曰：“富贵功名以及酒色财气，世人尽坠其内，死而不悟，岂非昏天阵乎？”能出昏天阵者，即是大丈夫。三緘闻而笑曰：“真迷人具也。独怪夫世之坠于是阵者，自壮至老，无一能出也。”厉鬼曰：“是阵乃天地生成，吾不过借此以布之耳。不料仙官方寸清明，独能破此，吾心甚服，愿拜门下，师事终身。”三緘曰：“拜吾门下，心宜坚固，不可废于半途。”厉鬼曰：“吾居阴幽之地，久矣欲出，怎奈援引无人，即在村中享点祭仪，亦出于无可如何。还望仙官怜而不咎，安敢一误再误，自深罪戾耶？”三緘曰：“念尔立意尚诚，收为门弟。”取以道号曰云牙道人。厉鬼欣然，参拜师尊，并及道门诸兄。自此追随三緘，任其驱使。村人见得厉鬼降服，喜无所害，厚设肴饌，以款师弟。宴罢，三緘辞别村老，率领徒众，又向前行。

他日行至一镇，人烟凑集，宽广异常。坐贾行商，遍满镇内。三緘入镇，觅一古佛观安居其中。观内止一老僧，见三緘师徒颇有道法，殷勤款待。宾主开谈之际，三緘问及镇为何名，

老僧曰：“是镇名‘居货’，以其四通八达，无货不集也。”三緘曰：“风俗如何？”老僧曰：“颇佳。独淫风日炽，莫可救药。大都以商贾多财，凡异方之出色名妓，俱来此开倚门卖笑，收敛财帛耳。所可惜者，年少客商，有丧尽资斧，而穷无所归者，有得染痲瘵而身亡是地者。老僧心虽怜悯，奈此迷途难为商贾破之，亦徒抱痛惜而已。”三緘曰：“色字惑人，深于财气。破此迷径，非自省悟不能。”吾观好色之徒，能自省悟者，百无一二。不知可曾念及淫人妻女，妻女亦被人淫之报否？是夜闲谈，亦不在意。

三緘次日将隐身旌随带身旁，暗游是镇。前待后巷，均已游遍。突至乐春宫门外，向内瞧去，悄悄寂寂，若无人居者然。三緘隐着身儿，竟入其中，无人阻滞。目极左右门楣，尽坠珠帘，心窃异之。即于中堂几上坐下，以观动静。坐了半晌，内出四五女娘，缀紫穿红，妖冶之姿，人世罕有。中一女娘曰：“狐大姑昨到南海，寿祝姑母，今日尚未返耶？”又一女娘曰：“彼到南海，自然流连二三日，方克归耳。”前之女娘曰：“彼曾缠得岳大商，恩爱难舍。大商淮南贩货，约定明日归来。狐大姑心上人儿，岂不凝妆以候？”言甫毕，忽从檐上飞下一狐狸，坠地辗转，化为美人。四五女娘上前以看，曰：“狐大姑归祝姑母，劳顿已极，而且今日言旋，以候岳商，正织女牛郎会合之喜，可呼婢子烹茗设宴，为大姑贺之。”言已，女童六七，各执其事，奔走不停。众女娘尊狐大姑于首座，以下依次坐定，递盏传杯。

酒至半酣，众女娘笑而问曰：“狐大姑于钱、余二商，不过数月夫妻，即将财帛收尽，置诸死地，胡于岳某深相亲爱，已历二载，而不一弃置乎？岂夫妻之缘，有久有暂哉？”狐大姑曰：“俗语云，卖笑女子，酷好财帛，金尽而视如仇寇，此

常态也。好嫖妓女者，聆此一言，宜淡如水。若钱、余者，以他人锱铢假作商贾，不惟不自爱重，反恋妓女。其心以为资本丧尽，原非(年)已有，借他人之财以恣淫荡，吾甚恨之，故收其财帛而毒死之。此种存心，不容于狐狸，已可知。至于岳某，乃自己资本。兼之身有富骨，财尚多多，不能罄于一时。故吾待以深情，俟至淫恶满日，天丧其所应有，然后倾彼财、丧乃躯，亦未为晚。”好淫之辈，终鲜结局。众女娘曰：“狐大姑如将岳商毒后，恐无有如彼者以为夫妇也！”狐大姑曰：“天下之贪恋美色者，岂少也哉！前者为之毒毙，后者必接踵而至。特恐吾等应酬不暇耳，安虑无人乎？”人心何如是之蠢！众女娘曰：“狐大姑善毒男子，财尽身亡、抛高堂而弃幼妻者，不下数十余辈。胡世之男子，不视为猛虎，而反恋其颜色者，抑独何欤？”我亦不解。狐大姑曰：“世上男儿，徒以美色是恋，彼未计及于身死财尽，为痛恨之极者，以其情甚痴耳。譬之吾宫，尽属野狐；即他宫施女，虽非狐类，亦系前劫好淫之辈，转世为女，以偿宿债，再转世，则皆禽兽类焉。可笑世人以乃祖乃宗艰辛所遗，用以买禽兽而为配，尚且永朝永夕，迷恋不舍，何其蠢哉！”狐大姑之言，是为世人步步指点。众女娘闻此，同声咏曰：“翡翠衾中美色娘，世人贪恋不能忘。岂知金尽身亡后，拖得淫殃受祸殃？”四语推论，可铭之凡机，以警乃心。咏罢，大笑而散，各归房内。

三緘谨记其处，缓缓回观，日已西斜。老僧曰：“道爷何去？”三緘曰：“镇外闲游，不料归已晚矣。”次早，命狐疑、绣雾、云牙道人，沿镇呼曰：“尔等是镇，久有妖狐作怪，吾师三緘仙官，不忍容商为彼所毙，特来收伏。”镇人闻之，以二道为疯，皆不在意。三緘随后，手执肠缚子与飞龙瓶二宝，且行且劝曰：“世人以美女是贪，不知美女半属妖狐所化。何

苦以堂堂人类，甘配兽躯乎？吾见远商远贾，多财自恃，妓馆流连，一旦财丧于娼，身死于瘵，徒使衰颓父母，终日号啕；年幼娇妻，空房寂守，良可悲也！谁之咎欤？今将迷途为人指之，急速回头，毋蹈前辙！多余财帛，永保乃身。如尔镇人，不信美色娼妓为野狐所化，且随吾去，吾必收伏，以与尔等一观。”是时镇人有以为癡，有以为真，议论不一。其好事而随行者，约至数百之多。过巷穿街，竟到乐春宫内。三緘呼曰：“野狐，宜服吾法，各归尔洞，修尔道，炼尔丹，毋得在兹扰害商贾！”言犹未已，狐大姑出而骂曰：“何处疯道，以言煽惑客商？吾辈明明是人，狐在何处？”三緘曰：“尔宫内尽系狐耳。”狐大姑曰：“尔镇人视之，吾辈是狐否？”三緘曰：“如不是狐，吾以法宝抛来，自尔原形不变！”镇人曰：“必须如此，方能辨白焉。”三緘当将飞龙瓶望空抛去，金光一道，绕于空中。狐大姑乘风而遁，余下女娘，尽化为狐，埋头四窜。三緘曰：“镇人以吾言为诳，今何如耶？”镇人曰：“还祈道长收之，以除镇害！”三緘曰：“收之不难，但要尔辈各戒淫恶乃可。”商贾同声应愿。三緘于是抛去绋子，以收群妖。

## 第七十六回 梨花岛大战毒虎 杏子山义聚群妖

镇人老幼并肩而立，以视三緘收伏狐妖。三緘自将肠缚子抛在空际，只见二光夭矫，旋从天外飞来，顷刻间已将群狐束着，凭空坠下，落于三緘之前。狐大姑尚属艳妆，粉汗盈盈，向三緘稽首再三，祈饶性命。三緘曰：“尔身为异类，必炼道多年，始能化作人形。理宜劝世为善，造尔功行，以成正果。胡得恣意淫乐，毒死少年子弟，抛弃老母幼妻？尔试思之，其心何忍？”狐大姑曰：“是皆少年自迷于吾，色不迷人自迷。吾有何罪？”三緘曰：“尔隐洞中炼尔大道，谁知尔者？而乃统率群狐，开设乐春宫以毒人，是罪在所不赦矣！吾欲吸汝于飞龙瓶，投诸海底，又念尔道功至此，修炼甚难。尔如改厥心肠，仍然修道深山，吾即释尔。”狐大姑曰：“如仙官施此仁恩，永不以色身诱人矣！”三緘曰：“尔既收尔淫心，宜立一功，以为劝世。”狐大姑曰：“功如何立耶？”三緘曰：“不难。但化一极恶形象，与少年子弟观之，俾知昔日花娇，即是今日恶鬼。”狐大姑曰：“愿体仙官德意。”当于众人属目之地，化为丈八雄躯，绿面红眉，眼光四射，獠牙寸许，吞刺疏疏。合镇人民(名)，皆掩目畏睹。三緘曰：“镇商好淫，胡不就而狎之？此以知绝色花娇，终必为丑形恶鬼也！可笑年少子弟，日与狰狞恶鬼同衾共枕，而不知畏者，何其愚之甚战！”

又为世之好淫者大声一呼。言此，狐大姑扭身又化，化为丑恶悍妇，形更怕人。三緘曰：“尔可归矣。”狐大姑乃复原形，徐徐而去。群狐亦去。从此，居货镇中，娼妓之流，咸以为妖，淫风渐息，皆三緘之力也。

三緘自伏狐妖，镇人恐狐再至，苦留师弟在镇住了月许，乃与镇人辞别，向西而行。他日行至一岛，却也生得奇怪：昂首望去，山插云霄，俯而视焉，则岛在深壑之下。三緘师弟不知何名，恰遇行人，询之，乃知为梨花岛也。三緘曰：“上而山高，下而壑深，其中必多妖属。不免在此稍住几日，以观其变焉。”狐疑曰：“师既乐居此地，弟子等有何说词？”三緘曰：“居则居矣，须择一地，以炼道功。”狐疑曰：“待弟子驾动风车，去寻所在。”三緘曰：“如是，尔宜速去速来。”狐疑诺，风车驾动，先上山顶，周围遍视，尽属荒凉。转下壑中，野雾迷漫，如烟如絮。复至岛上，极目望之，概系梨林，花开满树。岛右古刹一座，蛛网密布，瓦解鸳鸯，神像虽存，尘封数寸。狐疑寻视已遍，遂乘风车，向原路而来，回覆师命。三緘曰：“既有古刹，可避风雨矣。”师徒于是牵藤附葛，直上梨花岛，安居刹内。时而道传诸弟，时而岛外闲游，到也雅致幽深，堪为习功之所。

殊不知岛左有石崖焉，下临潭泉，上通峻岭。崖半一穴，其圆如镜，皆古来修道者所居。因年久无人，为一花斑毒虎霸占此洞，修道四百余年，能化人形，能乘云雾。每于炼道之暇，必至梨花岛游玩一周，仍入洞内。俟至旬余，又游一次。历数百载，习以为常。一日来游，遥见古刹生烟，毒虎暗思：此地荒凉极矣，谁不畏死，敢居于是？吾且入刹视之。扭身一化，化为老叟，持杖度入。目睹刹内，所住者皆道士也。毒虎忿甚，回洞言曰：“道士可恶，敢窃吾刹而居！今夕夜静时，吾必有

以处此。”正值复礼子云头下视，已知其计，忙化俑人，来至刹中，谓三緘曰：“岛外有一毒虎，今日化为老叟，入刹视之，见尔师徒，不胜忿恨。夜静之际，必起狂风，将刹吹入深潭。吾不预为尔言，恐丧尔等性命。”三緘曰：“承君指示，何以避乎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吾有回风宝旗，暂借于尔，避此腥风一夜。明日须速还也。”三緘拜受讫，方欲再有所言，一转眼间而复礼子已渺。三緘知为仙赐，感激不已。

果于二更时分，狂风大起，愈吹愈厉。三緘将旗抱定，四面旋绕。风从岛外刮去，山林吹折，此刹安然。吹了一宵，毒虎以为刹入深潭，道士已作泉中之鬼。天晓，仍化老叟来视，古刹如昔，道士无恙焉。毒虎思曰：此道士中，必有绝大法术者。忙忙归洞，命及洞内毒蛇，手执蕉旗一面，直上峻岭，往搬黑虎，同讨道士。毒蛇去不一刻，黑虎已至。询其来由，毒虎一一言之。黑虎曰：“如是，吾等入刹驱逐。彼如速去则罢，否则与之力战不迟。”毒虎曰：“兄言正合吾意。”遂持战具，同至古刹，大声吼曰：“何方野道，敢霸吾刹？宜速远逃。倘若迟延，决不饶汝！”三緘笑而答曰：“吾师徒爰是刹幽雅，可以炼道，暂居数日，尔不逐而吾自去之，原不在兹为久留地也。”毒虎曰：“知尔欲霸于此，且与吾等一试武艺，谁胜谁居焉。”狐疑曰：“尔言在先，不可悔也。”毒虎曰：“断不食言！”狐疑于是手持双刀，来战黑虎；云牙手执阴风扇，来战毒虎；绣雾手执锦红木棍，来战毒蛇。一时云雾迷天，狂风大作。三緘恐诸弟子力不能胜，举起飞龙瓶，抛于半空，金光闪烁。至战到夕阳西坠，方始收兵。

黑虎向毒虎言曰：“道士法力极高。吾方喷起腥风，不知什么宝物金光一射，目即昏花，当被道士一刀，砍及吾肩。虽未深入肌肤，觉得痛入骨髓，忙将风车按下。幸而道士未追逐

焉。”毒蛇曰：“吾将胜矣，以尾去缴道士，谁知缴去空空，又为金光迷却双目。刚欲逃走，七寸之项，已受道士一棍。急向前窜，腰复被击，至今痛不可言。幸吾风车望下滚去，不然早已丧彼棍中。未识毒虎大哥，于鏖战时又复何若？”毒虎曰：“吾与一道士战，此道士形容凶恶，手无军器，只拿一扇，向吾扇来。吾手所持劈石大刀，似乎持之不着。吾心暗想；不如风车高举，也好上下乱劈，诛此道士。殊吾车在上，彼车在下，彼扇向上而摇，竟将吾车吹得靡有定止。正值无奈，忽然金光一道，直射吾面，双目昏聩，不辨西东。于是随车簸扬，任其所往。未曾防及左膀被击一下，重如泰山。幸吾痛极坠尘，道士已收兵而返。不然，此次大战，恐难保其身躯。”言罢，面面相观，若有不敢再斗之情，同入洞中，秘而不出。

云牙、狐疑、绣雾亦回古刹，以复师命。三线曰：“彼不再来，释之而已。如再索战，吾必收以肠缚子焉。”狐疑曰：“此妖凶悍异常，必为人害。不知所居何地，吾欲寻其穴而诛之。”三緘曰：“不可。如尔兄弟，亦狐类也，彼不幸而不得其师，道无所传，故未成乎正果。然亦念彼物类，炼修能化人形，来历不易，何可以一时有失，即诛其身？”狐疑闻言，遂罢是念。

却说毒虎穴外，有老梅一株，生长此间约六百载矣。自成精后，常与毒虎不合。见得毒虎昔日强梁，今日受挫如斯，衷怀大快。所恨者不能除此恶魁，心愿未遂。因见毒虎弗出，道士又未来，寻乃入洞中，借安慰言词，以竦动其再战之志，务求毒虎为道士所戮，方遂乃心。计已入洞，毒虎见而喜曰：“梅兄此来，其有以助我乎？”老梅曰：“唇亡则齿寒。吾见毒虎兄大败而归，心殊不服。如再与战，窃愿力助一臂焉。”黑虎曰：“道士法力难敌，不若隐而不露，以避其锋。”老梅曰：

“毒兄在此，百里群妖皆畏服之。一战败绩，隐身不露，能勿为群妖等笑乎？黑兄畏死，敛迹潜形，吾助毒兄前去一战！”黑虎曰：“岂畏死哉？老梅既愿力助，可为先锋。吾等拚此命儿，以作后敌。”老梅曰：“如是，吾即回洞，将战具携之，誓与道士决一雌雄！”言已辞去，竟至古刹，请见三緘。三緘曰：“叟何来？”老梅曰：“吾乃是地居民，每为毒虎所害。闻得道长意诛毒虎，居民不胜欣喜冀(异)，道长为吾村内除去噬脐大患，则万姓沾恩！”三緘曰：“只要彼不扰吾，吾亦不与较耳。”老梅曰：“彼怀毒念，搬动群妖，欲来刹中，以寡不胜众，作一尔死我亡之想也。道长尚未知耶？”三緘曰：“彼既不情如是，吾心有以擒之。”老梅将祸刁起，心甚快然，假到毒虎洞前，催促讨战。

毒、黑二虎以及毒蛇果听其言，来至刹外，呼战不已。三緘命狐疑、绣雾诸弟子齐齐出刹，战在半空。酣战多时，见得弟子等不能降服，暗以肠绋子抛去。金光二道，毒虎、毒蛇、黑虎、老梅，概被捆束，坠于刹内。三緘惊曰：“老叟胡为，亦被吾宝所困？”老梅曰：“吾受毒虎驱遣，不得不然，望道长垂怜，将彼加诛，以除民害！”三緘问毒虎曰：“尔胡不道规格守，辄恃毒性，与吾力斗耶？”毒虎曰：“前与道士战于天半，已知法力非吾辈所能及之，逃归洞中，不复再起兴戎之念。其所以再犯道士者，因被老梅刁弄耳。”三緘曰：“老梅为谁？”毒虎曰：“即此老叟也。”三緘遂顾老叟而言曰：“尔来吾刹，言为毒虎扰害，冀(异)吾诛及，以安尔等，何毒虎不战，尔又刁之乎？”老梅曰：“彼为虎精，吾为梅精。吾力不胜彼，累遭凌辱，焉得不刁毒虎，以伏道士之诛？”世之以强欺弱者，须防借刀杀人。三緘曰：“尔亦精属，吾诛毒虎，独容尔战？”老梅曰：“吾愿与伊同受杀戮，以为此方之力不

胜彼者免其害焉。”恃强横者，独不怕不顾性命如老梅者乎？三緘笑曰：“以力胜人与以势欺人者，可鉴此矣！然幸吾非寻常之子，听人刁弄。如属庸众，则毒虎不能生，皆由老梅是非颠倒。世之善听是非者，亦可以为鉴焉。”言毕，将梅精、蛇、虎均释之，曰：“尔等皆物类所成，须各守道规，各探道旨。道功圆满，飞升天阙，为大罗仙子，以视在此山陬僻壤，兽躯不脱，终为下品者，不高出万万乎？”四妖再拜曰：“愿领仙官教诲，不敢有违！”因见三緘仁慈一片，遂跪地哀恳拜于门下。三緘各与道号，毒虎为化慈道人，黑虎为学慈道人，毒蛇为习慈道人，老梅为抱慈道人。道号与讷，四妖不欲归洞，愿随三緘云游。三緘以道传之，同在古刹住了数日，又别梨花岛，向岛外而行。

再言三緘弟子龙宾、乐道等，自碧玉分散后，穿穿逗逗，已知各人所居。一日龙宾离了本洞，海风驾着，游至杏子山顶。举目四望，杏开如锦，香气凝人，兼之岭甚宽敞，一带峭壁，石穴排列，密若蜂房。龙宾大喜曰：“吾等与师分散，相见殊难，久欲觅一宽敞之区，团聚道兄道妹，以好探师消息。不意今日闲游，得是佳山。吾且遍寄信音，一聚于此。”主意既定，风车运转，回至洞中，命得驾下小虾，四处传信，准以三月三日，聚会杏子峰头。

期将临时，龙宾先至，扫洁各洞，伫立候之。果到是日，三服、乐道、狐惑、翠华、翠盖、凤春、紫花娘、金光道姑、西山道人、椒、蜻二子，陆续俱至。龙宾曰：“今日义聚在兹，无他议论，因自碧玉与师分别，数载有余，平时念及师恩，不禁泪流襟带。又兼吾辈异地各居，常聚不能。吾今觅此宽敞地面，欲将道兄道妹，先为团聚，然后缓缓探访师之行止。尔等以为何如？”众人齐声曰：“此举甚妙！吾等速择良辰，一同

迁徙是山，以炼大道。”乐道曰：“三月三日，正值吉星拱照，奚必另择乎？”众人闻言，齐驾风车，四散而去。不逾片刻，各将所炼之物携至，各寻一穴居之。彼此筹商，尊三服为道中之长，朝夕(日)在洞练习道功。

不料山左崖下有四野牛，修道千年，法力绝大。时当春景，天气融和，四野牛化为道士，各持麈尾，缓登山顶，玩赏消闲，瞥见峭壁洞中，有道士行走，野牛共相讶曰：“那得道士出入石穴？须往问之。”言已，直到穴前，大声问曰：“何方野道，敢霸吾山？”龙宾曰：“吾辈皆习道者流，见得此地与尘世相隔，幽雅可人，故约及诸道兄在兹习道耶。”四野牛曰：“是山原吾四道所居，无论千百里外兽精木怪，不敢来此。尔等居之，独不信逼主人，是欺吾太甚也！吾以好言谕尔，尔宜速迁他所，另觅名山。如或稍迟，略施法术，性命难保！休怪吾之不仁！”龙宾曰：“尔夸大口，敢是撑天手段耶？任尔如何，吾等不畏！”野牛怒，即命小妖回洞，持得法宝前来，与龙宾诸人，一场大战。但见雷轰电掣，风起沙飞，顷将红杏山儿化作一团黑雾矣。

## 第七十七回 战野牛苦无收伏 发慈悲幸遣菩萨

四野牛个个口吐黑雾，凑成一块，黑地黑天。其内喊杀之声，不啻千军万马。龙宾谓三服曰：“此妖力大，不比寻常，兼之吐气迷人。吾等须切力讨之，不可大意！”三服曰：“可集道兄道弟，商议停妥，再与决战不迟。”龙宾曰：“尔言甚合吾意。”遂将同学诸人，呼至三服洞中，相对面坐。三服曰：“龙宾选得杏子山，宽闲幽雅，好为炼道习功之所。岂知方居此地，又被野妖阻滞，布下黑雾阵儿，喊杀连天，不绝于耳。道兄妹等还是另迁异域，以避野妖，还是与之交锋，诛(以)此妖魅？事不可缓，急宜筹商。”一时乐道、狐惑、椒花子、蜻飞子、西山道人，以及凤春、紫花娘、金光道姑、翠华、翠盖曰：“野妖何能，敢欺仙官门弟？如不与战，则失锐气，不若同心同德，力破此阵焉。”三服曰：“道兄妹等均有此意，是阵又如何破之？”乐道曰：“由四面而入，可乎？”三服曰：“如是，既推吾为道中之长，尔等归去，将所炼宝物带在身旁，速速来兹，以听调用！”诸人闻说，各归本洞，收束停妥，不逾片刻，齐至三服洞前。

三服见得诸道兄既已齐集，乃坐于石洞门外，大声言曰：“西山道人与椒花子、蜻飞子由东而入，乐道统领；翠华、翠盖、紫花娘由南而入，弃海统领；凤春由西而入，狐惑统领，

金光道姑由北而入。”分派已定，三服又曰：“诸道兄可偷入阵内，待吾掠阵之际，野妖必来与吾斗之，尔等声闻喊杀，方四面杀之。不怕野妖力大，必易就擒。”四路得命，暗暗而去，偷入黑雾。三服手执铜锤，来至阵外，阴风吹动，顷刻黑雾吹去半边。第一野牛出阵看曰：“能散吾雾，敢与吾战否？”三服曰：“不敢与战，也不吹去尔雾矣！”野牛大怒，手执木棒，其精如桶，直向三服劈头打来。三服以锤击开木棒，转到西面，向野牛头上一锤打下，正中其角，重若泰山。野牛骇然，倒退数十步。三服赶上前去，复击一锤。第二野牛以棒领之，回手一棒。三服身从左闪，乘其隙处，举锤向彼尽力一击，亦中第二野牛之角。牛躯甚大，打转殊难，三服乘机又一铜锤。第三野牛忙领以木棒。三服刚欲举手，不防第四野牛突如其来，以棒击之，三服以际虽然力挡得开，奈前两野牛一齐举棒攻打，三服力难招架，喊杀一声。西山道人从东杀至，乐道从南杀至，弃海从西杀至，狐惑从北杀至，四方八面，几无隙地。野牛等左闪右避，前遮后拦，即云力大无穷，三拳难敌四手。又兼三服铜锤举处，落如雨点，四野牛势不能支，各吐黑雾一团，随身而遁。

三服见彼逃出阵外，也不追赶，率领道兄道妹同回洞内，各各驾功，惟金光道姑愁眉不展。三服偶然睹及，乃询之曰：“金光道妹，得胜野妖，反见忧容，不以为喜者，何也？”金光道姑曰：“吾向在金光洞时，曾闻杏子山有四野牛，道法高妙，凡远近妖部，不敢侮之。且历此间十里许伏龙山内，有一鸷兽，名曰贪狼，修炼数千年，道法更妙。吾之愁然不乐者，恐野牛败去，搬来是怪，吾等难以敌之耳。”三服曰：“道妹何必忧心？待彼来时，见机而作，能战则战，不能战焉，以各驾风车而逃，有胡不可？”金光道姑曰：“道兄之言虽是，但

愿贪狼老兽不来方好。”三服曰：“闲言休讲，宜各归洞中，安息身躯，整顿精神以待。”

野牛等素恃其力，未尝败孰下风。今得三服诸人挫折一番，心甚不服。第三野牛曰：“吾观者些道士，俱非人类，尽属妖部修成，兼得仙官传以正道，乃能力战。不然，吾等弟兄自居此山，谁能胜(甚)过？所以千百里外，山妖水怪，无不拱乎。今日之败，岂可抛却乎？”第一野牛曰：“吾兄弟木棒重不可当，环而相攻，未能伤及道士，可知道士法力，胜吾辈多矣！如再与斗，终为所败，不如由(不)彼居此，将杏子山岭，各辖一半，以免争战。”第二野牛曰：“兄何畏也！伏龙山贪狼将军，曾与弟兄同饮，何不前去搬弄，来战道士耶？”不出金光所料。第三野牛曰：“如能搬得彼至，彼有一装妖葫芦，临战时抛在空际，真言念动，葫芦将身向下举气一呼，妖自吸入其中。是宝有于贪狼，所以无妖不畏。”言犹未已，第一野牛曰：“果尔，速去搬弄。然贪狼所喜者佳酿，三弟可入村郭，盗酒归来。四弟乘风，向伏龙山去，善为辞说以请之。”三、四野牛得兄命令，各司其事。

无何，第三野牛果然将酒盗归。第一野牛喜曰：“酒已盗回，贪狼将军如何许久未至？”因而常常在外伫立盼望。未已，狂风大展，红霞一片，直向杏子山而投。第二野牛见而呼曰：“贪将军至矣！”于是弟兄趋出洞门，恭身拱候。但见红霞内面，现出贪狼形象，备极凶恶。高约二丈许，两耳若扇，目似灯球，口如血盆，头生双角，手执丈余铁铲，背负斗大葫芦。野牛兄弟见之，拜舞不已。贪狼下了霞车，野牛弟兄迎入洞内，参拜毕，即献以瓮中之酒，贪狼一吸而已，连吸数瓮，已半酣矣，乃大笑曰：“今承牛氏弟兄相迎，佳酿入腹，真令吾爽口快心！”野牛曰：“吾兄弟受道士凌辱，搬及将军，供奉毫无，

只此些须薄卤，冀(异)将军多吸一二，以壮雄威。”贪狼曰：“或有佳酿乎？”野牛曰：“尚有数瓮耳。”贪狼曰：“如此快快献上！”野牛又献二瓮。贪狼吸毕，将腹抹了一抹，曰：“酒已饮矣，道士安在？”野牛曰：“现在杏子山顶石壁穴中。”贪狼闻言，举口一吹，红霞四起。转瞬之际，烈焰满山，如火燎原，不可向迩。

三服见得，知是野牛搬有妖兵，又有阵势，忙呼弃海等仍分四路待之。贪狼将阵布成，高坐红霞之上，命野牛弟兄山前掠阵。三服等各执法器，与野牛酣战数十合。野牛败下阵来。三服诸人四面驰追，刚入红霞，贪狼举起铁铲，来战三服。三服曰：“吾等命奉仙官，寻得杏子山，借地炼道，功满即去。野牛兄弟不谙时务，与吾等力战，已知道法非彼所及，理应以大道为重，让吾辈修真炼道。大道一成，亦有功勋。尔属何妖？宜各管尔地，胡得听野牛刁弄，结仇于吾辈乎？”贪狼曰：“古人有言：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野牛吾类也，尔来是处，逐此野牛，来吾山中，必又逐吾也。吾不收伏尔等，誓不称雄于妖部！”三服曰：“既夸大口，谅尔必有道法，且各显之！”贪狼忿然，举铲乱刺。三服举锤迎敌，一来一往，战在红霞之中。乐道诸人分战野牛，杀气腾腾，愁云冉冉，从早至午，胜负未分。

贪狼收了红霞，归得牛氏洞内，向彼言曰：“道士法力，果真高妙，吾铲不能伤之。待到诘朝，吾将葫芦抛至空际，把者些小道一概收入，再作理会。”牛氏兄弟拜舞不止，曰：“如得将军将此道士收尽，吾兄弟等德戴终身！”贪狼曰：“者事甚易，尔兄弟放心！”三服归洞，谓诸道友曰：“今日之妖，胜野牛百倍，不识何物修炼而成？”金光道姑曰：“此妖即吾所言贪狼是也。”三服曰：“贪狼为物，贪心最大，今之贪得

无厌者，其殆此物之遗孽欤？明日交战，务各提防！”众道士曰：“兄言不差。”言毕各归洞所，炼彼内功。

次日黎明，三服出洞视之，红霞已遍布是山矣。速速传齐道兄道妹，以待交战。布置则妥，牛氏兄弟各举木棒，木棒惟野牛所使，今人何甘与牛为伍，而动辄抡拳弄棒哉？打至洞前。乐道、弃海接着第一野牛，椒、蜻二子接着第二野牛，狐惑接着第三野牛，西山道人、金光道姑接着第四野牛，四面对敌。三服统率道妹翠华、翠盖等，以待贪狼。贪狼持铲前来，大战三服。此日之铲，如飘风骤雨，三服支持不住，且战且走。贪狼弗舍，逾追逾急。三服无奈，与同诸女风车高驾，战于云外。贪狼恨极，怒气上升，解下葫芦，向空抛去。只见葫芦遍体烈火缠绕，雄伟非常。贪狼手向葫芦指了一指，葫芦却也作怪，突然冲入霄汉，将身倒竖，以口向下，吐出五彩云霞。云霞吐余，其口化为洞，中约有一丈之阔。翠华、翠盖、风春、紫花娘见事不好，欲从云霞之下而逃。刚近云霞，早被葫芦一吸，诸女道士尽吸入焉。是时乐道等被野牛乘势追杀，各不相顾，四窜逃生。贪狼见此葫芦吸得数人入内，急收阵势，将葫芦招转，紧紧闭着。归谓牛氏兄弟曰：“今日一战，道士丧胆。葫芦内吸尽女道，即留男道二三，羽党已除，谅难敌尔兄弟矣！吾将归矣！”牛氏兄弟曰：“如道士又搬高人来战，将军还宜助之。”贪狼曰：“者是自然。”当辞野牛，乘霞竟去。

三服败逃归洞，不见道兄道妹，正慌乱间，忽有金光道姑独自外至。三服曰：“尔已归来，余下道兄妹等，不知逃于何处？”金光道姑曰：“诸道兄被野牛追散，渺无形影。至翠华四人，恐为贪狼葫芦吸之矣。”三服曰：“果吸入葫芦，何以救之？”金光道姑曰：“吾有道妹，居伏龙山右，颇与贪狼善。吾去哀祈，请将翠华等释之，道兄以为何若？”三服曰：“尔

道妹何之？”金光曰：“名霞光道姑耳。”三服曰：“既有此人，可速求之。”金光道姑即辞三服，望伏龙山右，迤邐而来。不料遇贪狼举铲追逐，道姑奔走无地，风车催动，直奔西方。

且说牟尼文佛坐在莲花台上，讲论法语。后默会片刻，忙命净尘衲子速到南海，以传大士。净尘得命，离却极乐，祥光起处，顷至南海，竟入菩萨宫中。大士曰：“衲子来此，有何佛旨相宣？”衲子曰：“特宣菩萨即去西方，文佛有命。”大士于是别了南海，至文佛殿内。顶礼已毕，立于一旁，曰：“文佛宣诏，有何驱使？”文佛曰：“道祖命得三緘人间阐道，所收女徒男弟，虽然出身妖部，颇将三緘传授苦苦炼之。因在碧玉山前，被九头狮精拆散，迄今数载，无师统率。喜其道心坚固，时冀道成。而今寻得杏子山，团聚炼道，兼访师踪。殊遇野牛精，搬及贪狼，与之大战。贪狼老怪，道修多年，炼一葫芦，能吸妖物。三緘弟子翠华等，均被吸入，难以出之。况此葫芦又系借生南方，贪狼炼以离火而成宝物，有道者吸入其内，仅能住得十日，十日外即化乌有。三緘弟子为彼所吸，已五日矣。特命尔躬前去救援，以为阐道之一助。”大士曰：“文佛有命，敢不听从！”稽首辞行，驾着彩云，向伏龙山而去。及至云头按下，化一樵子，呼得山神，化为牧童，与己化身一同度入壑中，寻访贪狼之穴。

## 第七十八回 显佛法贪狼俯首 归旧洞诸道重圆

且看大士化为樵子，手执小斧，与当方所化，直向深壑，缓缓而来。行了数程，未见踪迹，乃问当方曰：“贪狼巢窟，历此多途？”当方曰：“前面黑雾迷离，即是其地。”大士曰：“如此，尔为前导，吾随后行。”当方聆言，疾趋而进。片刻之际，禀告大士曰：“到贪狼穴矣。”大士曰：“吾将野树化为一犊，尔乘而牧之。吾在穴前，执斧采薪，以引彼出。”当方果乘化犊，在穴左右，不住往来。大士斧韵丁丁，达于山外。贪狼在洞，闻得伐木之声与歌唱之声，遂命小妖曰：“谁在外面？尔出视之！”小妖出视，见一牧子乘犊而歌，见一樵人持斧而伐，骇然曰：“尔等好不知事！怎敢在贪将军穴外采薪牧犊耶？快快远逃，否则性命莫保！”大士执斧从容言曰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凡为王者所辖，为之民者，皆可以牧，可以樵。吾只知有地可樵，有地可牧而已，不知有甚贪将军焉。”小妖曰：“吾之告尔者，原属好心。尔不信焉，那时死于将军手中，休怪吾不尔救！”大士曰：“小哥仁慈，实不敢忘。但吾二(仁)人，来兹匪易。祈尔归告将军，毋得持彼强梁，辄相阻滞！”小妖闻说，转身入洞，细禀贪狼。

贪狼曰：“前者吾不忍加害于彼，命尔出视。既告以回避，反将言语触吾，吾岂畏此樵牧乎？速传四妖，吾有所命！”小

妖出，传得鹿妖、猿妖、虎妖、熊妖，陆续入洞，拜见贪狼毕，待立于侧，同声禀曰：“将军传呼小庆，有何指使？”贪狼曰：“吾抱一片仁慈，山后山前，有樵牧误入者，不忍伤其性命，故命小妖常常寻查，凡遇樵牧入山，告以利害。数百余载，无有入乎其中。兹将寻查怠而未举，樵子牧竖又误入焉。小妖告之远行，彼反以不入耳之言，来相赠答。吾心甚怒，特传尔等出得洞外，将此樵牧，与吾噬之！”四妖擦掌摩拳，欣喜出望，果见樵者持斧砍伐，牧者乘犊讴歌。四妖暗地商曰：严先吞樵乎，先吞牧乎？”猿妖曰：“樵者老矣，先将牧子吞之。”熊妖曰：“吾见樵者身躯雄伟，却分为四，可充吾等之腹。牧子细而且弱，食之难足其量。不若先吞樵者为有益焉。”鹿妖曰：“如是，则先吞樵人，后食牧子。”商议停妥，一拥上前，大声吼曰：“采樵不通主人，乌得妄为砍伐？”大士不瞅不采，砍伐仍然。四妖亦不复言，化出原形，直扑大士。大士以手一指，四妖回头便走。走入洞内，围看贪狼。贪狼曰：“吾命尔等往吞樵牧，如何归洞戏侮乎吾？”四妖曰：“吾奉贪将军命，特来噬尔樵子并及牧童！”言已，向贪狼乱扑。贪狼拦之以手，左闪右避，几不自持。思欲以铲毙之，又念四妖为得力之卒；欲不诛彼，又被张牙舞爪，戏侮不堪。久之，无计可施，力将四妖推入后洞，以石塞着，始得安然。

暂息片时，耳闻斧声渐逼洞口，持铲趋出，正见樵子已伐木洞前矣。贪狼吼声大震，曰：“何地樵人，胆敢伐吾洞府之木？”大士如未闻也，只向牧童言曰：“者个石穴，到也光华。吾将穴外树木（樵儿）概行砍却，俾尔倦候，入而卧之。”牧童笑曰：“如是甚好。”贪狼曰：“尔不畏死乎？”举起铁铲，向大士头上打来。大士以手指之，铲折两段。贪狼骇甚，暗思：吾铲所伤妖部，难以枚举，胡为彼手一指而即折耶？此非樵者，

必是道士复仇于吾！急将葫芦携出洞来，抛入空际。只见遍体生火，旋转不停。俄而倒竖半天，吐毕云霞，张口而吸。大士思曰：翠华诸人吸入葫芦，今已六日。如不急救，十日必化其！”矣。吾且乘吸入内，先救三緘门徒，然后收此贪狼，亦未为晚。计定，遂乘葫芦之吸，竟入其中。贪狼大喜于心，复将葫芦向牧童指去，均已吸入。贪狼于是回至洞所，放出四妖。四妖如梦初醒，不知去食樵牧，如何反入后洞。请之贪狼，贪狼道厥由来。四妖忿恨不已，欲出吞噬。贪狼告以为葫芦所吸，四妖欣喜，自不必言。

大士入得葫芦，见翠华四人以袖蒙头，似死非死，遂于其内大放佛光。响亮一声，四人惊起，望见前面光明照耀。随光而走，约行数十里，横隔一海，宽广异常。海岸之间，莲花座上，大士合掌低眉趺坐。翠华等喜出望外，趋至座下，跪求大士释解此围。大士曰：“尔辈为谁，均被贪狼所收？”四人齐声曰：“吾等皆三緘仙官弟子，自师徒失散，零落无归。才寻杏子峰头，约集修真，兼访师尊行止。山有野牛作厉，道兄道弟，一战败之。不知野牛搬及何妖，将吾姊妹四人收入此宝。望大士仁慈特发，拯吾姊妹于水火之中。如获生还，思铭肺腑！”大士曰：“尔师徒会合，自有其时。时未至焉，不可相强。吾今释尔出此火坑，仍到碧玉山同心炼道可也。”四人闻言，叩首拜谢。大士即命当方化为童儿，将翠华四人导出葫芦，竟向碧玉山去。

四人已去，大士化道金光而出，仍执樵斧，伐木于贪狼穴前。贪狼闻声出视，见是前日樵子，暗暗惊曰：是樵子也，已为葫芦所吸矣，何复在此采薪乎？思犹未已，又见前日牧童，驱犊而来，曰：“贪狼贪狼，霸踞一方，长为妖属，亦甚不良！急宜猛省，换尔毒肠，修尔大道，脱尔皮囊。如依此语，成道

有方，不信是说，终必灭亡！”贪狼闻之，心甚不服，逞步而至，以擒牧童。大士见得贪狼良言弗听，反肆其虐，遂持樵斧，劈面砍来，贪狼吐出云霞，天红半面。大士毫光展放，云霞一切，掩去无存。贪狼吼声如雷，来战大士。大士将斧抛在空中，化为金龙，夭矫莫测。贪狼亦以葫芦抛去，遍身火溢，与金龙斗于云端。斗未片时，金龙已为葫芦卷下。贪狼大喜曰：“尔宝安敌吾宝！”言甫出口，金龙倏然跃起，直坠贪狼头上。贪狼躲闪不及，为爪抓着，弗能脱身。善财真人当将贪狼押回南海，以俟发落。

大士升坐，善财带至座前。贪狼俯首皈依，不敢擅动。大士曰：“吾发慈悲之心，不忍尔修道千年，不克成道也。如今尔尚有缘，尔可知否？”贪狼曰：“弟子愚昧，实不知之。”大士曰：“道祖悲道不明，命得虚无子临凡阐道，脱化三緘。杏子山男女道士，乃三緘弟子。尔阻之，是阻道也。吾今告尔，仍回洞中，访得三緘为师，同阐大道，道阐明日，尔功可成。他如野牛，尔归告诫，切毋复行作厉，以害三緘弟子，自取杀身之灾！”贪狼曰：“菩萨嘱咐，弟子谨记无忘！”大士曰：“时休错过，过此已无舟焉。善财，可将贪狼释之！”贪狼得释，欢欣拜舞，仍向伏龙山去。大士当命龙女回覆佛旨不题。

翠华四人，得大士指点，同归碧玉。见得是山草木犹然，洞府如昨，不觉感动师弟离别之情，个个含悲，垂泪不止。至于三服，自金光道姑去而不返，一人在洞，难以住扎，遂逃至秀芝山，得一古刹危楼，栖身炼道。他日，不堪闷倦，暗出刹外，绕山游行。思及师尊连年不遇，又为贪狼一阵，道兄妹等各散一方，不知存亡，怀抱忧愁，傍石而卧。恰遇乐道、弃海远避贪狼之虑，风车并驾，意欲各回旧所，以访道妹道兄，路由秀芝。见得是山秀丽，兼之时逢春季，野花含笑，香气逼人，

乐道曰：“是山弗让杏子峰头，不如按下风车，玩赏一会。”弃海曰：“可。”即将风车按下，四面闲游。游至后山，遥见松下一人，枕石酣眠。近前视之，三服也。二人假作贪狼声以骇之曰：“吾谓道士等奔逃不见，谁知尚在此间！小妖，与吾快快拿下！”三服梦中惊觉，起而谛视，乐道、弃海也。于是道首相谈，幸未落贪狼之手。风车同上，竟投杏子山。

无何，风声浓浓，又见当头雾迷烟锁。三人赶上前去，雾影内似有数人，亦乘风车而来。三緘曰：“未必吾等又遇妖乎？”弃海曰：“三人同行，妖亦何畏！”及风车相近，乃金光道姑与狐惑、西山道〔人〕〔椒〕蜻二子耳。三服曰：“金光道妹，为何去而不返耶？”金光以贪狼追逐，如何遇及狐惑等，约略言之。数人相见半空，不胜欢喜。风车催动，同坠于杏子山岭。洞府依然，独不见翠华四人，感伤靡尽。

又说翠华等自得大士解释，仍归碧玉，炼道修真。他日，凤春谓二翠曰：“吾姊妹得大士解释归来，未曾与一道兄相遇，音信一渺。岂尽为贪狼老怪铁铲所伤乎？吾欲与紫花妹妹同至杏子山一望，如有一二在此山中，呼来碧玉，聚而炼道，以待吾师，尔以为何若？”二翠曰：“如此甚好。凤春姊姊与紫花妹妹去走一遭，但须速去速归，不可稍迟，恐于其间又生他变。”二女诺，乘风竟去。风车刚坠，适值乐道见而呼曰：“尔凤春、紫花娘乎？”二人答曰：“然。”乐道喜极，忙邀入洞，与众道兄相见。三服曰：“道妹等与贪狼战败时，逃于何地？”凤春曰：“吾姊妹均被贪狼葫芦所吸，几与道兄辈不能再晤焉！”三服曰：“既然如此，又何得以生还？”凤春曰：“吾等吸入葫芦，身如火热，难以居止，各牵裙带，缓向北行。恰好北面生凉，不受热恼。然其内或时光有一线，或时黑如墨漆，变幻靡定。吾等得此生凉之地，蒙头盖面，相依而卧。卧了数

日，欲出无由，彼此心中，以为必死于是矣。不意一日倏放光明，向光而逃，四面如铁壁铜墙，无法得出。事正难处，偶遇双鬟童儿，导出牢笼。见一大海，汪洋浩瀚，岸上大士现身，言曰：‘尔等误为贪狼葫芦所吸，吾不救尔，过了十日，必化血水而亡。今发慈悲，导尔出路。尔师三缄所教，各宜体贴，不可违背。俟道成日，自有脱骨换胎之法。然尔等归去，不必强居杏子，仍在碧玉炼修大道，以候尔师焉。’言毕，命善财真人导出海岛，同栖碧玉。兹因道兄辈音信不闻，特与紫花娘来山一望，幸而无有损伤。何弗同到碧玉安住，以此散者，复以此聚乎？”三服等聆言大喜，风车各驾，顷到碧玉。翠华、翠盖见得道兄道妹，一无所失，喜从天降。遂命守洞小妖治酒设筵，以庆团圆之乐。碧玉山是大分合，杏子山是小分合。

## 第七十九回 试道行设庄以待 收异士谈虎而醒

三服与乐道、凤春诸人团圆于碧玉山洞，同心炼道，自不必言。又说三缄，在梨花岛收了梅精、蛇、虎，取了道号，梅精、蛇、虎亦不欲在岛长居，均愿从事追随。三缄见其立念虔诚，遂偕诸弟子离却古刹，向岛外行之。无如岛中曲折甚多，行约二日，始上阳关大道，仍向西地而去。一路之上，观山玩水，以活道心，故不语不言，缓缓前进。狐疑曰：“师于沿途，宜教弟子等以道所未得，俾弟子时聆训迪，有所进境。今而默如是，岂其意念别有属欤？”三缄曰：“道无时而不在，亦无地而不有。所谓悟得来时，头头是道也。不善会悟，则视山为层峦叠嶂，视水为白练清波。安知仁静似山，知动如水，且极之鸢飞鱼跃，皆天地自然妙道，引人以入之者乎？吾之不言，非慵于言也，默参天地之道，以助吾胸中之道；俾吾胸中之道养得活活泼泼，自然神妙可入。道旨自(不)然。不似世之求道者，按着一派死煞，终炼不灵耳。”狐疑曰：“吾师得道甚深，故能以山水悟道机，以鸢鱼观道妙。弟子等所生半非人类，蠢性一团，幸得吾师朝夕引诱，已喜之不胜。若欲观山而悟镇静之仁，玩水而悟活动之知，此等功候，今非所能。”三缄曰：“功贵能勤，道在久炼。下学上达，惟天之我。求速躐等，均不可焉。其中妙谛，有心可得而会，口不可得而言也。”狐疑

闻之，亦稍有会意。至初入是门者，尚不解为何说焉，第知随师而行，师东则东，师西则西而已；故奔走长途，或望市井以容身，或则垂头而喘气；或叹夕阳西坠，谁为下榻之人；或叹明日远行，孰是息肩之地，师先弟后，心念不同。三緘暗暗喜曰：“物类至蠢，尚欲炼道修真。人而不然，真所谓人不如物者矣！”著书本旨即在此句。喜之于心，不觉形之于色。狐疑见而问曰：“吾师又何喜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喜从教者之多也。”狐疑曰：“从教虽多，迄无一成，何喜之有？”三緘不答，转思己道尚待练习，何堪为人师？如终不成，有误从游者实甚。今为好为人师者，可曾念及此否？怀未至此，满面愁生。狐疑曰：“师色生愁，谅欲得一所在以栖止乎？”三緘乘机而应之曰：“然。”狐疑曰：“若然，师与诸道弟暂歇于此，待弟子前去寻之。”

是时紫霞真人端立云头，已知狐疑访寻村郭为下榻计。但是地荒凉极矣，不惟无有村郭，且无古刹，狐疑又乌乎得之？于是呼复礼子而命之曰：“师命尔速下几尘，化一村庄，以宿三緘师弟。待师今夜试彼道心究竟如何，以好引进一层，俾彼大道圆成，早赴绣云阁中，完全阐道之事。”复礼子领命，云头按下，坠于白角山前，用麈一挥，化为若大村郭。霎时，牧犊者歌声响亮，炊(煖)烟者遍布如云。狐疑来至其间，见而喜曰：“吾以为是地荒凉，栖身无所，幸此露出村郭，可以止吾师徒。”急急转过山垭，向师告曰：“前面村郭遥露，已有宿地矣。”三緘闻得，忙与诸弟子陆续而来。及到村庄，恨无问讯，宅舍不一，安识谁贤？正在踌躇，复礼子化一农叟，携耒器而过于其前。三緘揖而询曰：“老农何姓？”老农曰：“贱族李氏。”三緘曰：“吾乃云游道士，欲借贵府以为一宵之宿，不知老丈可能容乎？”老农曰：“长途过客，苦于奔走，如前

无宿处，身将何栖？暂宿一宵，有胡不可？但吾家湫隘，恐不足以下榻高人。”三缄曰：“能容一宿，德已深矣，敢嫌其他！”老农曰：“如是，天色不待，可随吾来。”

三缄师徒果随老农，竟投村舍。但见裊翼千个，绿胜蕉梧；老柳万株，掩余粉壁。竹篱曲曲，始入重门；石级斜斜，方登堂内。宾主礼毕，童儿三四，献茗侍立，雅有君(见)子之风。三缄曰：“老农传家，其殆耕读兼行，非专必农事是务欤？不然，何童儿雅致，一至于斯？”老农曰：“守吾家风，安吾素志，一切求名求利，求仙求佛之说，不染怀来，只此春耕夏耘，为传家业耳。”三缄曰：“老农风概，即是神仙中人矣！”刚言至此，酒肴已设。老农请三缄师弟同登筵席，畅饮壶觞。食饱酒酣，安闲一刻，童儿燃炬，导于内室。床榻帐被，备极精工。三缄甫入，一儿童曰：“此室专安道爷弟子。道爷可随吾去，另有静室焉。”言已，转导三缄斜由左入。行不数武，又一小小厅堂，两旁竹几排列，名字名画高悬壁间，桌上有炉，檀已久焚，香烟缭绕，馥气满室。炉侧瑶琴一架，余音铿尔，似刚捧毕者然。三缄见之，谛视不已。儿童促曰：“夜深矣，道爷可安宿矣！”遂持红炬导入一室。一床一榻，精美更胜于前。童儿炬插台中，请安一声，掩门而去。

三缄独坐榻上，想此农家必非庸流。猜疑未已，忽听有人朗诵《黄庭经》云：“五脏之主贤为尊，伏于大阴藏其真。出入二窍合黄庭，呼吸虚无见吾形。”朗诵至此，以下低声吟咏。三缄侧耳静听，恨其呶唔不辨，心甚歉然。久之，又复朗诵曰：“沐浴华池灌灵根，五脏相得开命门。五味皆至善气还，被发行之可长存。”自此寂然无声，不复再诵。三缄于是暗出寝门，欲访其人，求示入道之方。转过回廊，见一斗室灯光射出，以为诵《黄庭》者必在斯室矣。俯首而入，觉有脂粉气馥于鼻间。

举目视之，乃主人之兰房也。内立二女，身已及笄，媚态娇姿，人世罕有。见三緘入，笑容可掬，共执其手，强坐于榻，叠肩偎傍，媚献百般。三緘任之，毫不倏睬。今人遇此，能如是不？二女曰：“以吾姊妹容颜，配尔道士，谅不辱尔，何相拒如是其甚？既相拒矣，即不应私入兰房；即入兰房，当作签墙之客，搂其处子。胡为乎蜂见花而不采，猫见鼠而不食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吾之来也，为访诵《黄庭》之老叟也。不意贵府宽宏曲折，误入深（彡羽），望乞海涵，恕予过失。”二女愈见不舍，力将三緘推倒榻间，一女骑于腰中，一女坐于两股；一女解带，一女卸衣。此情令人难忍。于此而心不动，别无可得动心之处矣。为问当今之世，有此忍力否？三緘无计可逃，乃哈之曰：“二姊姊稍放吾起，愿效兰房乐事焉！”二女曰：“吾欲纵尔，恐尔逃去。必重誓乃可。”三緘曰：“如二姊姊稍纵而逃，他日吾躬死于非命！”人遇此事，尽管赌咒。二女见其誓罢，始释之起。起而外望，门已紧闭矣。因向二女曰：“今日良缘配合，应宜有酒。既无其酒，岂不辜负二姊姊出身？”不料二女曰：“要酒甚易。”于是一女辟门而出，一女紧牵双袖，绝不释手。三緘又哈之曰：“吾欲便矣，可出户片时？”女曰：“有便器在兹，奚必出户？”三緘曰：“尔之寸步不离者，恐吾逃也。吾既发有重誓，乌能逃乎？”女曰：“如是，尔便后即来！”刚出此门，恰遇前女携酒而至，曰：“合盃有酒，尔将何之？”三緘曰：“吾便后即来耳。”此女呼曰：“吾妹被彼所诳，彼乃脱逃计也！”门内女子闻得“脱逃”二字，疾趋出室。三緘向左而遁，几为所擒。碌碌忙忙，约过房廊四五，谅隔兰室已远，然后徐行。

心欲仍归主人所安之室，奈屋宇错杂，不知何所。转从右去，穿过长廊一带，又见灯光遥射。三緘此次恐其误入，暗在

窗外偷视，见一老叟瞑然趺坐，案上香焚百千，似乎默会《黄庭》一般。三缄是时欲访大道，推门进入。老叟惊而问曰：“尔为谁？来兹甚事？”三缄曰：“弟子三缄，借宿贵府。闻得老丈静诵《黄庭》，不揣驽骀，特求指示。”老叟曰：“《黄庭经》句多矣，尔求指示者何在？”三缄曰：“首闻老丈所诵‘五脏之主’四语，解释如何？”老叟曰：“外景以肾列五脏之末，归于一；致一为以肾主之，故五脏以肾为尊。太阴属肺。伏于太阴者，真金皇真水，真水藏真金也。出入二窍者，乾坤之门，阴阳之户，一金一水，一往一来。其中名黄迟，为收藏金水之乡，出入相合之所也。中即虚，虚即无。呼吸守中，则以天地为囊橐，活活泼泼，浑浑沦沦，密密绵绵，打成一片。圆陀陀，光闪闪，气足神足，而真形见矣。吾前之朗诵四语者，即如此解焉。”三缄逐一详察，颇有所得。当是时也，天将发白。三缄复问“沐浴华池”四语。者叟以手指之曰：“那厢老道，善能解此，尔去询之。”三缄回顾无人，转瞬而房廊俱无，老叟亦渺。遍寻诸弟，尽皆卧于荒野。急为呼醒，众共骇然。三缄心中闷闷不乐，直待铜钲高挂，始率诸子又向前行。每于栖止时，将老叟所言，温习数十遍，雅有进境，道积日深。

无何，行至玉英关。关外一潭，水深百丈，上下舟楫，不绝往来。是乃寰区第一通利所在。三缄师弟见得关前有水有山，利通四达，欲于此地寻一古刹居之。殊意是方观刹不容外面僧道居止，师弟无奈，只得宿于旅邸之中。日则遍市游行，宣言化世，夜则各归客舍，静坐习功。荏苒辰(曾)光，倏忽已住旬余矣。一日早起，见一人头带白巾，身穿白服，徜徉而入。旅主忙忙献茗。茗罢，即设肴饌，请之上坐。主人携瓶倚门，殷勤劝饮。白巾者喜，则急以酒进，白巾者怒，则跪地请罪。一餐之久，如此者十余次焉。三缄熟视在目，不识所以。俟白巾

者饮毕别去，旅主约送数里，方始归来。是夜主人闲坐于舍，三緘出室与彼交谈。谈至意合情投，乃乘隙而问曰：“今晨主家贵客临门，肴馔丰美，贫道代为尔计，所费良多。”旅主曰：“此系常例。幸而玉英关千余烟火，每岁每家仅有一遭。如得二遭，恐将人啰唆死矣。”三緘曰：“其人究竟如何，市中敬礼乃尔？”旅主曰：“是人也，雅号五脏王，善剑术，能致人生死。故吾市中敬若神明，无敢有或慢者。”三緘曰：“彼所居何地？”旅主曰：“以古刹为居址。故是处寺观，不准外来僧道借以暂住，皆因彼禁然耳。”三緘曰：“今居何刹，主人送之许久乃归？”旅主曰：“春秋为上市所供，冬夏为下市所供。今在秋季，尚住上市祖师殿中。”

三緘询明踪迹，次早暗带隐身旌、飞龙瓶，直投祖师殿。首重刚入，犬吠声声。老僧见而吼之曰：“是刹不容僧道，尔宜速退！”三緘曰：“吾非求宿于此者，乃闲游贵地，一见庙貌之巍峨也。”老僧曰：“游玩无妨，但不可高大声气。”三緘曰：“只吾一人耳，与谁谈哉？”老僧曰：“如是，尔向东行。凡门紧闭者，毋庸开启。否则，不利尔躬。”三緘额之。别了老僧，竟由东入。神像之室，已历数处，未见白巾者在于何所。方欲转过西廊，忽听一僧大声呼曰：“刹内还有游人否？如有游人，五脏王将归，速速出刹！倘迟步履，性命莫保，那时休怪吾言不先！”三緘闻呼，才知五脏王领供去矣，遂暗自计曰：若不出刹，老僧搜得，必受呵示。吾且展开隐身旌，将身掩着，藏于密室，以候五脏王焉。”

## 第八十回

### 元冥关卖道求友 梭儿峡除暴伏强

三緘将身掩着，暗藏密室，以候五脏王。候至红日西沉，未见动静。于是度出室外，行行止止。俄而庙门响亮，三緘极目望之，见白巾人满面前夫，急步而入。老僧四五，拱候于门，曰：“五脏王归何晚也？”五脏王曰：“因领供言旋，途遇不平之事，吾心恨甚，当将强暴者一一诛却，故尔归刹稍迟。”老僧曰：“五脏王锄强扶弱，洵为当世救人祖师。但不知今日归来，还能用酒否？”五脏王曰：“业已酩酊，慵于重饮。可扫洁密室，吾欲卧焉。”老僧忙将密室扫洁，请彼安宿。五脏王入，趺坐床头，捧出匣儿，开而视之曰：“今诛强暴数人，污吾宝剑矣！”随取小剑一柄，晶莹如雪，约三寸余长，持在手中，摩挲片刻，仍然安于匣内，置诸案上，曰：“如有邪魔来此，扰吾清梦，须立斩之，毋得惊吾！”言已而卧。

三緘见其举动，知系剑仙之流。暗至案前，将匣捧过，立于窗下，假作咳唾声。五脏王闻声惊起，见一道士在彼内室，怒呼老僧曰：“尔何滥容外人在吾室耶？”老僧闻呼，疾趋入室而应曰：“今日贫僧常将室门紧闭，未曾一启，人安得而入之？”五脏王曰：“尔既紧闭室门，室内人又从何至？”老僧举目谛视，果见三緘不语不言，窗下独立，遂叱之曰：“尔属何人？乌得暗入吾室？毋乃欲乘夜静而为盗乎？”三緘曰：“

庙为公地，无人不可往来。老僧既不容吾，何又容人榻上酣睡？”老僧曰：“榻上人系此境活命祖师，应享一市供奉。尔乃游方野道，无功我市，安能容之？急宜速去，如其稍迟步履，俾得五脏王性情发躁时，命必休矣！”三緘曰：“自古以来，惟万乘之君，乃可称王。以下有何本领，敢充‘王’字？岂是三头六臂，无人敢敌者，而以王号僭称乎？”五脏王闻言，心中火发，怒气勃勃，立起身来，意欲遣开匣儿，以伤三緘。谁知匣已不见，五脏王大惊失色，曰：“谁盗吾匣，吾誓与彼不两立焉！”三緘曰：“谁见尔匣？尔匣既为宝物，自然秘而又秘，安有露于外面，令人盗去之理耶？”

五脏王心甚着急，用目斜视，瞥见此匣在三緘手内。暗自思曰：吾剑善能伤人，胡匣能彼手而剑毫不动？谅必深于法术者。于是堆下笑脸，曰：“小子俗眼凡胎，不识道爷法术高妙，望其恩施格外，周全小子一生英雄。”三緘曰：“尔既知吾法高术妙，可拜门下，方为尔饶。不然，吾将此匣碎之，看尔所恃何物？”五脏王无可如何，遂向三緘拜舞不已。三緘曰：“尔习剑术，无非锄强暴以安善良。然良善虽安，难免不伤人命，究不若修真养性，以还本体。久之，尚可升仙。”五脏王曰：“吾习此术，并未滥伤一人耳。”三緘曰：“既未伤人，何得在兹耗众酒食？”五脏王曰：“此系合市民人甘以酒食供吾，非吾所强也。道长还宜相谅。”三緘笑曰：“以吾思之，市人之供尔者，大约畏尔如虎矣。亦知虎之为物，猛然异常，白叟黄童，靡不谈而色变，宜其不生在世而不受制于人；胡有时误坠陷井，竟至身軀莫保？绝好譬喻。此以见物之猛烈者，多遭丧亡矣。物而如是，其人不可悉知乎？”历观往古，几见有好逞豪强者，得保善道以终？五脏王闻得三緘猛虎一譬，如梦初悲，又复拜舞，求指入道之路。三緘略言数则。彼若有会悟，

不出见道之而人多。始与言云游一事。五脏王喜。待到天晓，随至望舍。之舍三泣道内。三緘以“混元道人”取彼道号。道号予毕，命之入市，辞〔市〕〔华不〕人供奉。当于是日，离却此地，向坦道而奔。

未审途历几何，来到元冥关内。见得地颇宏敞，人亦忠厚。师弟在此住之一日。三緘独自闲游，游至市东，见一老道手持麈尾，且行且言曰：“大道绝，大道绝，无人买我者块雪。不知此雪白如银，不知此雪皎如月，弗许尘埃半点侵，凝成一块终不灭。有时风送大罗天，整顿衣冠朝金阙。世人若肯从吾言，吾身准他买半截。”三緘闻此，窃自计曰：是必大罗仙子，化身卖道，以渡人者。吾且与之交谈数语，看彼大道如何。立在市旁，俟老道未言时，乃为之续曰：“大道高，大道高，不怕高时又怕高。华池水，去滔滔，三关之前稳着橈。有时幸遇蓬莱客，何妨俯首把恩叨。访寻不得今方得，愿买全截在今朝。”三緘言毕，老道走上前来，携手缓行。寻觅僻静古刹，将手放却，笑而言曰：“适听所说，应是高妙。吾之假卖道以游市镇者，正欲得高人而友人也。”三緘谦不敢当。及考其玄中底蕴，虽不尽识，然亦不愧为卖道之人。遂订金兰，结为知己。结拜后，三緘曰：“既承道兄不弃，与吾为友，须留道号，以好识认他年。”老道曰：“吾乃太极道人。因在洞中，默会三万六千野鬼，将欲投生人世，分为三千六百旁门，余皆曲学异端，散为诸般邪教。吾欲结得二三良友，将此大道阐明，一则以熄旁门，一则以熄邪教。自甚不凡。殊游遍天下，同志无人。可见得正道之难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终恐大道为旁门诸教所掩。不意于此得遇道兄，真天假奇缘，不幸之一幸也！尔我同占四语，以表欣喜之怀，可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可。”太极于是沉吟片刻，曰：“道中有道道中天，结订金兰道共传。”三緘不假思索，

冲口而续曰：“削却旁门和异教，端留大道在人间。”续已，太极辞别曰：“吾兄近日云游西地，阐道甚劳。吾亦道阐他方，助兄一臂。”三缄尚依依不舍，太极拱一拱手，出刹飘然。三缄窃思：游到元冥关中，始遇一同志之士，可知大道虽在两间，而能得道中之妙者鲜矣。暗喜结得知音，阐道有助。又率诸子，向前而行，思欲再得良朋，同阐大道，俾世人皆入正轨，而不为他歧所惑，方遂乃心。然师弟前言之言，不必赘赘。

又说梭儿峡有一力士，姓马名良，结了数百强人，劫掠乡村，居民受害不少。直可谓之马毒也，乌得为马良哉！峡外六十里，有张老者，素好善行，每岁年中以粟济贫，外而缉路修桥，无一不作。是乡妇孺，均呼为善长焉。安得今世而尚有人乎？一日善长在市，见得马良大醉，口出恶言，辱骂街坊，无人敢答一语。忽一孩子路过于此，伫立呆望。马良即指而骂之。小孩无知，略与斗口。马良大怒，拔出佩剑，欲刺小孩。小孩骇然，狂奔而去。马良随后追逐，其势甚速。善长上前止之曰：“念彼乳臭儿娃，无知冒犯，望祈力士从宽恕饶！”马良舍却小孩，即将善长百般辱骂。此亦妄人者已矣！当此之际，凡受善长恩德者，俱为不平。奈马良乃难惹强寇，不敢与之角胜，只得齐将善长拉入酒肆，以避其锋。刚入肆中，马良随到门前，叫骂不止。众恐善长受伊挫辱，暗开肆内后户，护送归去。马良叫骂半日，毫无动静，汹汹入内，不知善长已去几时。

是夜归来，数十强人设筵同饮，马良忿然不乐。众寇问曰：“吾兄不乐如此，今日外出，何人冒犯虎威？”马良曰：“今在梭儿峡骂一孩子，被一老叟，于众人瞩目之地，教训数言。吾思以力服人，素莫予侮，兹忽为彼所制，是以心甚不乐焉。”众寇曰：“老叟名姓，兄可知乎？”马良曰：“不知。”众寇曰：“既不知彼名姓，容为探访。访得其实，不惟将彼财帛

抢掠一空，且并杀及全家，以泄兄忿！”马良曰：“必如是而吾心乃慰耳！”次日马良遣一强友，赴峡探访。好事者为之言曰：“此即梭儿峡外六十里许良善村之张老也。”真是好事。助纣为虐，罪莫大焉！强友访得，归告马良。又一寇曰：“若是此老，与吾居相近。吾常归省父母，来往必过其门，财帛多多固不必说，更有一女，名曰癸秀，容颜美丽，年已及笄。吾等劫彼家财，兼抢此女以作兄配，也不枉兄为众弟之魁。”马良曰：“有此美女，尔辈入至，先擒送出，吾遣车驾迎回，然后掠其家资，杀其家人，不可造次！”存心若此，何异虎狼！众强寇同声应诺。次早辰刻，分为二十路，缓缓散行，齐以良善村前。以初更起手，约定炮响为号。商议停妥。众寇四散，马良不胜欢喜。且慢，须谨防着。只待次日安排车驾，迎接张老之女。

不知张老一生广种福田，久为上天所羨，若遭强寇抢掠，共说天无报应，我亦如是说。以后善门永闭，尽为恶党矣，有是理乎？所以游神查得，奏闻上帝，请旨护佑。上帝速命紫霞诛此凶顽，以安良善。上天何曾负人，特患人不能对天耳。紫霞领旨，默会三緘师弟已至良善村外，不免化身入世，引彼师徒直到张老家中，收伏强寇。计定，云头按下，化作老叟，在大道上一趋一步。正遇师弟歧途在望，去路难分，立于道旁，以候行人指示。立未片刻，见一老叟持杖而来。三緘揖而询曰：“老翁何往？”老叟曰：“归吾良善村也。”三緘曰：“老翁归村，谅是尔家所在？而乃泪垂满面，其故何欤？”老叟曰：“吾家今夕有难，无人解救耳。”三緘曰：“尔家何难？”老叟曰：“风闻马良强寇，统领数百余人，将欲劫吾家财，杀吾夫妇，抢吾幼女。老拙四方求救，无有应者，所以仓皇在道。”止不着泪盈两腮。三緘曰：“叟不必悲。尔其导吾师徒，至

尔府宅安宿一夕，不怕强寇数百，一力有吾担当！”老叟聆言，转悲为喜，纡徐曲折，将三緘师弟，导入张老家中。张老素好善行，见来数十道士，即命家仆设斋以待之，又设床榻以安之。此系天之默相善人，特引保护者以为善容。其实马良计议，善长毫不知也。

是夜善长设酒款待师徒毕，安宿静室。鼃更初报，忽听村外炮响连天，霎时火炬齐明，喊声大震。乡邻奔告善长曰：“强寇来劫尔家矣！”善长闻言惊骇，合家大小，号哭如麻。三緘已知其详，出慰善长曰：“尔家人口，速觅一密室居之，休得声张，亦毋得滥出。纵千百强寇，吾自有以诛之！”其时马良已统手下小寇，毁门入室矣。三緘师弟立于门内，笑问之曰：“清平世界，何人敢犯律禁？独不畏死乎！”马良吼曰：“谁不畏吾马氏弟兄？那方野道，敢当吾锋！”三緘曰：“山妖水怪，吾且不畏，岂畏尔小小毛寇耶！”马良大怒，持枪便刺。三緘抛起飞龙瓶，现出万道火光，顷将一杆强人，围烧四面。马良等烧得无处藏躲，竟欲逃去，谁知火焰相逼，身如索捆，有须眉俱失者，有皮肤滥腐者。围烧良久，众寇无奈，一齐跪地，俯首叫饶。快刀终有缺。好逞豪强者，尚其鉴之！三緘曰：“尔等辄恃强悍，抢掠乡村，罪在不赦之条。若愿生还，须要领吾训诲。自此从新改过，吾方释之。”马良曰：“道长训诲如何？吾等谨禀遵行，誓不违背！”三緘曰：“如听吾言，待吾告诫于尔。”

## 第八十一回 梦觉园舌擒淫妇 金花库言破财奴

马良于是与同众寇俯首静听。三贼将身坐定，乃从容而言曰：“人得天地父母之生养，宜报天地父母之恩膏。尔为强徒，其负天地父母之望也实甚。倘一旦为官兵所捕，既丧其身，又连累乎高堂，是不报父母以恩，反加父母以仇矣！然尔等恃尔强暴，以抢掠乡村者，无非欲得财帛，为富有计也。岂知一生之衣食丰啬，定自上天，不可强为。天既未与而强得之，则谓逆天而行，必为上天所厌。不但此也。掠人之财，终偿人财。没入阴曹，必罚变牛马，为受掠者驱使。要待所掠之多寡本利出尽，然后将魂提转，以偿二家。若所掠无多，填还尚易；如所掠甚众，非千百年牛马之役，不能偿完掠数焉！况古今来凡为寇盗而掠人财帛者，不过恃一己强悍，以奸人妇女，倾人家产。曾不几时，或遭上天谴责，而得雷击、火焚、水漂之惨，或被官宰擒获，而受大辟、杖毙、绞死之刑。体无所归，抛却旷野。以及父乃母出入，顾腹之遗体如此丧之，父母而亡，魂魄痛于泉壤；父母如在，肝肠断于寸衷。尔等试思，何若不从正道而为野寇，甘居下流如是乎？”劝寇良言，如沸汤浇雪，自使听者寒心。马良等闻此一段言词，如夜半钟声，一梦惊醒，汗流浹背，齐齐叩首，曰：“吾等常以力强为恃，兼无明人指点，胆敢横行。今听道长所言，悔之无及！自兹已后，不为横

暴，愿作淳良。祈道长大发仁慈，释放吾辈。”三緘曰：“释则释矣，恐尔当面悔过，转而仍蹈前车。”众寇同声曰：“如吾等再蹈前行，死于雷火！”三緘见彼发下誓言，收转飞龙瓶，呼之曰：“起！”众寇得释同向三緘叩了头儿，分身而去。

三緘于众寇去后，始呼善长出。善长出视寇已无踪，率领家人，拜向三緘不已。三緘曰：“此必尔身好善格天，天不忍尔为恶党所害，故遣吾师弟投宿尔宅，服此强横。可见善人之家，皇天必佑也！”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信然。善长喜甚，厚设肴饌，以款师徒。次日黎明，三緘辞别善长，转至梭儿峡，住居数日。访及马良同伙，果然潜形敛迹。三緘于此复率诸弟，由梭儿峡左坦道而行。

行约二日途程，又见烟火连云，不知是何所在。伫立道左，见行人而询之，行人告曰：“是市也，名为梦觉园。坐贾行商，有如云集，乃属西地四通八达之所焉。”三緘闻系通达地面，恐有碧玉分散徒众遨游至此，遂与随行弟子等同入园内，觅居大士阁以访之。一日游在市东，见一派房廊，蕉梧遍种，红窗掩映，门首尽坠疏帘。往来其间，皆属少年子弟，飞扬浮躁，令人入目厌生。在少年以为自得，乌知见恶于老成。进出房中，概系凝妆少妇，妖姿媚态，妙笔难描。三緘立视一时，知为春院，慵于玩赏，缓缓归来。

刚入阁门，正遇一僧携锄习圃，三緘问曰：“尔市之东，房廊一带，红墙掩映于蕉梧者，此何地耶？”僧曰：“是乃春台也。”三緘曰：“春台二字，何所取义？”僧曰：“义之所取，吾不知得，但居是地尽属妓女。”三緘曰：“既属妓女所居，何其中高阁挺立，墙围四面，又似神圣宫殿哉？”僧曰：“是名阖闾庙。内塑数十美女，端坐龕内，招一尼僧住持，朝夕焚香，乃众妓所造者。”三緘曰：“可有集会之日否？”僧

曰：“每年三月三一次，七月七一次，凡属远近妓女，皆来庙内，设筵演剧，热闹非常。”三缄曰：“是地官宰，无有禁之者乎？”僧曰：“相沿已久，乌得而禁之？”三缄曰：“如是，今日正交七月，待到朔七，吾且入庙一观。”僧曰：“何待七日？即七月朔二，必迎妓首焉。”三缄曰：“妓首何人？”僧曰：“老妓女耳。”三缄曰：“迎之胡为？”僧曰：“众妓女共推此妓为首者，以彼幼年月貌花容，称为名妓，而举之也。每逢会至，先期迎之，紫盖红旗，若迎神然。迎入庙中，设一坐位，为彼观剧。必俟会期已过，始行送往，亦如迎来之时。”三缄曰：“如不迎之，可有异乎？”僧曰：“如一岁不迎，庙内必飞沙走石，无故火起，延烧妓女所居。”三缄闻言暗思：天地虽大，宜其一道同风，胡梦觉园中，又是一番风俗？待吾明日前去，一览所迎老妓若何？

果于诘朝，持定飞龙瓶、隐身旌，向春台大道，弯环曲折，竟到阖闾宫。举目望之，无数女娘，盛服浓妆，各捧金炉，候于门外。庙内梨园子弟，装束宫娥、八仙等类，静立而待。无何，炮声三震，鸣钟击鼓，旌旗夹道，陆续前行。三缄将此项人儿逐一让过，又见后面绣轿，八人舁定，众妓女踉踉济济，拥之而去。一时香烟密布，馥满街坊。行约四五里之遥，绣轿已驻，众妓女齐入一室。约有半刻时辰，见四女孩簇一老妇出，登于绣轿。仍然炮响三举，雅约齐奏，拥至庙前。老妇下得轿来，坐于中堂。但见钟鼓交鸣，众妓排班，拜舞而退。俄而台上剧演头场。

三缄此时恨入骨髓，欲要骂彼，奈无隙可入。于是假意以背向老妇面，使之着怒，以好乘隙而骂之。老妇被三缄背立，果不能目睹其剧，乃吼之曰：“何处野道，敢背吾视剧耶？”三缄一吼，曰：“尔系何人，敢在中堂高坐？”老妇曰：“尔

尚不知老母为妓女之首，众人奉若神明者乎？”三緘曰：“老蚕妇，既为众人所仰，吾的问尔：有何德行，当此宠荣？”老妇曰：“尔老母少时，花街驰名，谁不夸为月中仙子？若论道法，凡幼年子弟，入吾春台一人，必倾家一人。且有命丧吾手而不悟者，皆为老母一口吸尽西江水也。道法如〔此〕，岂尔能及哉！”三緘曰：“尔以色身迷人子弟，倾人家产，能无罪乎？”老妇曰：“吾在春台，如花开放，非叫人采。而风流浪子，自入迷途如饵鱼。然鱼自饵之，非饵鱼者强之也，其罪安在？”妓女之言，不为无理。但恨贪花浪子，不自省悟耳。三緘曰：“女子所重者节烈。能守节烈，天地爱敬，神鬼钦遵。惟此二端，可为众仰，不闻妓女亦威显如神者。在生任尔如此胡为，死入冥间，恐难受其阴律。况身为妓女，皆尔往劫好淫人妇，阎摩罚变女子，添上几分容颜，以还前生所欠淫债。又必择其好淫者投生膝下，俾彼家声大败，贻笑于人尔。自思之，天之罚淫，何其毒也！见到之言，可为妓戒，亦可为好淫者戒。尔等不急改行，从良终老，以顾父母遗体，反以倚门卖笑、朝秦暮楚为荣，吾恐天罚尔躬，殆不于是止也！”

老妓闻此，心若愧甚，不敢再辨一词。孰知庙中有一母猿，享受香烟已惯，见得老妓女似有悔意，恐将此庙废却，血食断绝。于是飞砂走石，狂风大起，瓦解鸳鸯。众妓惊惶，齐跪殿庭，焚香悔过。三緘吼曰：“尔等不必如是！吾将庙内妖孽，与尔除去，各人改恶从善，各嫁夫郎。”当取飞龙瓶抛入半空，只见万道火光，在庙乱窜。不逾一刻，母猿飞奔出庙，兢兢战战，跪于三緘之前。三緘谓众妓曰：“尔庙之享尔血食者，即此怪也。”众妓女彼此相观，无不咋舌称奇。三緘不慌不忙，招转飞龙瓶，而询母猿曰：“尔何在兹，享人淫祀？”母猿曰：“来祀于庙者，人皆不正，吾故乘而享之。其罪归诸妓女，与

畜生无涉。”三缄点首，向众言曰：“享神而在正人也，则正神至；享神而非正人也，则邪鬼临。此理昭然，人当从乎正道矣！”诚哉是言也！言已，合庙妓女齐向三缄拜舞，各愿悔过从良。合市居民，共议阖闾宫为五谷神庙，自是罢了此会。春台内外，妓女从良殆尽。此系后来之事，不必多言。三缄随将母猿带回大士观内，复加二番教训。母猿愿拜门下，学习大道。三缄予以道号曰从善道姑，命回洞中，将所传首步功夫，勤勤习练。母猿去，三缄师弟始离梦觉园而行。

时光易过，又值秋深气象：红蓼江头含紫，白芦岸上飞霜，叶落萧萧，极目秋山，空有树虫鸣唧唧，惊心秋夜暗生寒。三缄触景，心怀又忧：大道未成，不知何时得正仙果？因之默以四语以志有感云：春去冬来数几周，韶光易逝又逢秋。云游已遍东西地，大道无成暗抱愁。狐疑见而询曰：“吾师沉吟不语，面带愁容者，岂为弟子辈不能惟教是从乎？”三缄曰：“否。吾见秋景又至，屈指计之，世外周流，已十余载。抚躬自问，道尚未成，恐其岁月悠游，有负诸徒追随之意耳。”狐疑曰：“师道成在旦夕，其不即归静处者，以弟子未能尽收也。”三缄曰：“吾欲仿古圣人七十二贤之数。如收齐七十二弟，吾将归隐焉。”狐疑曰：“弟子亦常略计，业有五十余人，合师有云，已不远矣！”师弟谈谈论论，晓行夜宿，不觉又走旬余。

一日，三缄见得天布阴云，恐秋雨缠绵，阻其行路，命狐疑前去觅一刹观以安身。狐疑奉命访寻，果得一刹焉，名曰古佛寺，庙宇宏敞，幽深曲折，面会庙僧，言及师徒借庙暂住。庙僧欣许。狐疑回覆师命。三缄即率徒众，来至此庙。庙僧接入，以左廊空室与师徒居。三缄见是刹幽深，好传大道，住居数日，暗于一夜齐集诸子，依其所得深浅而一一传之。诸子各得所传，各习乃功，颇有进境。三缄暗计：弟子虽多异类，然

与道必受，终可观成。心念中不胜欣喜。因嘱弟子等在刹炼功，独自一人缓行村郭。

左探右望，见一高楼大厦，隐露丛林，以为古刹在兹，亦不介意。及至陌上，遇二三农叟，牧犊其间，遂与闲谈此地风俗。谈之已久，农叟欲归。三緘曰：“前面高楼大厦，微露林梢者，是何刹耶？”农叟笑曰：“非刹也，其地名金花库，乃金姓所居耳。”三緘曰：“奚取为金花库哉？”农叟曰：“是地金老，富甲一乡。道长所见高楼，即是此老之库。以金花名者，每逢库上野草开花，金老生意中必获大利也。”三緘曰：“金老厚富如斯，于一切善行，尚能作否？”农叟摇首曰：“金老虽富，刻薄非常。以一事言之：凡贫穷者与彼易粟，即少一文之数，其粟不予。富而不仁，天下岂少？村人虽甚怨恨，奈彼富有，毫不求人，亦只怒于心，而不敢形诸口言已。”农叟归去，三緘亦返。

次日晨餐后，三緘欲化金老为善，以保其富，独向金花库而投。行至粉垣，犬吠不休。家人出视，见是道士，急止之曰：“道长速退。吾家养犬数十，客至，必呼出主人，向犬叱之，群犬隐时，方敢入室。如不乐之客，主人不叱其犬，客即不敢进焉。且吾家主翁一毫不施，道长此来，空劳步履，不如他适，以免犬伤。”三緘不听其言，竟到首门，而群犬齐吠。将手一指，群犬卧地。遂度入中堂，整整精神，大声言曰：“善哉善哉，结缘而来。富贵求保，方灭祸胎。”念了数十遍，无有人出，又易其词曰：“人独贫而我独富，其中必定有缘故。若是其中无缘故，天又何使我独富？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吾将此故与解开。解开缘故方能保，不然暗地长祸胎。祸胎深时家自败，那时才知天不爱。”金老闻之，暗想此人必有大道，于是辟户出会三緘，曰：“道长何来？”三緘曰：“特为老叟而来也。”

”金老曰：“为吾而来，究属何事？”三缄曰：“特为老叟保富而至也。”金老曰：“尔试言之，吾当一听。”

## 第八十二回

### 平海怪君心宠爱 入龙宫玩好难名

三緘曰：“同是人也，其稟天地之灵气以生，天何使人独贫而使尔独富？其使尔以独富者，必尔祖宗广积阴功，为上天所羨，始赐以富耳。尔即宜体天地祖宗之恩，多行阴（分瓜），以保尔孙子福享绵绵。胡为富甲一乡，尚且刻薄，曾不思及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之言？积恶如斯，尔富安能久享！况人生不过百载，大抵数十寒暑，即归于尽。一旦冥王勾簿，咽喉气断，安保尔之孙子不败家产，而骤得奇穷？那时，尔子尔孙被人唾骂，必先置尔刻薄成家，所以久享不能。为问尔躬受罚夜台，尚能如在生时不舍丝毫，代尔子孙作牛马否？富汉闻之，应亦醒然。吾言若是，尔其细思！”金老听得此番言词，默然良久，遂呼家仆抬斋饭以供三緘。三緘曰：“吾非为叟一食来也！”飘然而去。金老从此改去刻薄，施济为怀。皆素有善根，所以一点便醒。后亦享福永久，不必再迷。

又说七窍，自以紫霞梦中之言告及珠莲，珠莲暗与赤鲤、毒龙、虾妖、老蛟商议阻游之计，未果，恰遇海怪为害，拥水淹民，泛滥不时，海盐无出。近海州县，飞文入都，祈遣大臣平此水妖，以活民命。皇上宣得文武入殿计议。诸臣奏云：海怪滋事于水中，无形可捕，是赖皇上洪福，斋戒焚文，暗请天神诛之。若提将遣兵，不免空费国课。上准其议，即日斋戒焚

文。游神上奏玉尊。玉尊传及诸神，曰：“海南地方水怪滋事，海盐不出，生灵受害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奏察善神奏曰：“海南亿兆，刁滑异常，五伦不敦，大本已失。兼之奢靡太过，奸诈邪淫，种种行为，有负上天，应遭此扰。”上皇闻奏，怫然大怒曰：“上天无残刻生灵之意，生灵不思报上天之恩，为此不义不仁，是自取灾殃耳！”为科察一本，上皇乌得不怒？可知欲回天意，还在人心。言罢退位。诸神出殿，各司其职。海怪于是肆虐愈甚，近海百里无敢居之。可惜万亩膏腴，内长蓬蒿，概就荒芜矣。州县官宰，飞文陆续入奏，天子亦无可如何。

七窍一朝朝罢归来，闷闷不乐。珠莲询曰：“郎君其有忤于君上乎？”七窍曰：“无之。”“其有忤于上卿乎？”亦曰：“无之。”珠莲曰：“既无所忤，何愁容若斯？”七窍曰：“夫人不知，近日海南地界，海怪为殃，薄海居民，无敢安住。而且海盐已废，民不聊生。州县飞文入都，皇上焚疏告天，禱亦无应。迄今海怪愈见猖獗，是以闻之不乐焉。”珠莲曰：“郎君何不奏请皇上，前去除之？”七窍曰：“水中怪物，无形无影，岂兵将所能除耶？”珠莲曰：“妾闻李赤四人能擒水怪，郎君呼而询及。如果有此本领，奏请出都，将水怪一平，何患不得三公之位？”七窍点首，遂命家仆呼入内庭。李赤询曰：“大人传吾等入内，有何驱使？”七窍曰：“海怪作厉海南，诸县受苦不堪。皇上忧思，计无所出。夫人言及尔等能擒是怪，不识果有此手段乎？”李赤曰：“小小海怪，有何难乎？大人只管奏请出都，建此奇功，易如反掌！”七窍曰：“平怪一事，非同儿戏。况且自去奏请，旨下如雷，倘或不能，得罪非小。”李赤曰：“大人放心，吾等力能平之，以奏大人官阶上达。”七窍不语。珠莲知其迟疑在抱，乃从旁怂勇曰：“妾之终身靠着郎君，岂有害及郎君以自辱？”七窍以夫人所说大是有

理，其意始决。

次早，皇上登座，诸臣朝参后，皇上曰：“海怪滋扰，几于无法可治，卿等独不思所以平之乎？”诸大臣曰：“此事只可告天剿除，有非人力所能治也。”七窍乘机大着胆儿，俯伏殿下。皇上询曰：“卿有何奏？”七窍曰：“臣请圣上下一旨意，命臣到海南地面，查看海怪如何为殃，务必平之，以救万姓。否则，海南州县日日飞文告急，皇上不命一官一将，百姓何安？”皇上闻奏，龙颜大喜，曰：“卿如愿去，朕之幸也！如将海怪平后，三公之位，定不少尔。”七窍曰：“隆位不敢幸邀，但得水国安澜，波恬浪静，百姓等各安耕凿，各食其力，臣之愿焉。”皇上遂下旨意，钦封讨怪大臣，命赐御酒三钟，给与花红，鼓人送出。七窍得旨，涓卜吉期，写下表章，辞了皇上。在朝文武，各为祖饯，送出郊外。带领三千士卒，浩浩荡荡，向海南而来。沿路州县送迎，自不必说。

不知不觉，海南已到。七窍选一高处，举目望之，但见雪练滔滔，银涛滚滚。时而波翻万丈，野田荒冢入泉中；时而浪叠千重，小埠高畴埋水内。喷水如雷，顷看雾气迷天外；吐烟如怒，转眼涛声入耳来。伏波又起波，跳跃似虎；后浪催前浪，飞舞犹龙。七窍睹此，雄心已去一半，哑然而坐，呆不能言。李赤四人待立于旁，也假意痴呆不语。七窍曰：“尔等自夸能擒海怪，今既到此矣，胡不入水擒之？”虾妖曰：“泉深如是，若何能擒？望大人飞文入都，奏闻皇上，多买盛水器具。吾等力将此水盛来，倾至北海。海水盛尽，海怪不能兴波作浪，立见渴毙，海怪岂有不平乎？”七窍曰：“海深无底，盛水器具不知要用若干，方可将此海泉盛之得竭！”虾妖曰：“大人奏请，刻刻命人运之。运至百余年，未有不能盛海水之多者。”七窍曰：“人生斯世，寿有几何？运至百余年，尔我岂能尚在？

” 虾妖曰：“既无尔我，也免怀平怪之忧。”李赤曰：“尔计左矣！不若吾计，可平海怪焉。”七窍曰：“尔计如何？”李赤曰：“海怪之肆虐者，意在得人而食也。大人奏请皇上，呼得万余人来，待波浪起时，连抛数十入内。次日再(在)复如是，又抛数百人下，或抛数百数千人下，活将海怪饱死，此浪自平。”七窍曰：“皇上为救此方生民，乌有反害生民之说？”毒龙曰：“尔二人计，都是妄谈。吾有一言，乃为确论。”七窍曰：“尔之确论安在？”毒龙曰：“大人自请旨意，倘怪不伏，故国难归。以吾思之，不如大人亲身入海，将旨意宣读一遍，使彼海怪自相畏服，此乃不平而平之计也。谓非确论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吾入海中，岂不淹毙？”老蛟曰：“既怕淹毙，怪难平矣。”七窍曰：“平怪一事，系尔等夸下大口。能平也要尔四人，不能平，罪亦归尔四人。”虾妖向李赤曰：“大人自贪官爵，请旨平怪，而今归咎吾等。吾等身事大人，有何说词？惟以死报之而已！吾等死后，海南百姓得知，皆言为主捐躯，愧煞事君不能致身者多矣！”言罢气喷喷的脱下衣服，齐跳水中。霎时之间，无形无影。七窍自此望洋嗟叹，又惨于侍从已而，孤身独自，不堪闷倦。

过了三日，七窍暗想：海怪难伏，吾且暂将兵卒撤入一州县以安身。主意已定，甚觉无聊，退于后营，倒卧榻上。睡梦刚醒，复见李赤四人捧器进肴，往来奔走。七窍惊曰：“尔等已入海中，如何又在岸上？”虾妖曰：“命仗大人威光，天子宏福，吾等甫入水内，倏来四五海怪，擒至水晶宫里。跪于龙宫殿下，龙君询问到彼水国何事，吾以大人七窍上奏王旨，特命吾等来平海怪答之。龙君闻得大人之名，天子之旨，忙忙下阶解释，待以厚筵。吾四人扰谢龙君，完了一场款式。宴罢，又命龙宫武士排列执事，送吾上岸。言到诘朝，务迎大人入宫，

设宴以看水晶光景。”七窍曰：“尔入龙宫，奏与龙君，平了海怪，即当款吾矣。为何定要如斯？”虾妖曰：“大人难于入海，何不乘此一观？”七窍曰：“海水若此其深，吾何能入？”虾妖曰：“者有何难？大人卸下衣冠，与吾等抱定，行至海岸，略以海水点在心口之上，一步一步向深处而去。到了龙王宫殿，才将衣冠服着，去见龙君。其实时虽隆冬，海水不算大冷耳。”七窍曰：“倘入海水，将吾淹毙，如何安顿耶？”虾妖曰：“自有安顿，大人毋扰。”七窍任彼所言，只不允去。虾妖曰：“如不去之，则海怪难平，何以复旨？”言此退出。是夜无词。

次日黎明，果一青衣童儿，执柬来营，呈于七窍。七窍开阅，所书“即日午酌，恭迎玉趾”等语。阅毕，青衣催促。七窍推委不前。虾妖曰：“大人不必畏惧，有吾四人随之。”七窍为左右相催，无可如何，只得勉强来到海岸。足将进水，退之者三。虾妖意出不虞，突牵其衣，竟向深水而入。七窍此际吓得魂不附体。谁知愈入愈远，不见有水粘身。举目视之，一派坦途，尽属琉璃砌成，四面水晶障着。行约里许，遥见执事排列，笙箫鼓乐，远远迎来。及至殿庭，龙君盛服接入。宾主礼毕，美女献茗。茗罢，宴设八宝园内。龙君尊七窍上坐，己身下陪。左右龟相、虾卿、鲤鱼学士，殷勤劝饮。

酒逾三盏，龙君曰：“不知上邦大夫辱临水国，无甚厚饌，以宴嘉宾，抱愧良多。”七窍谦逊不遑，曰：“念吾波外小臣，弗识水国礼仪，还望龙君恕予过失。”龙君曰：“大人兴戎来此，所为者，莫非海水刁滥，盐池无出者乎？”七窍曰：“海南地界，未审生民造何罪愆，有忤龙君，得兹大罚？恳祈恩施格外，息此风波，俾小民安居乐业。自使亿兆等恩铭肺腑，臣国天子，亦沐仁廉。”龙君曰：“吾非不愿民安乐土，奈海南

亿兆，灭尽五伦，败坏三纲，以奢侈为斗靡，以奸诈为得意。三界神圣，为彼触怒，由命海怪冲波助浪，淹没居民。自取之也，夫复何尤？此虽吾国所为，实属上天所差，吾亦不得而主之也。大夫欲平此怪，非可胜以兵戎，须于各县各州，张示化导，务使庸愚辈人人洗涤恶心，敦伦理以答天，除奸诈以答地，行忠孝、戒奢华以报鬼神，则海波之平，自在指顾间矣。”果能如此，无怪不平。七窍曰：“听龙君言，皆民自取。臣愿归去遍张示谕，以回天怒焉。”龙君曰：“正宜如是。然大夫不易到吾水国，稍住几日，再归未迟。”所言及斯，玉罄一声，龙君退入。赤鲤学士暨龟虾二相，遂导七窍，以视海内奇观。

七窍曰：“承龙君盛意，得以海国游玩，还祈学士二相，指示一二。”龟相曰：“但恐海中微物，不足为大夫赏耳。”七窍曰：“下界仙国，其宝正自不(白小)凡。得一睹焉，即吾幸也。”龟相曰：“如是，敞开合宝楼，传龙君口诏，吾等钧旨，命万宝同会，与贵客赏之。”言甫毕，旁一鱼首人身者飞奔而去。七窍与学士、二相缓缓来至楼前。仰视楼形，若有百丈之高。外竖一梯，皆水晶装成，精莹可爱。龟相缘极直上，七窍偕虾卿、学士接踵而登。约略计之，其级不下千余，始到楼门以外。及入楼内，用目四顾，宽敞难量。四人立于其间，牙角童儿重新献茗，香过兰麝。茗刚饮罢，筵又设焉。将入席矣，龟相命牙角童儿推开四面窗格，向虾卿而言曰：“合宝楼中，不能常至。吾等今夜畅饮壶觞，须各尽乃欢，毋得推委。”虾卿曰：“然。”于是传杯递盏，献酬交酢。饮至半酣，童儿海角一吹，海浪顿平，万宝齐出。珠翻琥珀，无殊白雪生烟；树拥珊瑚，俨若红霞吐艳。而且海鹤飞舞，海马奔腾，鲛人各捧明珠，如星万点，老龟齐喷烈焰，似火千层。但见以外之光，难于视尽。其中之宝，半不知名。七窍目炫神驰，不禁手舞足

蹈。虾、龟二相与同鲤学士曰：“如此寂然观宝，非所以款嘉宾。可呼女乐来兹，以侑今宵之酒。”

### 第八十三回 离龙宫回国缴旨 败虎阵入洞兴戎

童儿听命，又将海角一弄。只闻嗷嘈音乐，向楼而来，环佩之声，杂于乐器之内，更于一番雅致。七窍入耳，暗计：雅乐如斯，不知其人若何？待至楼内，资吾一览。思犹未已，七八女娘，缀柳飞花，鱼贯入内。极目视去，容颜娇好，绝类天仙。先向龟、虾二相前道了万福，次向鲤学士拜舞，然后分班鹄立。一个个长袖宫妆，丰致翩翩，妖容窈窕。二相曰：“上有贵客，何不一道万福耶？”女娘闻言，群皆睨视七窍，含笑而致万福。道毕，立于席间。二相曰：“有客在兹，可将好曲度来，以侑客酒。”女娘领命，各将衣袖整顿，徐伸纤纤之手，或品玉笛，或敲檀板，或捧瑶琴，歌韵悠扬，直与檀板、笛、琴合调而吹，真是雅乐喜从天上降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

曲终，二相曰：“窗外海灯齐放，楼中共舞霓裳，舞得妙时，自有赏赐。”言已，童儿吹动海角，海风微拂，助起高浪波纹。微风过余，海内忽现红灯一盏，其大如斗，闪闪而来。将近楼边，灯光愈大，高约丈许。童儿复吹海角，砰然一声，震动如雷，似将斗大红灯，爆为万点火心，遍满海内。始如燭把(扳)，或现或隐，继如皓月，愈腾愈高。转瞬间，火心万点，倏化为花灯万道，照耀楼中，令人须眉无不毕现。二相曰：“灯明楼外，乐部女子，可徐徐度曲，徐徐舞之。”七八女娘，

云桥从整，舞者舞，弹者弹，吹者吹。但见雅乐之音，洋洋盈耳，舞乐之女，簇簇飞裙。时而楼外潮声，雅乐音而合调；时而部中舞妙，得海风以飘摇。时而遍体凉生，楼内如秋也；时而肌肤暖甚，又如春焉。时而如冬，冷气若飞鹅毛之雪；时而如夏，炎热似近烈暑之前。二相情深，为之手舞足蹈。七窍兴到，不觉目定口呆。未几，乐舞已停，海灯同灭。乐部女子，鹄立如初。二相曰：“尔等苦矣，赏席一筵。”七八女娘，拜谢而退。鲤学士曰：“鼉更三转，可以安宿嘉宾。”二相曰：“如是，学士且陪贵客宿此楼中，吾二人暂别今宵，明日早来奉候。”言讫，向七窍一揖，竟下楼去。

学士遂命童儿设榻以待。童儿又持海角，望窗外吹之。倏有一二女童，各抱枕衾直趋楼左。不逾片时，童儿禀曰：“床榻已设矣。”学士即导七窍入室安宿。七窍极目，床榻精洁无比，裯褥厚有尺余。二女童各献嘉茗一钟，飘然而去。学士曰：“今日已殆，大夫安宿罢。”七窍诺，和衣就寝。身刚倒榻，一派香气，问人肺腑。暗摩枕筵，润滑如玉，其软如绵。卧于其中，备极温暖。真龙宫宝物，不可名之。

卧到天明，二女童捧盆进水，七窍将面洁后，龟虾二相，仍请入楼，设筵以待。筵罢，龙宫内侍奔告曰：“龙君登殿，有请贵宾。”二相闻之，即导七窍来殿。参拜已毕，龙君赐坐于旁，曰：“嘉客莅止，愧无厚款，望其海涵！”七窍曰：“世外凡胎，得近仙容，荣已极矣。但今日之来，为救海南百姓，还祈仁慈大发，以宥民罪焉。”龙君曰：“除妖不难。大来归去，急急张示化导，民一改过，海水即平。”七窍拜谢恩光，告辞龙君。龙君曰：“大夫来此不易，本朝天子，乃仁圣之主，吾无别赠，敬赠一仙露宝瓶，盛酒饮之，可以长生不老。”七窍接过，出得宫外，与二相、学士暨海内大小僚属拱手作别。

刚下御阶，李赤四人上前接着，导从原路而返。出了海岸，回首望之，只见万顷茫茫，波翻浪涌。七窍归到营内，黯然良久。

次日，遂于海南州县，示谕遍张，中有“改厥前愆，天怒挽回，海水即平”之语。人民见此，约集建醮，联名悔过。醮事始毕，果尔波静浪平，百姓依然各安乐业。七窍见得海水平服，与李赤等缓缓归国。约行数月，始抵都中。黄门官入奏：七窍平服海怪，朝门候旨。皇上即登宝座，传宣入见。七窍入，朝仪已罢，皇上问曰：“卿至海南，如何平此水怪？”七窍奏曰：“臣奉君命，行二月许，乃到海南地界。将营扎在高埠，举目四顾，海浪滔天，淹没民居田畴，不计其数。微臣睹此情景，虽惨百姓难以聊生，又奈怒浪雄波，无策可服。幸有臣家执事李赤等，舍身入海，得会龙君。言到当今圣人，命得臣下平服海怪。龙王属彼出导小臣，亲晤龙君。小臣言及水淹生民一事，龙君云，此皆海南百姓没尽五伦，奸诈邪淫，触怒上天所致，嘱臣在海南州县张示晓谕，以回天怒，自然波恬浪息。小臣如命，海水果平。龙君念我圣王仁德，下地于小臣辞行，曰：“送有仙露宝瓶，盛酒饮之，可以长生不老。”奏罢，将瓶呈上。皇上欣喜，大宴臣下，晋封七窍以九卿之职。李赤等具封为黄门给事(士)中。七窍得此荣封，谢恩而退。自升官品，专柄国政，兼之李赤四人，均受皇恩，为黄门给事(士)，珠莲喜不自胜，曰：“如此，不患阻道无策矣！”于是日与蚌母筹商，不时又呼赤鲤四妖，暗暗计议。李赤曰：“待大人专政已久，夫人不必用意，吾等自有妙策以阻之。”诸妖阻道之言已是如斯，不必复赘。

再说灵宅子自败阴风大阵，被紫霞追逐，也不在本洞安身，乘得祥光，意欲另寻栖止。四面寻遍，遥见二峰品立，虽不甚高大，却也幽深可人。因坠云头，立于峰顶视之。恰于二峰之

中，有一深壑，壑内一洞，光明可爱。灵宅子缓步入壑，竟到洞外，目睹洞之左壁，题有四语云：中有灵犀要自通，稳居洞里道无穷。假饶放纵随他去，岂定西南与北东。下书“炼心子题”。灵宅见此四语，已知为得道者所录，遂以此洞为隐身地。

他日无事，出得洞来，直上山巅，闲闲游转。忽然仰视二山之上，更有一山，林木葱茏，嫩翠如画。灵宅子欲登绝顶，甫到山半，又一石穴横于松下。内面风声浓浓，向外而吹，几不可近。时见野鬼出入，不知几何。灵宅转过洞门，见一小山，其形如卵。将欲登矣，猛有一虎，张牙舞爪，喷气成云。灵宅游毕此山，欲归所居之洞，山右四五野鬼，突如其来，灵宅子叱曰：“尔属何方野鬼，来此胡为？”野鬼泣而答曰：“吾等皆铜头鬼王部下所属，自鬼王为紫霞收伏，吾辈依归无所，故又集于海口洞中。”言此，灵宅子曰：“为何不复紫霞之仇耶？”野鬼曰：“恨无闲隙可乘，仇何能复？”灵宅子曰：“如尔等欲复是仇，可来吾洞，听其调用，吾自有以使之。”野鬼曰：“仙真为谁，洞府何处？”灵宅子曰：“吾乃上界真人，道号灵宅。所居洞府，即在两山之间耳。”野鬼曰：“洞门书‘炼心’者乎？”灵宅子曰：“是也。”野鬼曰：“如是，吾等约集来洞，听仙子调用焉。”灵宅子曰：“此事宜速，不可迟缓。否则意外变生，恐绘虎不成反类犬矣。”野鬼曰：“仙真吩咐，敢不惟命是从！”言已，化作阴风而散。

灵宅子归来静坐，暗自思曰：“频年阻道，未获一胜。只想阴风阵之败，闭洞凝神，不与紫霞再决胜负，谁知又有野鬼散逸于此。吾得是助，吾且设万鬼阵以待三缄。如紫霞诸真不能破此大阵，吾将三缄诛却，以削吾恨。如其能破，则万鬼阴魂，吾必教以左道旁门，坏彼正轨，俾天下之习道者尽为异端曲学，乃遂吾心。计议如斯，专候野鬼来洞听用。”

野鬼自应灵宅之招，约集三万六千鬼魂，去见灵宅。一一言及，群皆欣喜，愿随仙真驱使，仇复紫霞。会有清虚真人闲游天际，见得野鬼林立，遂将云头按下，坠于其间。野鬼见之，拜跪不已。清虚曰：“尔等野鬼，云集此地，所为者何？”野鬼曰：“吾辈集此无别，将到灵宅仙子处，听其驱使，以复紫霞之仇耳。”清虚曰：“紫霞真人命奉上天，遣得虚无子临凡阐道，脱化三緘。灵宅身属仙真，不为阐道之助，反三番四覆，阻滞此举。吾等禀之道祖，几欲将彼贬为野仙。彼乃怙恶不悛，毫无悔悟，一战再战，挫辱累遭。自昔阵破阴风，诸真追逐，不见形影。今又在此约同尔等，计欲阻道。吾的问尔：灵宅子究用何策，以傲上天之旨乎？”野鬼曰“彼但谕及吾等任其驱使，至于如何阻道，则不知之。”清虚曰：“尔等听吾吩咐，不去为高。惟助道阐三緘，上天乃喜。待至他日，大道阐明，亦有功于上天，断无不受微恩之理。如党同阻道，天威赫赫，岂能容过尔辈耶？”野鬼齐声曰：“仙真所言，吾当领受！愿各守规矩，不入灵宅之党焉。”清虚曰：“果尔，吾奏上天，必有奖赏。切毋面从阴背，以忠言而逆耳也！”野鬼诺之。

清虚真人乘云而返，半空回顾，见得野鬼中突起浊烟，东横西直，歪斜不整，未知何兆。于是袖内一课。课已而叹曰：“三万六千野鬼，终得灵宅刁弄，背吾所说！异日万鬼阵内，概被仙宝追散，灵魂化化生生，分为三千六百旁门，以坏正轨。可知天地自有此正道，必有无数邪道以乱之。诚哉，正道之难阐也！”清虚叹罢，抚膺太息而去。

三万六千野鬼，得清虚数语，仍然四散。灵宅子候之三日，不见动静，默会片刻，知为清虚真人云游道此，告诫一番，所以止而不至。灵宅无奈，又到两山游玩。复遇野鬼，而询曰：“尔何爽约不前？”野鬼曰：“紫霞为阐正道，吾等往阻，恐

触天怒，故不敢应真人之招。”灵宅子笑曰：“吾知尔等误听清虚谗言，岂知清虚真人，乃紫霞道友，其所卫者紫霞耳。如听彼说，则紫霞安享清闲，尔辈深仇，抛诸深渊矣！清虚为上界仙真，吾亦上界仙子。阻道之罪，若有若无，岂清虚知之，而吾独不知者？尔等休听刁弄，须齐来吾洞，自有复仇妙策以教尔焉！”野鬼听此言语，无异世之是非颠倒，靡不竦人听从，遂同声应曰：“明日准来洞前，听仙真驱使！”灵宅子归。待至次日，果然野鬼陆续齐集。灵宅子日日教以布阵之法，又各与符篆一道，吞入腹内，俾排阵势，步武易于了然。炼约年余，灵宅子见其卷收去取已熟，即于二山之下演之。一时阵中黑雾迷漫，不见天日。复将所吞符内真言一诵，野鬼尽化怪像。其形飘飘威风，势不可近。灵宅子大喜于心，曰：“有此匡扶，可以兴我戎行，以诛三緘矣！”

## 第八十四回 游碧玉是非颠倒 选北海道友重逢

灵宅子得了三万六千野鬼，固喜布阵有人，心理暗思：如再得野仙助之，更为美好！于是祥光驾动。四面云游。他日，云头遥望，一山高耸，清光时起，或隐或现。灵宅子不知是何地界，云车驱动，竟投此山，暗暗坠下云头，呼当方而问曰：“此山何名？”当方曰：“碧玉山也。”灵宅子曰：“山内何仙在此炼道？”当方曰：“尽属三緘仙官门弟。因九头狮精霸占此山，师徒与战大败，自战败后，各散一方。今被紫霞诸真，将彼师徒隔着，尚未团聚，故约集在此，以候三緘焉。”灵宅子曰：“原来如是，吾当一访。”当方退。灵宅暗计：如将碧玉山炼道诸人，刁弄从吾，三緘命必休矣！心喜机缘相凑，缓款来至山顶，早为狐惑见之。

灵宅不慌不忙，假意采取药料，东张西望，若有所寻。狐惑忍不着口儿，上前询曰：“道士何来？来此何事？”灵宅子曰：“在洞无聊，特来此地采取药料，以炼仙丹。”狐惑曰：“尔属左道旁门耶？”灵宅子曰：“尔何所见，而以左道旁门视吾？”狐惑曰：“玉液池头，金丹自有，炼之以离宫之火，久久必成。道士不采于身，而乃区区于草根木皮，采诸山外，知非个中人也，故以左道旁门视之。”灵宅子曰：“闲言休讲，尔师何人？”狐惑曰：“吾师三緘仙官耳。”灵宅子曰：“尔

言三緘，其殆虚无子脱胎尘世，奉紫霞命，以阐大道于人间者乎？”狐惑曰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灵宅子曰：“如此，吾系灵宅真人，尔师未入世时，原与吾为好兄道弟。”狐惑喜曰：“听尔之言，乃吾师叔。吾等未听训诲已数年矣，师叔此来，如情念吾师，曷为侄辈教之？他年有成，感激不浅！”灵宅子曰：“大道无私，代教何辞？特恐尔师异日言吾将道教错，而为子责也，不亦劳而无功乎？”狐惑曰：“吾师气量其大，不似(以)野仙之流，动辄咎人兴事，以害道友者比也。”骂得好！灵宅子闻狐惑一言，打入心坎，几汗颜而不可自问。然思到阴风阵中之辱，又不舍复仇之举，乃乘机言曰：“只要尔师量大，吾师叔暂为尔等代劳一二焉。”狐惑见得灵宅子肯为教授，遂迎入洞，遍告三服、乐道诸人，同来参拜。

灵宅子命坐于旁，问及三緘所授之道。三服等曰：“吾师所传，仅有四语。”灵宅子曰：“四语如何？”三服曰：“虚无圈子圆复圆，不时呼吸入丹田。灵根每得勤勤溉，丹基初立止无前。”灵宅子曰：“尔师所传仅此，胡弗再进一层？”三服曰：“得此传后，师徒分散，至今不见踪迹，故于大道未得进境焉。”灵宅子曰：“尔等欲吾代传，须择一幽深洞宇，自诘朝始传道，以三日为度。尔诸弟子各宜竭乃女力，苦苦习之！”言罢乘云而去。是夜，三服呼齐道兄道妹，在洞议曰：“明日师叔传道，尔等均愿习否？”凤春曰：“旷野深山，游仙甚众。倘非正道，他日何以见师？”三服曰：“试看明日所传若何。正则习之，邪则弃之。习道之人均要如是。其中自有经权，未可执一格以相绳也。”计议停妥，俱各安寝。

次日三服统领男妖女怪候于洞外。候不一刻，灵宅子云车坠下，坐于洞中。三服等朝参已毕，灵宅子曰：“尔诸徒众灵根既固，吾来指尔前进一层。”三服诸人齐齐稽首曰：“师叔

所教，敢不遵之！但不知师叔此来，所教何道？”灵宅子曰：“灵根坚稳，不出虚无圈子。是宜内养神火，济之以坎，玄膺气管，以受精符。”三服曰：“胡为精符？”灵宅子曰：“精符者，以精合神，取水以制人也。精在我家，乃名子精。将此子精急急固济，以为扶助，正一自可念华焉。”三服等受此一教，心服灵宅子善于指点，无不佩服。灵宅子见三緘徒众各皆敬礼，遂渐浸润以左道之术，而三緘之弟子不知也。自此三日一教，往来不怠。三服等欣然学习，群倚灵宅为仙梯。

久之，灵宅呼得诸人，来至虎喷山前，看排野鬼大阵。将阵排妥，恨无统鬼将帅，因以黄旗一面，命三服持之。三服接过黄旗，四面麾动，万鬼齐来听调，个个见三服之面而欣喜言曰：“吾等自与鬼王分别，不知散于何方，孰料今兹，又得重逢，真千万之幸也！”三服忽见野鬼齐集，动了昔日相随之情，不免缱绻流连，形于色外。灵宅知机有可乘，暗暗念动真言，一时野鬼尽化为奇形怪像。三服此际，恐野鬼以形像之异，视己愈轻，遂显前日威风，大啸一声，化作丈八雄躯，青面獠牙，甚是可怕。灵宅子喜曰：“吾布此阵，统领有人矣！”当收阵势，命乐道等先归，独留三服一人，食以灵符。三服误认此符为助道之用，吞而辞别。

刚到三日，传道期临，灵宅来至洞中，传齐诸弟，强将大道讲论一番。然后徐徐向诸子言曰：“吾代三緘传道，终是空劳其力。”三服等齐声询曰：“师叔何以空劳其力耶？”灵宅子曰：“尔师而今坠于四害，大道已失。前日上帝怒紫霞误命其人，贬为野仙，且将三緘打入阴山受罪。尔等犹痴心空望，是自误耳。不如拜吾门墙，弃了三緘者条妄想，待吾着实传尔大道，方可有成。如吾不言，不识要俟何年，尔等始能知也！”三緘诸弟闻得者番言语，有全信不疑者，有将信将疑者，有

疑而不信者，纷纷不一。灵宅子复乘机言曰：“吾言如是，尔如不信，又在碧玉山守之，看尔师尊何日来此。吾将归矣，教止于是矣。倘有信吾言者，将师拜后，再传大道。”言毕飘然竟去。

是时三緘诸弟，彼此是非颠倒，闷闷不语者半日。惟翠华、翠盖稍有识见，向诸道兄曰：“灵宅真人之言，乃虚谬也！”三服曰：“尔何知？”二翠曰：“凡人有恨于人者，其词怒；有求于人者，其词和。灵宅真人提及三緘二字，则言甚亢厉，说到拜门一事，则语极从容。以此观之，必与吾师有隙！善于观人。吾姊妹宁使终身不得其道，断不以彼为师！”三服曰：“女弟中不以灵宅为师，各随其意，尔诸道弟，有愿师事之者乎？”乐道曰：“吾欲暂投门下，看又如何？”狐惑曰：“尔二人背师命而拜师，其心安忍？吾与西山道人等以师教自守，即终身不得其道，亦不怨之！”三服、乐道急于得师，不复多言，驾着风车，竟投灵宅。

翠华、翠盖谓众道友曰：“二人既投灵宅，灵宅询及吾等，三服必以实告。灵宅不乐，定假山法，寻事加害。吾等法力，乌能敌彼？不若另寻他所，以待吾师。”西山道人曰：“尔言甚是，可即离了碧玉，远觅他山以居之。”狐惑曰：“以吾言之，灵宅子必使三服归来，扬言传道之妙，炫耀吾等，务将吾等再三干求，不去，始行加害。此定理也。”弃海曰：“吾等即去，有负二人。且待彼归，同破其迷。若匪石不转，然后他适。如此，可以对三服、乐道同学之情，亦可以对吾师尊于相见之日。”西山道人曰：“弃海道兄所言亦是。”遂各归洞炼道以待。乐道、三服果然循环而至，扬言传道之妙，以干众友从灵宅为师。弃海诸人苦下说词，对彼以三緘为重。二人迷于灵宅，业已甚深，见诸道兄不从其言，震怒归去。翠华曰：“

今可行矣！如再迟缓，灵宅之害至矣！”绝大见识。

于是各驾妖风，遍觅佳水佳山，为修道地。遥遥望见北海关前山水俱佳，催动风车，同坠关下。左右环顾，山似城立，水绕如蛇，真足令人玩赏不置。翠华等以此地面幽雅可爱，欲寻一所在，以为栖止。沿山觅遍，惟桃林内有二石洞，高悬若镜，宽大异常。弃海见而喜曰：“有此二洞，一为男室，一为女室，恰合吾意。然栖身之所已得，谁先入洞一观？”狐惑曰：“吾先入之。”西山道人曰：“狐道兄善于言词，先入甚好。”狐惑遂将妖风驾着，直到山巅，来至洞前。刚欲入矣，桃英突自内出，曰：“尔属何妖，敢窥吾洞？”狐惑曰：“吾是九头狮精，特来擒尔！”桃英闻说，持剑相斗。狐惑力不能支，飞奔下山，告之弃海曰：“吾刚欲入，洞内出一红衣女子，手持双剑，杀法利害，吾难对敌，败下山麓。又看尔等，谁去交锋？”椒花子曰：“吾去擒之。”狐惑曰：“只尔独去，恐破洞内还有妖魔，须去二人接应方好。”金光道姑曰：“吾亦愿往。”二人至，桃英道姑曰：“尔二妖来此胡为？”椒花子曰：“特来擒尔下山，与吾狐惑道兄成其亲眷。”桃英面赤如火，举起双剑，直刺椒花子。金光道姑见椒花败下阵来，从旁杀出。左洞内又一妖女，手持棠花棍，来敌金光。金光道姑舍了桃英，即战棠英。桃英舍了金光，复战椒花子。错杂交战，约有数十余次。椒花子曰：“二位女妖，听吾告尔：而今杀已半日，尔我俱怠。且暂歇息，再战不迟。”二女妖曰：“尔等既是力怯，饶尔歇下片时，整顿精神，又来大战！”

椒花子坐在山边，金光道姑立于其旁，桃英、棠英品立相对。椒花子曰：“战了许久，尚未知尔为何妖，可将高姓大名，实对吾告。”二英同声曰：“尔问吾乎？吾乃北海关前桃英道姑、棠英道姑便是！”椒花子曰：“尔自称为道姑，所习何道？”

”桃英曰：“吾所习者，先天大道耳。”椒花子曰：“尔习先天大道，传自何人？”桃英曰：“吾师乃代天阐道，道号三緘，尔岂未之闻耶？”椒花子闻得三緘二字，忙忙起身，问曰：“如今三緘在于何处？”桃英曰：“自拜门后，师已云游异地，命吾姊妹仍在本洞修真，俟有传诏时，方许追随步履。今向何往，则不知之。”椒花子曰：“如是，尔来与吾拿下宝剑。”桃英曰：“尔属何人？”椒花子曰：“吾乃三緘仙官门徒，道号椒花子。者个是仙宫女弟，道号金光道姑。”二英听言，齐释战器，上前礼毕，迎入洞府，待以酒筵。金光道姑将三服、乐道师投灵宅，以及弃海等另寻栖身事，一一言之。桃花曰：“既属道兄道妹，俱请入洞中，朝夕聚处炼修，以待师招可也。”椒花子遂辞下山，详言所以。弃海等不胜欣喜，同如是洞。二英重整筵席，款待诸人。酒宴罢时，将洞分为左右，男女异处，共习大道于兹。

却说三服、乐道归见灵宅，灵宅询曰：“尔道兄妹等，愿从吾乎？”三服曰：“诸道友以师为旁门左道，不乐从也。”灵宅子曰：“如此，待师明日统率野鬼，布阵擒之！”

## 第八十五回 化儿童赤松试道 登仙座道祖谈功

灵宅闻言，勃然大怒曰：“吾道何者不及三緘？况三緘坠入凡胎之子，吾乃仙居上界。意欲将尔辈裁成道器，无非念其学道心诚。殊两次三番，传彼共立门下，反鄙吾道浅，弗足为师。是视吾上界之仙，不及三緘也。吾今誓不容彼，必到碧玉，排阵以擒之！”遂命三服、乐道为前导，自率野鬼，祥光驾着，竟向碧玉山而投。及到碧玉地方，将阵排就，又嘱三服曰：“尔可再去，谕以好言。如其顺情归吾则罢，如其傲令如故，休怪吾之不仁！”三服度上峰头，极目寂然，不见有人行动。忙于各洞寻觅，踪迹全无。遂下山来，禀之灵宅曰：“诸位道友已四散矣。”灵宅子尚未深信，自上山顶，四面周视，果无形影，乃向三服、乐道曰：“诸妖散去，必有其方。慢慢访之，俟访得时，再为计议。”言已，各驾风车，仍回虎喷山中，日教三服二人以排阵之法。

一日，灵宅不在洞府，三服问诸野鬼曰：“自吾去后，尔等何处栖身？”野鬼曰：“自与鬼王分散，行贪尘六怪收为内用。孰意历时无几，六怪旋败于心明老道。吾等拥风而遁，被普光衲子一麈挥之，几乎尘世投生。忽然空际旋风一阵，又将吾等招待，落于虎喷山下。依归无所，已历多年。兹荷灵宅真人施下宏恩，教以阵法，何期又与鬼王相逢！吾等而今如蛇有

头，可以行矣。”三服曰：“扰害村人之事，自此毋贪。待吾得闲，传尔辈以大道。”野鬼闻而喜曰：“鬼王有此提携，吾等心愿已足！”闲谈半日，灵宅子云游归来。常常抱恨三缄，在乎心中，但恨一时不能得遇。遇必置诸死地，而心始遂焉。所以朝日天半云游，暗访三缄，云游地面。

岂知三缄自古佛寺出庄游玩，劝转金老，师徒向往前行，所历往途不下数千里，所越市镇不下数百处。他日来在百柳村头，正值暮春天气。师徒此际已劳顿不堪，三缄曰：“前面老柳之中，谅可蔽载阳之日。暂且入息片刻，再行不迟。”狐疑曰：“师其劳不堪任耶？”三缄曰：“自云游已来，无时止息。即得刹观，稍停步履，总未将大道练习深深，心虽歉然，无如外功未满，纵极况瘁，又何辞乎。”谈论至斯，已到柳下。赤松子见三缄师徒同来老柳息肩，思欲一试其道，云头按落，扭身化为孩子，以树根为枕，卧于柳阴。师徒来至其间，一同坐定。三缄目视孩子熟卧，乃怜之曰：“谁家儿童，卧于此地？倘蚊虫入耳，为害不小！”因时以手与彼拂之。然手拂儿童，心在大道，不知不觉，将指明掐了一下。孩子忽然痛哭，破骂不休。三缄曰：“吾见尔卧于树根，恐有蚊虫误入耳内，为尔拂着。不意指下重了，小哥还宜海涵。”

孩子听得此言，将手擦目，擦之许久，睁目一视而笑曰：“尔道士耶？吾奉祖命，往雪平山请道士来家，与吾祖伏鬼，奈道士远出，未克迎来。今正有缘，相逢萍水，不如请尔到吾家去，代驱鬼魅焉。”三缄曰：“尔祖所遇何鬼？”孩子曰：“心鬼耳。”三缄曰：“胡为心鬼？”孩子曰：“心鬼甚于阴鬼。阴鬼只知害人头痛眼花，收伏尚易，惟此心鬼，最难驱遣。时而欲富，富若不得，则怀奸使诈，求垄断而登之；时而欲贵，贵若不得，则面谀容悦，入权门而媚之。更有甚焉，欲色则签

墙钻穴，寡廉鲜耻不顾也；欲酒则豪吞渴饮，失仪丧德不惜也；欲气则横眉怒目，詈父骂母不畏也。吾祖生平所最恨者，此心鬼。言及心鬼，无人不有。要身驱之，不可假手于人。而心鬼偏住于吾祖腹中。素闻雪平山有一道士，善能制伏，祖故命吾往迎。殊奉命而来，空身而返，大失所望。不料在此，又遇道长，何幸如之！”

三缄曰：“雪平道士收此心鬼，所用何物耶？”孩子曰：“左提华盖，右执慧剑。欲除心鬼，非此二宝，不能收之。”三缄曰：“心鬼有几？”孩子曰：“彼言心鬼只一，而傍此心鬼而作弄者，则有三。”二缄曰：“尔祖父必欲收此心鬼者何为？”孩子曰：“吾祖欲修昆仑宝地。然此宝地，原要清空。有是心鬼牵缠，何能俾昆仑之地，清净无扰，空灵无欲乎？”三缄曰：“尔祖欲去心鬼，以修昆仑，是昆仑在中，而不在上下也。”孩子曰：“若昆仑于上，惟不死者修之，玄中妙道，尽于此矣。”三缄曰：“据尔所言，尔祖其炼先天大道者。吾等正宜参访，以求大道之精。”孩子曰：“尔即见之，吾祖恐不乐见也。”三缄讶曰：“如何？”孩子曰：“吾祖最厌道士耳。”三缄曰：“尔祖既乐大道，何又厌学道人耶？”孩子曰：“道名先天，其名美矣，其道高矣。深造有得，可证仙品。祖故甚喜于心。今之学道者，或以聪明自恃，巧于作弄，而旁门出焉，左道亦因乎旁中之旁，而由此起焉。致令炼道人儿，厌常喜新，学至半途，而易辙改弦，习于旁左之门者日益众，活将先天大道，弄得颠颠倒倒。吾祖是以厌之。”真是可厌。三缄曰：“听小哥言，进吾大道多矣！”孩子不复与〔言〕。立起身来，略拂衣尘，傍柳而隐。三缄以为柳之神也，不知乃赤松所化，特以试己之道者。自得孩子一番言语，参悟大道，愈见精明。于是展转流连，不忍舍柳而他游。狐疑曰：“夕阳将

坠，师不急寻宿所，恐不免晚途奔走之劳。”三缄曰：“尔向前面，速为访之！”狐疑去，三缄师弟缓步在途。未几，狐疑回，禀曰：“历此不远，有一古刹焉。”三缄曰：“内有僧道乎？”狐疑曰：“只一老衲耳。”三缄喜，遂率诸弟，向古刹以趋奔。

维时赤松子乘云天半，得遇紫霞而言曰：“尔弟子三缄，道已得半。吾化身往试，知其可成者，即在指顾之间。”紫霞曰：“全赖众真等指点频频。吾望速成，以好覆命。”紫霞言毕，突见复礼子乘云至，止曰：“吾师急归，道祖有文来洞！”紫霞闻说，即约赤松子入洞闲谈。拍肩而行，不时已到。二真入捧视飞文，内言明日诸仙同聚八卦台，有言吩咐。将文视已，共饮黄梁。俄而洞前起了一阵阴风，愈吹愈厉。紫霞曰：“此正暖和天气，春风原不鸣条。是风狂厉如斯，所主何兆？”赤松子曰：“吾与尔且出一观。”紫霞然其言，当即停杯，挽手出视，遥见西面黑雾腾空。紫霞曰：“春有东风，其风起自西者，必妖属也。”忙忙入洞，凝神而默会之。苏来，顾谓赤松子曰：“灵宅子在虎喷山下，操炼万鬼阵势，以害三缄。兼之三服、乐道被伊迷弄，参拜为师，食了背道灵符。尔我他时，不免又战于此阵。明日拜见道祖，宜将是言禀之。”赤松子曰：“灵宅子数次阻道，道祖不即除之者，待彼知悟也。殊彼累为诸真所败，其心不服，今复炼兹大阵，以待三缄，真打入阴山，尚不足以蔽其辜者！”言毕，二真太息不已。无何饮罢，赤松子辞归洞府。

次日，八境宫高竖聚仙旗，飘飘荡荡。诸真等或乘龙凤，或跨鸾鹤，纷至沓来。一时同集台前，侍立左右。宫内金钟三击，玉鼓频催，道祖登台。诸真人参拜以还，如前侍立。道祖顾盼良久，乃向紫霞而询曰：“大道不明于天下，直使旁门左

道，炫世称长，俾世人误入其中，所行多索隐之事。无怪背父忘母，忤逆遍乎寰区。王母伤之，旨请上天，嘱吾遣一门徒，托生尘世，阐明大道。吾前饬尔选得虚无子入胎临凡，迄至于今，未见覆旨，徒令绣云仙阁寂然空立。尔胡奉命不以复命为期？”紫霞真人俯地奏曰：“弟子自奉师命，所遣虚无子临凡脱化，以阐大道，始而迷于名利，弟子力加磨炼，牧羊化外，已历数年。及脱难归来，事亲为乐，庭帙株守，复遣之四表云游，广积外功，而今又越数载。至弟子所传大道，虚无子略已心得，指顾可望其成。但所收门徒，现有五十余人，功仅进乎一二步，祈师稍为宽限。道阐明时，自先于师前奏之，然后带领三緘入绣云阁中，以收入道能成之士。”道祖曰：“此事原非易易。然三緘功已至斯，宜急成全，命覆王母。尔诸真等，俱当三緘是护，以成此道焉！”诸真人一口同声，应诺如响。

紫霞又复奏曰：“吾真人中，护者颇众，独有灵宅子累阻阐道之路，欲置三緘于死地。前奏吾师，师曾斥之，以后不得暗起毒念，如复傲命，罚为野仙。昨蒙赤松真人见三緘云游，化一儿童以试道之深浅，祥光拨转，来于天际，得晤弟子。弟子邀入洞内，身刚坐定，忽听风声怒号。出而视之，西角黑雾迷漫，阴风震动。凝神默会，方知灵宅子拥得野鬼三万六千，兼以背道灵符，迷弄三服、乐道，统率野鬼，炼成大阵，欲毙三緘。岂不以大道将成，而又中止乎？伏望吾师止灵宅此时，以免道中人又犯一番杀戒。”道祖曰：“灵宅子既炼万鬼大阵，或为三緘助道之用，亦未可知。此时师即咎之，彼假以为护道计，纵欲加以大罚，又何能耶？待至他时，果然用以阻道，师将太极图付尔，立化彼躯为乌有。”言罢，道祖入宫，诸真人亦同归洞。

紫霞与赤松子刚出八境宫外，遥见灵宅怒目独立。紫霞等

心恨平日所为，不与交谈，忿气而行。灵宅走上前来，以手拉定，大声言曰：“紫霞野道，乌得无故妄奏师前！”紫霞曰：“吾所妄奏者何？”灵宅子曰：“吾在虎喷山，得遇野鬼无依，统率在兹，为传道计。尔胡以阵炼万鬼、欲诛三緘之言奏吾？”紫霞曰：“尔毋饰言，掩一时耳目。如尔从未阻道，吾不尔怪。单指尔阵设阴风，安对吾师阐道雅意？者且不为尔责，尔又何得将三緘弟子三服、乐道，服以符篆，迷彼心性，为万鬼大阵之统？”即灵宅子曰：“三服、乐道，自言与师分散，道无所传，不过暂投吾门，求指进境。吾以一片真衷护道，尽为尔掩，反奏吾以不情。吾初不欲害三緘，而今势逼处此，俟将鬼阵练熟，不惟诛三緘性命，亦且暂不尔容！”紫霞曰：“待尔阵成时，吾亦要来试之！”灵宅释手，曰：“尔好好打点吓，老仙去矣！”紫霞谓赤松子曰：“灵宅子真反道败德人也！今非道祖谈论三緘之功，先为奏闻，异日万鬼阵内，恐无以制彼！”言已，与赤松子分手而散。祥光起处，各回洞中。

## 第八十六回

### 九头怪出户班师 八境宫假言传道

灵宅子欲设阵以诛三緘，按下不题。紫霞真人见得灵宅者番气象，知三緘师徒于途中必受其害。故回洞府，忙呼正心子、复礼子、虚灵子、灵昧子、诚意子，曰：“访三緘所至之方，与所居之刹。如或遇害，即速报之！”数子领命，陆续查访，无有参漏。

三緘自得赤松点化，大道颇有进益，时时感激于柳神，因谓诸弟子曰：“今日孩子所说，无一非道。吾得听此数言，不啻师承十日教也！”狐疑曰：“师以为柳神所化，弟子以为天上金仙，化作小孩而为吾师导以进境耳。”三緘曰：“此事吾尚猜疑未定。”师徒谈谈论论，古刹已到。举首仰视，山门额上大书金字曰：“八境宫”。三緘暗思，八境宫中，乃传道之祖也。于是疾趋而入，与寺僧市以香炬，拜舞座前，无非望道祖匡扶，俾大道早成之意。拜已，又为老僧言曰：“吾师徒在刹暂居数日，凡一切饮食费用，概行自备，奔走不烦老僧。”僧曰：“古刹名山，原为僧道所住。道长居此，四方八面门户俱可开之，惟东厢一室，久为山邻锁去，不可开焉。”三緘曰：“其中有宝物乎？”老僧曰：“谁肯将宝藏于古刹？”三緘曰：“如是，其不可开者何也？”老僧附三緘之耳，低声言曰：“有怪。”三緘点额不语。

狐疑已窃听之，是夜更深，暗至门前，向内偷观。杳无所有，惟空空一室，宽敞可爱而已。狐疑以闭塞此门，为山邻之误，刚欲归寝，忽闻室内一声响亮，如千钧石坠。狐疑惊觉，仍窥门隙，见有二光闪烁，恍似灯球照耀室中。久之，二光渐小而隐。隐约片刻，倏又照如白昼，旋复转为黑夜。离奇变幻，状不可名。狐疑视已多时，不觉将门震动，室中白气一股，直投门隙，如风触物，吻吻有声。狐疑不能阻之，竟穿门隙而出。自白气出室，绝无所见。狐疑亦慵于窥伺，退归寝所，以炼道功。

却说此室之内，有一九头烈马，修成人体，常在八境宫殿现形，惊物左右。山邻聘请巫师，时为和解。恐人误触此怪，将室紧闭。三緘师弟在八境炼道，怪已知得，恨不能吞之。历此廿里许，有一搏龙潭，内一巨螺，炼道千年，亦能化作人形，常与潭中婆龙相善。二怪道法高妙，九头烈马频相往来。故见三緘师徒炼道于此，烈马喜甚，飞身来潭，向巨螺、婆龙言及此事。巨螺曰：“彼炼彼道，吾修吾身，同为造道之人，何容自相残贼？”九头烈马曰：“吾等修道，历尽辛苦，以時計之，千余载矣，尚不能脱兹兽壳。今幸机缘相凑，不如将彼吞噬，以补吾等身躯。或易于成，未可知也。”巨螺曰：“尔所言炼道八境宫者，其人何名？”九头烈马曰：“但见师徒约有十数，其名其姓，则不知之。”巨螺曰：“尔归探听，如系寻常道士，或可作厉；若属三緘仙子，乃奉命阐道，随身法宝甚多，且其所收门人，半皆精怪，尔我有何法术，敢欺侮耶？”九头烈马曰：“如此，待吾回宫访之。”即时辞别，归隐室内。庸心静听，业已二三日，无有呼及何姓何名者。烈马访之不得，将身化一老叟，假意入宫焚香，言話老僧。老僧曰：“彼师弟才入宫日，吾问名姓，彼告以什么‘三緘’。”烈马闻之，飞奔来

潭，向巨螺曰：“果是三緘耳。”巨螺曰：“既是三緘，尔宜蹈矩循规，切毋事生意外。”婆龙曰：“巨螺兄何畏三緘如是之甚？”巨螺曰：“三緘奉上天命，为道祖所遣，一止一行，皆有仙真护持。噬之弗得，反自寻死路也，乌得不畏！”婆龙曰：“尔畏三緘，吾不畏之！”九头烈马曰：“如婆龙不畏，吾等今夜乘其不备噬之，可乎？”婆龙曰：“可。”二怪商议停妥，于傍晚时，驾动妖风，将欲行矣。巨螺又止之曰：“是三緘也，不惟命奉上天，尔等噬之，必遭天谴，而且随身法宝亦复多多。吾不忍尔二人修道有年，一但丧失。如其不听吾语，为彼宝物伤却，那时追悔，嗟何及乎？”婆龙不以为然，与九头烈马，驱风竟去。

鼉更三转，三緘师弟俱各安寝。二怪乘隙入刹，密布黑气。三緘知有妖魔窥探，暗将飞龙瓶抛之。此瓶遍体火生，光芒四射。二怪骇，急速退出。谁知此瓶不舍，竟追出刹外。二怪妖风驾起，腾于空际，瓶亦由空际而逐焉。二怪回首视时，此瓶化为火龙，张牙舞爪。婆龙、烈马势不可支，刚欲飞奔入潭，早被飞龙一爪抓定婆龙，一爪抓定烈马。二怪急不能脱，忙化为细小坚石，龙爪抓之不着，方得逃入潭中。所恨遍体负伤，羞见巨螺，暗暗养好伤痕，深恨三緘入骨。于是商议去到三奇灵关，搬动三位游神。此三游神原在气海中修成，第一乃马精，第二乃猿精，第三乃毒虎精也，道法甚大，无可与敌。烈马来此，哀求相助，以复仇恨。游神询曰：“尔欲复者何人之仇？”烈马曰：“三緘耳。”游神曰：“是奉阐道之命者乎？”烈马曰：“然。”游神曰：“此人仙宝甚多，不可以力战，只可以智取。尔归静候，看彼路向何地，仍于前面投八境宫以迷之。如彼入宫时，将一概仙宝与伊收却，然后噬之不难矣！”烈马得命，潜回八境宫内，静候三緘。

三緘师徒自到八境古刹，已住十余日。一日辞别老僧，又奔前途。来到玉房山下，倏然天地昏黑，微风拂处，香气逼人。刚转山丫，瞥见无数道士，络绎不绝。三緘异，立视路侧。前道士陆续已过，后之道士跨鹤者飞鸣天半，骑虎者一啸生风。二队过余，三队中数十道姑，容颜绝妙，各持麈尾，纷纷而来。三緘曰：“是道士也，不知去何地面，如此其多？”旁一道士曰：“八境宫中，道祖示期，今夜讲道，故诸真同至以候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凡人可容去乎？”道士曰：“杂于吾等队内，虽不能进道祖宝座，亦可以听其讲论焉。”三緘闻之，欲睹道祖容颜，遂随道士等步步前进。行约数里，遥见宫殿高耸，诸道士争先恐后，竟向此地而投。三緘师徒犹恐趋奔不及，忙忙迫迫，兼程而行。转眼间已到宫外，千寻石级，次第登之。石级登余，俯视其下，不啻万丈深。视其上，星光月影，若见眉梢。由兹度入重门，其门高大异常，上悬三大金字，较诸他日所住之八境宫，模样更广数围。

入了首门，来到二重厅外，立一老道，高声言曰：“凡我道中人，谅将所炼法宝，随身带至，可并拿出，交与收宝道士。俟见道祖后，退出殿庭，一一给还。”言犹未已，但见各取宝物，交与老道。老道书名收之。三緘亦将飞龙瓶、隐身旌取出。此举太大意了。狐疑上前阻之，曰：“师毋造次。想吾师徒四境云游，皆赖此宝，岂可轻失？况弟子观诸道士行动举止，似非仙侣，恐为山精所化，以迷弄师徒者。不若各行他所，以避妖魔。狐疑尚有识见。他日师道成时，再见道祖未晚。”云牙道人与绣雾道人曰：“此缘难遇，即是妖属，吾等亦妖也，有何惧乎？”狐疑曰：“吾等虽是妖成，不畏于彼，但入此地，宝物尽行交付，设或变生不测，将何御之？”虑得甚是。三緘曰：“尔真多疑！道祖讲道，岂易得耶？”遂不听其言，当将

数宝交与老道。老道呼名收讫，传入上重门内。绣雾、云牙等尽随师入，惟狐疑一人在外候之，毕竟他乖巧些。以观其变。

三緘入，向上望去，尚有数重，一派灯光，有如星点。待诸道士俱已进此，只听炮震如雷，两厢音乐，奏来真是幽雅。音乐奏毕，内侍传宣曰：“男女诸真，齐入内宫，道祖将登殿矣！”三緘师弟随诸道士又入，上重门屏闪开，仙乐齐鸣，两旁道士鹤立以待。金钟三响，道祖登殿。三緘仰视，上坐者乃青面獠牙、豹眼虎头，甚是可怕，心窃惊曰：“道祖原属白须白发，道服道冠，如彼凶恶形容，有类鬼判，吾等今夜其遇妖乎？”刚欲与诸弟子言，忽然堂上大声呼曰：“可将三緘与吾拿下！”一时众道士变易形像，概系妖魔，齐将师徒束其两手，拥至堂上。上坐者曰：“尔乃三緘耶？尔特奉命阐道，仙宝随身，水怪山精，为尔所丧者不少，吾等久欲复此仇恨，奈机缘未就，一时不能下手。兹落虎口，尔宝安在？尔既无宝，吾必丧尔躯矣！尔亦有今日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吾奉命阐道，实属上界差之，仙宝亦上界赐之。吾命即休，非愆于阐道，乃丧尔山精野怪之手。灵返天府，可以对道祖，可以对上皇，视死如归，何畏之有？”上坐者拍案大怒，曰：“毋庸与尔言！小妖等，速将三緘孽畜，献上案来，待吾饱餐，以遂吾念！”小妖如命。

上坐者甫欲举口，门内突出三大汉子，吼谓之曰：“不可一时因尔夙怨，即伤阐道之士！可监师徒于宫内，待吾等商议停妥，然后噬之。”上坐者听言，不敢回语。三大汉子遂命案下小妖，将三緘师徒速行束捆，监于此地，遵守毋疏。小妖闻之，一抢而前，各于师徒所束之绳，复束一遍。束已，上坐者退入，三大汉子亦入。三緘师弟受捆在此，时有呻吟不绝声。三緘闻之不忍，无奈地极昏黑，弗见天日，不知弟子等落在何方。俟至天明视之，师徒俱被束捆在于深壑，左右所卧者，皆

山豚野豕类也。暗思：是地荒凉已极，谁能到此，救出幽囚？

岂知狐疑听得殿中传拿三緘一声，当即乘风远逃，以思救回三緘之计。其时正心子、诚意子继续查考三緘师弟所居地面，却又不见去向何之。二子按下云头，坐于松阴，正当狐疑救师心切，东驱西奔，窜到此地。见得老松下坐有二人，狐疑知是仙真，急上前来，揖而言曰：“二仙真来此胡为？”正心子曰：“闲游玩景耳。尔为谁？忙碌若斯，所为何事？”狐疑曰：“吾之道号狐疑。师徒游至玉房山，得遇山妖，假设八境宫讲论大道，暗起黑雾，迷了前途。吾师三緘，欲见道祖阐道心急，误入其中。仙宝诸般，尽被山妖所盗，然后将吾师弟一概擒之。幸吾之觉得先，见吾师被擒时，驾动风车，逃奔于此。而今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未识如何始将吾师救出！”正心子曰：“既是尔师三緘误入妖穴，吾等前去，代尔救之。”狐疑闻言不胜欣喜，遂导二子，至三緘被擒之所而来。

## 第八十七回

### 擒九头紫霞请宝 破万顷降虚来临

不知不觉，已到玉房山下。正心子谓复礼子曰：“素闻是地有一九头烈马，三緘之被擒者，必此怪也。吾等到斯，不可造次，须腾高四望，看者怪穴在于何处，三緘师弟困于何所，然后救之。”复礼子曰：“兄言不差。”于是二人道云直上，往下一视，遥见三緘师弟困于野壑之中，东倒西歪，呻吟不绝。正心子谓复礼子曰：“三緘任(在)肩阐道，受了无限冤苦，可见阐道一事，洵非易易也。”复礼子曰：“以大道为肩，要心心在道，丝毫不走，道自易阐，亦不难成。无知三緘以仙子根茎，一入凡尘，始而富贵是贪，则万怪千妖，已寓于名利心内；继而欲得妻室，淫欲是抱，则千磨万难，已寓于贪淫念中；终而清净为高，不以阐道是务，则诸般苦厄，又难脱于不务阐道之衷矣。有此数误，无惑乎山精侮之，水怪侮之，禽怪、兽怪、花草木怪侮之。不知者以怪由外入，其知者乃谓怪自心生。一怪生心，则万怪生心，生生不已，故无地非怪；皆自取耳，夫复何尤？”正心子曰：“怪何由是而乎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前此起于心者，今必全而受之。受尽而怪始灭焉，未可以是止也。”可见习道者一切妄念不可起也。正心子曰：“以緘之所贪，推诸三緘之相遇，何以譬之使肖也？”复礼子曰：“譬诸世人贪求名利，以及不孝不弟，其初怀奸使诈，巧于得者，转眼即

为穷鬼所缠，无食无衣。此其所遇，虽非山妖、水怪，殆更厉于山妖、水怪焉。至造不孝不弟之条，天必使之终遇逆子之怪、暴弟之怪，又何异三緘之所遭乎？所以学道者贪心不可妄起，人世贪心亦不可滥生，面面俱到。彼此原无二也。”正心子曰：“三緘遇妖遇怪，救之尚有吾等，世人遇及穷鬼与逆子、暴弟者，何人救耶？”复礼子曰：“稍知改者，天亦救之解之也。”只此一段言词，已将怪由心生，讲得明明朗朗。世之欲除外怪者，可不先除心怪乎？正心子曰：“三緘之前事，不可究矣，吾与尔忍听其呻吟不绝矣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吾等前去，释其所属，看彼九头老怪若何作为？”正心子曰：“如果，事不可缓，速去释之！”

二人按下云车，刚释其捆，早被小妖见得，报知九头怪。九头怪手提通天铁铲，飞身而至，直向正心子头上打来。正心子着了一惊，忙挡以护仙双剑。复礼子在侧，暗举撑天如意。正心子甫举双剑，以诛此怪，不意化作黑风而逃。复礼子笑曰：“九头怪自恃法力，以欺三緘，如此观之，真狗彘不若耳！”言已，又将绳索慢慢解释。九头怪逃入洞中，报知游神。游神各执宝器，飞奔壑内，大声吼曰：“何处野道，敢释三緘之捆耶？”正心子曰：“吾乃上界仙子，特来救护阐道之人。尔有何能，敢束三緘，以阻大道？”三游神曰：“尔动辄以天仙自恃，谅尔有些道法。如能胜得吾等，吾等恭恭敬敬将三緘师弟与尔送出；如不能胜，尔又如何？”正心子曰：“如吾不能胜时，断不再护三緘也。”游神曰：“尔奈大口，请来一战！”二子不复语，一举护仙宝剑，一举撑天如意，双双上前。三游神亦各提铁棍，力与二子战于云端。酣战多时，胜负莫决。

三游神曰：“与尔力战，一来一往，未决胜负，可知彼此道法，不分上下也。待吾使一法宝，尔二人能镇得着身儿，方

算为第一仙子！”正心子曰：“尔有何宝，只管使来！”三游神不慌不忙，将口张开，向二子吹之。始觉微风触面，渐觉风如水冷，久则愈吹愈厉。霎时之间，竟将二人吹得身无着落，簸弄空际，或时头上而足下，或时足上而头下。二子心中恍惚，几不自持。复礼子曰：“此风利害，宜各运元功以镇之。”运甫数周，其风渐停，而二人立足于地矣。极目四顾，不知是地何名。访诸村人，村人以“尾闾”对。正心子曰：“此去玉房山，路有几许？”村人曰：“由三关而约计之，其遥不啻千里。”复礼子闻说，谓正心子曰：“吾二人难伏此怪，不知回洞禀之师尊。”遂上云车，腾空而返。

紫霞正在洞内静坐养神，见二人仓皇皇，自外驰入，心恐三缄弟子已坠万鬼阵，忙收神下座，问及二子曰：“吾命尔保护三缄，而今究在何方，可有他难否？”正心子禀曰：“而今三缄师弟遇了九头烈马，困于玉房山下。”言犹未已，紫霞曰：“尔等未之救耶？”正心子曰：“吾二人正释其捆，先来烈马，与吾等斗之。鏖战未几，弗识此怪口气何如是之大，张口一吹，将吾二人吹至半空，颠倒不能自主。”此霞惊曰：“尔等何不运动元功乎？”正心子曰：“若非运动无功，不知吹在何所！”紫霞曰：“是怪利害如斯，待吾一往！”复礼子曰：“师宜速去，否则三缄师弟必为此怪吞之！”紫霞即持宝物，命正心子前导，乘云而来。

到了玉房山前，正心子以手指曰：“野壑中即是三缄受困所在。”紫霞云头按下，直坠壑内，见得三缄师弟呻吟不绝，一时怒从心起，厉声吼曰：“何处妖魔敢将吾徒束捆于此！如其速释，免戮尔身；倘再命梗上仙，死在顷刻！”小妖飞奔入洞，禀之三位游神。游神持棍遂同张口，向紫霞厉吹。紫霞几为此气掀翻，幸默运元功，三怪吹之不动。紫霞暗暗将所背葫

芦取下，抛向空中，吐出千条金光，直射三怪。三怪物为光炫，仰口吹之，其光吹在半天，不复向下矣。紫霞窃思：此怪之气，何厉如是？是非清虚真人琼瑶玉扇扇之，其气不能止也。于是将战暂停，退出山外，命正心子去清虚洞里，请清虚真人随带宝扇来兹，擒此厉怪。又命复礼子去凌虚、碧虚洞中，速请二真人前来助战。二子领命，乘云竟去。

去不多时，清虚、凌虚、碧虚三真齐至，询紫霞曰：“道兄呼唤吾等，有何计议？”紫霞曰：“三贼游至玉房山，为九头野怪困于深壑。吾弟子往救，已被数怪吐气败归。吾去战之，果见三怪张口吐气，其气甚烈。非吾元功暗运，几为所败！吾思此气非清虚兄之琼瑶玉扇，胜之不能，故请来兹，助吾一阵。然是怪同类，其数有四，若欲取胜，必各战一怪。因又请凌虚、碧虚同来助吾。不然，独力难支，不惟此怪不能擒，反为怪物胜之，必然见笑于天仙也。”言毕，云车各驾，竟投玉房山。按下云头，坠于野壑。小妖飞报九头怪。九头怪复偕三游神出洞接战。清虚举目一望，四怪形容备极狰狞，甚为可怕。紫霞冲至前面，直战九头怪，清虚、凌虚、碧虚各战一游神。游神依然张口吹气，三真自觉厉而难近。清虚忙扇以宝扇，其气为扇风所逼，败下阵去，一声大吼，现出了无涯阔海，银涛万顷，波浪滔天。紫霞诸真，欲将云车播海外，谁知是海变幻莫测，云车播东，则海盛乎东，云车播西，则海盛乎西，播北播南，均不出乎此海。清虚曰：“是怪道法高妙，语不虚传！”紫霞曰：“吾等且运内功，以免坠于海水。”三真诺。刚将神气运足，俯视海有涯涘，久则渐渐缩小焉。紫霞收了阵势，出山数里，与凌虚等商曰：“此妖非山精水怪者此，如何能伏，此救三贼？”

正商议间，忽听云里有一仙子拍掌歌曰：“仙真道妙〔妙〕

难言，炼炼修修数万年。气海养成波万顷，显来道法大无边。

”紫霞闻歌，喜而叹曰：“此怪收之有人矣！”不一时，降虚真人按下云头，来会诸真，曰：“道兄等其云游至此欤？抑有所为而来欤？”紫霞曰：“因吾弟子三緘为九头妖所困，吾约清虚等同来收伏。奈彼道法高妙，不能擒之。”降虚曰：“彼于临阵时所用何宝？”紫霞曰：“始而张口吐气，继现一大海，无边无岸。吾等云车播动，总不出乎海中。不知是妖为何有此法力？”降虚曰：“待吾前去一战，以见彼之变化如何。”道同诸真来到玉房山下，大叫：“该死山妖，快送三緘师弟出山，方饶尔命！”叫声未已，四妖齐出。降虚与战片时，果见三妖仰首吐气，清虚以扇扇去。三妖复现大海。降虚取出吞妖宝镜，向海一照。此海现于镜内，上下银涛不分。三游神神迷于镜，欲欲乘风远遁，亦不出乎此镜焉。诸真人同立镜前，见镜内所现原形，乃一马一猿一虎也。紫霞遂取情真带将马精拴着，凌虚取挽心带将猿精拴着，碧虚取弱丝带将虎精拴着，清虚取伏魔带烈马拴着。一一擒后，降虚收镜。九头怪及三游神自觉受制于诸仙，低头不语。紫霞曰：“尔属兽精，宜守本分，何得敢与天仙争斗！而今已被擒下，有何说乎？”言已，即命正心子去到深壑、将三緘师弟释之。

正心子忙入壑内，解释师弟之困。谁知捆已解释，不能行动。紫霞复予仙丹数十粒，师徒吞后，精神始复，步履如常。三緘曰：“吾捆释矣，吾宝安在？”正心子曰：“尔宝失于何地？”三緘曰：“前入八镜宫时，已为妖物所盗。”正心子遂导三緘师徒来见紫霞，言及失宝之事。紫霞乃问四妖曰：“三緘仙宝，藏在何处？”四妖不答。紫霞曰：“尔如不言，吾将宝镜取来一照，管叫尔性命难全！”九头怪曰：“三緘宝器，尚藏后洞。祈释吾捆，吾去取焉。”紫霞曰：“尔欲逃乎？”

降虚曰：“吾押披去，取出仙宝。倘有奸诈心肠，吾仍以镜照之，好诛彼命！”紫霞曰：“如得真人押去取宝，妖不能逃矣！”降虚于是竟押九头怪去，取宝而归。

## 第八十八回 白兔庄农人说怪 西村地老丈谈妖

降虚真人与清虚、凌虚、碧虚诸真，同将四妖带至紫霞洞府。紫霞谓降虚曰：“今将四妖收伏，若何区处？吾欲以五盏掌诀击成粉碎，除厥后患，如何？”降虚曰：“四妖尚有所用。不如俾彼师事三缄，他日万鬼阵中，亦可为破阵之一助。”紫霞曰：“如真人言，美则美矣。但不知四妖心内，肯服三缄否也？真人且为劝之。”降虚曰：“如是，诸兄请坐片时，待吾去劝四妖，看彼若何回答。”降虚出，见四妖而询之曰：“尔今为吾擒获，欲生乎，抑欲死乎？”四妖曰：“生死何说？”降虚曰：“欲死耶，吾遣雷火击尔；欲生耶，须拜三缄为师，帮助阐道。道阐明日，不少尔等仙真，胜尔在兹，徒以妖法骇人多矣！”四妖曰：“承仙长施恩，宥吾不死。吾亦知长为妖属，难脱兽皮，愿助三缄阐明大道，以成正果。然三缄仙官被吾难为如(者)斯，恐不肯录收吾辈。”降虚曰：“仙官三缄量大能容，小似小人之见。趁彼尚在玉房山下，尔等随吾前去，拜在门前可也！”四妖欣然。

降虚见得四妖已服三缄，与紫霞言之。紫霞遂命正心子飞身来到山下，将三缄师弟呼转，坐于路侧。少顷，诸真同至。三缄参拜毕，紫霞谓之曰：“此四妖为吾等降伏，自知误入兽道，难脱皮毛，而今愿拜尔门。尔其收之，以为驱使。”三缄

曰：“彼既难为弟子，恐于已收后变生意外，又将如何？”降虚真人曰：“谅彼不敢有是想矣。”三缄曰：“既承师荐，弟子有何说辞？”降虚曰：“四妖前来，仙官三缄已录收尔等。今归门下，须知师宜敬重，不可因师教训而为命是傲焉！要思尔辈修炼辛苦，始能化作人形；兹幸有缘，得遇(幼)三缄阐此大道。又兼三缄仙官传尔先天，勤苦飞之，其成道也，较诸人类为至易耳。吾今谕尔，尔宜谨遵！”四妖闻降虚言，环拜三缄门下。降虚谓三缄曰：“四妖既拜尔门矣，宜各予道号，以便称呼。”三缄曰：“九头烈马取为道烈道人，第一游神取为传道道人，第二游神取为束心道人，第三游神取为慈祥道人。”四妖得了道号，心中欣喜，随同三缄度下玉房山，缓向前途云游而去。紫霞等祥光驾动，亦各归于洞府。

三缄师弟行约十数里，来至白兔庄。庄中居民，俱以农业为事，农业外，则非所知。三缄见得是庄水秀消昨，林木畅茂，其心爱甚，意欲如此庄头暂宿数宵，以慰梓里之念。奈人殊地异，欲入无从。正踌躇间，忽一少年负薪而至。三缄曰：“壮士，其欲归村乎？”少年曰：“然。”三缄曰：“尔居何地？”少年曰：“白兔庄中第三户耳。”三缄曰：“吾乃云游道士，心爱是地幽雅，思欲一入贵庄，玩赏消闲。不知肯容纳否？”少年曰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，何不可容？况吾见道爷，道貌道心，能入吾庄，光沾不少。若不嫌敝闾粗陋，即随吾去，亦可栖身。”三缄师徒遂尾其后，一趋一步，缓缓而行。但见天外烟生，叠叠山容成一片；村中日落，清水色色绉千层。三缄暗自思曰：“一轴名画，恨无缓师。若有绘师照此描来，悬于壁上，真不啻嘉陵山水，得睹奇观！少年瞥见三缄沉吟不语，乃询之曰：“村庄湫隘，不堪目入，道长悔其不应从鄙人而来乎？”三缄曰：“非也。吾观贵村，山水映于晚霞之中，不让

海屿仙境耳！”少年曰：“若山若水，乃天造地设，高低丑好，俱属生成，道长尚且鄙之如斯，如入寒家，尚不若蓬蒿中藉以蔽兹风露者，其鄙之更当何如？”三缄曰：“听尔所言，应是画雕栋梁，五彩俱备？”少年曰：“吾乃农家者流，又非簪纓世胄，那得有此？不过荜门圭窦，仅可遮夫日月焉。”少年言罢，已到房外。犬见客而接吠，人给级以齐登，入了重门，虽是茅屋数间，却也布置停匀，曲折有势。

少年将三缄师弟导入堂内，忙呼家人曰：“贵客临矣，可燃灯来！”家人捧灯来堂，安置案上，然后献苟。不一刻，山肴野蔌，杂呈于案。师弟餐已，撒席闲谈。又一老农由户外入，询之少年曰：“尔家何客临兹？”少年曰：“云游道士耳。”老农曰：“吾久欲一会道士，今正有缘也！”少年曰：“而今尚坐中堂，尔去晤之。”老农不慌不忙，来至堂中，将衣抖了又抖，乃揖三缄而言曰：“老道爷来从何地？”三缄曰：“云游之人，有何所自？”老农曰：“幸叨道长不弃，辱临村野，恳祈慈仁大发，为吾乡治一怪焉！”三缄曰：“尔村有何怪物？”老农曰：“善能噬人耳。”三缄曰：“噬人而外，又有何能？”老农曰：“能使人妻子离散，家业倾消。”三缄曰：“是何妖事，如此之厉？”老农曰：“吾乡惨遭其害，已数十家矣。道长慈悲在抱，如将妖物除去，则吾村内，黄童白叟，均荷殊恩！”狐疑曰：“吾师徒云游天下，无怪不服。即七足八手，六臂三头，举手收之，都如探囊取物。”老农喜曰：“道长有是法力，此怪可伏矣！”狐疑曰：“尔且导吾去视此怪所居，在于何处？”老农曰：“今夜已晚，明日晨早，视之未迟。”

果于次日黎明，老农直导狐疑，去在庄中第四户上，以手指曰：“此即怪穴焉。”狐疑曰：“此乃村庄，怪物安在？”老农曰：“吾等待之。不过片时，怪必出也。”狐疑诺。顷见

庄内度出一人，文雅风流，顾狐疑而叱之曰：“尔为谁？敢在吾门窥伺！”老农闻狐疑受叱，暗退篱下。狐疑得了斥责，亦退于斯。只听其人大声而嘱家仆曰：“今日门外有盗，恐窃喔喔者而来。尔等暗为窥之，如见窃吾家物，即与擒下。俟吾归后，赏以皮鞭！”言罢，悻悻然去。狐疑询老农曰：“怪在何地，还未见耶？”老农曰：“时才出户叱尔者，非怪而何？”狐疑曰：“彼亦犹是人也，又无狰狞恶像，乌能食人？”老农曰：“山妖水怪，狰狞在貌而不在心；是人也，狰狞在心而不在貌。”反覆观之，俱属可怕。狐疑曰：“彼心纵恶，其所食者，无非稻粱粟米猪羊鱼肉而已矣，能生嚼人类如狼虎哉？”老农曰：“始有甚焉。虎狼嚼人，嚼止一人之身。是人食人，并其家产而亦食也。岂但如狼虎乎？”狐疑曰：“尔言何说？”老农曰：“是人为人，术善饕餮。尔如常备肴馔，以充彼腹，彼心喜尔，凡事必为遮盖。如久不予食，彼必是非刁弄。俾尔两造起衅，因而在内假作好人模样，说和其事；其实带和而带刁之。嘴利如锥，言甜如蜜，真令听者欣然。直使尔二家兴词讼时，央彼为证，彼乃巧于摆布，活将尔产业倾尽，妻子离散，而又食(时)他人焉。村人恨甚，为人赠以雅号曰‘两头蛇’。祈道爷将此两头蛇收之，以使吾等安静数年，恩沾不小！”村有此怪，无宁日矣。狐疑曰：“收妖甚易，但须归禀吾师。”老农闻言，又导狐疑而返。

三緘询曰：“尔去打探此怪，可能收否？”狐疑曰：“此亦人妖也。弟子已知难伏，故托言禀师。”话犹未已，又听门外犬吠声声。少年出曰：“竹篱外面，所立者何人？”篱下应曰：“吾西村李姓也。闻得贵庄宿有道长，善能收妖伏怪，吾家一妖最恶，特来请彼前去，为我驱除！”少年转到堂中，向三緘师弟曰：“西村李老，特请道长师弟，前去收妖。”三緘

曰：“吾师徒将要他适，不暇久留矣，二次来此，与彼收之。”狐疑曰：“吾师云游天下，原为广积外功。西村有妖，师如不收，将害尽生灵矣。知而弗救，功安在哉？”三緘曰：“师之所以不允者，恐又属人妖也。如老农所说，尔能收乎？”狐疑曰：“西村之地，岂尽人妖耶？吾不信天下人妖，如是其多也！”三緘曰：“天下人妖，较多于山精水怪。是言确切不移。况山精水怪，可以法宝伏之，至于人妖，不可伏以法宝，无非巧为辩说，以化彼心。尔随为师历有年矣，素知人心难化，宜急回避李老之招。”狐疑曰：“待弟子问明，如果人妖也，速速回避。否则，吾师弟何妨作此功德，与彼歼除？”三緘曰：“尔速出问，毋稍缓焉！”狐疑出，问之李老曰：“尔家人何妖物？须实为我言。”李老曰：“尔问此怪，其问怪之心性乎，抑问怪之形像乎？”狐疑曰：“尔先言形像，俾吾察何妖属，好带法宝来村收之。”李老曰：“是妖首上，毛发甚夥，约长数尺，两乳下垂，两足如锥，其面则红粉相兼。此怪形也。”狐疑曰：“心性若何？”李老曰：“心性最毒，不可相近，近则以爪击人。”狐疑曰：“所噬何物？”李老曰：“善噬鱼肉猪羊、布匹绫罗耳。”狐疑曰：“是必山魃也。”忙忙退入，细述怪之形像、心性，述已，催促三緘起程。三緘曰：“收紫光时，吾尝戒尔休夸大口，尔不吾信。后非为师一番言词，打入紫光心坎，何能收伏？今到西村地面，如系紫光之类，尔去收之！”狐疑曰：“如果紫光类也，弟子一力收伏，不劳吾师焉。”三緘曰：“既然如此，尔等收拾法宝，速投西村！”

出得户来，李老导以前行，延至其家，设筵款待。三緘乘隙暗问李老曰：“尔言妖物，历此几许路途？”李老曰：“即在寒家耳。”三緘曰：“既在尔家，何时出现？”李老曰：“出入未定。祈道长稍待半日，必有所见焉。”三緘不复问，吩

咐徒众：“各将法宝随身。主言此妖出入无时，须谨防着！”却说李老请三絨师徒在于家中，已经二日，其妻谓之曰：“尔所请者，实系何人？”李老甚畏其妻，含糊应曰：“朋友。”妻曰：“既属朋友，可遣去矣。胡为流连于此，将何粟米与彼食耶？”夫妇言谈之间，李老幼女向母告曰：“父所请者，道士也。”其妻谓其女曰：“尔父请此道士，所为者何？”女曰：“闻父请来，以治母蚕者。”妻闻女言，粉面生红，双肩倒竖，高挽翠袖，紧束云桥，手提木棍一根，竟向中堂飞奔而出。

## 第八十九回 男女妖全凭舌伏 牛虎斗又遇天仙

此妇来至中堂，指三緘师弟而詈曰：“尔属何方野道，以妖言惑众，夸尔能伏魔鬼，且诳老父，能治妇女蛭性！尔老母今日蛭性发矣，看尔如何治之！”言毕，手举木棍，直向狐疑击来。狐疑曰：“尔毋将人错认！论收妖魔，乃是吾师。吾等皆其弟子，收妖法术尚未学精。”妇曰：“谁是尔师耶？”狐疑曰：“堂中独坐者是也。”此妇即到三緘面前，向地一棍，竟将地泥击起，已飞数在三緘衣上。三緘呼李老出，询是妇为何人。李老曰：“是乃吾家之女妖也。吾自得此女妖入门，家业几被吞尽。而今于衣食艰难之际，日日扭吾跪于床头，不以棍打，便以手击。望道长与吾收去，吾实沾恩！”妇见其夫跪求道士收彼，勃然大怒，扭着夫发，拉入室中。只听木棍交加，呼救之声，有如豕叫。夫纲不(有)整，乃有如斯。

狐疑骇，与诸道友面面相觑。三緘曰：“尔动辄夸尔为收妖神手，胡不收之？”方言及斯，此妇将夫击已，心恨道士，提棍出堂，欲打三緘。三緘不便相争，师徒奔入侧室。狐疑怒，暗将飞龙瓶向室外抛之。瓶却作怪，在地乱滚，滚了片刻，瓶口出一大汉，青面獠牙，酷肖鸡足神，直扑此妇。妇骇极，大叫：“有鬼！”倒在地中。狐疑闻其叫声，心恐此妇提棍入室，以击师徒，忙将室门紧紧闭着。其夫亦闻妇声震动，紧闭寝门。

久之，动静毫无。狐疑暗于门隙偷窥，只见此妇身坐地上，旁一恶鬼，以手指之。遥闻此妇哀声告曰：“自兹以后，不敢再击丈夫矣！”狐疑见此光景，与师言及。三緘方乘机而出，坐于中堂。恶鬼将妇拉来，跪在三緘坐下，然后缓缓钻入瓶去。

其妇受此一骇，心胆俱碎，乃向三緘叩首者三。三緘曰：“妇人原贵柔和，以敬丈夫，尔何胆敢击尔夫子如击小孩乎？”此妇泣曰：“吾自幼随吾父母，皆无此性情。今之性情燥暴，以欺侮丈夫者，由于丈夫惯之耳。”三緘曰：“如何？”妇曰：“吾初入夫门，丈夫爱吾貌美，常与吾兰房调笑。或时予以好食，或时予以好衣。又恐吾劳，不任以中馈之事。吾得享此清福，装束朝朝。”三緘曰：“妇女以洁净足矣，何必朝日装束冶容乎？”妇曰：“妇女之所以矜张丈夫者，持此容颜也。苟容颜不美，丈夫乌能羨之？吾得夫羨有年。始而稍不合意，吾将面黑，不与之言。丈夫见吾不言，万计千方，以使吾悦。吾得此惯，性情于是日益矣傲焉。其今之詈丈夫、击丈夫者，从兹始。以是，非丈夫惯坏乎吾，乌至于此？”三緘闻而叹曰：“世间男儿痴于色欲，何将房内妻子，养成胭脂猛虎？自遭吞噬，何怪他人？正所谓太姒、太妊，如遇鄙夫，亦属妖冶；妲己、褒姒，若遇君子，亦是贤媛。信哉！为丈夫者，诚不可一日无纲常也。”褒、旦若使逢君子，也是周南传里人。是言可为世之惯坏妇女者警。言已，转向此妇曰：丈夫既宠爱于尔，尔当自思终身所靠者此人，凡事必计从而言听。又要想夫为妇纲，以妻子而辱击丈夫，在尔以为阃门之威，非人所及，而不知丑声远播，将有子也而人不乐妻，有女也而人不乐媳，何莫非尔之性情所致乎？况性情乖戾，易造愆尤，上而忤逆翁姑，中而不和妯娌。有此大罪，上天不佑，定遭奇祸奇穷。死入阴曹，必受诸般极刑，罚变禽兽，尔乃聪明之女，胡为作此极恶

之行耶？”有此一段良言，故令蚕妇豁然自悟。此妇闻之，豁然醒悟，叩首悔过，自是遂为顺妇焉。

三緘师弟将女妖收讫，复回少年家中，老农又以男妖恳祈制伏。三緘曰：“此男妖也，狐疑前去收之！”狐疑曰：“吾得女妖一骇，至今魂尚外散，未附吾身。再见男妖，恐骇死矣！”三緘曰：“尔乃收妖妙手，何得缩首如斯？”狐疑不答。三緘于是谓老农曰：“尔言两头蛇，覩面又难，如何收法？”老农曰：“闻彼明日要在观音阁与村人谈理，道长可先至候之。”三緘见其诚求，遂率众门徒别辞少年，止宿于此。次日，两头蛇果到阁中。三緘听其所说，皆横而暴虐痞骗之语。可怜村人软弱，任彼辱骂，忍气吞声。三緘乘间激以数言曰：“天地间是是非非，自有正大道理，如此巧言簸弄，横暴压人，真与痞棍无殊！吾恐上天将诛尔命矣！”此属法语之言。两头蛇闻之，倒竖双眉，勃然大怒曰：“尔系出家道人，吾即痞人骗世，与尔何涉？”三緘未及回言，两头蛇撩衣挽袖，势欲手以击。三緘、狐疑曰：“人言人妖恶甚于水怪山精，今信之矣！”金光道人曰：“此人欲击吾师，尔仍以飞龙瓶抛之！”狐疑诺，将瓶抛去。两头蛇以为戏顽，接在手中。忽然瓶内一声响亮，出一巨蟒，长约三丈，昂头以吞两头蛇。两头蛇吓得魄散魂飞，频呼三緘救命。三緘曰：“尔听吾言，吾方尔救！”两头蛇曰：“任道长吩咐，吾愿听之！”三緘乃属狐疑收转飞龙瓶，命之坐，而后言曰：“人生天地，衣禄财帛，各有定数，不可相强。如前世善行广作，衣禄财帛，上天多定与尔，用受今生；前世一善不为，今生则罚受穷困。所以世上顽梗，用尽奸心，痞骗欺瞒，终是贫而不富，尚有绝灭子孙者，以天定胜人，其中自有主恃，非人力所可转移也。尔也身为男子，不思多种丹桂，少栽荆棘，以免他日挂尔子孙之衣，而乃逞尔豪强，以痞骗为

能，徒饱一时之溪壑。贫道从旁代计，甚为尔所不敢焉！”又以巽语之言进之，故令两头蛇浊形缩首。两头蛇为三緘一席话儿，说得心安意服，乃叩首而谢曰：“久入迷途，不知从乎坦道。兹得道长一棒当头，恍如暮鼓晨钟，得证菩提之路。不然，愈坠愈下，他年无间狱内，恐无出期！从此洗髓伐毛，不作污泥之再染。愿道长慈悲普救，功成指顾，早证大罗。”三緘曰：“愿尔自今改过，心肠不变，异日孙子齐登富贵录中。”言已，两头蛇复又拜舞三緘，以谢指点之恩而归。三緘见男女二妖，俱感化于言词，欣喜不尽。狐疑谓其师曰：“人妖固收矣，令吾至今想其情形，心犹未甚。”三緘曰：“岂较碧玉山之九头恶妖，尤骇人乎？”狐疑曰：“殆有甚焉。”师弟言谈之间，四野烟生，落霞天挂，知已傍晚，不敢前进。到了次日晨餐后，始离观音阁，又向他途而行。

当是时也，季春已过，又历夏初。三緘触景生情，偶成四语，曰：“暖和天气不多时，又历春中暗自思。大道何年能到岸，令人朝日恨迟迟。”狐疑曰：“吾师呻吟不语者何也？”三緘曰：“心忧大道骤不能成，空劳师徒程途奔走耳！”狐疑曰：“吾师常言：习道人有内功，遇之而随化之，焉有定数？”狐疑曰：“但愿前面多遇山精水怪，切无再遇人妖！”三緘曰：“尔遇二三人妖，即如是畏惧，倘一但尔化为入，又为人中之妖，恐自是而不自畏也！”言词曲折，其味深长。狐疑曰：“师言曲折，弟子又进一层。”三緘曰：“师弟闲谈，不觉村庄之内厨烟生，外蜂闹午衙。前面一山，方平高大，未识上面有观刹否？”狐疑善能寻访，试去访之。”狐疑闻言，速速前去。去约一刻，回禀三緘曰：“师命弟子寻访观刹，刚到山麓，有村人止而言曰：‘道士休上此山，恐为怪物所噬！’弟子当问有何怪物在兹，村人曰：‘此山近日有一牛一虎，终朝相斗，

自晨自西方止。’吾闻是说，暗暗度上山半，果见牛与虎斗。细细审视，牛似斗之久而气喘不息，虎以斗之久而畏怯欲行。无何斗停，各向后路而退。弟子见牛虎已退，方上山顶。顶有古刹一座，人迹毫无。其中住持，惊畏牛虎而他往者。”三緘曰：“牛与虎斗于此地，主何先兆耶？”狐疑曰：“大约此山，牛有其穴，虎亦有其穴。牛不服虎，而逐虎于他所；虎不服牛，而欲逐牛于异方，故两两搏击如是。”三緘曰：“既有古刹，吾师弟暂居于是，看属何为？”是夜师徒在刹栖止。

次早，三緘独自出刹视之，遥见牛从东方而来，虎自巽方而至。渐相近矣，各逞雄威。虎舞爪以搏牛，牛举角以击虎，奋力争斗。争斗良久，牛退而虎亦退，各得一息肩之所，似欲气定而复搏击焉。三緘视之已悉，手持飞龙瓶，向牛虎抛来。其瓶倏然坠地，为虎衔着。牛似不服，欲争于虎而夺之。虎不舍瓶，牛不舍虎，竟望山尾奔去。三緘见瓶已失，心忘所畏，亦向牛虎所奔之地而追。追至山尾，牛虎不见，倏现峭壁万重，一洞高悬，其圆如镜。向洞遥视，内一老道坐于石榻，双目紧合，似炼功然。三緘不见牛虎，恐瓶弗得，直入洞内，拜了老道，俯首地下。老道如未知也。久之，始开目而视，曰：“俯首者何人？”三緘曰：“弟子三緘，俗姓李氏。”老道曰：“耳食尔名久矣，尔其任肩阐道之三緘乎？”三緘曰：“然。”老道曰：“尔来此何求？”三緘曰：“弟子云游至此，偶遇牛虎相斗，疑属妖部，有害村民，故将飞龙瓶抛向半空，以收此物。殊瓶坠地，被虎衔之，牛欲夺之，两相追逐，同至山尾。弟子恐瓶失却，急急追至此地，牛虎俱不见其影形。恳祈老道垂怜，为予指示。”老道笑曰：“虎属乎寅，牛属乎丑。丑寅之日，尔必有厄。吾先以牛虎示尔，尔不能解，因将牛虎收回，引尔来兹，晤吾一面。”三緘曰：“老道何名？”老道曰：“吾乃

云衣子也。”三緘听得云衣二字，又重而拜舞这。云衣子曰：“灵宅子几次阻道，都为紫霞诸真所败，恨入骨髓。而今炼就万鬼大阵，欲诛尔命，兆在丑寅之日也。尔将如何？”三緘曰：“惟求吾师援救弟子耳。”云衣子曰：“吾招尔来，赐尔一瓶，名曰万窍。此瓶炼之有数，如遇万鬼大阵，安放平地，师徒同入，窍窍可住。万鬼即能进窍捕尔，尔纡徐曲折，自有藏身所在。纵灵宅子下了千钧铁石，飞打阵内，不能将瓶损伤。此瓶赐尔，好好珍重！”三緘拜而受之。云衣子曰：“尔今云游，宜倒向北行，看能免是阵否？”三緘诺。将辞行矣，云衣子曰：“尔之飞龙瓶在此，可并万窍瓶一样珍藏。”三緘接过二瓶，拜辞出洞。刚行数武，回视峭壁，渺无所有。三緘异，逞步归刹，正值狐疑诸弟寻至山尾，忽见三緘在道，不胜欣喜，簇拥而回。

## 第九十回

### 阴锁亭预排阵势 古佛刹得遇须无

三緘归刹，诸弟子拜见毕，狐疑询曰：“师究何之？山后山前，几寻遍矣。”三緘曰：“吾见二兽相斗，意欲收以飞龙瓶。及将瓶抛之，倏坠地中，为虎衔去。忙忙随后追逐，牛虎俱已不见。弗吾舍，逐至山尾，忽现千重峭壁，壁间一穴，其圆如镜。内一老道，趺坐石上。因而入洞参拜，请示二兽所归。孰知老道非他，乃上界天仙云衣真人也。当谓师曰：‘尔非为逐兽而来欤？’吾应之曰：‘然。’真人曰：‘是二兽也，其有兆于尔之所遇也，尔能解乎？’吾曰：‘不解。’真人曰：‘牛属丑而虎属寅。值丑寅日，尔必遇灵宅子，坠于万鬼阵中。’吾闻是言，跪求援救。真人赐瓶一人，言遇此阵，命吾师弟同入瓶内，以保其身。临别时，又嘱自今云游，须倒向北行，看能不遇此阵否？吾师弟明日且倒由北面以避之。”言已，在刹安住，以待次早，复作云游之计。

是〔时〕灵宅子已将万鬼大阵炼成，但不识三緘现游何所，于是云车驾着，天际望之。遥见三緘师徒，由北向西而去。袖中默会，知其必由阴锁亭，遂向亭前按下云头，以采布阵之处。恰好亭外宽敞，平如坦道。灵宅子喜其好布阵势，忙回虎喷山下，调齐万鬼，与同三服、乐道，竟投此亭。自觉阴风怒号，一路雾结烟生。不久已到，灵宅子云头坠下，立于亭外，将麈

挥之，化一点兵将台，高坐其上。先点富贵一队，次点贫贱鬼一队，又次点酒鬼、色鬼、烟鬼、孤独无衣之鬼各〔一〕队。点毕，命三服手执黄旗一面，立于正中，乐道手执红旗，立于正南。事事排妥，灵宅子曰：“众鬼听令！尔等以将台之鼓声为号，一通鼓擂，富贵、贫贱、以及酒、色、财、气各队鬼卒，排列阵外。二通鼓擂，富鬼转到贫鬼之方，贵鬼转到贱鬼之方，酒色、色鬼混入富贵队内，气鬼、财鬼、烟鬼混入贫贱队内，孤独无依之鬼四面寻于阵角。各鬼所转之方，细细思之，然耶？否耶？三通鼓擂，一拥入阵。四道鼓擂，各持鬼器。至到五通鼓擂，各化极恶形仪，同入阵者乱击，不得停留！”众鬼闻之，应诺如响。灵宅子坐在台中，见得阴气阴风，结成黑雾，又恐三緘睹此，由异地而往，遂嘘清气，闪出长途一带，朗朗明明，以为三緘入阵之路。

三緘知灵宅子预识倒由此地，师先弟后，陆续进发。他日，望见前面黑雾凝结于两山之外，中有清气一条。三緘曰：“前面烟凝雾结，两山隐于其中者，是地妖物必多。”狐疑曰：“山高水深，无处不有妖魔。吾等只由清明坦道之地，不登烟凝雾结之山，自不遇之而生杀气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尔言是矣。然此地歧途在望，不知何道可以向西？”狐疑曰：“暂且缓行，必有游人以询之者。”行刚数武，果遇一樵子荷薪而来。狐疑问之曰：“歧途在此，何道向西？”樵子曰：“左道耳。”三緘曰：“前山烟雾凝结者，又何地耶？”樵子曰：“阴锁亭也。由亭而去，则有极阴关。由极阴关而直下之，则有尾间。行至尾间，历黄河不远矣。”三緘曰：“阴锁亭中，可容人家否？”樵子曰：“仅可暂住，不可久居。”三緘曰：“承尔指路之劳，他日相逢，自有厚谢！”樵子曰：“些须小事，何庸谢为？”言毕，荷薪飘然竟去。

三緘师弟一步一趋，已历阴锁亭不过里许。忽然天昏地晦，雾结如絮，对面不见人形。师徒骇然，曰：“未至亭前，天气清明，将近亭下，天忽昏黑，此何故哉？”狐疑曰：“是必妖物又来侮弄吾师徒。同历昏黑莫辨之中，恐不免有失散矣，可奈何？”三緘曰：“不妨结衣而行，自可相顾。”狐疑曰：“此计甚妙，即速为之！”师徒将衣连结已毕，尚未移步，大雨倾盆。于是急急飞奔，竟入万鬼大阵。刚入阵内，其黑如漆，其风甚冽，冷气逼人。但听鼓声不停，如雷震耳。一播已过，恍有千万人影，往来其间。不逾片时，三通又响，只见人形乱窜。直到三通鼓震，突然现出光明世界。

三緘师弟翘首仰望，高台之上，独坐一人，道服道冠，手持麈尾，笑容可掬，而言曰：“尔三緘耶？尔自任肩阐道，无人在目。兹落老师爷掌握，断不尔容！”三緘曰：“吾与老道无仇，何欲相戕若此其甚？”老道曰：“吾非他，乃灵宅子也！怀恨已久，尔亦有今日乎？”三緘举口告哀，灵宅如溯也，将麈挥动，无数狰狞恶鬼，各举械器，乱向三緘打来。三緘急展隐身旌，以使师徒隐而弗见。灵宅子笑曰：“尔恃能隐其身，老师爷使尔隐之不得！”遂取一葫芦在手，以口对着隐身旌处，命众鬼齐向光明之地打之。三緘师徒，被众鬼乱击，道法浅者，打得喊叫不绝救命之声。三緘忙取万窍瓶，安放地中，师徒尽躲于瓶内。万鬼禀之灵宅曰：“三緘师徒倏忽不见矣！”灵宅子曰：“三緘未得仙道，岂能入得地、上得天耶？尔等着实寻之，自有所在！”众鬼寻毕，复禀之曰：“吾等搜寻已遍，渺无踪迹。惟于阵东，见得一瓶，窍有数万。”灵宅曰：“如是，三緘辈必入此瓶矣。尔等既得瓶窍，即速入内，其窍尚余数万焉。自入窍中，由此而入者复由彼而出，由彼而入者亦由此而出，迂徐曲折，绝不见人。众鬼无不称奇，归至将台，面面相

觑。灵宅子询曰：“如何？”众鬼曰：“瓶窍数万，窍内皆属坦道。三緘师弟，并无影形。”灵宅子怒，遂呼乐道持斧击之。无如此瓶坚硬非常，击之不碎。灵宅惊曰：“是何宝物，如斯利害？”因命众鬼将瓶围着。众鬼阴风大逞，即于瓶之前后左右，围得密不通风。

又说三緘师徒陆续入瓶。只言湫隘难言，谁知别有天地。中一古佛刹，雕梁画栋，极其宽敞。师徒即于刹内，各炼玄功，约居旬余，命得狐疑出刹视之。狐疑出现，四面皆峭壁屹立。石窗罗列，大小不一，满壁皆然。暗于窗偷窥之，外有狰狞恶鬼，手举械器，如猫捕鼠，目视之，而耳侧之者。狐疑是窗外有慈恶鬼，殊窥数十处，俱是如兹。狐疑异，转禀三緘。三緘曰：“如不能行，未必老死于是耶？”次日率诸弟子度出古刹，向北行去。行只数里，则峭壁阻路。东、西、南三面，亦犹是焉。三緘无奈，仍率诸弟归于刹中。

甫入刹门，门外一人呼曰：“三緘何往？”三緘回顾，乃一老道，须眉古梢，鹤发童颜，飘飘然有神仙之态。三緘曰：“老道呼我何为？”老道曰：“特来晤尔也。”三緘此际正欲得一人指示迷途，遂迳入刹。老道坐已，三緘稽首毕，从容询曰：“弟子自到阴锁亭，偶遇灵宅子设下万鬼大阵。前程云衣真人赐一宝瓶，名曰万窍，彼言如遇此阵，嘱吾等尽入，以保身躯，如何自入是瓶，无门可出，四面峭壁，如垣围绕，究不知何地可以无阻？望老道示之！”老道曰：“石壁上岂无窗隙乎？”三緘曰：“有则有之，无奈窗外皆属狰狞恶鬼各持械器以待何？”老道曰：“瓶窍为鬼守定者，此刻非尔所出时也！待到紫霞真人将阵破时，自有人来导尔出路。”三緘曰：“万窍瓶外恶鬼逻守，老道又如何得入？”老道曰：“吾自有路，不使众鬼所知。”三緘曰：“老道既入瓶中，应有教弟子。”

老道曰：“吾道尚浅，乌可为人训？但尔所不及知者，吾或识之，不妨彼此相参，以长识见。”世之好为人师者，阅此数言，能不愧煞？三緘曰：“吾自吾师法传炼气，往往聚而易散者何也？”老道曰：“人身有气海，秘万气朝宗之所。炼之使入，海固能纳，炼之使出，海亦无阻。特恐华盖下猿有所触，遇喜而笑，则气乱；遇怒而燥，则气雄；遇忧而愁，则外气生焉。外气时生气海内，如狂风拂水，卷起波纹，泛滥无归，必溢及丹田，而气为之馁。故人炼道，务先绝四害，次绝贪唤，将此一心，养如山恃，静镇无挠(绕)，然后一吸一呼，如天之转折，不停久久，自然气聚矣。夫气聚者神无不凝，神凝者精无不固，如是，炼道何难得入妙镜？”三緘闻此，恍然有悟，复向老道重新拜礼，叩请留名。老道曰：“尔欲知吾名乎，吾乃须无真人也。”言罢，化为仙鹤，直冲霄汉。

三緘自老道去后，所住已久，心思出刹甚急。一日无事，瞒了诸人，来至峭壁前倚窗探望。见是窗外无有逻守，暗地归来，将宝物带在身旁，竟向石窗由隙而出。太造事了。出窗谛视，昏黑之内露有微光一线，三緘喜甚，傍微光以徐行。刚到正中，早被灵宅知得，速令三服放倒黄旗。三緘正徐行间，忽听响亮一声，如倒一块天来，将身压着，幸而隐身旗帜衬起数寸缝隙，否则立压毙焉。灵宅是时以为三緘必死于兹，又恐彼炼玄功，敌此旗力，方欲另施法宝，恰值紫霞、凌虚、清虚诸真攻打入阵，左寻右觅，见得黄旗一面倒于地下。紫霞默会，知三緘弟子被旗压定，忙挥以撑天如意。此旗仅起尺许，尚不能放出三緘。清虚曰：“是旗也，名曰打掀天铁石，乃取中央土精炼成。竖在虚空，轻似鸿毛飘舞，倒之于地，重如山岳。此宝利害，非道祖宫内之掀天铁铲，不能治之。”紫霞曰：“如是，事甚危急！谁在八镜宫内走一遭？”凌虚曰：“待吾一

行！”驾动祥光，腾空而去。

## 第九十一回 破万鬼灵宅失利 擒一鼠绣雾遭殃

凌虚乘云，冉冉直向八境宫而来。八卦童儿见而问曰：“凌虚真人到此何事？”凌虚拱手曰：“虚无子脱胎三緘，阐道人间，累为灵宅所阻，今又困于万鬼阵。特来取掀天铁铲，以破土炼石黄旗，救出三緘，将西地游余，成道有日。敢祈童子为我入奏焉。”童儿曰：“尔且暂候宫门，吾即入奏。”童儿入，移时出呼曰：“道祖有旨，凌虚子入见！”凌虚入内，见得道祖于行宫，参拜以还，待立在侧。道祖询曰：“尔来何事？”凌虚遂将三緘困于土炼石黄旗，以及灵宅子累阻阐道，一一详言。道祖曰：“掀天铲固可掀起土炼黄旗，至收万鬼阴魂，非晶阳镜不可。”凌虚曰：“祈道君施格外仁慈，一并赏赐，以俾万鬼阵内救出三緘！”令彼仙果早成，好覆阐道之旨。”道祖点首，当取二宝付与凌虚。

凌虚拜受出宫，驾动祥光，霎时即转阵中，将铲交与紫霞。紫霞接过，方向黄旗一铲，挠至半空。三緘立起身来，见一道长手持铁铲，知为彼救，叩首谢恩。紫霞曰：“尔可展开隐身旗，护着尔躯，紧随吾后！”三緘如命。紫霞举起宝铲，四面掀动，万鬼不能敌之。兼之凌虚真人照以晶阳宝镜，万鬼昏聩，偏偏倒倒，向东而去。刚至东面，被和风一拂，尽皆尘世投生。惜乎食了灵宅灵符，概系左道旁门，继续不绝。吾今而知旁门

左道之根茎也。自此正轨多被其挠(绕)，殊难扫除，殆尽为古今一大恨事焉！者属后话，姑置不论。

又说灵宅子见阵已破，自觉无颜以会诸真，乘风鼠窜而遁。紫霞追之不及，忙忙归到阴锁亭，命三缄于万窍瓶旁，呼及弟子之名。狐疑诸人始自刹门度出。待离门外，转面一视，非门也，万窍瓶口耳。诸子俱出。云衣真人坠下云头，向三缄而言曰：“万鬼阵已破，万窍瓶无用，可还吾矣。”三缄将瓶捧献，感其赐宝之德，重拜谢之。云衣得了宝瓶，乘云直入空际。紫霞于是谓三缄曰：“尔仍转由北地，以满外功。”三缄即辞紫霞诸真，向北而去。

紫霞于三缄去后，瞥见亭下有二道士卧于石上，细细审视，乃三缄弟子三服、乐道也。因呼之曰：“尔二道士系何人门弟？来在万鬼阵内胡为？？二人闻呼，但睁目视之。观其情形，似口欲言而有不能之状。紫霞曰：“尔不能语，吾安知尔受何宝器所伤？”三服手向地中，画出“错吞符篆”四字。紫霞知为灵宅子灵符所迷，遂倾金丹以食。二人一时苏转。紫霞曰：“尔二人其殆师事三缄者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紫霞曰：“如何独卧于此？”三服曰：“自碧玉与师分散，苦无教训，弟子等四处寻访，师踪不见。偶遇灵宅，为彼言语迷弄，投之为师。前排万鬼阵时，命吾手执黄旗，立于正中，乐道手执红旗，立于正南。弟子不知与何仙争战，及其入阵，乃吾师三缄也，心中甚喜得会师身，意欲见师。殊刚下台，倒卧于此，不醒人事。推其故，皆缘统率众鬼布阵之际，灵宅子命各吞符篆一道，如有反心者，灵符诛之。若非老道垂怜，以丹救吾，必毙于是矣！”紫霞曰：“尔师三缄为土黄旗所压，几乎殒命。非在道祖宫内祈赐掀天铁铲，难将此旗掀起。亦非道祖所赐晶阳宝境，不能收伏万鬼焉。”三服曰：“吾师在缄，今(命)在何处？”紫

霞曰：“已去久矣。”二人闻之，大哭不止。紫霞暗喜此二弟子心尚恋师，不如使彼师徒早早相逢，以免他途是误，乃向三服言曰：“尔二人速到鼠潜山，力助尔师，收回鼠精，以为贄见。”二人闻说，拜了几拜，竟投鼠潜山下。

灵宅子自万鬼阵失利，云车催动，飞奔而逃。岂知凌虚、清虚紧跟所乘云路，并力追赶。看看将近，凌虚手举掀天铲，照着云头打去。灵宅左臂受了一铲，云头坠下，暗思：诸真宝器，半皆道祖宫中所取，吾乌能敌？于是运动玄功，化成一股清风，直趋东北。灵虚等见灵宅子为掀天铁铲打下云车，方思齐坠云头，擒此孽障，殊料狂风卷处，已不知逃向何方。凌虚谓清虚曰：“灵宅子道法颇高，今日已失利若斯，下次谅不敢矣！吾等各回洞府，再探三緘消息可也。”言罢乘云归去。灵宅子化作清风，送至白龟山前，坐于老松下，暗自伤曰：吾欲诛戮三緘，累次受辱。只想炼此万鬼大阵，诸真不能胜，三緘必死吾手，孰意道祖赐宝，竟化万鬼阵为乌有，大失其利，吾心恨甚！且再养锐气，以复此仇！此条灵宅之反覆多心，毋庸细说。

三服、乐道，乃属三緘亲收门徒，因在碧玉分散，寻师念切，为灵宅子甜言蜜语，误坠计中。幸而三緘入万鬼阵时，二人见是其师，尚有舍灵宅而归三緘之念。但惜灵符内发，迷于阴锁亭前，人事不知。紫霞知其本意，故指彼去路于鼠潜山，收伏鼠妖，为三緘贄见。二人得兹指点，风车乘上，直到山麓，借居村落，以候三緘。

三緘师徒自阴锁亭破了万鬼阵，紫霞命吾师弟不直，反转向北方之极处而行(不)，他日来至洪春镇，见一占卜(不下)者高坐卦棚，买卜之人，络绎不绝。三緘立于其侧，闻彼所说，皆以功名富贵炫人惑世。至到午刻，人渐稀少。三緘询曰：“

先生卖卜于兹，时将何用？”卜人曰：“一则以活妻儿，一则以其所余遗留子孙。”三緘曰：“既欲遗留子孙，尔卜误矣！”卜人曰：“吾有何误？”三緘曰：“尔今卖卜街头，吾视市人皆以尔卜为准，欲得一卜，而行为随之。尔胡仅以富贵功名动人，而不以求富贵功名之道语人耶？”卜人曰：“欲求富贵功名，其道安在？”三緘曰：“富贵功名，求之在乎阴埤。凡为卜此而来者，尔指以阴数行，嘱彼力行，即是口德。如欲谋人妻女、骗人财帛以及词讼于人者，尔为之卜，其吉不吉，卜须实言毋诳，又必旁徵远引，确指其谋妻女、骗财帛、好讼显报。则谋人妻女者，为尔一言所阻，骗人讼人者，皆为尔一言消之。不独于是人免其丧身丧家之祸，亦可以解遭谋遭骗遭讼者之冤矣！尔于此如是，于彼如是，自然化导甚广，口德便大。此系卖卜第一当吐之词。独怪世有一等卜人，反为人卜谋妻女、卜骗财帛、卜人词讼，而辄言其吉者，是为市人主谋也！曾亦思杀人罪小、主谋罪大之理乎？”卖卜者宜熟读之。卜人闻之，哑然良久，乃向三緘叩首，拜谢指示。从此卖卜皆以化导世人为己任，后得大福，不必详言。

三緘在洪春(都)镇中住了数日，于起行之前一夕，暗问市人曰：“是地北面，有何市镇可以居止？”市人曰：“向北而行，必由鼠潜山过。历山十余里，有市曰绣都，或时宽阔，或时褊小，原不一定可以居之。”三緘曰：“是镇如斯，乃天地间之第一怪市也！吾师徒身历程途万万，未闻有此，且亲往视，以长识见焉。”果于次早，师徒陆续前进。刚到夕阳欲坠，已至鼠潜山前。是山虽高，而宽平广大，赳崖虽少，而怪石嵯峨。三緘师徒绕山而过，正值鼠精在洞，思及仙果难登，空费修持，意欲觅一仙骨男儿，盗彼元阳，助己大道，以省虚延岁月，炼无已时。驾动妖风，登山一览，见得清气数股，绕行空中。鼠

精惊曰：“人世之子，多贪酒色财气，一行道路，头上黑气凝结，愈结愈多。吾在是山修道有年，往来游人，尽含黑气。闻有孝行事，不过白光一线，若有若无，初未见清气盘旋，如此之大且多也！”遂隐身于风内，来至大道，俯首细视。见三緘头上，不惟清气透露，尚且直矗祥光。思欲擒之，恐法不及，欲听之去，又甚不舍。待三緘过后，视所从游者，尽属清气绕于头上。鼠精于是布下手巾一幅，如云如絮，一拥前来，竟将绣雾道人捆回洞中，强与成配。绣雾不许，鼠精时以鞭扑之。

三緘刚过山村，金光道人禀曰：“绣雾道人已为云絮搏去矣！”三緘曰：“是山必有妖物！”遂命狐疑与同金光前去捕之。二人领命，登山四面搜寻，不知妖窟所在。无何，转过怪山，见一小穴，其中黑雾沉沉。狐疑曰：“是必此精之穴也！”金光道人曰：“未必是怪能吐雾耶？”狐疑曰：“凡属妖精，都能吐雾迷人耳。但彼深藏穴中，如何使之得出？”金光道人曰：“可砍一长稍竹儿，向洞内透之。”狐疑然其说。殊洞深邃，不能直透到底。二人糊透一阵，影响毫无。狐疑曰：“不若尔金光射入洞内，妖如见得，必然出门焉。”金光诺。鼠精见光射入，知众道士踪迹至此，意欲再擒一人，以强成配。彼不乐者，此或乐之。于是提剑出洞，向金光道人劈面砍来。金少道人不防鼠精倏然而出，倒退数武。狐疑见怪出了洞口，即与大战。一时风声动震，走石飞砂，风木吹林，不知凡几。三緘睹是光景，知狐疑、金光寻得此妖，已接战矣。但不知胜负何若，又命弟子乘风而助阵焉。

## 第九十二回 入绣都化及陈茂 到蛇岭边转匪人

三緘又命云牙道人乘得阴风，来至鼠狐交斗之处。正值狐疑战败鼠精，追逐数里，金光又复冲出，接着战之。鼠精曾炼一窝，概系毒草，凡物触之则毙。因见狐疑二子战力甚微，不价于怀，故毒宝未能放出。云牙至此，见二道兄战败，阴风吹起，手执铁炼钢叉，走到鼠精前，劈头刺下。鼠精出其不意，几为所伤，将身闪在一旁，立而视之，只见雾内一人，手持钢叉，貌丑难看。鼠精吼曰：“尔属何方野鬼，敢与仙姑作梗？”云牙曰：“吾非他，乃三緘仙官弟子云牙道人便是！尔者丫结，又何妖物，胆敢在此扰害行人？倘不速速隐形，老师爷钢叉举时，必诛尔命！”鼠精曰：“尔夸大口，谅是道法高妙无敌。恶魁，今日遇着仙姑，叫尔夸口不得！”言已，手持双剑，怒气勃勃，与云牙力斗空中。力斗甫停，暗想：此道钢叉如飘风骤雨，无有隙处，若欲取胜，非吾毒宝不可。于是将宝持在手内，向云牙道人曰：“尔以钢叉是持，敢再战乎？”云牙曰：“吾特命奉仙官，前来擒尔，焉有不战之理！”言罢，提叉登上阴风，复向鼠精乱刺。鼠精支持不住，恐叉伤体，暗以毒草窝向云牙抛来。云牙见鼠精抛来一宝，黑烟千缕，闷气难闻，忙催阴风，举叉刺去。谁知黑雾围绕，如栏杆当着，不能瓣这。云牙火发，急将阴风向上而冲。殊风愈高，烟亦随上，且于下

面现一深坑，恍若大海汪洋，无有涯涘。云牙阴风催动，竟向东奔，坑亦东行。向西北，向南，亦犹是也，云牙此际为黑烟搂卷，甚不耐之。金光道人见云牙困于黑烟，忙来助战，亦坠坑里。狐疑在侧，而定了气，回视二位道弟，皆为坑陷，风车驾起，奔上前去。不料黑烟一绕，均坠于坑。

三服、乐道住居村落，无事闲游，远望此山黑烟凝结，腾空一视，见得鼠精挺立山凹黑烟之中，金光时现。三服、乐道一拥而前，双战鼠精，不分胜负。酣战多时，恰遇虚云游到此，见鼠精法力，更胜三缄弟子，忙将袖内金睛木兽吐气吹之，化为金猫，身长丈八，张牙舞爪，向鼠精直扑。鼠精见得，魂飞天外，驾风而逃。孰意金睛猫儿较鼠精更快，片时之际，业已抓着鼠精，化了本相。三服等上前扭定，往见三缄。

三缄曰：“尔既为鼠，修成其功不浅，何得妖风卖弄，搂吾弟子？今被擒下，尔将如何？”鼠精曰：“望释吾归，永不敢再犯仙官之驾！”三缄曰：“尔欲成道乎？”鼠精曰：“非不愿成，奈修炼数百载，仍然如故，因思配一仙骨男子，以助吾道，所以犯此杀戒焉。”三缄曰：“成道功夫不在乎此，要在炼尔气，凝尔神，固尔精。精聚神凝，气势弃足，自然成道矣，何在道人元阳乎？”鼠精曰：“承仙官指示，但恨传之无人。”三缄曰：“尔如改过自新，拜吾门墙，吾愿传尔。”鼠精闻说，拜舞不已。三缄遂收为门徒，赐号回念道姑。鼠精得了道号，不胜欣喜，复又拜舞。三服、乐道于是俯伏在地，祈师恕罪。三缄曰：“尔有何罪？”二人将误拜灵宅为师，以及排阵吞符，一一禀之，相与大哭。三缄亦因碧玉分散，有感于怀，哭泣不休。久之，呼三服、乐道起侍身侧，共诉离别之情。诉已，三缄曰：“狐疑、绣雾等胡不见归？”三服曰：“此须问之回念道姑，方能知得。”道姑曰：“道兄辈尚在山半，弟

子归去释之。”言毕回山，收了毒草窝儿，诸子始出。道姑又入洞内，释却绣雾，一同归见三緘。三緘谓回念道姑曰：“尔可仍归洞中，将所传大道苦苦练习，以待师招。”道姑欣然拜辞而行。

三緘师弟又向前进行，至夕阳西坠，已入绣都。举目视之，市极宽大。寻一旅舍，师徒安住。住了二日，三緘无事，出外闲游，忽见二人，在于街旁扭着相打。三緘不忍，上前解劝，因问何来。左一少年曰：“吾族蒋氏，贱号用刚。”三緘曰：“与尔相击者为谁？”用刚曰：“此吾乡堪輿陈子茂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尔何扭彼相斗如斯？”用刚曰：“陈茂自夸阴阳无双，吾祖父母共厝一地，寒家久享赢余。彼于吾叔前左刁右夺，竟将此冢另迁他所。近年吾家人丧财倾，不堪零落。吾恨陈茂不知地理，滥取发祥之墓，此等堪輿，诛不胜诛。较诸杀人尤甚，久欲食其肉而寝其皮。今日偶然相逢，不击毙之而心不甘也！”三緘曰：“蒋姓之言如是，陈某又何说乎？”陈茂曰：“尔叔父欲得贵子贤孙，固请择地于吾。吾因其累累请求，不得不，彼以卜之也。詎料尔家运不通，丧及人财，于我择地人有何相涉？”以父母尸骸为求富贵之阶者，亦多自误，又何独怪堪輿乎？三緘曰：“据吾所言，尔二人均有失处。以尔蒋氏而论，不应以父母枯骨，为求名利利之阶。要(求)知后嗣发祥，必从孝字做起。尔父母生日，奉养(一)，既未竭诚，及其没时，丧葬又未尽礼。继因思求名求利卜佳地，父母即在阴冥，欲以名利予之，恐天下不许尔父母予之也！其所以一遭不顺，天用以警尔，于地何间？者席言计，方是发祥之本。至若堪輿之家，要视人祖墓若己祖墓。地本佳也，不可徒贪人财，巧言辩论以迁之；本不佳也，务必详细看，的于尔心内果过不去，始行迁之。斯得人财，方可无愧。习堪輿者，定要如是。吾见世人业

习堪舆，稍得葬经十分之一，必自高身价，索取重聘。其实所厝不惟天星不合，即地道亦不深知，以故水散明堂，倾人财产，误犯杀人黄泉，丧人家丁。而且山形不克认识，金星误为火星，水星误为土星，抚躬自问，已不堪矣，敢与主人厝而索重聘乎？此陈某之失也。堪舆丑态，曲曲描出，如自思之，岂不愧煞？吾嘱尔二人，各存良心一片，不必争斗是非。能在良心，亦可以挽不吉之地。”蒋子听罢，怀惭而退。惟陈茂见三缄吐嘱正大光明，又见举止周旋，颇有道气，心欲拜在门下，因依依不舍于三缄之旁。三缄曰：“吾告尔者正道也，尔胡不退？”陈茂曰：“吾听道长一席言语，自知罪矣！愿拜道长为师焉。”三缄曰：“拜吾为师，始欲学习大道乎？”陈茂曰：“然。”三缄曰：“尔能弃得红尘否？”陈茂曰：“吾子若孙均已成人，胡不可弃？”三缄见其来意真诚，遂收入门下，取以道号曰转心道人。陈茂得了道号，回家告别子孙，与三缄云游而去。

自离绣都旅舍，向前征进，又不知途去几许。他日来至一岭，问诸行人，名曰长蛇。三缄师徒欲上岭头，消闲玩赏，行人阻曰：“道长可由岭下直过，是岭不可登也！”三缄曰：“如何？”行人曰：“匪徒多耳。”三缄曰：“何为匪徒？”行人曰：“岭首有数十强寇，抢掠白昼。中岭有数十贼盗，乘夜穿偷。岭尾有数十奸人，专用妙计以取客商财物，谓为‘斯文客’焉。故远方之人越此岭者，不死于抢掠，必死于盗与斯文客手中。吾阻道爷勿从是岭过者，此耳。”三缄曰：“客商畏此匪徒，吾等云游道士也，身无财帛，有何畏乎？”行人见得三缄不听其言，倘徉竟去。

三缄师弟直上岭来，抢掠者进前阻曰：“尔身有财帛否？如其有时，须贷与吾，改日偿尔。”三缄曰：“吾乃云游道士，安有财帛？”抢掠者曰：“既无财帛，吾当搜之！”遂于蓬蒿

中走出数十大汉，来搜三緘师弟。狐疑曰：“云游道士，空身赤手，尔都不饶，凡有财帛客商，焉能饶却！”大汉曰：“尔尚咧嘴，有何武艺？狐疑曰：“尔以抢掠为事，又有何能？”大汉曰：“尔言吾无武艺，敢与吾力斗乎？”狐疑暗思：此匪不除，终为世害。拔出双剑，力与斗之。大汉数十人，均被狐疑打倒在地。狐疑曰：“尔等欲生耶，欲死耶？”大汉曰：“吾辈不识道长道法高妙，仙颜误触，望其恕之！”三緘曰：“尔望吾恕者也不难，但要改悔心肠，吾方释尔。否则，吾一举口，立碎其尸！”大汉曰：“自道长言后，愿改过迁善，永不复为抢掠之行！”三緘曰：“尔毋为势所逼，当面改悔，吾等去后，尔又依然！”大汉曰：“誓不敢矣！”三緘曰：“如是，尔将中岭、岭尾匪人，概约来兹，吾有所论。”大汉诺，即于是日约集诸匪，两傍侍立(力)，静而听之。

三緘曰：“在尔等作此不义，无非欲上供父母，下养妻儿。如得财帛多多，亦无非遗尔子孙。不知人生天地，财帛定于前世之善。行善多者，财帛必多；善少者，财帛必少；无善者，生于贫族，自少至壮，衣不暖体，食难充口。因缺衣乏食而生贪，贪变为抢掠穿窬、奸计弄人数等，稍获财帛，享其饱暖，自为得计，岂识适罪更深加，至来生必罚变牛马，于受抢受掠受盗受巧计播弄者家下，以偿所得之财。将债偿余，仍罚为兽，人形难转，苦不可言。尔辈今得人身，何不思尔前世毫无善举，如斯穷困，应从今世，善行广作，以冀来世坐享厚福乎？不但来世方享厚福也，善行若多，即于今生亦可转贫为富。”言词曲折，恻恻动人，能令匪徒闻之首〔肯〕。所言至此，已将蛇岭三等匪人化转，誓愿改过自新。三緘曰：“尔等既愿改过，事不宜迟，趁此造孽未深，尚易积善于壮年。”三地匪人俱皆叩首谢恩，四散而去。

### 第九十三回 天鱼池荷妖买道 走马岭黄蝶为仇

三岭匪人，均被三緘化转，心中大喜。住了几日，又向前征。时正夏初，叠叠荷钱，风动清波如蝴蝶；森森烈暑，天含暑气似炉锤。三緘念念求仙，惟在炼精炼气，心心向道，慵于观水观山。狐疑见师默然不语，乘机询曰：“吾师终日沉吟不发一语者，其心在道而有所得乎？抑亦别有所思而得于道外之指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善哉，子之多疑而辨难也！夫道在一心，心诚则道存，心分则道失。凡古今之求道而得道者，总在心之一诚而已。诚为天道，思诚为人道，下学上达，不容颠倒。欲尽天人之道，何可分心而别有所思？吾之不语，非不语也，诚吾意而正吾心也。”道也，实兼儒门之学。狐疑曰：“师传内功，弟子朝夕研求，虽稍解其炼法，何于炼功候心意始能诚正，未炼功候，稍一放纵，每见物而相引耶？”三緘曰：“皆心未纯耳。”狐疑曰：“一放颇能速收，奚为收之而又复放？”三緘曰：“放而能收，克己之功也；收而复放，克不胜己也。然皆有触目引伸之害焉。”正心诚意之功，讲得十分透澈。狐疑闻此一言，若有会于心而不复问。

云牙道人曰：“阴云四合，雷声隐隐，已闻于南山之阳。如或大雨倾盆，将何以御？”三緘曰：“速觅古刹以避之。”正言谈间，只见四面云生，雷轰雷掣，刁调大作，雨点如丸。

三绒忙展隐身旌，将师徒盖定，俟骤雨过后，始向坦道而来。无何，夕阳在山，兼之路滑难进。三绒谓狐疑曰：“前面厨烟生竹，必有农家，尔试踵门，借宿一宵，看可容否？”狐疑得命，飞身而去，不必复言。

却说天鱼池中，有荷妖焉，为首者自号舞霞仙姑，以下有名舞云者，有名舞月者，有名舞星、舞雪、舞日、舞霜、舞露者，皆听舞霞调用。舞霞此日，见得一天风雨，池内水溢，鱼游朵朵荷花，另添一种鲜花，因谓众妖曰：“今蒙上天爬霖恩施，姊妹精神，忽为焕发。得此荣宠，无酒以志庆幸，可乎？”舞月诸妖同向舞霞拜而言曰：“姊言正合吾意。但不知姊姊宴设何所？”舞霞曰：“池中虽好，住居已惯，无甚奇观。不若选一高峰，上可以仰视星辰，下可以俯视江水之为愈。”舞月曰：“如是，池东有峰曰翠螺，高大平坦，时生云雾，下临小溪。溪有一渠，水深莫测，登山而视，其圆如镜，俗故以‘镜溪’呼之。”言犹未已，舞霞曰：“有此佳山，正好资吾玩赏。妹妹等可速前去，布设停妥。”诸妖闻说，遂统婢女青螺紫结，数十妖姬，乘风直上山巅，化为绝大宫殿，酒厨茶灶样样停妥，方命婢女归迓舞霞。

舞霞出得池中，驾着彩雾，五色俱备，缓缓飞来。诸妖出迎，一拥而入。舞霞目极所化，如王者居址，乃心大喜，曰：“妹妹等道法高妙，化此行宫，刻凤雕龙，美胜王后之居，真吾不及！”舞月笑曰：“频劳姊姊覆庇，妹等道法，皆得诸姊姊。特恐布置未妥，还望恕之！”舞霞曰：“如此布置，尽善尽美矣。不识筵席可以备乎？”舞月曰：“酒煮黄粱，肉烹仙鹤，备之已久，只候姊姊入席畅饮焉。”舞霞曰：“如此，可同入席，以尽姊妹之欢。”群妖欣然，依次而坐。酒逾三盏，舞霞曰：“吾姊妹自修炼成形后，取名于霞、月、云、露者，

以为他日飞升大罗天上成仙预兆也，尔等知乎？”舞月曰：“姊姊志在天仙，可谓高且大矣。妹等则羨人世女娇得配夫郎，乐效于飞耳。”舞霞曰：“痴婢子，尘心未净，犹复缘贪世外。尔以为有夫妇者，尽能乐乎？”舞月曰：“夫妇配合，如鱼得水，安有乐不乐之分？”舞霞曰：“此中道理，姊不言出，尔等必以夫妇得配，尽享其乐，不知天下男子，每厌故而喜新。尔初为彼妇时，彼则视尔奇珍不啻，久见他妇色美，而其心恋在此，必于尔而是弃。丈夫之心，无有定所，厌故喜新，是其常态。天下之毒丈夫多矣！尔欲乐贪夫妇，设或遇此，将求乐不得，反抱怨难堪矣！”舞月曰：“如为人妇而一味柔顺，丈夫即欲弃之，乌忍弃之？”舞霞曰：“世之丈夫，其用意居心多为妇尔诵之：‘妻颜美处羨了人，暗叹西施两不分。谁识丈夫无眼目，反从丑妇说情深。’此不解之说也。”此情吾亦不解。舞月曰：“天下岂尽丈夫毒乎？”舞霞曰：“亦有妇女毒心在抱，而谋杀丈夫者。大抵皆一淫字误之。所误不少。若我姊妹，千磨百折，费尽多少辛苦，乃能化作人形，切毋复坠冤坑，贪及红尘夫妇乐事！如能遇得仙子，讲明道旨，朝夕炼修，以成一大罗天仙，方遂吾等之愿，所恨者姊妹无缘，不得面晤仙子耳！”舞云曰：“仙子行踪，若何可见？”舞霞曰：“凡上界仙真，所经过处，必有祥云护绕。至于下界将成未成仙子，所游地面，必有一股清气直竖半空。”舞云曰：“若然，吾等方上山顶，妹见清气一股，由西而北焉。”舞霞曰：“此必道中之士假云游以卖道者，吾姊妹须腾空视之！”言已，乘风直到空际，用目视去，果见三缙师弟陆续前进，清气绕于天半。舞霞俯视多时，喜而言曰：“吾姊妹道有所习矣！”舞月曰：“姊妹(妹)何(言)言道有所习哉？”舞霞曰：“吾观道士长途奔走，不暇他顾者，意在急求所在以栖止也。然是地荒凉，古

刹无多，惟桐华观中可以下榻，今夜道士定住于此。待至明日，吾等化作人间妇女，游至观内，苦祈拜入门下，恳传大道。尔诺妹妹愿去者随之，不愿去者听之。”言讫，妖风按落，坠于鱼池。

次早，舞霞晨妆已毕，问诸同类曰：“昨日所言求道一事，愿随为姊者，此其时矣！”只见舞云、舞月嬉笑而前曰：“吾愿随姊(妹)至桐华观焉！”其余诸妖，但不愿去。舞霞叹曰：“求道惟看霞月云，可知恋道不多人。待至道成化日里，又来自悔未同群！”叹罢，乃向诸妖曰：“尔等不愿求道，须守我平日规矩，不可于是池外扰(绕)害生灵！”诸妖应曰：“姊言如是，吾等敢不谨遵！”舞霞嘱咐毕，即偕舞云、舞月，乘风而至桐华观。轻移莲步，不疾不徐，手携楮财，欲于观中假意焚香，以探入道之径。

不料走马岭有一黄蝶，修成人体，素知荷妖貌美，久欲得一以为配，而未得其便。恰于此日，乘风出洞，闲游空际，遥见荷花姊妹化为民间妇女，竟向桐华观而来。黄蝶喜甚，扭身化作男子，手持白扇，摇摇摆摆，亦来是观焉。舞霞三妖刚进观门，黄蝶逞步上前，揖而言曰：“姊妹等何日来而？”舞霞曰：“男女不相赠答，以瓜田李下，嫌疑应避也。妾观尔似读书种子，岂未知古人之言乎？”黄蝶曰：“古人之言，今何必效？”舞霞曰：“今不效古，则弗守义守贞矣，成何世界！男不守义，女不守贞，则世界坏极矣！妾民间女也，尔误以为落花者流耶？如不速速他行，恐妾家男子知之，立毙尔命！”黄蝶笑曰：“民女当居民室，何得处于鱼池尔？毋诳吾！吾因尔妖姬可爱，特来求一以为配。如允则美，否则，脱兹虎口，有难焉者！”舞霞曰：“尔不畏国法耶？”黄蝶曰：“吾辈乃山水妖属，国法其奈之何？”舞霞曰：“尔不畏国法，独不畏天

律乎？”黄蝶曰：“以妖物害生灵，天津在所不宥，以妖男配妖女，天津乌得而加之？”言已，展开两袖，阻着去路。舞霞姊妹意欲躲过其袖而走，孰知此袖愈展愈大，轻轻一举，风劲如弓。舞霞、舞月、舞云见得黄蝶如之以厉，向空飞去，乘风而遁，又被黄蝶追逐。霎时狂风乱卷，天地昏黑。

三緘率诸弟子在桐华观内，忽听风声大震，走石飞沙，野雾蒙蒙，东西莫辨，心里暗计：是必妖物相斗空中。忙命狐疑出观视之。狐疑乘风空际一望，乃见二妖女战一男妖。男妖道法无他，惟两袖长大。女妖累被袖逞，倒下云头者数次，看看力难支持。狐疑举剑而前，以斗黄蝶。黄蝶吼曰：“吾与女妖相斗，与尔无干。尔为谁？毋于分外结仇也！”狐疑于是谓诸女妖曰：“尔等俱属妖侣，何相争战，一至于斯？”女妖曰：“妾乃天鱼池荷花修成，恨无仙师传以大道。昨日姊安宴设翠螺，瞥见清气凌空，知是仙真临凡阐道，姊妹计议，同来探访。不意刚到观下，是妖阻着去路，且以不入耳之语来相争答。妾等不服，故相斗于此。”狐疑闻说，怒问黄蝶曰：“尔念贪淫，妖姬念在求道，是妖姬这念正，而尔念邪也。以正伏邪，邪又安能敌正哉？据吾言之，男妖不得以非礼而路阻妖女，而女不得以非礼之拒而力战不已，不若随吾至观，拜吾师而习道焉。他日大道习成，仙境同登，悠游天上，较诸尔辈身为妖部、久处卑污者，孰得孰失耶？”黄蝶听之，若不服于乃心，忿恨而去。狐疑曰：“是妖闻吾劝论，反生忿恨，以其居心太毒，而绝无善根也。何意毒心人闻善言以如仇，见善书而碎乎？无善根者每多若比。人物皆有是心，所以仙子临凡，欲化导庸愚以积外功者之难也！幸而人类亦有善根不绝如妖姬者，不然，几使天下尽蛇蝎类耳。”叹息逾时，转见二三女妖尚且挺立以待，狐疑曰：“吾既解尔危矣，尔胡不归？”舞霞曰：“闻道士言

及仙子临凡阐道，吾姊妹不揣固陋，愿附骥尾，以拜门墙。”狐疑曰：“尔等既有是心，可随吾去。”

舞霞姊妹遂与狐疑驾风而去，坠于观外。狐疑入观，将三妖来由细禀三緘。三緘大喜，命之入见，伏地求道。三緘曰：“尔求大道，是尔有道根也。吾今收尔，须兼程以进，切毋止于半途！”三妖齐声曰：“如背师言，难逃雷击！”三緘叫起，传之一二。又取舞霞为餐霞道姑，舞云为衣云道姑，舞月为弄月道姑。三妖得了道号，即于此随师云游。惟黄蝶心中忿恨荷妖将已得手，忽为狐疑阻滞，回洞歇定，即命驾下妖卒往搬蝎虎，俗于是夜入观，以毙诸道士焉。

## 第九十四回 遣仙鹤指明去路 恨艳冶排设色坑

黄蝶因三缄师弟收了荷花姊妹，心甚不平。回得洞中，直向后山，搬及毒蝎老妖，乘夜来至观外。但见蝶张两翅，逞风威以若雷；蝎吐余涎，凑雾气而如焰。

三缄此际正在净室，与诸弟子讲论大道。忽闻山风震动，毒气闷人，惊而言曰：“观外其有妖乎。不然，何狂风骤起，许久不熄，兼之瘴气，直透观内，人几闷绝乎？”餐霞禀曰：“是必蝶妖来此复仇也。”三缄曰：“蝶岂有毒哉！”餐霞曰：“蝶妖无线毒，其闷人以毒气者，乃后山洞里之毒蝎也。”三缄曰：“蝶蝎异类，是蝎也，胡得助蝶为虐耶？”餐霞曰：“吾师不知，黄蝶欺侮诸妖，即恃此毒蝎耳。”三缄曰：“蝶倚蝎势以凌妖属，诸妖何不除之？”餐霞曰：“诸妖不能敌蝎而深畏蝎。蝶妖为蝎驱使，时任仆婢之役。且窥伺蝎妖所尚，如意供奉。蝎故爱蝶，常加护庇。蝶乃得借其势，以凌妖部。凡妖部之畏蝶者，实畏蝎也，非畏蝶也。然蝶借蝎威以为诸妖畏，自以为诸妖所畏者，在己不在蝎，久假弗归，日肆横行。在诸妖视之，无不垂涎而憾不得一效其威。是未见蝶之逢迎于蝎也，其卑躬如何可耻，其折节如何可羞。安识与其借人威以凌人而先为人凌者，何若安守本分，不受挟制之为愈乎？”三缄曰：“物也如斯，何况平人？”借威凌人，先为人凌，自不知羞，

反为得计。餐霞曰：“师且何宝以除蝶蝎之害，方无狐假虎威之人耶？”三緘曰：“师自有除之之法。”

于是取出飞龙瓶，持在手中，向空抛去。只见团团转转，如鸟飞舞，愈飞愈高。复燃响亮一声，现出金光数十道。毒蝎黄蝶以为章眼顽物，竟不在意。一吐毒雾以绕是瓶，一张长翅以逞是瓶。久之，瓶上金光灿灿，火龙舞爪张牙，直扑二妖。二妖躲之不及，竟被猛火将翅烧去，坠地而亡。飞龙瓶仍化原形，坠于三緘之前，三緘拾归故处。狂风毒雾，从此寂然。

次早，三緘命狐疑出现，别无他见，只有山下毙了蝶蝎二妖，大如车轮。忙忙回报。三緘叹曰：“蝎有毒以自恃，蝶因蝎毒而借以为恃。兹得飞龙瓶一并诛之。可知蝎难自恃，常为蝶恃。吾于二妖之转相为恃者得四语焉。”狐疑曰：“师之四语安在？”三緘曰：“尔试聆之：借以人威势以凌人，不识其中显报存。一旦二妖同毙命，空将余孽造来生。”四语无多，可为世之借势凌人者劝。三緘诵毕，群弟子曰：“师言为二妖发，亦可为人世箴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尔等均宜谨记勿忘。”群弟应诺而退。

又到次日，三緘曰：“此地常居，非阐道之意。今趁天色晴朗，风雨无虞，可向长途奔之，以好阐道于异地。”狐疑曰：“师言不差。”当将行李收拾，出了桐华观，望大道以前征。谁知走约旬余，地异人殊，不似中华大国。水深而黑，曲折若河海之宽；山巨而高，荒芜少田畴之望；而且人面如鬼，绝无文物衣冠；口语如鸮，大异人言吐囁。三緘不知何地，退于旅舍，问之旅主。旅主曰：“是所谓北狄也。”三緘谓诸弟子曰：“地至北狄，北游已尽，吾将反归故土矣。”狐疑曰：“师徒来此不易，不如暂住数日，以覘是地风俗究竟如何。”三緘劳顿不堪，遂因狐疑之言，暂住于是。

是时，紫霞在聚仙台前，谓及诸真曰：“吾奉道祖钧命、王母懿旨，阐道人世，故命虚无子脱胎三缄，云游四方。今到北狄，北方已尽矣。然三缄门徒，数尚未满。北狄通山狄王有一女一男，女名英诀，男名哈哒，与三缄有师弟分。三缄不识狄王所住，安所得英诀、哈哒而教这？是非遣一门人以为前导不可。”正言及此，忽一仙鹤坠于台下，辗转化作道士，手持麈尾，向紫霞而言曰：“真人任肩阐道，今已数年。吾等毫未效劳，于心有愧。兹至台下，愿任驱使，以立微勋。”紫霞曰：“鹤仙此言，最见护道心切。然吾门弟颇众，尽可驱使，不敢劳及鹤仙。”仙鹤闻之，固请不已。紫霞曰：“鹤仙既有此念，趁三缄已到北狄，狄王有一子一女，应投三缄门下，无人导以去路，尔可速往，为三缄前导，以收英诀、哈哒。他日阐道册内，与尔注一大功。”

仙鹤欣然，直冲霄汉。慧眼遥视，已见三缄师弟在陀罗山麓旅舍之中。于是按下拥翅云霞，坠于舍外，化一老叟，携筇而行。三缄见此老翁白发白须，玉貌童颜，知为不俗，出而询曰：“老翁安往？”叟曰：“闻有上界金仙在陀罗山传道，特到是地，一聆讲论之词。”三缄曰：“岂有上界仙子愿为凡侣师乎？”叟曰：“已真仙真，如前之先觉以先觉后，有何不愿？所患者人不乐习其道耳。如果乐习其道，无不亲切指陈。”三缄曰：“可容吾等去否？”叟曰：“尔如有心学道，随吾去之。但人毋多，只选二三得意门徒相随同去，自得仙子指点大道焉。”

三缄闻老叟言，遂选狐疑、金光、云牙。师徒四人，与同老翁，向北狄进发。由山及岭，登崖越壑，竟入荒野。一路之上，极目四顾，无数土穴，密若蜂房。三缄曰：“是地何无栋梁，仅以土穴为居。”叟曰：“是地非中国比也。中国峻宇雕

墙，尚嫌不美。斯地风俗鄙陋，惟居士穴。若以金银而论，尽出于此，即修栋宇，又有何难？岂知天生夷蛮，天不以豪华使彼享之，故与中国有别。”三缄曰：“是地若斯之陋，仙子乌肯临此以阐道耶？”叟曰：“昔孔圣欲居九夷，或以陋告之，孔圣曰：“君子所居，陋于何有？圣人如是，仙子亦然。”言谈之间，已不知途去几许。

正值狄王此日闲游山外，见诸道士皆中国人物，心甚喜之。忙命小狄数人上前致询曰：“尔系中国人乎？”叟曰：“然。”小狄曰：“吾家狄王有请。如尔等不嫌土穴湫隘，可随吾来。”叟曰：“如是，尔前导路，吾辈后随。”三缄是时不知小狄所说何事，惟随老叟，一步一趋。

刚至土穴门前，狄王恭迎穴外。老叟曰：“三缄师弟亦入。”宾主礼毕，席地而坐。坐未一刻，小狄捧一木器，其大如桶，内所盛者，皆猪羊等肉。老叟告曰：“吾辈习道，久不茹荤。”狄王愀然，向小狄啾啾数语。小狄于是撤去木器，捧出莽饼，以敬客焉。三缄师徒各食一饼，已果腹矣。食讫，狄王耳语老叟，老叟首肯。狄王若有喜色，即向内穴呼之。呼声刚停，内出一女一男，约有十余龄，双双跪于三缄之前，拜舞不止。三缄不解何故，呆视老叟曰：“狄王时向吾言，彼有一子一女，子名哈哒，女名英诀，身居士穴，常常负疾。前得道士指点，须习大道，乃可长生。今日见尔来兹，意欲将彼女男，拜尔门下而师事之也。”三缄暗计：化外人尚有求道之心，亦大奇事。概然应诺。哈哒、英诀喜出望外，从新拜舞。叟曰：“既拜门墙，当予道号。”三缄曰：“者是自然。”遂取哈哒为豁达道人，取英诀为善诀道姑。狄王闻取道号，复命子女拜算老叟暨诸子焉。是夜，止宿穴内。

闪日早起，狄王亲送下山。老叟仍导师徒归于旅舍。三缄

方欲究问传道之事，不意才老叟俄焉化鹤，冲霄而去。三緘惊讶良久，且喜收了哈哒、英诀。又率弟子等，欲由北狄退归桑梓，再省庐墓。

一日，行至摩耶山畔，寻一古亭居之。村人告曰：“是亭不可居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如何？”村人曰：“摩耶山上妖魔极夥，每夜此亭灯火如星，疑是群妖在兹宴饮。吾乡人等，皆于夕阳西坠，即不往来亭下。道长居此，恐不利于乃躬。”三緘曰：“多承村翁指示，吾辈不畏山妖之流。”村人曰：“聆道长言，谅有绝大法术者，吾不为尔忧也。”言罢竟去。

三緘师弟居是亭内，正逢望六，皓月当头，四面亭窗，蟾光射入。约二更许，忽见山岗之上有灯光数点，或明或暗，冉冉而来。三緘潜从窗隙窥之，乃一二及笄女娘，身服缝衣，后随十数女婢，立于亭外。久之，女婢叩户，大声询曰：“何方妖属，敢霸此亭？”三緘曰：“吾非妖，云游道士也。”女婢又曰：“云游道士中有三緘其人否？”三緘曰：“有之。”女婢曰：“既有三緘，居之无妨。”言已，持灯直向山岗而去。三緘见灯光去远，暗思：此妖能通人情，与他妖大异。不知此妖有四，同居一洞。一名艳冶，一名艳目，一名艳情，一名艳心，结为姊妹交。此时率婢来亭者，艳情与艳心也。

二妖回洞，艳问曰：“情心二妹游亭乐乎？”二妖曰：“吾约姊姊为游亭之乐，幸而姊姊慵于步履。吾等刚至亭外，见得一缕清气盘结半空，女婢叩门询之，乃三緘云游是地，借是亭而居之者。”艳冶曰：“三緘何人？其名若常记诵。”艳情曰：“姊姊曾不记虚无子游神四境，吾等与之斗乎？兹之三緘，即彼所化也。”艳冶曰：“如此，前仇在抱，岂容逃吾姊妹手耶？”艳情曰：“今夜已容彼矣，且于明日往柳眉山下，设四阵门号为四艳以候之。”艳冶曰：“阵名四艳，若何设法？”

艳情曰：“即以吾等芳名为阵门雅号。东门为艳冶，南门为艳目，西门为艳情门，北门为艳心门。每门要美女百人，惜乎女婢甚少耳。”艳目曰：“山野墓内野鬼一一呼齐。

天发晓时，竟投柳眉山，排成阵势。艳冶在阵，疾声呼曰：“艳冶门一百女鬼，装束务在华丽。艳目门女鬼，总以眉目送情。至艳情、艳心二门女鬼，各执柔肠一付，引得男子入此门后，群以柔肠拴之。”女将军以色迷人，惯用此宝。众鬼应声如响，顷将阵势排就。四艳腾空一视，见得阵内飞花缀柳，好不风流。不时脂粉生香，苏人骨髓。艳目曰：“阵势威风可畏，奈无陷人之宝何？”艳冶曰：“前日姊妹几陷虚无子者，有色坑也。尔岂忘耶？”艳情喜曰：“有此色坑，何患不胜三緘？”艳心曰：“不惟三緘能胜，亦可以牢笼天下之豪杰矣。拔山盖世之雄，绣口锦心之士，几见有不为此牢笼者。可速设之。”艳冶于是手执销魂旗一面，向阵内一绕，现在紫绿二色，旋转化为深坑，黑雾沉沉，变幻莫测。四艳笑曰：“此宝如斯利害，跳得脱乎？”阅者当百回读之。

## 第九十五回

### 铁旗山老道赐宝 银瓶同酒鬼复仇

四艳自夸法宝利害，破之无人，只待三緘来至柳眉山前，安排捕虎擒龙之计。三緘师弟在亭住了一夕，次日又复前进。行约廿余里，遥见一山高耸，直透云际。山下紫绿二色瘴气飘荡，时隐时现，时高时下，飞腾不定。三緘谓狐疑曰：“前面如此奇异，恐有妖物阻吾征车。”狐疑曰：“妖物所居，必生黑雾。今而入目者，乃紫绿祥光，当是仙真，而非妖物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妖物不一，岂可执一格以相绳？”狐疑曰：“如是，且向前途视之。”无何，来至柳眉山下，紫绿二色，愈见飞腾。三緘师徒不知四艳设阵在此，齐入阵内。极目视去，尽属美女，穿红服紫，喜笑来迎。顺掩横遮，不堪其扰。忙持斩妖宝剑，冲出此门。转过门来，又是一群美妖，阻着去路。仍挥以剑，绕门而过。正遇艳情在阵，将旗绕动，纷纷美女，各执柔肠一付，多端献媚，令人骨节皆苏。三緘见得如此迷人，疾声吼曰：“尔诸弟子各运玄功，休为美艳所迷。”大振精神，冲出此门之外，复被艳心阻定。举旗一绕，无数美女，各持入心锥，一拥上前，将师徒围着。三緘举剑挥之不动，力已馁矣，尽皆席地而坐。美女喜甚，相偎相傍。有坐于师弟之膝者，有搂抱师弟而巧说春情者，有捧师弟之面而以唇相接者。师弟是时目眩神驰，几为入心锥所制。入心锥一宝，不知杀尽天下若干佳子

弟也。三緘复又吼曰：“野妖休得如此！”举剑乱挥，美女不能支持。看看挥开，方欲外逃，忽为紫绿二色瘴气密布，竟将师弟围绕在内。一种脂粉之气，沁人肺腑。三緘师弟急欲冲出，不料刚移步履，齐坠深坑。坑内女娘现出百般媚态，或现垂头嫩乳，或现樱桃小口，或现寸许金莲，群向师徒以求配偶。娇音婉转，丰致可人。当是时也，三緘弟子有能驾妖风者，只想逃出此坑。谁知风车愈高，则坑愈沉，不能越之而遁。三緘师弟遂困于是焉。

且说铁旗山铁面洞里有一老道，道号硬心，修炼其间数千年矣。大道成后，惜少外功。一日，在外闲游，遥视柳眉山红红绿绿，艳色迷人。默会片时，惊而言曰：“虚无子脱化三緘，阐道人间。道果将成，云游天下，以积外善。今被四艳困着，欲出不能。吾不救之，恐为色坑死矣。”于是催动云车，直向柳眉而来，攻打入阵。艳冶曰：“何方野道，敢破吾阵耶？”硬心道人曰：“三緘命奉上天，阐明大道。尔等何敢上傲天律？吾特来此帮破是阵，以卫三緘。”艳冶曰：“吾设此阵者，是仇复昔日也。与尔无干，尔何必勉强出头，结兹仇憾？”硬心老道也不答话，暗在怀内取出铁沓一个，与人心相似，向阵地入。霎时毫光万道，一起一落，将美女尽行击毙，仅脱逃了四艳焉。

硬心道人将阵破后，提出三緘师弟，而谓之曰：“尔在此地候吾一刻，吾去收了四艳，再来与尔相晤。”言罢，向四艳败路乘云追去，以除色根。四艳曰：“吾阵为尔所破，救得三緘足矣，尔又逐吾何意？”硬心道人曰：“吾欲诛尔，以免后世俗子僧道为尔害之。”四艳曰：“天若留吾也，吾不被尔所丧；天不留吾也，吾乃为尔所诛。”硬心道人曰：“吾誓必诛尔。”四艳怒，各持双剑，并力相斗。久之，四艳力怯，将为

硬心老道所擒，忽闻空中有人言曰：“硬心道人休下毒手，天特留此四艳，以为人世生子承宗。”硬心道人曰：“留之反为人害，不若诛之。”空中又曰：“贪之者乃受其害，不贪者彼不敢强为人害也。”诚哉，是言！

硬心道人闻得此言，播转云车，仍坠于柳眉山下。三緘拜谢曰：“今蒙仙真救吾师弟，未审用何宝物？祈为吾赠，以防后日。”硬心道人曰：“吾宝乃心炼成。四艳排斯大阵，非此莫破。知尔师弟前途尚有所遇，故来传尔硬心宝贝一团。”三緘欣然用手去接。硬心道人曰：“此宝要炼之，自己各炼一硬心宝物于胸内，自使艳阵不能迷之。”三緘曰：“阵主收乎？”硬心道人曰：“未也，天特留之，以为人世生子接嗣。不知以往又迷及多人耳。”三緘曰：“多承指示，传以硬心法宝。大道成日，自然来洞一谢仙真也。”言毕再拜。硬心道人乘云向空，冉冉而去。

三緘师弟复向他方云游。狐疑在途，谓其师曰：“四艳阵中利害如斯，胜于他阵多矣。”三緘曰：“他阵各恃法宝，惟此艳妖，专以媚态迷人，入阵必丧。”狐疑曰：“阵内毫无军器，何能丧人耶？”三緘曰：“是四艳也，能盗人至宝。不但寿长者贪此短命，即僧道贪之，道不能成；君王贪之，亦倾城国。虽无军器，较之有军器者为更甚。所以淫字误人不少。二次遇此，宜破以硬心宝焉。”狐疑曰：“吾辈复遇，固破之有宝，然生灵至众，安得人人尽能以硬心破此色障？”三緘曰：“惜乎四艳逃窜！如于阵破时，被硬心道人以慧剑斩之，斯无虑于天下后世矣。”师弟二人，言辩四艳不已。

却说四艳为硬心老道追逐，未克擒杀，飘飘荡荡，来在银瓶洞前。遇着酒魔，酒魔询曰：“尔等为何如斯慌窜？”四艳曰：“为败阵归来，无有所依，故仓皇乃尔。”酒魔曰：“尔

与何人决战耶？”四艳曰：“三緘耳。”酒魔曰：“三緘为谁？”四艳曰：“三緘乃虚无子所化，阐大道于当世者。前彼游神四境，与吾姊妹结下深仇。今思报之。不意又遇一道名硬心仙子，将阵打破，几被诛戮。吾等计议，此生此世不能坏三緘之道，愿于没后转为女身，作一败道渠魁，而今道不能成，多在于此。其心方遂。”酒魔曰：“如是，尔所言三緘者，亦与吾有旧隙也。”四艳曰：“尔之旧隙安在？”酒魔曰：“吾于三緘投生时，得遇大石下。吾愿学道，彼不乐授。当与力战，使下千寻酒海。殊意虚无子化为巨瓮千百，破吾大阵。至今思及此仇，急欲复焉。但不知其人现在何处？”四艳曰：“历此不远。尔乘风车空际视之，有数十道士道姑奔走在途者，即是也。”四艳言毕，化一紫绿飞虹，坠向人间，不知所往。酒魔乘风空际，果见三緘师弟，陆续而行，急于前途，设下酒阵以待。

三緘师弟行了二日，越过撑天岭。由岭直下，见得一派平地，高插酒帘，或青或红，或白或绿，飘摇于市，恍如千百蛱蝶，飞舞云间。及近市廛，一股洞庭春气随风飘至。道根浅者，莫不得气思饮。三緘师弟方入市去，两旁呼宿声声。三緘曰：“此地旅舍颇多，须寻一僻静者以为栖止。”遂由大街内曲折而来。大街过余，露一深巷，内有旅舍，精华可爱。师弟入，旅主导至厅堂，各与一巨觥。三緘以为茗也，捧而食之，酒气逼人。三緘曰：“吾等道中之士，原与酒绝，但求茗与粟而已矣。”旅主曰：“吾市后巷前街，售酒为业，并无茗粟。凡属商贾，以及僧道士庶，居于此者，皆以酒为茗粟。酒之外一无所有焉。”三緘曰：“果尔，吾等借宿一夕，滴酒不饮，明日速行。”旅主曰：“如不饮酒，每人千金一宿。能饮者，一瓶一瓮，随价而与，栖止用费，所不索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尔地何甚不情？”旅主曰：“如何？”三緘曰：“酒帘高插，不过以

张售酒之名。饮者沽之，不饮(敢)者任之。为甚价索不饮，更倍于饮者，非不情乎？”旅主怒目曰：“前日来一巨宦，不饮吾酒，吾尚扭耳相灌，何况尔一小小道士哉？”三缄曰：“天下旅主，无此横逆。”旅主怒极，呼出数十巨汉，挽袖撩衣，各持一瓶，来扭三缄师弟。三缄见势凶猛，取出斩妖宝剑，向巨汉挥去。无如挥之之处，巨汉愈多，顷将师徒密密围着。三缄师弟各执军器，与巨汉斗。斗未片刻，外面吼声大震，又添醉汉数百，乱骂乱打，师弟接应不及，几为所败。忙取飞龙瓶抛向空中，口喷烈火，光生满市。东角狂风陡卷，大雨如注，霎时瓶坠于地，寂然不动。三缄拾起，满瓶皆酒气喷香，心知宝瓶已为酒困。急将隐身旌取出，四方麾动。巨醉二队汉子稍稍散去。

师弟乘隙逃出旅舍，只想另行他所。岂知行未里许，一海横隔，万顷茫然。刚欲转身，早被醉汉拥至，逼坠师弟于酒海。幸遇苞茅仙子云游天外，见酒气上冲宵汉，浊雾凝结，知是酒魔布阵，以毒阐道之士。云头按下，直坠海内。见三缄师弟如醉如痴，不醒人事。于是一手持巨瓮，一手用车推一巨觥，与酒魔大战。酒魔吼曰：“吾设此阵以复吾仇，野道何来，胆敢作梗？”苞茅仙子曰：“尔以吾余涎一滴迷惑人世，庸夫破产，以及国家颓败，皆害自尔。酒为郊天祭地而设，人每贪饮，以为丧身败家之举，殊属不值。凡此，吾不深咎。若三缄任肩阐道，云游天下，劳于步履，尔不思所以卫之，反从而害之，吾不尔收，以救三缄，则正道熄而非道炽矣。”酒魔不服，上前力战。仙子将觥推去，酒魔倒退数武。忙以大瓮抛下，巨醉汉等均被收入，而酒魔遁焉。

苞茅仙子曰：“酒魔逃去，又留一迷人之具于天下矣。”将瓮收转，来视三缄师弟，都为酒迷。当在身旁取数粒仙丹，

掷诸泉水，掬之以灌，一饮而苏。三緘起见仙子而拜谢曰：“此系何妖？如是利害。”仙子曰：“酒魔也。”三緘曰：“仙子灵丹解酒，何如斯之妙？”仙子曰：“吾以葛花炼成，故易去此酒毒。”三緘曰：“酒魔利害，仙子收以何宝耶？”仙子曰：“收以推觥法耳。”三緘曰：“推觥之法如何收得酒魔？”仙子曰：“不怕酒多如海，只要善能推觥。如见一觥，便饮一觥，安有不坠酒海者？”善推杯者，如何得醉？三緘曰：“诚哉，是言也！然承恩救吾，须留仙名，以好铭诸肺腑。”仙子曰：“吾苑茅道士也。尔道将成，尚有磨折未滿。每遇大难时，自有仙真为尔解释。吾言若此，尔宜慎重前途。”举塵一挥，足下云生，腾空而去。

## 第九十六回

### 铜臭阵耗星吐气 烈焰关忍汉标名

却说酒魔被苞茅仙子以瓮头抛去，欲收此孽，绝却天下之迷。岂知天欲留之，以为世用，故被逃脱。妖风驱动，窜到金库山上，息于老松树底。想到苞茅仙子前来挡定，未能诛得三缄师弟，以灭道种，心甚不乐。欲得一三缄仇敌，导其途以诛之，而心始遂。

怀思及此，忽听山下有人歌曰：“今自古，古自今，世上无人不精神。有些翻山越水来谋我，有些怀奸使诈为吾身。运否呼我我不应，妻儿子女难活生。时来无处不遇我，一家欢乐庆盈宁。倏然而吾口中，吐出高楼大厦；倏然而吾身内，生出田地村庄。道法儿虽不及广化天尊那翻天印，却能把天下人等迷弄得浊浊昏昏。”歌罢，直上山来。酒魔视之，乃一伟人，手持金砖，貌极凶恶。酒魔呼曰：“持金砖而讴歌者为谁？”持砖者曰：“吾乃金精老道也。”酒魔曰：“尔向何往？”金精曰：“闲来无事，游玩山岗。尔又何人，倚松而坐？”酒魔曰：“吾乃麴蘖老道也。为虚无子择地投生时有隙于吾，久欲报之不得。前日偶逢四艳与三缄战败归来，向吾言之，吾欲复前仇，因设酒海大阵。三缄师弟业已困于其内，又被苞茅仙子将阵破却。吾败逃此地，心中耿耿，抚躬自憾，虽能迷人于后世，不能现报于当时。”金精曰：“是人与吾亦结仇于游神日，

不知尚可追及否？”麴蘖曰：“去此不远，尔乘风空际，视之自见。但愿尔去诛及三緘小子，绝此道种。吾将入世败道乱德，以迷世人矣。”言讫，化阵清风，一股酒气熏蒸，散布四方而罢。留得迷人之具矣布四方，能避之者即是豪杰。金精老道得闻麴蘖之言，驾动风车，云头高望，果见三緘师弟，且行且止。遂于前面设铜臭阵以待之。

三緘师徒由村越岭，征途逐逐。不分日为何日，月为何月。只见桃花放处，知春至矣；菊蕊开候，知秋来矣。春秋几易大道未成。兼之沿途所遇鬼怪妖魔多端挫折。在道根浅拙者，早已淡厥心矣。所以古往今来，成道者寥寥无几。以人非坚玉，不能琢之使成器也。三緘系仙子根种，受尽折磨，尚未隳心。入四艳阵中，色不能迷；麴蘖战场，酒不能害。此系赞叹脚跟之稳，有非凡夫俗子所可及者，姑不具论。

又说师弟自离酒海，深感苞茅仙子提携大德，朝夕不忘。是日在途奔走太急，力已疲矣。思得一息肩之所，停养数日，再着征携。乃命狐疑前途寻觅。狐疑得命，乘风观望，遥见一村，黑雾腾腾，万户千门，不知属何地界。风车按下，坠落于斯。访诸行人，行人曰：“是乃避欲者也。”狐疑曰：“何为避欲？”行人曰：“此村父老传言，前有道士修道村内(曰)，道果成日，不食粟米，可以无饥。适逢年岁大荒，道士教以避欲之法，全活村人无算，故今以避谷呼之。”狐疑曰：“可有妖魔乎？”行人摇首曰：“是村从未有此。”狐疑曰：“远方游人能容栖止否？”行人曰：“西村南村人极怪吝，惟东村一带乐善者众，栖止必应诺焉。”狐疑一一访明，然后归告。

师弟陆续向东村而投。及到村中，桑麻菽粟，乡井敷荣。绿野青畴，高下遍是。三緘极目，不胜欣喜。狐疑曰：“师游此地，何乐如斯？”三緘曰：“风俗醇厚，一瞩目间，不禁使

人怡然自得。”正言及此，忽然狂风卷拂，铜臭逼人。霎时黑雾迷漫，不分南北。三絨惊曰：“前途必多妖物。诸弟子有法器者，各持在手，以备不虞。”一时绣雾、云牙、三服、乐道等各持法宝，拥着三絨而行。

行约里余，昂首视之，见有一门，现于雾内，额题“蜻蜓”二字。三絨师徒不知金精设下铜臭阵，埋头直入。刚入门来，遍地蜻蜓，堆砌如山。金精举口一吹，蜂拥而至。三絨师弟各以宝器挥之，蜻蜓纷纷坠落在地。金精怒目曰：“三絨野道，敢随吾入此门乎？”三絨曰：“尔且稍待，吾即来矣。”复入一门，上书“白镩”二字。遍地白气，密布如雾。三絨师弟同入其中，金精仍然用口一吹，无数白衣大汉，各以白镩争献师弟。师弟不顾，即持白镩打来。三絨展开隐身旌，将师徒隐着。白镩乱坠，幸不沾身。俟白镩坠余，三絨使起飞龙瓶，现出金龙，来抓金精。金精又败入一门，三絨随后追至。仰视额上，“黄金”二字，其大如斗。师弟入，金化为山，为水。三絨抛起肠绋子，直向金化山水缴去。谁知肠绋子善束妖物，不惟不能束金帛之属，反见金白坠地不动。三絨见得绋子不能伏之，持剑乱挥。骤来黄衣伟人，皆为挥倒。金精曰：“三絨野道，既破吾三门矣，敢入吾万宝门乎？”三絨曰：“率诸弟子，一拥而入万宝门中。金精吹了一吹，万宝尽化为大汉，或红须黄面，或黄须黑面，或绿须金面，错杂不等，齐将师弟围着。师弟于是如痴如醉，难以得出。

紫霞真人默会知之，速命正心子、复礼子来到铜臭阵，与金精大战。复礼子以撑天如意打去，金精道人击以金砖，一往一来，不分上下。战至半日，二子不能取胜，归覆紫霞。

紫霞真人方欲请凌虚、清虚诸真同破此阵，忽然洞外来一道人请见，紫霞迎入，拱手询曰：“道长何号？”道人曰：“

吾乃硬心老道。前日尔弟子困于四艳，是吾救出。今又困于铜臭了，尔将何如？”紫霞曰：“前承相救，兹仍请老道，拯吾弟子出此重围。大道成时，亦所赐也。”硬心道人曰：“四艳阵与铜臭等阵，皆难破之，他日尘寰，不知要坑死多少矣。”紫霞曰：“后来之事，不必预虑。请问老道，如何破此铜臭耶？”硬心道人曰：“欲破此阵，离不得大小耗星。”紫霞闻之，遂命正心子去耗星宫里，以搬二位星官。

不逾一时，星官已到。紫霞厚设仙馔，叵螺亲举，敬以黄梁三盏，曰：“未审二位星官破此铜臭，用何法宝？”耗星曰：“吾肩内所负是也。”紫霞曰：“星官所负，乃炼丹金炉。敢询此炉有何神妙？”耗星曰：“炼丹金炉与吾炉异，金炉左右有翅，吾炉无翅，名曰化金，不怕铜臭阵中千万财宝，吾将此炉抛去，顷刻消尽。所惧者此炉一日偷下凡间，无论巨富之家，亦可化为乌有耳。”即今所谓化钱炉者是。紫霞曰：“是宝足妙。吾弟子受困久矣，即请星官救之。”耗星欣然，乘云而去。

来到阵外，一声大吼，山岳俱震。金精老道手执金砖，立于阵门。耗星冲入。金精吹气一口，万宝化为巨汉，各执金银珠宝，抛坠如雨。二位耗星不慌不忙，缓将所负之炉取下，抛向空际，火光亮外，坠于地中。巨汉所抛金银砖等概入炉内。炉下火光齐发，霎时万宝销尽无余。看看收及金精，金精见事不行，飞身而遁。小耗曰：“金精逃矣，如之奈何？”大耗星曰：“吾遣耗星随之，彼即逃向人间，亦不能常常作怪。”每见有富室而倏贫者，何莫非耗星所作弄乎？于是将炉收转，救出三缄师弟。师弟拜谢不已。

耗星归去，三缄率诸弟子又向前征。约走数日途程，来至雄威山，复见黑雾如漆。狐疑曰：“是山又有妖乎？不然，何黑雾飞腾若是也。”三缄曰：“为师归心似箭，即有三头六臂

惯食人者，亦要去之。”言毕，师先弟后，挺身而出。刚至山前，陡起一阵旋风，透人骨髓。三緘曰：“有此旋风，必是妖魔。须各举宝器以待。”言犹未已，师弟身后倏来一团黑雾，雾中无数巨汉，不分清白，詈骂声声。三緘师徒疾向前趋，前面复起旋风，又来黑雾一团，阻定去路。雾内巨汉齐举棍棒，骂声震地，怒目而至。师弟于此腹背受敌，遂困阵中。虽有隐身旌将身掩着，棍棒不能相近，无如四面吹起黑雾，中有数万巨汉，搜捕三緘师弟，师弟欲出无由。

幸得狐疑脱逃，乘得风车，四处求救。复礼子云游天外，见而询曰：“尔师又困阵中乎？”狐疑曰：“然。”复礼子曰：“尔且暂候，吾去禀于师尊，作何筹商，自来回尔音信。”狐疑诺。复礼子云车播转，急归禀曰：“三緘又为妖困，祈师救之。”紫霞曰：“尔去视明，看此阵势如何，然后破之未晚。”复礼子得命，来会狐疑，各乘云车，腾空而视。观看阵内黑气密布，如烟如火。无数巨汉，非詈即击。人声济济，不啻市廛。观看逾时，回覆紫霞，言及阵中之势。紫霞曰：“山妖排阵，所遇多矣，未有如此之奇者。”遂统正心子、诚意子、复礼子、虚灵子、灵昧子，各持宝器，前来破之。谁知巨汉汹汹，乱嚷乱击，横不依理。紫霞师弟败了一阵，跳出圈儿。

正值无可如何，忽见当头祥光闪灼，内一仙子，见紫霞而询曰：“真人何往？”紫霞曰：“吾弟子三緘为妖所困，吾去解救，不意此阵奇怪，反败下风云内。”仙子曰：“何阵？”紫霞曰：“不知。”仙子曰：“阵必有名。待吾前去一览。”紫霞曰：“仙真何号？”仙子曰：“吾万忍真人也。”紫霞曰：“真人观阵后，还须相助一二。”万忍曰：“者是自然，毋容尔囑。”言罢，乘云而去。

顷之，转谓紫霞曰：“是乃烈焰阵也，非吾万忍瓶不能破

之。惜乎此瓶未在身边，吾且归洞取来，以破此阵。”

## 第九十七回 万星台师徒聚首 群仙会议论传功

片刻之际，万忍真人手捧一瓶，来会紫霞。紫霞细视，其瓶腹大如斗，颈长而口细，质朴而坚刚。视已，询曰：“真人此宝，炼有多少年？”万忍曰：“仅十载耳。”紫霞曰：“吾门法宝，或数百年，或数千年，方可炼成。此宝何成之易也？”万忍曰：“是瓶别无炼法，只在气之能养。十年养气，故易成之。”紫霞曰：“如是，真人破阵时，吾亦随行，以观此宝之异。”万忍曰：“尔试看看，能破烈焰者，莫此若也。”言毕，飞身而去。紫霞亦乘云而来。

刚到烈焰阵前，万忍真人大声吼曰：“何处妖魔，敢设此阵？”阵内出一猛勇汉子，怒气勃勃曰：“吾与虚无子结仇甚早，今日相遇，誓必诛之。”万忍曰：“虚无子奉命阐道，尔何敢阻？”猛勇汉曰：“吾仇不复，此心难甘。尔有何能，敢入吾阵？”万忍不答，竟入阵内。猛勇汉疾声呼曰：“胡不与吾击之？”呼声刚住，无数巨汉怒目而来，击者乱击，骂者乱骂，势若蜂蝗。真人不慌不忙，将万忍瓶连拍几下，瓶口倒竖，吐出千百细人，向着巨汉，笑容可掬，或拜或舞，谦恭之象，令人入目，万气俱消。始而巨汉见之，犹有怒而打骂者。细人愈恭愈下，直使巨汉霎时亦不骂而，而柔过于瓶内人焉。瓶内人又复稽首者三，巨汉哗然散去。不怕猛勇烈汉，惟一忍足以

消之。世之欲破此阵者，非忍不可也。猛勇汉子止之不着，阵势难支，腾空而逃。万忍真人驰追数里，猛勇汉曰：“让尔道阐此时，吾誓必扰乱人心于他日。”言罢，一股烈气，直落尘寰。

紫霞见阵已破，将三缄师弟救出，拜谢万忍，曰：“万忍兄所炼之瓶，破兹烈焰，易如反掌，真至宝也。而今猛勇汉子乘烈气以入尘寰，何不将瓶留于人间，制此猛汉？”万忍曰：“吾遣瓶内一二细人投生，以为忍让师。有能学者，不怕烈焰相逼，一笑可以消之。但猛勇汉子先坠尘寰，恐粗暴而激烈者多；瓶内细人投世在后，恐谦恭而能让者寡。细思世多刚强而少忍让者，信然。然能让虽寡，得一则身家可保，总不似猛勇刚强之败家丧身者为至易耳。吾言如是，尚未尽此瓶之妙，改日相晤，再为诉之。”言别一声，乘云竟去。紫霞亦归洞府。

三缄师弟得万忍真人救出烈焰阵中，又向征途奔走。行了数里，来至万星台。三缄谓诸弟子曰：“此山大而方平，虽万石嵯峨而石台高阔，中有石洞，毫无纤尘，真乃吾人炼道地也。吾甚羡慕，可于今夕是洞宿之。”狐疑曰：“师心既欲，即在此息肩焉。”言已，师徒陆续拾级而入。时至二更，倏见万石放光，杂如星点，时隐时现，不可指数。迨至三更后，万星愈现，光荒四起，已将石穴照耀如同白昼。三缄叹曰：“尘世亦有仙境。恐为坐井观天者未克见之，即与彼言，亦不深信耳。”

无何，鼙更四报。忽下一阵骤雨，狂风大起，喊杀声声。三缄惊曰：“洞外皆山，无有居人，叫杀之声从何而至？是必妖与妖斗也。”遂命狐疑、三服出洞视之。二人驾起风车，腾空下视，只见风雨之内有二妖焉。一喷火光，一喷泉水，彼来此往，争强论弱，战了数十次，愈战愈厉。狐疑私谓三服曰：

“二妖武艺不分上下，真雄物也。”三服曰：“妖已看明，吾与尔回覆师命。”狐疑诺。归洞禀曰：“半山二妖相斗，胜负莫分，泉水火光，两相薄激。奈属黑夜，不辨妖物是何。”三缄曰：“如是，可以肠绋子收之。”

狐疑得命，乘风来至山顶。见得妖物尚在力战不已，暗将绋子抛去，当把二妖捆下风车，束而愈紧。二妖此际攒作一团，坠于万星台石穴之外。三缄出而询曰：“二妖何名？”内一妖曰：“吾乃北海关火炼道人，数百年来，在德岛东面锦霞洞内修吾道果。不知何处来了妖道数人，霸占吾洞。吾心不服，与之力战，誓必拼一彼死我活，吾洞断不让之。”三缄闻之，转谓此妖曰：“彼言吾已知悉。尔又何妖？各有所居，胡为争及他人洞府？”此妖曰：“吾乃三缄仙官门弟，道号弃海。前在碧玉与师分散，四方寻访，踪迹渺然。吾将师恩日记诸怀，未尝一刻抛劫。因于杏子山岭义聚道弟道兄，炼师所传。岂知三服、乐道各怀异志，去投灵宅。又来势驱吾辈同师事之，吾辈不从，暗逃北海关。得遇棠花、桃英二道妹，同洞学道。奈为火炼道人骚扰不堪，故率凤春、翠华、翠盖、椒、蜻二子等常与之战。昨日火炼野道战吾不过，追至于此。不知冒犯仙子，束吾在洞。祈即释吾，好回关前，以访吾师行止。”三缄闻说，潸然泣下，曰：“尔龙宾耶？”弃海惊曰：“尔系何仙，知吾名号？”三缄曰：“吾非他，乃尔师也。”遂将肠绋子收回，放了弃海。弃海起，随三缄入洞，跪于座下，大哭不止。三缄曰：“当年碧玉似蜂分。”弃海曰：“不见师颜抱恨深。”三缄曰：“今日重逢真喜幸，弃海曰：“自兹步步傍师行。”师徒悲伤一场，从游诸子，无不坠泪。久之，三缄询曰：“狐惑翠华等俱在何处？”弃海曰：“同居北海关耳。”三缄曰：“如此，师于万星台暂住数日，尔速回北海，将男女诸徒呼来此

间，与师聚会。”弃海领命，飞身而去。

三緘又向火炼道人曰：“释尔归洞，尔休扰害生灵。”火炼道人曰：“吾见仙官师弟情深，酸人肺腑，愿拜门下，追随习道焉。”三緘曰：“尔自有道，何待他求？”火炼道人曰：“吾所习者，妖道耳，乌能得入正觉？愿师指示大道而习之。”三緘曰：“收尔不难，但恐桀骜弗驯，违背师教。”火炼道人曰：“誓不敢矣。”三緘于是收为门徒，仍以火炼道人取彼道号。火炼拜舞毕，三緘传以一二，令其学习不题。

又说紫霞真人于元旦日朝贺上皇后，王母下了懿旨，令得群仙聚会瑶池，赐以蟠桃御宴。宴罢，王母乃向群仙而言曰：“前者吾下懿旨，命一仙子阐道人间。道阐明时，收有女弟男徒，同入绣云阁，受享天福。不知此刻若何？”紫霞真人跪于瑶池，俯伏奏曰：“王母慈悲，恐道不明，为左道旁门以伪乱真，因建绣云阁，待彼阐道修道之士。臣前命得虚无子脱生尘世，俗号三緘，道阐四方，受尽磨折。而今心坚似铁，已当传功之日。奈无上意，故迟迟有待，而未敢造次焉。”王母曰：“阐道一事，惟吾开之。尔其速速传功，使彼换形移步，俾将大道愈显愈明。庶天下之左道旁门，不得误认为先天后天。人世之慕道而修道者亦不得误入旁迂。不亦见大道明而升仙之路近，升仙之路既近，由是而得道成真者，不见多多益善乎？”

紫霞得此懿旨，拜辞瑶池，与同群仙，归会于洞，曰：“王母旨意命传大道，诸真以为何如？”凌虚曰：“三緘大道固当传矣。然传道必得一清净地面，将三緘提入。至诸弟了，安置他所，待到三緘功夫得时，然后出与会之。不知此议当否？”碧虚曰：“凌虚所议，非不甚善。但三緘门徒分散以来，数载未聚。今始相晤，自应寸步不离。一旦隐其师踪，又淡修士心矣。以吾愚意，不若觅一高峰，暗提三緘于山巅，传以大道。

命诸弟子修道山下，庶三緘行止，常使伊等得见，乃无分心之虞。”清虚曰：“此议甚妙，可以从之。”诸真曰：“传道如此，固然可矣。又谁为传道人耶？”诸真内有霞衣真人曰：“彼自有师耳，何容他议？”紫霞曰：“大道无人不可授，人既不择矣，又何拘定乎师？”凌虚曰：“三緘系尔亲炙弟子，应尔传之。”紫霞曰：“传道吾不敢辞，宜命三緘一二门徒，陪守其躯乃可。”碧虚曰：“三緘门徒，妖部多于人部。令守躯壳，妖乎人乎？”云衣子曰：“以吾言之，如遣妖部也，则狐疑为是；如遣人部也，则紫光为是。”诸真曰：“云衣所议甚当，俱可从焉。”紫霞曰：“万星台气脉甚旺，是地传道，不亦可乎？”

刚议及此，忽一真人坠下祥云，入洞言曰：“诸真在兹，所议何事？”紫霞极目，灵宅子也，怒应之曰：“王母今日旨下瑶池，命吾会聚群仙，议传三緘大道，以成真品耳。”灵宅子曰：“三緘阅历未深，何得骤传大道？待彼再造数十载，乃可议之。”紫霞曰：“三緘习道时辰，不可谓不久矣；所受磨练，不可谓不多矣。以道而论，胎婴当结矣；以势而论，懿旨难违矣。尔每于其中阻此阐道之行，究有何者不服？”灵宅子曰：“大道为公，原非私授。群仙俱聚在兹，何不一及于吾？吾今来此，亦为传道计也。向者吾虽累阻三緘，正以磨练其性情，消融其渣滓。虽是强辨，亦说得有理。今如议传彼道，吾愿当此一任，以挽昔日阻滞之非。”紫霞曰：“三緘吾弟子也，吾自传之，毋容尔虚。”灵宅子见议不允，心中恨甚，乃大声曰：“不怕尔议得恰当，吾实有以乱之焉。”乘云腾空竟去。

## 第九十八回 弃海归途遇灵宅 三緘登岭见紫霞

却说弃海奉命回关，乘得风车，片时已到。凤春、二翠、以及椒、蜻二子、西山道人等见而惊曰：“弃海兄与火炼道人夜战山岭，吾等得桃英姊妹音信，急约道兄道弟前来接战。风车登上，半空遥视，未见形影。四面寻之，亦无踪。吾等无奈，只得仍回洞内。究不知兄与火炼战与何方？”弃海曰：“火炼战吾不过，驾了一线火光，向北而逃。吾亦乘着海云，向火光现处追去。火炼无处藏躲，火光扭转，又与吾战。战在难分难解，未审空际是何法宝，向吾与火炼一拂，当被束着，坠于万星台前。洞内出一仙官，先问火炼，次问于我。我将碧玉师弟分散情景，并暨义聚杏子山事，一一诉明。仙官闻之，大哭不已。狐惑曰：“此位仙官，何其仁慈如是？但不识大哭后，又如何处尔？”弃海曰：“仙官哭后，将吾释却，呼随入洞。细细审视，乃三緘师也。”又相向而哭者久之。狐惑及凤春等喜不自胜，曰：“十余年来，方寻不得。今日何幸，得师行止。于是大众合掌，以拜上天。拜罢，复询弃海曰：“师可念及吾等否？”弃海曰：“师当问及男女诸徒，吾言都在此地，惟三服、乐道往投灵宅，不知去向。师微笑曰：‘已合浦珠还矣。’吾仰面视去，不知二子何时已近师身。”狐惑曰：“师只念及吾等，未命吾等去会之耶？”弃海曰：“吾今归来者，即奉

师命呼尔道兄同至万星台，追随步履也。”诸人闻之喜，各将所炼宝物收拾停妥，风车催动，恨不一时即到，得睹师颜。

正驱风前行，忽然当头一朵黄云冉冉而至。此何仙子？乃是灵宅。自入群仙会，欲任传道一事，为紫霞鄙论数言，兼之群仙皆视若草茅，毫不介意，心中怒甚，云头独坐，以思乱道之策。策尚未得，倏忽妖风四起。慧目凝视，但见男女妖精数人，陆续而来。灵宅暗思：不如将此数妖收在吾洞，再炼奇阵，以诛三緘。因将麈尾一挥，一现了一道金光，照着妖风内面。弃海谓狐惑曰：“当头瑞云冉冉，必系仙子云游，见吾等下面乘风，故以金光射入风车之内。是欲与吾等有言也，吾等须乘机应对，不可大意。如或冒犯，仙子法宝乌能胜之？”狐惑曰：“吾辈修此大道，恐是无缘。不然，何多阻隔？”弃海曰：“道高魔至，自今及古，皆是如此。况尔我乎？”

言谈之间，灵宅子已将云头按下，与风车品对，曰：“尔等何往？”弃海视之，灵宅子也，因言曰：“吾辈无所去从，不过在洞无事，闲游四境耳。”灵宅子曰：“闲游者，仙子乃敢言及。吾观尔等尽属妖群，乘风出游，必有所害于世。如不实告，吾将以斩妖剑斩之。”弃海曰：“天上仙子，当抱仁慈。即一蚁之微，尚不忍伤。尔乃口中动辄言杀，恐亦妖属，而非仙真。”灵宅子曰：“吾非仙真，尔敢与吾斗否？”弃海笑曰：“仙与妖部论弱争强，更非仙才，且无仙度矣。”海曰：“吾闻求师者知其师贤，自不远千里而来，断未有往教之理。今以尔好为人师之言一倡，将世之好为人师而不自谅者，皆自尔言始也。”灵宅曰：“吾告尔以好言，尔反加吾以恶语。吾乃金仙一品，岂畏尔妖部耶？”弃海曰：“仙子自不畏妖，以其特有仙法也，特恐仙法未深，欺妖而转被妖侮，群仙闻得，不免貽笑大方。”灵宅子见海不语。灵宅又曰：“吾明告尔，毋得

错过。吾之往教于尔者，是爱尔等才有可造而道易成也。”弃海曰：“吾自有师，不烦尔教。”灵宅曰：“尔师何人？”弃海曰：“吾师非无名之辈，乃虚无子旨奉上天，阐道人寰，脱化三緘便是。”灵宅子闻得“三緘”二字，心中火发，手持麈尾，向弃海挥来。弃海持枪顺手刺去。狐惑与椒、蜻二子、西山道人、二翠、凤春、紫花娘、桃、棠二英，以及金光道姑等，各各通往，将灵宅围着。灵宅子虽有仙宝，未带身边，惟彼以枪来，此以麈挥而已。兼之四面攻击，甚难招架。只得吹气一口，化线朱光而逃。

弃海忙收了枪，呼及诸道友曰：“灵宅子化光逃去，必取宝物以诛吾等。吾等催动风车，急坠万星台前，倘如彼追至，自有吾师解救。”言已，风车催动，齐向万星台而坠焉。弃海先入洞，参拜三緘。三緘曰：“弟子等都来乎？”弃海曰：“都来矣。”三緘喜，传乎入洞。诸弟子一一参拜，师徒相见，悲泣不已。久之，三緘曰：“尔等自今无论女男，俱可同游矣。但龙女、紫玉诸女弟等尚未知师在此，尔弟子内谁去传之？”三服、乐道同声应曰：“弟子愿任此役。”三緘曰：“如是，速去速来。”二人去后，弃海禀曰：“吾奉师命，将诸道友导至半途，遇着灵宅真人，苦教弟子等投彼门下。弟子不服，侵以不入耳之语，彼遂与弟子云中大战。幸诸道友四面围攻，彼难支持，化光循去。然去则去矣，弟子想彼战败，必来报复。师徒居此，不可不防。”三緘曰：“待彼来时再作理会。”

一日，三服、乐道将龙女、凤女、紫玉、雪青子、榴真子、了尘子、从善道姑、醋枉道姑、回念道姑一一导至。三緘命各入洞，分班习道。复为大别门徒，传以三步功夫，使其前进。弃海等得师所传，如获奇珍，时时习之，不在言下。

且说紫霞前日与诸仙议论已妥，欲传三緘大道。碧虚真人

先至万星台，仙法略施，将山化为数十重，层峦叠嶂，如莲吐蕊。每重亭台楼阁，错杂不一。山形化后，紫霞乘得彩云，仙乐嗷嘈，来至是山首层万福楼中坐定。两旁侍立者：复礼子、正心子、诚意子、虚灵子、灵昧子，按部就班。一时碧虚、凌虚、清虚、云衣、霞衣子等同来楼内拜贺紫霞，紫霞真人设宴相待。宴罢，诸真各回洞府。紫霞独坐楼畔，以候三缄。

三缄一日谓诸弟子曰：“万星台山形镇静，宽平可爱。吾欲游玩，愿随者去，不愿随者，仍于洞所各炼道功。”诸弟子曰：“师欲游玩，弟子等俱愿随之。”三缄于是取齐宝器，紧带身旁。出得洞门，望而惊曰：“是山宽平而无峭壁，荒芜而没楼台。今胡变化耸翠之形，高起亭台楼阁之像耶？吾师徒既游此山，切毋相离左右。恐系妖魔现此幻境，牢笼吾辈也。凡随吾游者，宜防备之。”诸弟子曰：“师命是遵，不敢有违。”三缄遂率诸子，由崖而上。层层石级，约有十丈之高。石级登余，有亭高耸。三缄极目，额悬四字，曰“乾坤一气”。又仰视亭上一层，曰“无欲亭”。师弟步入亭中，真到其顶。俯首下视，若在半霄之上。周围视罢，下得亭来，又是一岭巍然，怪石嵯峨，如金如玉，晶光四射，雅色宜人。三缄师徒由岭直下。下到岭尾，复见一阁，红垣围绕，一派青松翠柏，万介裊鬣。由门入之，阁一上额，云“玄气调神”二重度入，其额则曰：“养我华根”。玩赏一周，斜由阁左行去。行约二三里许，露一渊焉。渊之周围，系栏杆遮护。渊外一碣，大书“太渊”两字。太渊上面，门开七道。由太渊而上，有清灵刹。路过清灵刹外，有一茅庐。三缄曰：“是山佳境，何多如是？吾必穷其底蕴，此心始安。”狐疑曰：“山右已见，不若由山左去，看又如何？”三缄曰：“可。”师弟于是由山左转去。所行之处，如空空阁、非我阁、非虚阁、无间阁、恬淡阁，指不胜屈。

三緘目不停视，曲曲折折，直到山半。山半亭台楼阁，较前更夥。

师弟性情不一，有贪看亭台者，有贪看楼阁者。又兼山麓忽来数队道士，渔鼓筒板，唱道之声不绝。遂将师弟分散，各游一地，惟狐疑、紫光二子随三緘上顶。顶上一楼，宽大异常。仰视其额，曰：“万福”。三緘入，见一老道凝神独坐，忙参拜之。老道曰：“子何来？”三緘曰：“弟子云游到此，出其不意也。”老道曰：“尔所学者何业？”三緘曰：“弟子不揣固陋，欲服玄门之气，以求长生。”老道曰：“如是，子非凡品。尔道能避谷乎？”三緘曰：“间或能之。”老道曰：“尔已得半矣。可于明日晨早来斯，吾有所传，不令外人得知。”言罢，仍复凝神独坐，紧闭双眸。三緘侍立逾时，拜辞下楼，就于楼之东廊安止。狐疑询曰：“吾师今日所游何处？”三緘曰：“楼中耳。”狐疑曰：“弟子同入楼内，师忽不知所往，因候于兹，不意吾师尚在其中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吾师弟三人，即在此地安闲数日，然后下山。”

次日早起，三緘独自上楼。老道曰：“子来乎？”三緘曰：“来矣。”老道曰：“尔气已浩然，精已固然已凝然，可谓朝元返本，明善复初矣。所欠者，一气未克冲和，命门揭之不开，丹光故不能出鼎。待吾传以服食紫华之英，必要如是如是，方教尔头戴白巾，足距丹田之法焉。”三緘得此一传，内心明然豁然，拜舞而退。习至月余之久，颇已纯熟。由此悟彼，即华池之沐浴，灵根之灌溉，无不洞澈。道习数月，五脏有相得之机。久而习之，已觉一气冲和，命门一揭而开，丹光出鼎矣。老道于此见三緘内功已满，胎婴结就，只候神出泥丸。乃命之曰：“尔在楼中，好好炼尔胎婴。俟实体养成，吾自前来传以变化。但养尔胎婴之际，宜命尔二弟子守护严谨，毋使人惊。”

” 緘喜不自胜，遂命狐疑、紫光，左右护卫。

独坐数月，婴已养成，老道又来楼头，语及三緘曰：“尔内功如此，外功尚欠，还须云游以积之。”三緘曰：“云游不敢辞，但祈吾师传以变化之妙。”老道传已，三緘再拜稽首。退归楼下，一一炼熟。复上楼内，欲求指示以未得者。老道见而笑曰：“尔又有所求乎？”三緘曰：“然。”

## 第九十九回 养胎婴猿精窃精 收金钟道士拜门

老道曰：“尔所求者安在？”三缄曰：“累承吾师不吝传授，弟子暗计，恐犹有未得者，冀师尽情指点，以俾弟子早早成功。”老道曰：“尔道业已尽得，此刻宜养胎婴。待胎婴养老时，自赴蟠桃大会。”三缄闻言而拜，曰：“吾师究系何人？”老道曰：“吾紫霞真人也。尔犹记忆当日领阐道之命乎？”三缄摇首曰：“不知。”紫霞于是拍顶呼曰：“虚无，虚无，曾记前途。命肩阐道，领得皇符。”三缄闻之，倏然开朗，似将前劫成真事，了了胸中。遂视紫霞而笑曰：“师乎当日命弟子之言犹在也，何凡胎一入，而概就忘却乎？”紫霞曰：“尔入胎脱化，为尘浊之气所污，故将前世事情，悉忘于心，无怪琢磨受尽耳。”三缄曰：“非师累累指陈，恐至死而难悟。”紫霞曰：“凡系初劫成真，功行尚欠，每降凡胎，俾游富贵之场，或位极人臣，或富甲一郡，是欲借富贵为修炼地也。倘迷于四害，不知修身积德，以补前劫所未逮，又复凡胎坠入，降为中富中贵，待彼修炼，以还仙位。如居中富中贵而仍不悟，造成巨孽，上天犹有所待，而罚于贫贱，使之炼其心性。至居贫贱而不知修炼，上天已无所待，而堕诸地狱，不免苦受三途。坠之愈深，斯炼修愈难矣。所以世之自富贵而贫贱者，皆由是焉。”三缄曰：“既成仙子，甚属不易。宜其长为仙品，不落

尘世。胡为凡胎打入，以负前劫修造之功？”紫霞曰：“欲成金仙一品，非由九转，丹何能成？”三緘曰：“然则，世言金钢百炼者，其即金仙之谓耶？”紫霞曰：“金钢百炼，尚其浅焉者耳。若上皇劫修米粟，岂止百炼哉？”三緘曰：“今而知仙品之不易得也。倘非吾师爱弟情深，则入宦途而不返矣。”紫霞曰：“他且不论，大道之传，已尽于斯。待尔胎婴养成，师又再来指点。”三緘领命而退，日在万福楼中，养此胎婴。狐疑、紫光，常常守护。

灵宅子因前日自议愿传三緘大道，紫霞不许，怒气归来，思欲先诛三緘，以绝紫霞传道之举。故在洞府，旦夕持筹不已。一日云游空际，遥见生台万道祥光，直矗天上。默会片刻，始知紫霞将道尽传三緘，三緘日养胎婴，渐有神出泥丸之望。心中暗想：如三緘神出泥丸大道已成，又一仙真，即欲诛之，乌得而诛之？既不得而诛，吾恨气满腔，若何消却？正踌躇未定，忽见一母猿驱风游行。挥之以麾，母猿妖风坠下，跪而言曰：“仙真麾挥畜类，有何驱使？”灵宅子曰：“尔能化人形否？”母猿曰：“吾修炼甚浅，只能御风而行。至于人形，尚不能化耳。”灵宅子曰：“尔拜吾门下，吾传尔化形之妙，可乎？”母猿闻言，欣然拜舞。灵宅带归洞内，日以移步换形之法教之。练习旬余，其法已熟。灵宅一日呼而谓曰：“为师使尔到万星台万福楼头，隐着身儿，俟三緘婴神放出，乘机迷弄。如毒毙焉，即是为师第一有功弟子。”母猿曰：“师命弟子迷弄三緘婴神，其化男乎，女乎？”灵宅子曰：“化一女形，以盗工矿企业表，尔不待修而仙可成矣。”母猿曰：“三緘既出婴神，岂无守护？”灵宅曰：“虽有守护，皆庸才耳。尔速去之，如有别故时，为师速来助汝。”

母猿拜了灵宅，妖风驾动，直投万福楼以候之。无何，三

緘嬰神放出。母猿化一美女，上前搂着。嬰神惊惶无措，欲归躯壳，奈为美女紧抱，急不能脱。狐疑、紫光不知其由，以为乃师卧矣。紫霞默会得知，按下云头，大声吼曰：“猿妖受谁刁播，来此迷弄嬰神？倘不疾速释之，看吾雷诀击尔。”母猿紧抱不释，驾风而遁。紫霞随后追逐，以撑天如意向彼击去。母猿全体欲碎，一时失手，将嬰神放下。紫霞以袖笼归楼中。

三緘忙收了神，见紫霞而请曰：“适才弟子嬰神游动，为一美女所抱，不能脱身。忽见师来，骂及美女。美女抱定弟子，飞之空际。师随后逐，美女失手，弟子坠于山巅，被师袖笼而归。不知何故？”紫霞曰：“师不为尔言。尔初游神，不甚深悉。其抱尔之美女非美女也，乃母猿所化，欲盗尔精以成仙体者。尔如恋彼，子精一泄，苦尔修炼半生，替母猿修之炼之，而尔道失之矣。”三緘曰：“是非吾师维持，弟子不迷于此，未有不迷彼焉。”紫霞曰：“学道人最忌子精丧失。所以世之少年子弟廿龄未滿而即丧者，以结配太早，无异嬰神之太嫩，子精丧尽，如木根枯朽，难免颠倒矣。然此必如何而后可哉？子弟完婚，宜在廿齿以外，此时根固而老，即或新婚贪恋，父母为之指点，节度得宜，自然克享天年，而无夭寿之患。世之与子成配者，慎之，慎之。仙子嬰神甫出，亦贵守护严谨。久久老炼，放之快收之亦快，安畏邪精所扰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如是，弟子嬰神尚嫩，冀师常为护持。”紫霞曰：“吾自命尔道兄朝日在此守护。”三緘曰：“师恩若此，弟子何日报之？”紫霞曰：“尔自有报时也。”言毕，归于洞府。即命复礼子、正心子来万福楼中，守护三緘嬰神出入。

守之已久，三緘嬰神，千里路途，顷刻能到。紫霞此际意欲命彼一人下云游，以收门弟。又奈三緘弟子尽在万星山上，无人传彼大道，左思可想，其计忽得。遂来楼内，传三緘而言

曰：“尔道已成，尔之门徒尚未收足。师今来此，特命尔孤身独自云游都中一带，以收尔弟子未及之人。”三緘曰：“今有数十弟子同在此山，弟子异地云游，谁为教导？”紫霞曰：“尔毋多虑，师命诚意子代尔教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吾弟子前因灵宅之误，不肯师事他人矣。可奈何？”紫霞曰：“吾命诚意子化尔形容，以万福楼为传道地。凡有功夫未得及一知半解者，招来此地传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师言固是。特恐诸徒见吾下了万星台，心生疑惑耳。”紫霞曰：“尔以明日为始，传尔徒众，或二人，或三人，同至此楼，以传其道。尔先为教惯，然后云乘黑夜，向都中而往。诚意子化尔形象，接续代教。尔诸门弟，自不见矣。”三緘曰：“师言如是，则机无可泄矣，诸子又乌能知之？”即于是日命狐疑前去遍传诸子，齐至万福楼。不一时，弟子等尽行得到，侍立两旁。三緘曰：“师传尔等来此无别，因尔等大道有得一二步，二三步者，尚未知之精而习之熟。自明日始，以三人为一班，来此楼中，问道之所已得、所将习与所未得，师好为尔等讲明而切究之。”诸子闻言，欣然散去。又于楼外议贴规条，以年齿之大小为受教之先后。果到次日，西山道人暨凤春、紫花娘同来楼畔，听师教谕。从此习以为常。教至旬余，三緘交于诚意子，暗乘祥光一缕，由后山而去。

却说金刚山里有一金刚童儿，乃古佛刹中金钟修成，预知三緘路过此间，特来与之试试法力。三緘甫至山下，只听钟声响亮，忽来一虎，色黑毛深，舞爪张牙，阻着去路。三緘暗想：此地又非野荒，如何有虎当道乎？是必妖魔化来以试吾者。师传变化之法，吾且试之。于是扭身化作猎士，手持铁叉柄，直刺黑虎。黑虎将躯躲过，举爪以抓猎士。猎士一叉横刺，正中虎腰。虎哮一声，化为巨石。三緘见虎化石，仍阻去路，转化一石工模样，持钻劈之。金刚童儿见得三緘持钻劈石，复化一

龙，高飞天外。三緘急化飞虎，相斗半空。童儿力不能支，作化金钟悬于霄汉。三緘化一老秃，手持钟杵，唱偈而至，向钟一声，钟忽化为皮鼓，大过于筐。三緘不疾不徐，暗化钟杵为鼓槌，向鼓擂之。鼓化黑烟，霎时散而无迹。三緘窃喜仙法颇灵，即属支身，不畏妖部矣。

金刚童儿化为黑烟，飞至芙蓉山前驻下，暗自惊曰：“不意三緘仙道利害如此，吾将何以伏之？”猛然思及雷震童儿亦能变化，吾不免搬至前面，以候三緘。计议定时，即转古亦能变化，吾不免搬至前面，以候三緘。计议定时，即转古佛刹中，私谓雷震童儿曰：“吾与三緘略试道法，孰料彼道高过于吾。特来搬兄，同至芙蓉山麓，再与相斗。如果不胜，拜彼为师。雷震童儿曰：“三緘系紫霞真人弟子，师法高矣。而且前劫又属虚无子所化，以仙根而学仙法，焉有不精？尔乃金钟修成，吾以皮鼓修得，均是受击器皿，何敢与彼一试法术乎？”真是度德量力之言。金钟曰：“谁家门前牌挂无事？吾有所托，尔试助之，尔有所求，吾亦助尔也。”雷震拂情不过，遂与金钟风车驾动，并到芙蓉。

三緘睡与金钟战后，曲曲折折，贪看山水，不知不觉，已抵芙蓉山。仰面视之，见得山形层峦相接，一顶高山，酷肖莲花一朵，开放于兹。访诸行人，以芙蓉告。三緘曰：“吾睹其形如莲花开放，不期前代竟以芙蓉名之也。吾且登高一望，以资游览。”于是祥光驾动，直趋山顶，甫立峰头。仰视于天，似与云霞相近；俯察于地，则青畴万顷，入目难尽。三緘爱其山高而秀，贪看忘行。

金刚童儿潜候山下，时已久矣，心甚不耐。钟声一震，乘风直上，手执铁锤二柄，向三緘而吼曰：“尔属何妖，敢窥吾山形势？”三緘曰：“山为天地所生，原以资人游玩，岂系尔

家之物？”金刚童儿曰：“闲话休讲。尔既道家装束，如有仙法，吾誓与尔一试高低。”

## 第一百回 收吴子三緘巧辯 设西天万佛奇谈

三緘曰：“尔我素无仇恨，何得手持军器，以阻吾道耶？”金刚童儿曰：“尔休言与我无仇也，曾记金刚山下为尔所败者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尔既败吾下风，应宜潜形敛迹，为何既败而复兴师？”金刚童儿曰：“前者失利，出于不觉。今日来此，誓与尔定高下，拚生死焉。”三緘曰：“吾见尔小小孩童，何不守尔本分，修尔大道，以期有成？如与吾较量高低，设或丧吾手中，自促年华，岂不可惜？”金刚童儿曰：“吾慷与尔言。吾有何道法，尽尔力量用出吾不畏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吾言金玉，反以为仇，尔又何能，只管使来，吾亦不避。”童儿于是双锤一举，直击三緘。三緘将斩妖宝剑挡开，复还一剑，童儿亦以双锤架着，不能近身。但见一往一来，剑如电火飞光，锤以飘风骤雨。

酣战良久，三緘见彼有三分怯意，正欲取出肠绋子以收此童儿，忽然雷声震动，雾影濛濛，顷将芙蓉山变成一块黑气。三緘慧目睨视，又见一位童子，头小腹大，动则雷鸣，手执金光圈儿，突近身旁，当头打下。三緘急闪异地，此圈坠在石上，将一石角损去，霎时金光散溢，如火燎原。三緘骇甚，疾向东往。童子出其不意，暗暗持圈，复向三緘腰中打下。三緘腾空一路，圈又人左飞去，把一斗大松树打成粉碎。三緘暗想，此

人道法比前更胜，如何擒之？正踌躇间，又被童子一圈从身又飞过，把一小小土堆劈得平如坦途。三緘曰：“童子何名？敢与吾战？”童子见己圈儿接连落空，心愈怒甚，雷声大吼，恍如地裂山崩。三緘暗展隐身旌，将身掩着。童子恐其借土而遁，化为铜墙，四面围三緘于其中。三緘亦化为火炉，中燃烈火，此火系三緘身内离火炼成，立将铜墙化为乌有。童子复化一海，海中一岛，巍然高耸，三緘支身立于岛间。海水作浪翻波，看看涌至足底，三緘忙取飞龙瓶向海一抛。此瓶倒向海水吸之，霎时吸尽。童子怒急，扭身化一青龙，舞爪张牙，其势猛甚。三緘将瓶拍动，飞出火龙一条，直追青龙。青龙畏之，坠于地下。火龙亦坠，乱窜火光。雷震童儿无处躲身，化作黑烟，与金刚童儿一同逃去。三緘随以肠绋子抛入空际，青黄二色绕从天外，缓缓收事，竟将二童束成一团，坠于身侧。笑而询曰：“尔欲与我试试道法，而今何如？”雷震童儿曰：“吾等被擒，都是出于未防。尔如释之。再以宝物擒得，那时甘愿俯首拜在门墙。”三緘曰：“者事甚易。”当时收回肠绋，释却二人。

二人商曰：“此次一向东逃，一向西逃，看彼如何擒之得着。”计定，各持军器，双战三緘。三緘以斩妖剑迎之，毫无畏惧。战了半日，取出飞龙瓶，望空抛来。二童知不能胜，黑烟吹起，东西分窜。三緘复以肠绋抛去，二色亦分两路弯环天矫，仍将二童束来。三緘曰：“此次服否？”三童子曰：“仙官法宝高妙，吾心服矣。愿拜门下，师事终身。”三緘见其心已悦服，当将肠绋解释，取金刚童儿为刚克道人，雷震童儿为柔克道人焉。二童不胜欣喜，即日追随步履，向芙蓉山北而去。

他日来至一庄，绣壤田畴，极目皆是。三緘心爱此地山明水秀，欲于庄中玩赏数朝。奈四顾其间，无有栖止之所，中心耿耿，缓向前行。行复里余，忽然一古刹翼然山半。师弟喜，

急望古刹而投。甫到刹门，耳听左楹有呶唔声，及入首重，为一老僧所见，近而阻其行，曰：“尔云游道士乎？此刹不准投宿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尔邑官宰有此示欤？抑京村人所议欤？”老僧曰：“否，否。刹内训徒先生吴子所议耳。”三緘曰：“日已夕矣，予将何之？即不许道士住此，吾等暂宿今夕，明日速向他往，断不濡滞遗讪。老僧曰：“尔言亦是，然吾不能自主，必须告之馆师。”言已而去。去不一刻，出谓三緘曰：“馆师吩咐，叫尔等拿一能言者，与彼会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学道之士，岂习口给御人哉？吾虽不善言词，愿与馆师一会。”老僧曰：“如是，可随吾来。”

三緘遂随老僧，竟入馆内。见得几上坐一中年士子，端其身分，严其面目。见三緘而问曰：“尔系学道士乎？”三緘曰：“浅学未深，不敢言道。”馆师曰：“可恨尔辈，辄以为仙为神骇人听闻，致使愚昧子弟多为笼络，抛弃高堂，独入深山，去人伦而不顾。似此妖言惑众，理应禁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先生之言，听诸何人之口？”馆师曰：“每见市廛内凡说仙说神者，皆尔道士类也。吾且问尔：“仙究何在？神究何存？”三緘曰：“如先生所说，其谓上天下地，无有神仙乎？”馆师曰：“然。”三緘曰：“尔言天地无有仙神，尔曾上过天曹，亲见之耶？不然，何以得知？”馆师曰：“吾虽未上天曹，即理推之，言仙言神，皆妄语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其妄安在？”馆师曰：“以未见者为妄耳。”三緘曰：“神仙原住天上，不与红尘俗子为伍，故不使人见。即与人见，微其服饰，晦其仙容，尔虽遇之，乌能知之？此仙之不测也。若言乎神，神居于幽，人居于显，两相捍格，又乌得而见之？纵体物不遗，尔亦忽略焉，而不以神目也，此神之不测也。尔何疑于仙神乎？”馆师曰：“以吾言之，仙神本无，不过以有功于世者，拟以神号；行藏怪异者，

拟以仙名也。”不信冥冥报应者，每以无仙无神之言辩之。三緘曰：“尔言仙神皆凡人所拟，尔室龕上何又供尔先祖？一遇疾苦，何得祷及神鬼哉？”馆师曰：“吾为读书士子，所信者惟在圣贤。昔孔子疾时，门人请祷于上下神祇，是祷诸神祇传之圣贤者也。岂如尔辈常以‘仙神’二字惊世骇俗耶？”三緘曰：“道士中有以仙神骇人者，有不以仙神骇人者，尔何得以一概论之？然不以神仙骇人，而亦有时以仙神教世，其说皆出自前贤也。尔岂未读神道设教之书乎？”

馆师曰：“不怕尔巧于辩论仙神之有，吾实不信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尔既不信，吾不尔强。以吾视尔，为不识时务之迂先生也。吾言及先生之迂，吾念及吾乡之任子澍焉。”馆师曰：“任某如何？”三緘曰：“子澍自幼习儒为业，可恨懒如眠蛇。习至三十岁时，腹笥空空，尚属半明半暗。一日农家招饮，妻阻其行，子澍曰：“农叟早备红笺送入吾馆，揖而又揖，吾必去之。妻曰：“尔如欲去，寻常衣服可耳。”子澍以为农家具酌相邀，必有贵客。遂入内室，将上色衣服穿得整整齐齐。妻又曰：“上天下雨，已经三日，尔靴不必着也。”子澍曰：“衣冠不整，貽笑旁人。”复将靴而着之。刚出门来，一步一滑，泥泞难进，农家未到，靴底已脱。子澍见靴无底，勉强而至坐于筵上。饮至半酣，不料靴而上提，赤足现出。众客哄堂大笑，子澍亦从而笑之，初不知众人之笑在己也。无何俯视，见得赤足现于靴外，自觉不安，目儿视着众人，暗将两足收入无底靴内。内有一客讥之曰：“天下人有言海深者，则曰碧浪千寻；有言心深者，则曰奸诈百出；有言学问深者，则曰学富五车。以吾言之，终不及子澍先生之靴深而无底。”子澍曰：“吾靴原有底，其无底者，失于滑也。”讥之者曰：“先生胡弗清一皮匠，以培根底乎？”子澍曰：“惜无皮相其人者。”讥之者

曰：‘有之。是人姓晨，善作靴。尔请之来，靴可整旧为新矣。’子澍曰：‘尔试代为呼之。’不一时，晨姓果至，将靴视之又视，曰：‘尔靴毫无根底，非姓晨的不能培之。’子澍曰：‘价用几何？’晨姓曰：‘无多，银仅二钱耳。’子澍曰：‘如果，待吾归家一询其妻。妻许则可，否则吾靴不必培其底焉。’晨姓曰：‘如询之妻而始培根底，吾未见世有是人也。姓晨的不愿培尔根底，任尔着无底之靴，看尔行得几时。至到行不去时，那时才思姓晨的好言，亦已晚矣。’言毕，大笑而去。

”吴子闻三缄言，怒气勃勃曰：“吾非言世无神，盖神世无仙也。尔何以巧语讥吾？”三缄曰：“尔言无仙，吾即仙也。”吴子曰：“尔将仙法显显，如能服吾，吾亦愿拜门墙而为道士。”三缄不徐不疾，扭身化为仙官，仙服仙衣，身骑仙鹤，翱翔天半。霎时坠下，仙鹤冲霄。吴子见而异之，遂拜门墙，即此追随，以习大道。三缄喜，予以道号曰傲性道人。吴子收后，离了古刹，向西而行。一路之中所历雨雪风霜劳苦，自不必说。

且言灵宅切欲仇复紫霞，而苦于无隙可乘。是日闲游，游到万福岭，见岭崖之上，石镌万佛，曰：“远年湮得了日月精华，都能乘云驾雾。”灵宅与语，诳以仙法度之，万佛欣然，概设门下。灵宅子曰：“既投吾门下，吾有一仇未报，欲借弟子之形，设一西天，笼络三缄入内，不知尔等心可愿乎？”万佛曰：“仙师驱使，敢不效劳？”灵宅见万佛应诺，当将是岭化为西方乐土。

三缄游至岭下，仰视亭台楼阁，较万星山为更夥。思其素好游览，兼之大道已得，不畏妖魔，遂独自前行。来至岭上，极目视去，无处非佛，合掌抵眉。三缄思曰：“此何地也，佛多如是？心恐妖部所化，放开慧目，又视不出破绽来。正思一问其人，灵宅化一小僧，突然而至。三缄拱手曰：“小当家，

此系何地？”小僧曰：“此地非他，乃西方乐国也。尔既来佛，曷不遍游乎”三絨遂请小僧前导。纡徐曲折，导入一楼，额题二字曰：“通天”。楼中尽属佛像，古老可畏。三絨一一拜舞毕，见得佛与佛谈，皆西方梵音，不解其说”未见，夕阳西逝。小僧导三絨于上层楼内，不知用何法术以诛之。

## 第一百一回 施妙法灵宅缩首 奏元功圣旨颁行

灵宅子将三緘导至上层楼中，欲诛灭之。三緘不识，乃谓小僧曰：“此楼何名通天？”小僧曰：“以其与上天相通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如何能与天通耶？”小僧曰：“人由此楼，可以登天；仙神游之，可以下地。澈上澈下，故以通天为名。”三緘曰：“极乐世界原在西天，胡是地为西天，尚有通天之说？岂西方乐土在大罗下哉？”小僧曰：“西方乐土本在大罗天下。凡人修行得道，先飞身于乐土，再为修炼，俟功行圆足，然后方升天府。此乐土者，即尘寰之第一天也。”三緘曰：“飞升大罗而始称佛乎？抑不待飞升而即称佛乎？”小僧曰：“未能飞升大罗，谁以佛号封之？”三緘曰：“如是，则是地之低眉合掌者皆非佛也，乌得冒佛名乎？”小僧曰：“此系飞升大罗受封佛号后而闲游乐土者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即称为佛，吾欲一观佛法。敢请诸佛显显，以释吾疑。”小僧曰：“吾与尔请之。”言已，假向诸佛喃喃数语转而告之三緘曰：“诸佛已许矣。但尔亦宜低眉合掌，不可妄动焉。”三緘曰：“愿领其教。”方将两足趺坐，小僧以手一指，似有至重之物从天半坠来。三緘忽听响声将要坠于顶上，扭身一化，化一莺儿，飞出重霄。俯首下视，乃一巨石如桶，周围放出金光。此属灵宅洞中所炼之飞天石，善能伤及仙子者。见得三緘化莺而遁，此石

飞舞空际，似寻三絨不着而心不遂焉。三絨忙将飞龙瓶抛起，内出火龙一条，舞爪张牙，与石斗于半天。久之，三絨见瓶不能伤及此石，刚欲飞起斩妖剑，忽来一仙子，向三絨而言曰：“是石也，乃灵宅炼成，非怪非妖，剑何能伏？吾与尔一锉，尔试抛去，石自粉碎矣。”三絨拜受讫，望空抛之。石见一缕金光直射身边，欲逃不得。此锉飞在石上，如石工钻石声，顷刻间片片坠地，化为乌有。三絨于是稽首拜谢曰：“承赐贵宝，未识仙子何名？”仙子曰：“吾乃公输仙是也。吾性善能钻石，助你一阵。奈灵宅不服，尚有一虚无圈子，是乃彼之原神所化，最为利害。吾去坠崖山下，等候灵宅，以笑其复仇造怨之愚。至于此圈，惟尔正心师兄方能破得。”言已，乘云竟去。

三絨坐在云头，果见一圈在天外圆转不歇，缓缓腾至身前，突然向上翻来，将身覆定。三絨毫不介意，扭身化为一猿，以猿最玲珑，能跳此圈也。殊不知猿向外跳，此圈愈见宽阔。用尽足力，只跳其半，视前圈尚遥，三絨暗思：圈之变化，能大能小，不知从上跳去，或可得出焉。乃从上跳之，其圈愈高，亦如平圈之跃，只能得半而止。三絨又化为马，窃计马善驰骤圈不能阻。詎料绝尘奔放，圈子益大，绰然有余。久则马力已疲，而不能越乎圈外。

正在计无所出，紫霞已遣正心子至，遥而呼曰：“三絨不必惊慌，吾来助你矣。”言已，跳入圈内，稳稳坐定，向三絨曰：“吾师带有打仙鞭，尔可持去，以打灵宅。”三絨拜受毕，跳出圈子，云头按下，与灵宅大战。灵宅未及防备，已被三絨连打数鞭。但见头肿鼻歪，化道怒气而遁。三絨追至数十里，指灵宅子而詈曰：“此次暂饶尔命，二次胆敢再斗，吾不诛尔，誓不為人。”詈罢，转向万佛崖畔，楼台俱渺，惟台壁上所镌万佛在焉，三絨于是率领刚克、柔克暨傲性三弟子又向前征。

灵宅真人受了此番挫折，抱头鼠窜，来至坠尘山麓，大声言曰：“好利害！好利害！不意三緘孺子造出如此仙法。非惟诛之不得，险将性命丧于彼手。吾仇知不可复，惟有统率异道，以乱彼正道而已。”是时，公输大仙早化一老道等候在此，见灵宅至，笑则询曰：“尔灵宅乎？尔横顺欲阻阐道之人，今何如乎？”灵宅子曰：“吾所不平于紫霞者，以紫霞任肩阐道，高大自矜，卑视乎吾。兼之累受彼侮，心实不服。故不得不累累复其仇也，岂好事哉？”公输仙子曰：“凡仙所遇，原不一致，亦如人世富贵贫贱然。有遇合之隆而得富得贵者，非生平造作应享乎此，即前世修积，定自上天。贫贱者流，不知一己乱道败德，自坠困境，反见富贵而仇之，思欲害之，令知己之贫贱而后已。乌知上天既许，有非人力所能夺乎？真人之欲阻道于紫霞，亦犹是也。然阻之累次，败之累次，亦宜自反曰：天其不许我乎？即当解释冤怨，以守尔清净矣。而乃如是痴遇不悟，无怪被三緘孺子击得鼻歪头肿，为群仙所羞。吾于三緘譬诸伏鼠之猫，真人则譬之畏猫鼠也。急宜宿首以听天罚，否则，他日有难言者。”灵宅子聆此一番议论，哑口无词，别了公输，回洞而去。

孰知阐是大道，不阻于此，必阻于彼。所阻者又属谁也？七窍自除海怪黄龙，皇帝嘉其有功。叠次加升，封为尚书一品，得专国政，李赤等效厥奔走，凡一切无头无质之案，靡不剖晰详明。皇上甚喜，常称于朝曰：“朕朝有此良弼，天下可无冤狱矣。”七窍得上如此宠荣，如此褒称，无奏不允。一日，七窍宣入内庭议事。珠莲设宴以招李赤等，曰：“尔等为阐道一事，辱受紫霞者累累，独不思所以报复乎？今者七窍得君荣宠，计从言听，何不乘机播弄，奏闻皇上，禁止习道之人。如圣旨下时，访得三緘，即扭入朝，加以大辟。三緘诛后，道已难阐，

俾紫霞无颜以见群仙。其计岂不甚善？”李赤曰：“吾等为奔走下人，播弄弗信，不敢再为多口。惟尔与彼既为夫妇，浸润之谮，或可行焉。”珠莲曰：“吾谮于内，尔谮于外，如士卒内外攻击，自然易破其城池。”计议如斯，七窍归来。

珠莲自是频以禁道之语左播右弄，李赤等亦常以此竦恧之。曾不几时，而七窍之耳劲软矣。他日上朝，诸事奏罢，金阶俯首，复面奏一本，曰：“圣天子抚万民，所重者圣贤大道。盖圣贤之道，不外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。而好异者辄鄙此道，为不屑为。或从释而不得其正宗，则释之旁门异道出；或从道而不得其正轨，则道之旁门异道生。以二教之异道旁门，分而为无数左道，或炫人以名利，或炫人以仙佛。学其道者，往往借此而创逆。原圣上大下旨意，敦崇儒学，将一切释道禁止不行。纲领一除，斯左道不能相沿而相习。伫见群黎合德，四海同趋。上古淳风，可由此而卜矣。”上闻所奏，条条有理，乃下旨曰：“爱卿所奏，实系清源正本。准尔行文如海内山陬，缉获不习正道者，飭州县斩决。倘能自知改悔，弃异道而不为者，赦之。”七窍旨，退出朝班，即令吏部衙门书得飞文遍行海宇。文内有：道门装束，该州县严缉，不得纵放一人”等语。此示一出，凡学道辈无辜受戮者甚众。

三緘不畏，只遣傲性三道人回万星台，与诸弟子同习大道，独将隐身旌掩着身儿，东奔西走，已至都下，正值七窍出衙。三緘化作渔翁，手提巨鳌，未能下咽。遂命侍从(徒)，前导渔翁，送入衙去。侍众得命，上前呼曰：“渔翁来，渔翁来！”三緘曰：“尔呼吾来，莫非欲沽鳌乎？”侍从曰：“然。”三緘曰：“吾鳌价贵，庸常之辈乌能沽之？”侍从曰：“吾辈何得食此。其欲沽者，乃吾家大人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尔家大人何名？”侍从曰：“常姓七，窍其名耳”三緘曰：“今向何往？”

”侍从曰：“上朝议事，顷刻即归。嘱尔随吾到衙候着。”谈谈论论，已到衙中。侍从曰：“尔鳌要银几许？”三缄曰：“待尔大人归来，与吾议之。”侍从曰：“吾与尔议，亦是一样。何必大人？”三缄曰：“尔辈虽能议价，不知烹鳌法，则味亦不鲜。”侍从曰：“如是，尔在此候之。”

候到日中，七窍归衙，询及侍从曰：“巨鳌沽得否？”侍禀曰：“此位渔翁古怪，要面见大人，方肯售之。”七窍曰：“渔翁安在？”侍从曰：“尚在头门，候大人钧旨。”七窍曰：“尔速传来，看彼何说。”侍从诺，趋出衙外，向三缄呼曰：“大人传尔速入，好好答言。”三缄曰：“吾自知之，毋庸指示。”及入衙内，不忙不促，将衣整整，上前一揖，揖已，挺立而待。七窍曰：“尔鳌售乎？”三缄曰：“愿售。”七窍曰：“要银几何？”三缄曰：“论此巨鳌，价值千金。大人欲之吾愿奉送。”七窍曰：“尔以售鱼聊生，此鳌送吾，日食何出。吾且备银廿两，以为日用之资。”三缄曰：“丝毫不取。但此鳌难得，如烹食时，眷属侍从，概不准同食，惟大人食之。不但疾病可却，还许寿算长延。倘视为寻常，则无益也。”言罢，将鳌奉上，下堂而去。

七窍果如所嘱，烹而独食。馨香之气，沁人肺腑。暗自思曰：“此鳌真不易得也。刚举二箸，微风动处，其肉化为粉白。以箸挑起，乃是一幅粉纸，上有墨迹。细细视之，首数语云：“禁止大道，衅起水妖。水妖不除，终自为害。”如此等语。以下不知何说，待缓述之。

## 第一百二回 数次化身勤指点 几番形变巧提撕

七窍将前数语念毕，向下念曰：“须知仙子之躯，勤修几何，苦心费尽，始受大罗封赏。何得身入尘世，再为锻炼，遂自以佳人、名利迷而不悟，永坠孽海乎？如尔七窍，因夺阐道之任不得，誓下凡境，乱兹大道，无非欲泄一时之忿。乌知已坠仙骨道根，愈迷愈深，殊可惜耳。倘自知迷障，持破迷途，先将蚌母、珠莲进去心中，继将李赤等摈诸门外，速撤禁道之示，倡其习道之端，则庶乎消尔前愆，仙种可还。不然，大道之行，乃奉天命。尔纵能旨请禁道，乌能阻人习道乎？在尔意中，以为示语煌煌。凡遇道门装束者，杀无赦。见此示，谅必深畏，不敢显装习道之流。然易道装为庸人，道由心学，尔又乌乎能禁？吾知尔之禁道非其本衷，实自珠莲、蚌母为内刁，李赤四妖为外播，不得已而请旨颁行也。不知此旨一下，戮及无辜者甚众。命债自尔结之，虽举手与主谋，罪有攸分，受罚则一。吾也恨尔衙门深遂，地由晤堂上贵人，特借售鳌以为进步。见吾数语，依此行去，甚食龙脯多矣，岂止此鳌也哉？”是言之后，细书“三緘敝友崑上书于常兄七窍”云云。

七窍睹此，似有悔意，终日愁容莫展。珠莲见是情景，飮以言曰：“郎君官居一品，朝廷熟不尊之？妻颜虽不及妲姬、西施，亦不在丑陋之列。用人如李赤等，令俐巧辩，可任驱使。

郎君究有何忧而不乐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吾之不乐者，悔听尔辈之言，禁此大道也。”珠莲曰：“尔又得谁播弄，以迷乃心志耶？”七窍曰：“吾自悟之，衙中无人，谁为播弄？”珠莲摇头曰：“是必有播弄郎君者。”七窍不语。珠莲百般献媚，七窍惑，悉将烹鳖食鳖，得此素笺之言，为珠莲告。珠莲异甚，索而视之。视至：李赤诸人摈之门外，珠莲、蚌母进去心中，粉面添红，大骂野道不止。骂已，言曰：“郎君毋信，天下之最误人者，莫若此也。”七窍诺，当将素笺扯碎，付于流水。

三缄默会知得，甚恨此番变化，不能挽七窍之心，左右图维，弗知若何而后可。他日访得七窍酷好奇花，于是折一杨枝，化为绝世花卉。又遇七窍朝罢归来，身坐车中。见一老叟持花叫售，七窍凝视花开如笑，绝色夺目，爰命役吏唤此老叟，随之进衙。七窍下了辇儿，谓三缄曰：“此花何名？”三缄曰：“是名贝花，与西方昙花相似。”七窍曰：“书籍所载，只有贝叶，乌有贝花？”三缄曰：“贝叶相沿已久，贝花无人传之，故有是名花，鲜克知者。”七窍曰：“此花开放，亦仅取其艳色而已，他有何奇？”三缄曰：“此花一日二变，晨变紫色，晚变绿色。不但此也，至晚变为绿时，花心内有古佛坐于其上，低眉合掌，若生成焉。”七窍曰：“晚间现佛，晨岂现一紫色而足乎？”三缄曰：“晨变为紫，中有散花仙女，拈花微笑。但须早起，方得见之。”七窍曰：“需银若干？”三缄曰：“大人乐种此花，止给园丁银百两足矣。”七窍如数给之。三缄得银，出衙而去。

七窍将花暗种盆中，不使人见。果于晨起，独自偷视。视未一刻，花心内突现仙女，拈花小笑。七窍见其冶容绝世。因戏之云：“花内生花事亦奇，小笑能将合世迷。假此化人尘外少，一团妙态令吾思。”四语咏后，散花仙女一个二个，势似

欲下。七窍骇，退窥变态。仙女若为未见也者，俨然移身而下，群立阶前。内一缀紫者曰：“不意已成仙子，坠落尘寰，迷障深深，弗思反回本像。今见吾姊妹而谗浪如此，吾必有以报之。”言已，红袖一展，约长数丈，随风飘舞，冷气逼人。七窍见而畏之，伏地请罪。缀紫者曰：“尔本道种仙根坠入红尘，胡不思与三緘同阐大道？而乃迷于功名富贵，拥水妖而误认为佳丽。何其愚之甚哉？宜速掉转头颅，以助阐道”如听妖姬刁播，禁道不行，是自犯天条，难免堕落矣。”七窍曰：“仙姑之言，如金如玉。吾愿助阐大道，出此迷途。尚祈仙姑宥吾罪戾。”缀紫者曰：“尔当着吾等应诺如响，恐聆妖姬巧辩，又是一番心肠。”中一缀黄者曰：“彼既知悔，吾姊妹宜回天宫，不必追问将来。”遂入花心，渐渐而化。七窍受此呵叱，心甚悚惶，将晚间之奇，亦畏视矣。

是夜，刚欲入榻，转思仙女所说，皆卫我而非害我，乃乘夜静，独自往观。时近更三，睹此花枝，愈开愈美。俄而枝头露重，花如俯首。顷则微风过余，花露稍轻，花心直竖，每朵现一古佛，低眉合掌。视之片刻，其佛尽化为金身。七窍是时呆立如痴，惟向花心拜舞不已。久之，佛若移步，高坐于花心之外，手招七窍。七窍骇，跪地言曰：“古佛有何训诲？弟子愿遵其教”古佛容颜开霁，迟迟言曰：“释门及道门，与儒共一情。三教不同处，不外者个心。因尔前生骨，乃属上天根。为怀阐道怨，思为乱道人。一入红尘世，迷恋不能醒。而今提醒尔，急急跳迷津。尔是道门子，仍归道门人。佛言不虚诞，休误尔前程。”言讫，香风一阵，花瓣片片坠地，一朵无存。近前视之，乃杨枝也。

七窍惊讶不定，自此若有省悟，故朝廷爵位与闺中艳妇，厌绝殊甚。珠莲见夫许久不入兰房，未识日在书斋，所作何事。

于是轻移莲步，偷觑动静。正见七窍默然独坐，若有所思，时而作喜怒哀乐之形，时而作手舞足蹈之象。珠莲不解，悄悄度进，在七窍身后，屏息而窥。七窍独坐刻余，倏然拍案大声言曰：“佛言真是道，忽把我醉醒。解组归乡里，愿作道中人。”言讫，复又鼓掌曰：“者才是真正主意。”珠莲假由外入，低声询曰：“郎君近日何事，不入兰房？”七窍曰：“朝内政繁，无稍暇耳。”珠莲曰：“妾特设宴内庭，请郎君一饮。”七窍曰：“此数日吾心弗快，甚不欲饮焉。”珠莲曰：“郎君心既不豫，少饮亦可解闷。”言罢，以纤纤玉手牵七窍衣。七窍见其莲步艰难，情不忍拂，即随之去。珠莲懒于步履，拍肩缓行，一时脂粉生香，过于兰麝，兼之艳态堪憫，莺声频叫郎君，七窍初醒之心，已迷去一半矣。色字迷人，何其甚也！及入筵中，女婢齐来奉承，无令不诺。七窍于此复咏之曰：“人云仙人最怡情，不过驱云拥雾行。即此筵前花鸟语，何殊蓬岛四时春？”珠莲聆兹四语，媚悦愈加，将七窍心肠安得稳稳当当，然后询曰：“郎君心志胡为又有变更？”七窍乃将花中之情详述一遍。珠莲曰：“女非散花女，野道暗为侣。佛非西竺佛，野道巧为做。一概可迷人，郎君须早悟。”七窍暗想：此言亦是。那有仙女古佛结于花心？是必左道者流，借此以迷吾心性者。从兹外物不宜买焉。三緘默会七窍复为珠莲迷弄，道心将现而又隐。吾且再显仙法，售镜一面以试之。他日，七窍议政归来，遥见三緘捧一大镜，光辉可爱。思欲买此，恐为野道之物，迷人心性，弗顾而归。及至归衙，想到镜之光辉，心又不舍，怀思切切，他人不及知焉。次日上朝议政，归得半途，仍见三緘持镜在前。刚欲呼之，三緘假意掉转，对面一照。七窍神倦，遂卧车中。直到衙门，尚未能醒。家人报入，珠莲率领女婢，扶进兰房安寝。

七窍自卧车内，见捧镜者招之以手，随后而去。走至一处，亭台楼阁，错杂如星，三缄竟导其魂，入一亭中坐定。小童献茗后，设筵以待。七窍连饮数觥，自觉酒味始饴，气香若桂。半酣之际，乃拱手询曰：“此系何地？”三缄曰：“仙府耳。”七窍曰：“地属仙府，尔其为仙子欤？”三缄额之。七窍曰：“何名？”三缄曰：“即尔平素所访之三缄是也。”七窍喜曰：“尔果三缄兄耶！自他年一别，尔在何地修炼，竟成大道乎？”三缄曰：“尔与吾错落离奇，今兹方晤。他年所会者，乃总真童子化吾形像，而欲乱尔之道也。吾自访君不遇，误入名场，得举巍科，为昆明令。不料一时失察，累被云上衣劾(核)奏，蛮方充配，受尽艰难。从此味淡宦途，习道于家。承得仙真频频指点，道已成矣。至尔与吾，原系紫霞真人门弟，而今官重爵高，受享既(即)隆，兼之身与妖姬，媚悦者众，吾恐痴迷弗醒，仙根堕落，特来指引。无奈首假售螯，如素笺所书，尔不悟之。继售名花，以仙女、古佛叠次点化，尔被妖姬所惑，复不悟之。今勾尔魂于梦中，再加指点。尔宜急易名心为道念，修成仙子，仍回紫霞洞府，同入绣云阁内，以还前劫之根焉。”七窍曰：“吾闻野道迷人，每假幻境，吾之所畏者此也。”三缄曰：“尔居名场，正是幻境，何得以真境而认为幻境，以幻境而认为真境耶？吾不意仙骨仙根，其迷一至于此。”七窍曰：“既非幻境，吾欲视尔仙法。”三缄曰：“欲睹仙法，者又何难？”

### 第一百三回 试道法离奇可羨 讲仙踪曲折堪思

三缄曰：“道兄欲观仙法，好好在亭坐定，看吾显之。”言已，用口一吹，红云突起，片时之际，愈起愈密，将亭塞满。三缄曰：“七窍兄，吾与尔云头并立，天外一观。”七窍曰：“可。”及上云头，三缄将手一指，红云冉冉向东而行。七窍曰：“仙法只能乘云，不为奇异。可有至奇至异者，资吾一赏乎？”三缄曰：“有，且呼天马来，尔我云中作驰骤状。”言此，仍复吹气一口，果来天马二匹，遍身毛色，如火如荼，跳跃嘶鸣，不让骅骝俊逸。二人挽辔，刁鞍同上。天马直行半空，奔放骤驰，几如电光逐影。乘了一辔，三缄曰：“止。”天马驻足。下得刁鞍，马化祥云，飘忽而逝。

三缄曰：“仙法如此，可谓奇否？”七窍曰：“未为奇也。”三缄曰：“必如何而始为奇乎？”七窍曰：“素闻月宫嫦娥绝艳无双，吾得游之，方称仙法之妙。”三缄曰：“者亦无难，尔随吾来，月宫一睹。”七窍甚喜，与三缄携手云间，愈乘愈高，来至南天门外。由门直入，见一大溪，水声潺潺，恍如笙簧并奏。有槎破浪周游泉水之乡，有犊沿江踏遍河州之侧。纱浣织女，独桥边冀故夫；石与支机，挺立江头称古迹。七窍视此而询曰：“天上亦有河欤？”三缄曰：“此天河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天河内胡有槎乎？”三缄曰：“尔未闻张骞乘槎以泛于

斗牛者哉？”七窍曰：“天河岸上，又胡有浣纱女子与牧犊童儿耶？”三缄曰：“是乃牛郎织女也。”七窍曰：“河中挺立之石何名？”三缄曰：“支机石耳。”

七窍曰：“天河故事虽奇，亦属平常。若得月宫一游，吾意方遂。”三缄曰：“如是，月宫在西，吾与尔云头扭转，缓缓行之。”七窍诺。行约数武，见一神祇，红发红须，手执金鞭当头而至。大声吼曰：“尔乃下界学道未成者，何敢滥上天曹？倘上皇得知，尸无厝所矣。”三缄伏首稟之，神祇飘然向东竟去。三缄曰：“七窍兄其见天上之神祇乎？”七窍曰：“见之矣。但不知此系何神？”三缄曰：“此即纠查善恶之王天君也。”七窍曰：“以吾读书士子，性傲异常。平日存心，不惟不知有阴曹鬼卒，即以天上而论，未尝信其有神。由今观之，上天有神祇，果然不假。”三缄曰：“不信鬼神，多由读书士子倡之，愚顽亦从而和之。直使天下人肆无忌惮，而逆种恶类出。此逆种恶类之罪，所以半归读书士子，而彼不知也。”读书士子宜讲鬼神报应，以醒世人。七窍曰：“月宫历此，尚有多途？”三缄曰：“即在咫尺耳。”七窍曰：“月宫之宽，究竟何苦？”三缄曰：“其大无外焉。”七窍曰：“以下而视，不过如筐如筐，岂在天上而不同乎？”三缄曰：“日月星辰，变幻莫测，乌可以意计度之？”七窍曰：“不到其间，终难以信。”三缄曰：“尔试往观，自知神明之莫测。”谈谈论论，忽至一处，有大桑一株。七窍曰：“上天亦以桑蚕为事耶？”三缄曰：“是名扶桑，日月之出入于此始，亦于此终也。”

扶桑过余，遥见光辉发现。七窍曰：“前之光辉照耀者，其即月宫乎？”三缄曰：“然。”七窍闻是月宫，与三缄忙忙趋至。果然高悬一镜，大不可量。其中丹桂生香，楼阁亭台，错杂不一。首重刚入，仰视台上，嫦娥数辈，宫装仪容，玉笛

齐鸣，洋洋信耳。七窍叹曰：“数队嫦娥秀丽，一派音大忠扬，真人间所无，只应天上所有者。”三缄曰：“月宫已睹，可知学道成仙，快乐逍遥高过乎人群否？”七窍曰：“人间富贵，洵不若天上神仙。吾从此归家抛去利藪名场，且学扶衰不老之功，一旦功成，此地自可居处。”三缄曰：“尔能学道，仙种尚在，较之毫无根底者，其修炼为最易焉。”

七窍曰：“月宫华荣若此其极，不识瑶池境界又复何如？”三缄曰：“只要尔能掉头颅，欲游瑶池，何难之有？”七窍曰：“兄可导吾视之，以广识见。”三缄遂导七窍向东而来。所行之途，光润可爱。刚近瑶池门外，见二神将像貌森严，凛凛威风，手执降魔玉杵，吼声如雷，曰：“何人敢到此地，欲效东方朔之故事乎？”三缄伏耳数言，二将曰：“如此，速去速来，毋得迟延。为王母所知，罪不尔宥。”三缄唯唯，即导七窍，竟入重门。但见左右二池皆玉砌金嵌，一带亚字栏杆，晶光射目。池内水清如镜，蛟龙游动，水浪频兴，五彩芝花，香风扑鼻。池外蟠桃数树，树上有花有实。花红如火，其大如斗。桃色鲜美，坠于枝头。七窍曰：“此桃何大如是？”三缄曰：“是桃也。三千年开花，三千年结实，有非凡种可得此焉。”七窍曰：“食此桃者何人？”三缄曰：“凡人世道士修炼成真，朝见上皇，封了仙爵，王母下旨，赴瑶池大宴，命守桃仙子摘取遍赐，必于此日，方得食之。”七窍曰：“如此看来，为仙之荣，无异人世之受享爵位也。”三缄曰：“人世爵位虽荣，安及仙爵？”七窍曰：“如何？”三缄曰：“仙爵在乎天上，上天数日，尘世几易春秋。况仙升一品曰金仙，不灭不生，休同天地，几千万载，身躯不朽。岂似人间享寿，如花开放，转眼即谢哉？”七窍曰：“今而知阅历半生，所误诚不少也。”三缄曰：“如尔能将富贵一旦抛弃，洗涤旧肠，从新炼气凝

神，成仙尚不难耳。”七窍曰：“谨领兄教，誓必解组归里，苦诵《黄庭》。”三缄曰：“恐尔之耳如绵，一聆妇女言，而道心又废。”七窍曰：“前者为仙之荣目所未睹，即有仙子化导，讲尽为仙乐事，俱属惆怅无凭。兹已亲睹目中，任彼巧言如簧，不能易吾心志。”三缄曰：“如是，尔归，宜辞尔官，急探道旨，先将禁道之示止而不行，即是初入此门一大功德。”七窍诺。

三缄于是仍导由天河而返。曲折弯环，远远望见一门，金光四射。七窍曰：“此何门也。”三缄曰：“是乃前所入之南天门也，尔即忘耶？”既到门前，见一朝服朝冠者独坐于此。三缄揖而谢曰：“适承尊神青眼顾盼，已许吾等入门。上天荣华，一一备睹，真所谓海楼蜃市，美不胜收。”朝服者曰：“尔等既羨其荣，宜坚定道心。俟道修成，准尔常来游玩。”三缄曰：“尊神所论，敢不遵之？”

出了南天，一路云霞，五色俱毕。二人拍肩乘上，甚觉逍遥自在。虽人间极贵，其乐不能有斯。顷之，三缄按下云头，拱手作别，曰：“尔归衙内，即速辞官，苦炼道功，他日重逢，自有期也。”七窍依依不舍，把袂而行。三缄曰：“天下之聚散原有一定，尔何作此儿女态耶？”七窍曰：“吾自老道指示，求尔为友，求之数载，不得一见。今幸相晤，约游天府，正宜长相聚首，开我茅塞。俄焉抛弃，吾即欲习大道，又乌乎习之？”三缄曰：“尔归，果能弃绝豪华，真心炼道，吾来与尔朝夕共处。特恐误听人言，又易初衷，则吾未如之何也已。”言已，掌推七窍。七窍惊寤，举目视之，尚在内衙绣幃榻上。

珠莲见夫苏转，忙忙询曰：“郎君病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吾无病也。”珠莲曰：“郎君无疾，何昏聩一至于此。”七窍不答，移时，言曰：“从兹富贵吾真淡如水耳。”珠莲曰：“人

生斯世，原为富贵而营谋。谋之不得，贫贱一生。谋既得之，受享一世。胡以宜享之富贵，而反厌弃乃尔乎？”七窍曰：“人世富贵，安及仙爵享于无穷？”珠莲曰：“郎君何所见而云然？”七窍曰：“吾自有所见焉。”珠莲曰：“郎君又为野道所迷弄乎？”七窍曰：“野道即能迷人，岂能致游天府？珠莲异，究询所以。”七窍曰：“吾今日议平归衙，见一中年壮士手捧大镜，叫卖街头。刚欲呼之，倏然力倦神疲，卧于车内。魂离躯壳，遨游坦道。卖镜者徜徉面至，导吾前行。行约数程，一亭直竖。其人导入坐定，即设筵席。盞器非金非玉，皆人世所无。肴饌纷呈，亦目未曾睹。吾问之曰：‘是何地乎？’其人曰：‘仙府。’吾曰：‘既是仙府，宜属天上，吾欲登天一游。’其人曰：‘此易易耳。’遂携吾手，由南天入。南天门内，一河阻隔。濯锦者环江而立，牧犊者绕岸而行。吾问之，乃知其为天河。由天河而入月宫，嫦娥数辈，或歌或舞，仙乐齐鸣，媚态妖姿，妙手难绘。由月宫东转，迳入瑶池。池中之莲，池外之桃，王母之宫，在在亲为目睹。吾心羨甚，窃欲弃妻辞爵，学道深山焉。”珠莲闻之，恨入骨髓，良久言曰：“其人何名，郎君曾询之否？”七窍曰：“其在非他，即吾前所访之三緘也。嘱吾弃世须急，以习道功。吾将于明晨修下辞王表章，炼道去矣。此次任尔巧词，难挽吾志。”拂然出外，独宿书斋。珠莲是时知七窍之心已坚于道，忙呼李赤等，商其解此迷焉。

## 第一百四回 化卖镜妖术解谜 导游冥仙子力劝

珠莲设下厚筵，呼李赤等入于内室。四妖坐定，珠莲乃言曰：“前日三緘假卖镜之术，招七窍魂魄，上游天府，坚破道心。七窍苏来，意在辞官，入山修道。其志已决，言无可入。倘不设计以破其迷，则禁道无人，吾等深仇，何能报复？故特设此筵席，问及尔等，看如何若以挽七窍入道之心。”蚌母曰：“吾自辱受紫霞，无日稍忘于方寸。幸而尚书衙内，娘母时时团聚。又奈三緘野道假设天府，邀七窍以邀游。七窍遂认为真，爱易名心而起道念。此人一入大道，仇难复矣。吾于此愿出一力，以破其迷焉。”珠莲曰：“老母欲破此迷，其计安在？”蚌母曰：“吾化一卖镜者，仍捧大镜，叫售街头。尔等将吾呼入内庭，来见七窍。如见吾言不合，即时束去吊拷，吾自有说以破之。”珠莲曰：“如是，事不宜迟，迟则彼必辞官，无可救药。”赤鲤曰：“蚌母此计妙不可言。设或不行，又将何苦？”蚌母曰：“如行则罢，否则又效三緘故事。”珠莲曰：“今日已晚，明日急宜行之。”

商议已定，到了次日，蚌母化三緘模样，手捧大镜，叫售衙前。李赤见之，暗自喜曰：“蚌母妖法果妙。观此所变形容，恰肖三緘卖镜之情矣。”忙忙走至书房，禀于七窍，曰：“衙外有一卖镜者，要与大人言话。”七窍闻禀，喜不自胜，曰：

“三缄真吾良友也。前日天宫一别，许吾习道时聚首相传，不料今兹遽来此地。有是良友，不弃不才，是吾习道有缘，而仙职可望矣。”遂命李赤迓之使入。李赤领命，假于衙外呼曰：“卖镜者来，事家大人呼尔入衙。好好回言，切毋有触。”卖镜者曰：“吾自知之，不烦告诫。”于是，将衣整整，随李赤入内。由亭阁，竟到书房。是时七窍久候门外，目视其人，果与前日形容不差毫末。其人拜见毕，笑而谓曰：“曩者上天之游乐乎？”七窍曰：“承兄携带，高高之境，已能入目而亲切之。常恐分袂以还，难与道兄一晤。不料道兄不弃，今日又得重逢。兄既来斯，谅必有以教弟也。”卖镜者曰：“特因传道而来，未识弟之道心坚否？”七窍曰：“坚如铁石，案上辞表业已作就，只俟明日早朝一奏耳。”卖镜者曰：“如此，足见贤弟心诚学道矣。”七窍曰：“道兄此来，其伴我朝夕乎，抑亦暂住者乎？”卖镜者曰：“不能伴弟朝夕，暂住十余日，则必去之。”七窍遂命厨人设筵款待。二人挽手入席，献酬交酢，谈论大道不已。夜则抵足而眠。如此者已数日焉。

珠莲一日遣得女婢来到书室禀曰：“夫人请大人入内，有话相谈。”七窍曰：“嘉宾在此，恐失陪候。待客倦卧后，入内不迟。”时至午牌，卖镜者身倦而卧。七窍入，谓珠莲曰：“夫人何事(二)相招？”珠莲泣曰：“尔有良友，独不念及妻耶？”七窍曰：“此乃吾之贵宾，不敢离左右。候俟彼倦卧，乃敢偷身一归。”珠莲曰：“贵客何人？”七窍曰：“三缄。”珠莲曰：“彼有何德，尔敬若神明乎？”七窍曰：“是人也道术无穷，仙法高妙。久欲拜彼门下，而恐不吾纳也。何云无德乎？”珠莲曰：“以妾思之，是必野道动以幻境迷人者。妾欲命十余家婢，持索而去，将彼(被)束着，吊拷廊下。郎君以为何如？”七窍曰：“野方外道固以幻境迷人。如系仙子，道

法必是高妙，尔焉能束？束之不得，反罪吾之贵宾矣，乌乎可？

” 珠莲曰：“如束不得时，妾与郎君同拜门墙，彼必见谅而喜。”

” 七窍曰：“此事非当儿顽，夫人不可误试。” 珠莲曰：“吾必试之，乃能信之。” 遂命女婢数人，持索竟去。七窍忙忙随后，欲阻女婢。孰知女婢已入书室。七窍亦入，大声吼曰：“尔辈何为？” 女婢曰：“吾闻仙子妙道千变万化，婢等奉夫人命，特来一试道法耳。” 卖镜者曰：“吾只知售镜，有何道法与尔试耶？” 数女婢曰：“尔有道法，各自显来，吾不畏之。”

” 一拥上前，已将卖镜者按卧于地，紧紧捆束，扛抬而去。不一时，只听鞭笞声与呼饶声相杂而达于厅外。七窍此际自觉无颜，暗在厅外聆之。闻得珠莲很声詈曰：“尔系何方野道，以术迷人？动夸驾雾乘云，可以上天下地，能置人于死，并能救人于生。今日被吾束捆在此，尔胡不变？又何不隐尔躯乎？”

卖镜者曰：“小子只知售镜，徒以言语迷人，天下大矣，何独迷吾郎君？想吾郎君，寒窗苦读，不知费了多少心力，才得一官半职。兹为尔惑，几欲辞官。如吾不察其情，郎君终身被尔误尽矣。女婢等可与夫人着实鞭之，活活鞭死，以免离了此处，又在异地迷人也，诸婢得命，着实力鞭。霎时之间，血流遍体，叫饶惨切，人不忍闻。少顷，珠莲又曰：“尔如何假设天宫，使吾郎君游？悉为吾告，吾方释尔。否则，今日必毙尔于杖下，以为世之野道惑人者戒。”

卖镜者曰：“吾之迷人者，全赖此镜也。” 珠莲曰：“尔镜如何能现天宫？” 卖镜者曰：“吾镜常炼以邪道，自炼成时，以之照人，人遂迷而卧榻，或现天府，或现海岛，无不昭然。” 珠莲曰：“念尔习道一料，吾不尔诛，尔速归家，为个良民，凡左道旁门，毋再习之，以害人世。”

卖镜者曰：“吾自此碎镜为正，永不再入邪途矣。” 珠莲于是命婢女释之。其人得释，叩了几个头儿，披散发衣，向书室而

来告辞七窍。七窍安慰数语，捧镜出衙。珠莲轻轻度入书室，笑谓七窍曰：“郎君非妾，已为野道所迷。辞了此官，终身衣食何出？”七窍见兹情景，心中摇摇不定，将在三缄一番化导，又为妖术迷弄焉。

三缄默会知之，跌足而叹：“七窍迷障解而又惑，为之奈何？”左计右思，忽想彼游上天见仙子之荣，未入冥途见地狱之苦，趁彼形像尚在镜内，且将镜台高设，呼其魂魄，向冥府一游。计议如斯，即将宝镜设于台上，以手招曰：“七窍可随吾来，一游冥府，以见世之不修大道而背五伦者，受地狱苦恼焉。”七窍是时与珠莲同饮，正饮之际，忽然身倦欲卧。婢女扶归乡帐，齁齁卧去。见三缄在前，以手相招，遂随之行。行约数程，有溪相隔。同至溪岸，携手上桥。俯视血水光波，蛇犬纷纷，嚼人骨肉。七窍曰：“是桥何名？胡水如血，而蛇犬之扬威耀武有若是哉？”三缄曰：“是名奈河，罪人至此，坠于血浪，为蛇犬所吞。”七窍曰：“是非冥府乎？”三缄曰：“然。前者尔游上天，仙子之荣，业已身亲目睹。兹特导尔下游冥府，一视苦恼，始知人世荣华转眼成空，人生躯命片时而没，有何佳趣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地狱在于何所？”三缄曰：“过了溪桥，自然得见。”无何，来至五殿，见有披枷带锁者，哭声如市，入耳难见。转过剐心狱中，又见恶鬼持刀剖腹抽肠，悲号震地。三缄曰：“尔所爱者极品，前即考官狱矣，可去视之。”七窍于此已骇得毛发俱竖，勉强随至狱前。见无数纱帽贵官跪于地中，或掣肘，或全吊，纷然不一。七窍曰：“阳世贵宦以刑治人，胡到此间，反为人治？”三缄曰：“为官阳世，能忠君上，保民保赤，则上不负君，下不负民，没到阴曹，迎归大罗，以享上天荣宠。如其虚糜爵禄，涂炭生灵，死入幽冥，必受惨罚，何若修我大道，以悟仙真之为愈耶？”七窍额之。

诸狱视毕，三緘携手而出，仍至仙亭内，品坐其中。久之，七窍曰：“前承吾兄厚情，携弟天宫一游，深信道之宜习，意欲辞了官爵，以入山修炼为要。尔后来吾书室，何不一显仙法，为奴婢等捆束而鞭笞之？”三緘曰：“自与弟别，未尝到尔衙内，此言何来？”七窍曰：“自兄招游天宫之五日后，尔又捧镜到吾衙前，令人传言于吾。吾闻甚喜，遂逐兄入。至今思及，尚且明明白白，何言未尝来耶？”三緘曰：“吾言未来，尔不之信，尔亦见所来者为何如人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其貌与兄无异，所捧之镜亦然。但可惨者，为吾夫人高吊梁间，鞭笞数百，哀声大震，不忍闻之。夫人问兄以假设天宫事，兄言此镜系邪道所炼，凡遇此镜而照之者，无论天堂海岛，都可得见。今复导游地府，殆又尔镜之迷吾者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吾明与尔言，尔有数妖相随于尔。是数妖者，概受辱于紫霞仙师，久欲复仇不得，故于游导天宫后，施施妖术，假化吾身，吊拷厅堂，以破尔入道念。如尔弗信，随吾至孽镜台一照，尔自知之。”七窍曰：“必要如斯，吾疑始破。”三緘当即携手又来五殿，借观孽镜。果见珠莲、蚌母暨李赤等各现原形。三緘曰：“是即尔之姣妻役吏也。尔归，言吾不久要诛伊辈，必有畏色，即知束捆者其人非吾也。”言已，送出冥府，拱手别去，七窍亦苏。

## 第一百五回 门屏内巧献瑞宝 睡梦中误认龙宫

七窍在乡榻之上倏然惊醒，举目四顾，若有惧容。珠莲曰：“郎君又被野道色勾去游何所乎？”七窍曰：“三缄兄道携吾去游冥府，遍观地狱，办犯甚众，皆生前不自修身，败坏五伦，受兹苦恼。到此地步，无论贵有一品高爵，富有千顷良田，惟以平日修积言之，不讲富贵二字也。吾观于斯，利藪名场，心淡如水。修炼大道，于今已决，不复再听尔等言矣。”珠莲曰：“凡野方外道，专习邪门，地狱、天堂、海岛、龙宫，顷刻可现。人不之察，信以为真，岂知乃幻境障人乎？如以幻境而君亦信，即李赤等献海内祥瑞之宝焉。”七窍曰：“尔言李赤等能献瑞宝，可速呼来。”

果不逾时，数人呼至。一一拜见后，侍立在侧。七窍曰：“夫人言尔等能献瑞宝。如能献耶，吾以三缄之导游上下为虚无，仍然稳坐衙中。如不能献，则三缄之导游上下皆其真境。人情殊多诈伪，不于其中辨白，将诈者自以为非诈，伪者自以为非伪，当之者亦任其舞弄而不觉矣。”世今纯以诈伪用事，几不可不辨。李赤稟曰：“此事甚易。吾等不惟能献瑞宝，即导大人入海一游，亦且能之。”七窍曰：“可。”李赤曰：“大人欲睹瑞宝，请于门屏外坐定，吾等在内将宝献之。”七窍然其言，遂与珠莲品坐屏外。

赤鲤等暗商议曰：“瑞宝如何献法？”蚌母曰：“惟有各现原形，吐瑞雾，以诳之而已。”虾妖曰：“蛟形犹龙，老蛟与毒龙，赤鲤现彼原形，则龙有在天之称，鲤有龙门之跃，不言而瑞在。若吾与蚌母原形现出，莫不指为多壳这蚌，多言之虾也，瑞在瑞在何处？”赤鲤曰：“尔现原形时，将尔两须化作彩色，大人入目，以为桅杆双竖矣，非功名中之瑞宝耶？”虾妖喜曰：“有此一瑞，吾丑可遮，但不知竖是桅杆有区别否？”赤鲤曰：“如系词林，则加双斗；举人进士，则单斗焉。”虾妖曰：“吾献此桅杆，不知大人视为何等？”赤鲤曰：“桅上加双斗，其形一乎，抑不一乎？”赤鲤曰：“一小一大，方合其度耳。”虾妖曰：“如此，吾欲借四斗以加吾须上，必求之用大小斗者，其度方合焉。”赤鲤曰：“尔如借得，以大斗置于下，小斗加于上，恰是词林所竖桅杆，备极祥瑞。较吾等所献，更觉显然。但不知用大小斗之家，世有几许？如只一也，仅有二斗，每桅一斗，又名为马草监矣，乌足云瑞乎？”虾妖曰：“别件或难寻觅，是使大小斗之家，恐竖十百万桅儿，还用不尽。世这用大小斗者多矣，安得竖双关桅者，概借去乎？吾之祥瑞固已如此，蚌母瑞宝又如何献耶？”蚌母笑曰：“吾将两壳天展，岂非龙门两扇乎？”虾妖曰：“闲言少讲，吾等商议已定，谁先献之？”赤鲤曰：“此必蚌母先将龙门化就，尔化桅杆竖于门前，吾化河鲤飞身而上，即是一段绝好祥瑞矣。”妖议如此。却说七窍候了片刻，不见动静，因问珠莲曰：“瑞宝安在？”珠莲曰：“郎君稍待，自有瑞宝来朝。”言犹未尽，蚌母口吐雾气，将门屏内外，遮掩如絮。顷之雾，果见两扇龙门掩去不见。俟烟收后，龙门左右挺立双斗桅儿。七窍曰：“此又何宝？”珠莲曰：“是乃兆主科名之桅杆也。”七窍喜曰：“吾欲伐此运回乡去，立于定宅外，何如？”虾妖借口言

曰：“吾是以须作来顽的，尔体认为松析属也。”蚌母以目怒视虾妖，始不敢言。赤鲤见得桅杆挺立，忙吐紫雾，内现一鲤，摇首摆尾，飞向龙门而来。连跃三遭。毒龙老蛟现出原形，亦在雾中飞腾不已。七窍此际喜得手舞足蹈，曰：“真瑞宝也。有是奇观，令人百视水厌。”珠莲乘隙言曰：“妾言野道邪术，无事不可为，尔尚怀疑，今何如者？三緘小子善于梦里迷人，自兹以还，任他弄出翻天怪异，郎君切勿信焉。”七窍曰：“前游海岛时，一切奇观，尚未遂于所睹。如要赤等果能导我再道海岛后，任三緘簸弄，决不信之。”珠莲曰：“尔等献此瑞宝，力已疲矣。可将瑞宝收却，赏赐厚筵一席。”李赤诸妖当将瑞宝收之，领了厚筵，叩谢而出。七窍自此遂疑三緘下地上天为障眼顽物，道心又不存矣。珠莲睹是情景，心甚快乐。暗又赏赐诸妖酒肉，且以嘱彼梦游水国之意。次夜晚餐已毕，珠莲忙设筵席，请七窍同饮，曰：“今夜为妻愿与郎君梦游水国，但海风极冷，须多饮几巡以蔽之。”七窍闻之事，连饮不辍。珠莲曰：“饮此可矣。”夫妇于是各着鲜色衣服，同榻卧中。刚近二更，忽见李赤等想于门外。七窍夫妇挽手而行，同上巾车，飘然竟去。约走数十里，闻得涛声四起，入耳如雷。极目视之，但见一派汪洋，万顷茫然，靡有涯涘。七窍曰：“是岂海耶？”珠莲曰：“银万顷，非海而何？”七窍曰：“龙宫在于何所？”珠莲曰：“吾夫妇权住于兹，自有玉路琉璃导入龙宫也。”

虾妖在侧，悉眉不展，曰：“珠莲好不晓事，夸起那口，说些大话，安知龙宫不易入耶？”赤鲤、老蛟曰：“尔快回尔虾宫，排置停妥，寻七窍入此，以诳之焉。”虾妖曰：“人人骂吾多口，若吾口不多，看尔拿甚龙宫与七窍玩之。但装辨龙王，必须毒龙。如龙王都要虾氏装辨，只有独角而无双角，倘

被识破，恐二次不能诳也。”毒龙曰：“者事有吾，毋容尔虑。所右虑者，尔空灿头太多。设或多口，说出破绽，反现一般丑态矣。尔回虾宫，须要个个叮咛，毋得多口。”虾妖曰：“冤哉！天下之多口者尽出虾宫乎？有非虾氏孙子而亦多口者，谁之咎欤？”毒龙曰：“休再多口，即速回宫禀尔老虾，一一巧样排场，方能诳得过去。”

虾妖将身一纵，跃入水中。甫到宫门，闻一小虾在内詈曰：“想我虾氏子孙，延绵甚众，可为水国望族。奈吾虾老平素受人摆布，阻甚阐道。不如仙法浩大，自不量力，帮助毒龙老奸，颠之倒之，与天仙一战。可怜虾孙虾子，死者千万，尸无厝所。即未死者，将那背儿挣成弯弓一般。堪笑老虾季子，弗思受毒龙所害，尚还助纣为虐。魂入七窍衙内，日筹阻道法儿。以吾思之，恨不得见耳。如得见焉，必碎乃躯，方泄吾恨。”虾妖在外听之甚悉，暗自忖曰：“毒龙等遣吾归家，假设龙宫，以诳七窍。兴致勃勃来在宫门，不料虾子虾孙怨恨不已。吾也抚衷熟计。然前事已往，究之无益。今此龙宫之设，如何令虾族心悦诚服哉？”

正踌躇间，倏遇老蟹横立，从门外过去，见虾妖而惊曰：“虾老表几时归来？”虾妖曰：“今夜方归耳。敢问老蟹公又向何去？”老蟹曰：“连老将军百龄大庆，吾特往祝，一视寿筵。”虾妖曰：“寿筵有何看法？”老蟹曰：“连家子孙善吃大口食，量其筵必丰美。故于今日不惜仪礼，亲往祝之。及观所设酒筵，不壹虾羹一鱼脍而已。如此看来，连家子孙只会食人，不乐与人食也。”今世人情，大抵如是。虾妖曰：“尔既知彼如此吝啬，何必往祝？”老蟹曰：“闻他举口尽属大话，因彼大话，上当不浅。”凡说大话者，往往所行不逮，信而弗察，难免上当矣。言毕别去。行不数武，转而问曰：“虾老表

愁眉不展，心有甚事耶？”虾妖遂将假设龙宫以诳七窍事详述一遍。老蟹曰：“者有何难？”虾妖曰：“吾未入门，即闻子孙詈骂。思一善全之计而不得，是以愁结眉梢。”老蟹曰：“何不效我横行乎？”虾妖曰：“公之横行，人所共知。吾初学之，恐不能惯。老蟹曰：“是道最易学习。尔不见世上人乎，在有财帛时，尚能顺理。一至无财无帛，用度空乏，则横行矣。阅历之言。何况尔我？”虾妖曰：“横行于子孙与横行于外人，有区别否？”老蟹曰：“于子孙前是正横行，于人则偏横行也。”虾妖曰：“如是，且领公教而横行焉。”老蟹去。

虾妖入。参见老虾毕，以假设龙宫事禀之。老虾亦思复仇，当即传令。一时虾孙虾子，嘈嘈杂杂，皆以此举为多事。虾妖于是妆模做样使起横行之法，子孙辈出于无奈，只得勉强相从。

## 第一百六回 游都外倏逢复礼 入部衙故意谈妖

且说虾妖以横行法挟制子孙，假设龙宫，虾子虾孙畏而相从，急急忙忙，各逞妖气。转瞬之际，已将一个虾窟化为龙宫模样，佳美可人。虾妖喜甚，妖风乘着，奔告赤鲤。赤鲤等齐来此间，拭目望之，果与龙宫无二。毒龙于是谓赤鲤、老蛟曰：“尔速为龟、鲤二相化，吾化龙王，以待之。”

一一化齐，虾妖始请七窍由水路而下。一路之中，水晶为途，琉璃为壁，纡徐曲折，来到龙宫。进了宫门，龟相迎入。龙王朝罢，宴设殿庭，鼓乐笙簧，洋洋盈耳。席间肴馔，目所未经。酒逾三盏，龙君曰：“不知贵客辱临敝国，无好款待，望其恕之。”七窍曰：“中国贱臣，礼仪不识，有罪龙君多矣。前者已临贵国，扰谢殊深。自从归家，常忆万玉楼中美景难名，至今形诸梦寐，恨不再得一览，没亦甘心。”龙君笑曰：“小小楼儿，不堪入目。大夫如欲游玩，吾命龟相前去打扫洁净，以款嘉宾。”龟相领命，暗与虾妖商议，嘘气成楼。楼成，导七窍入。命虾孙虾子，吐气成宝，在楼外朝之。七窍贪爱此楼，不忍遽弃。岂知乃妖气所化，安及龙宫之万宝楼乎？虾妖在旁，恐其窥出破绽，假意促曰：“龙君旨下，命送中国在臣出宫。”七窍闻之，遂下楼头。来至殿前，龙王曰：“吾国有事，不得久留贵客。俟诸异日，再迎玉趾，入宫闲游。”七窍稽首辞

行。缓缓退出殿外。虾妖等仍导从原路而归。

苏来，珠莲曰“郎君谓三緘野道导游天宫地府为奇，今夜梦游龙宫，又何如者？”七窍曰：“今而知障眼之物，比比皆然也。自今日始，作吾官阶。独未思富贵功名，亦障眼物耶。修道成真，不复信是说矣。”珠莲甚喜，以为得计。

又说三緘自导七窍梦游上下，谅能道心坚稳，不复惑疑。是日，化为化缘道人，入衙一探，以看动静。正值七窍花园散步。三緘所化道士不由门外通报，竟入园中。来到七窍面前，打了一恭，曰：“贫道有礼。”七窍惊曰：“吾未闻门丁通报，尔由何来？”三緘曰：“得道人变化无穷，门何能阻？”七窍曰：“尔今来此，有何说乎？”三緘曰：“道人原论者，道外不知道。道中有妙理，与君言道窍。”七窍曰：“吾非学道人，不爱道中理。一切障眼物，恨入骨内髓。尔各随所行，休望吾为侣。假若久停留，恐役难容彼。”言已，拂袖竟入。三緘叹曰：“苦吾费尽心力，导游下地上天，而乃反复如斯，把一片传道热心，化为冰冷矣。叹罢，席出园外，由都门而去。一行一止，暗自思曰：“七窍如此反复，又将何以使彼入道乎？”

左思右维，不觉已到荒野。一时力甚倦怠，思欲暂息其肩。恰有老榆一株，大可合抱，浓阴广亩。三緘身刚坐下，复礼子化一道士，携筇而来，大声言曰：“欲化世间人，反受世间磨。已知世间事，无奈世间何。”言讫，目视三緘，大笑不止。三緘曰：“道长何来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天上来。”三緘曰：“何去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天上去。”三緘曰：“尔何不以化世为心，而弃绝尘世如此耶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地下尽愚人，枉费推移力。”三緘曰：“聆道长言，是上仙也。”复礼子曰：“非仙却是仙，知尔到花园。反覆难于化，故坐老榆前。”三緘曰：“尔也知吾念，吾心甚不安。前思复后想，怎使彼心坚？”复礼子

曰：“要彼使心坚，却有一奇缘。除去心头患，欢然亦坦然。”三緘曰：“愿领其中教，祈师为吾告。倘得事周全，功行何浩浩。”复礼子曰：“师字则不敢当，吾有一言，为尔告之。尔照此行，七窍所受牢笼，自然可破。”三緘曰：“如何？”复礼子曰：“七窍所受此牢笼者，第一在乎珠莲也。珠莲刁播于内，又有赤鲁、毒龙等以为外援。均属水怪渠魁，妖术甚妙。不先除此，不惟足以乱仙法之大，反以滋七窍之疑。”三緘曰：“数妖固宜诛矣，未识若何能诛？祈为指示。”复礼子曰：“论此数妖，为紫霞真人累诛未克。尔欲诛彼，非请仙助，恐难胜之。”三緘曰：“仙在天上，何能请之来乎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心与神通，尔于战不胜时，暗祷告之，自有仙至也。”三緘曰：“欲诛此妖，从何起乎？”复礼子曰：“必先告之七窍耳。”三緘曰：“如告之七窍，将机泄漏，数妖不他逃乎？”复礼子曰：“为数妖恃彼法力极高，即或风闻，亦不尔畏。尔化道士，于告七窍后入彼衙内，历指诸妖而詈之。詈罢，与战。妖于此刻必起狂风，折木摧林，大为都中骇异。纵不能一时诛却，而原形现出，俾七窍已知为妖。他日将妖除余，引入道中，自尔更易。吾将去矣，尔宜如计行之。”言别一声，飘然而逝。

三緘得此巧计，又欲邀七窍于梦内，以收妖事告之。于是归都取出镜儿，安置镜台之上，仍将七窍魂魄引入仙亭。七窍曰：“吾何复到此耶？”三緘曰：“吾于此番导尔来亭者，实有以告尔也。”七窍曰：“所告者何。”三緘曰：“尔以游上天下地为真乎？游海岛龙宫为真乎？”七窍曰：“俱真亦俱假，都是障眼法。野道修炼言，吾心久为察。”三緘曰：“尔言如是，其亦视吾上下之游为虚假欤？”七窍曰：“然。”三緘曰：“尔以吾之所游为假，抑知尔妻亦非真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吾妻乃郝相女也，胡以假为？”三緘曰：“郝相妞妞死已久

矣。尔妻系蚌女妖灵，附珠莲而生。尔以为郝相女儿，而不知实蚌母之女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尔言吾妻乃蚌女所附，吾且问尔蚌母安在？”三缄曰：“尔之老婢，即是蚌母。尔之役使，一属老蛟，一属虾精，一属毒龙，一属赤鲤所化。尔为极品，日近诸妖，吾下救之，恐尔终为彼嚼。”七窍曰：“吾妻与李赤等明明人也，何诬以妖乎？”三缄曰：“尔如不信吾言，吾明日来衙与之相问，立见妖风四起，摧林折木，方知诸妖利害。尔不避之，而反以为心腹之误也。”言此，七窍怒曰：“野道满口糊言，殆欲离散人骨肉乎？”

三缄见其词厉，推彼下亭，一惊而苏。举眼望之，已见珠莲卸晚妆矣。珠莲询曰：“郎君此卧，何其久也？”七窍曰：“吾得一恶梦，不知何兆？”珠莲曰：“郎君所梦若何？”七窍曰：“吾梦前之卖镜者相招而去，仍至仙亭坐定。问吾所游诸处，吾俱以假对。彼色若有不豫，忿气言曰：‘岂但所游非真，即尔衙中妻婢役从概是假耳。’珠莲曰：‘彼言妻婢役从怎见为假？’七窍曰：‘彼言郝相之女物故已久，尔乃蚌女珠光，附尸而生。以下蚌母附吾老婢，毒龙虾妖等亦附彼吏而入衙中。笑吾朝日近妖而不之察。言定明日来此，以除尔等焉。’珠莲闻之，粉面添红，怒目詈曰：“野道不能迷弄郎君，反以妖言离吾骨肉。待彼来此，吾必碎尸万段，其心乃甘。”晚景休题。

到了次日，七窍刻刻防备，将至已刻，弗见动静。七窍以为梦无足凭，不在意内。时刚到午，忽一道士默然而入。七窍见而询曰：“尔系何方野道：胆敢默入吾衙？”三缄曰：“吾来尔衙，原非无故。”七窍曰：“既有其故，请入厅中。”三缄入厅，与七窍一揖，坦然坐下。七窍曰：“道长此来，究何议论？”三缄曰：“特来救尔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吾乃朝廷贵官，

何人敢戏虎须？”三緘曰：“尔毋以贵官自恃，自有以噬尔者，而尔不知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尔言如是，敢噬吾者，莫非仙亭内所谈之妖乎？”三緘曰：“是矣。”七窍曰：“尔毋惑吾，吾自尔谈妖以后，常于隙处窥婢役诸人以及吾妻，原无他异，尔指以为妖物，殊属不情。”三緘曰：“尔乃肉眼凡胎，焉知妖之所在？”七窍曰：“吾妻与婢役相随于吾，已十余年，合衙视之，无他异处。尔独谓为妖物，究何所见而云然？”三緘曰：“俟收妖时，尔自知得。但吾将妖收却，尔愿如何？”七窍曰：“原拜尔为师，以习大道。”三緘曰：“倘非妖而不能收也，尔又如之何哉？”三緘曰：“永不向尔提及道字焉。”二人于是以道冠纱帽两相交质，交质后，七窍曰：“收妖之举，其在今日乎？抑尚有待也？”三緘曰：“今日晚矣，但待明日。”七窍曰：“尔又安宿何所？”三緘曰：“借尔空室暂宿一宵。”七窍曰：“即此书室可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可。”

七窍起下奸心，将三緘导入书室，落了锁钥，竟进内庭。珠莲曰：“郎君今日入内何迟？”七窍细告所以。珠莲曰：“道士安在？”七窍曰：“在书室。”珠莲曰：“尔何容彼入此室处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彼言借宿一宵，明日将收尔等矣。”珠莲闻言，遂出内庭，向书室而去。

## 第一百七回 骂野道戒兴迹室 寻贵宦妖遇鬼头

珠莲闻七窍言，忿至书室之外，破口骂曰：“吾家郎君禄享万钟，官居一品，原为读书种子，扬眉吐气。野道有何不服，频使妖法，导之梦中？幸吾郎君识见高明，不落尔术。尔颜何厚，又至于衙耶？现今皇上下旨，禁止野道妖僧。吾念尔修炼有年，速去他方，饶尔大命。如再纠缠不去，必命力役擒尔奏君，斩首市曹，那时悔之亦已晚矣。”三缄曰：“小蚌精以吾为妖，尔不自知其妖。恐祸到临头，死无厝所。”珠莲曰：“尔有何道？”三缄曰：“吾道虽不大，能将妖孽拿。”珠莲曰：“吾家郎君与尔有亲乎？”三缄曰：“非亲却有谊。”珠莲曰：“何谊？”三缄曰：“昔日同习道，同道且同师。坠落红尘久，反本正其时。”珠莲曰：“聆尔所说，真是野道，例所当诛。”三缄曰：“蚌妖小女，吾与尔路开一线，速去劝尔郎君，将贪名好利之心，变化炼道成真之念，吾亦收尔入吾门墙。一日道成，脱却水族壳儿，为大罗仙子，逍遥快乐。奚必区区以此色身，迷弄仙种，孽根造满，甘遭雷劈，灵魂为之追散乎？”珠莲曰：“任尔甜言蜜语，夫人心有所主，决不入尔牢笼。”三缄曰：“吾言可听，尔休错过渡人舟楫也。”珠莲曰：“尔既可为舟楫，胡不自渡耶？”三缄曰：“吾不自渡，敢诩渡人？”珠莲曰：“尔既自渡，宜在上天驾雾乘云，

遨游海岛，为何尚在尘世，徒以言语惑人乎？”三缄曰：“初为天仙，外功尚歉，因不辞苦况，下得红尘，渡些人儿，以充外功不足之数。故受人詈骂，不忍弃之不渡，岂如世上小丈夫然哉？”珠莲曰：“尔言仙子气度宏大，满腹慈仁，蚌族虾宫，以及龙鳞之俦，尔师紫霞胡以诛及？”三缄曰：“吾师紫霞其尽水族而诛之乎，抑不尽水族而诛之乎？其尽水族而诛之也，是仙不能容物，慈仁无有。其不尽水族而诛之也，是必水族有害于世，有阻于道，在所当诛，不得已而诛之，又何失乎仙子之慈仁也？但尔为水族之妖，不识其中理道，吾以显而易见者为尔警之。盈天下皆人也，人为忠孝节义之人，上天爱之重之，又从而加之以福，予之以禄，此予之宜予也。人为奸淫忤逆之人，上天厌之绝之，始而夺其福禄，继而加以雷火，此诛之宜诛也，不得谓与以福禄者为慈仁，诛以雷火者非慈仁矣。盖诛恶类即所以奖善类，将善类即所以化恶类，无在非天之慈仁也。词情婉转，说得透澈。如赤鲤、虾妖、老蛟、毒龙及尔蚌氏母女，恶类也。恶类不诛，道终为尔所阻。诛尔辈乃能存大道，不诛尔辈，则大道不存。此于诛之之中又见仁兹之大者。”珠莲曰：“尔师紫霞能诛吾躯，焉能诛吾魂魄？”三缄曰：“仙子道法高妙，何者不可”其不诛尔魂魄者，以留尔辈生生转转，而有改过自新之日也。是又非仙子之慈仁乎？”珠莲曰：“任尔巧辩，吾不信之。”三缄曰：“蠢蚌我何其愚之太甚！吾为尔恨，又为尔悲耳。”珠莲曰：“如何？”三缄曰：“恨尔不知转念，以为上品；悲尔迷途深误，不畏死亡。”言犹未已，珠莲曰：“任尔舌底莲开，宜自方便。速出衙去，异地云游，胆敢逗留，吾必束尔入朝，加以大辟。”三缄再欲回语，七窍曰：“夫人言已如此，尔宜急去，免惹杀身之灾。”三缄曰：“七窍道弟，尔妻其果人乎，抑非人而为妖属乎？”七窍曰：

“明明人也，何妖之有？”三緘曰：“嘱尔夫人候着，吾必使之现其原形，与尔一视。”言毕，略显仙法，锁脱而出。珠莲骇，忙忙回道，逞步欲归。三緘以手指之，行动不能。刚欲现彼原形，恰为毒龙知得，手提月牙大斧，来战三緘。战未逾时，毒龙力怯，妖风驾起，腾空而升。三緘亦驾祥云，与之斗于空际。但见山林摧折，都中屋宇，鸳鸯瓦解，地黑天昏。满都人民，无不惊惶吐舌。三緘在云头之上，忙取飞龙瓶抛向空中，瓶内火龙飞出，张牙舞爪直搏毒龙。毒龙败下阵来，逃去海外。三緘云头按落，欲乘势以诛珠莲。又遇赤鲤、老蛟，接着大战。一来一往，胜负不分。久之，三緘取出斩妖宝剑，向二妖抛去。二妖恐被剑伤，亦驾妖风向海岛而遁。三緘也不追逐，掉转身来，虾妖手执双叉，复与大战。仍以斩妖剑抛去，虾妖将叉扭定，口喷黑雾，顷把都城内外昏黑如膝，对面不见人形。三緘无可如何，只得升上云头，再作区处。不料蚌母负珠莲而遁，虾妖亦负七窍而逃。俟至黑雾散余，部衙中独不见七窍夫妇。一时宣言于外，都中嘈杂不堪。当道官员奏闻于朝，上命武勇将军入衙查视后，即命武将洪佐带兵追寻。寻访数朝，渺无音耗，急急将兵撤转，以覆旨意。皇上登殿，谕及众臣曰：“可惜一位明鉴大臣，为妖所害。如或天佑其人，得以归都，速奏朕躬，官还本职。”谕罢，退入内朝，不必详言。

又看虾妖吐下黑雾，与同蚌母，负了珠莲、七窍，乘风而逃。逃至海中，正遇毒龙、老蛟、赤鲤三妖。惊曰：“尔等俱逃，夫人与大人今在何处？”虾妖曰：“吾战三緘不过，喷出黑雾，迷漫千里，暗将珠莲、七窍负至于斯。今幸遇兄，须共筹商，看将吾大人夫妇若何安置？”毒龙曰：“吾洞深幽，人所罕到，安置在内，不亦可乎？”虾妖曰：“吾与赤鲤、老蛟去在市镇，盗取烟火器具，以供二人焉。”言罢，仍命虾妖、

蚌母负之入洞。

七窍此际如梦初醒，举目四顾，曰：“是非吾衙也，吾在何地耶？”虾妖曰：“三緘妖物在噬大人夫妇，吾等奋力救之，幸得皇天默佑，布下大雾，吾与老婢才将大人夫妇负逃此地洞里安身，切毋声张，恐三緘知觉寻来，噬尔二人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吾官居一品，暗逃至此，不几失却乎？”虾妖曰：“大人性命不顾，尚贪极品耶？”七窍曰：“尔言三緘为妖，不知究属何物？”虾妖曰：“彼乃白荡山中一毒蟒耳。”七窍曰：“满朝文武，与吾同品者甚多，彼何不噬他人，而独噬于我？”虾妖曰：“尔近来爱言大道，彼因以大道诱尔。尔又将习不习，俾彼怒从心发，故欲噬尔以泄忿。所以人心不可乱思。思鬼则鬼生，思怪则怪至。”七窍曰：“如是，吾其不可归乎？”虾妖曰：“归胡不可？但须时日稍缓，看作如何良策，收伏三緘，以绝尔祸。然后送归都下，亦不为迟。”七窍曰：“今既不可速归，宜寻一绝好房廊，为吾居之。不然，石洞阴润如斯，若何可住？”虾妖曰：“暂住数日，自另觅居室，以安大人。”言谈至此，毒龙等已将盐米一切盗归洞内。珠莲烹者，以七窍同餐。

无同洞之东偏有一地缝，缝中一鬼，目如筐巨，山妖畏其厉，俱以大眼鬼呼之。赤鲤(龙)、毒龙因畏三緘搜寻到此，每日出外探访。或潜高埠，望眼长悬；或乘妖风，隐于云脚。岂知三緘未到，而洞里之患已生。他日，蚌母在洞炊黍，烟生树外。正遇大眼鬼闲游山岭，望而惊曰：“是地荒凉，无人居住，何得烟生乃尔？”于是阴风驾动，顷刻来至毒龙洞前。恰值蚌母汲水洞外，大眼鬼涎垂口角，过上前去，一口吞之。了却蚌母。吞已入洞，见得珠莲、七窍品坐石床，鬼暗思曰：“吾腹此际业已充矣，不如将此女男携回缝中，慢慢咀嚼。思罢，阴

风大逞，拿攫而前，一手擒着一人，竟出石洞。珠莲、七窍骇得魂不附体，大声呼救？片刻之间，已为大眼鬼攫回缝内。刚欲举口，倏然地下出一神祇，吼曰：“孽鬼休得无礼，此二人系他日仙真，尔若吞之，定不容尔。如能保护，大道成后，亦有余荣。”鬼闻些言，遂罢吞噬之念。

日将西坠，毒龙诸妖见得三緘无有踪迹，陆续回洞。遍觅珠莲、七窍，渺不见形。毒龙跌足曰：“欲守陇以保蜀，岂料陇不能守，蜀又失矣，如之奈何？”虾妖曰：“是必此地山精将二人攫去。吾等执宝器，遍山寻之。”遂驾妖风，遍山游转。转到芜岭，瞥见大石之旁卧一巨妖，头如斗大，黄须青面，鼾声若雷。赤鲤私谓虾妖曰：“攫七窍夫妇者，必此物也。”虾妖曰：“小小精怪，敢攫吾等所保之人。”举起双叉当头刺去。巨妖惊醒，怒目视曰：“尔为谁？素与无仇，何得于睡梦中伤吾性命？”言毕，手举斗大铜锤，向虾妖打来。虾妖闪过身儿，仍复以叉刺去。彼来此往，弱强莫分。赤鲤、毒龙、老蛟齐齐上前曰：“巨汉停斗，尔何妖属？试为吾言。巨妖曰：“吾乃大斗鬼也。”毒龙曰：“尔何以此名耶？”鬼曰：“吾在生日，名列虎榜，年正妙龄。逢了族亲，只点一点头儿，装作大模大样。即家中父母，亦难与我见而交言。人人恨之，暗以大头鬼称之。即世之所云大脑壳者是。又兼身好邪淫，万罪俱造。死见阎君，受尽殛刑，打入阴山。吾即在此修成一鬼，名号大斗。今日闲游到斯，倦卧石下，于人无侮。者位驼背汉子，胡得暗下毒手，刺吾以叉？”毒龙曰：“彼属无知，误犯尔躬，祈勿见咎。吾且问尔，毒龙洞内不见一男一女，尔可知乎？”大头鬼闻言，色若不豫。不知何说，请递观之。

## 第一百八回 鬼缝中地祇送食 茅蓬里夫妇认亲

大头鬼曰：“吾自冥刑受罢，打在阴山，苦苦修持，始成一游魂，周流天下，岂敢又复作厉攫人而食乎？常见芒山之巔黑气迷离，时有妖魔出现，尔洞所失男女，谅在于此。速往搜寻，或得见之，迟则恐为妖气逼坏矣。”

言毕，毒龙等弃了此鬼，竟向芒山而来。遍山寻余，不见动静。毒龙于是谓赤鲤、蛟、虾曰：“七窍夫妇不知去向，是山内面又无妖迹，尔等将如之何？”虾妖曰：“以吾愚意，寻得七窍，三緘必来滋事，不如舍却，各回本洞安身。”赤鲤曰：“不可。吾等忍舍七窍，何忍负珠莲乎？想在部衙时，频宴尔我厚筵，每宴一次，将七窍会一次。屈指细数，不下百次有余。一旦舍之，死于妖魔手中，怨及幽魂，其心何忍？”妖部尚且如此，彼负人所托者闻之，能不愧死？吓妖曰：“如是，吾等在此搜寻不着，又向何地以对耶？毒龙曰：“再为详细寻之，如果不得，且至石下去问大头鬼焉。”

言已，毒龙向东，赤鲤向西，老蛟向南，虾妖持叉直投山北。遥见一壑，约深数十余丈。欲入其中，恐有厉妖，力不能胜。意欲不入，又恐七窍夫妇在于壑内。踌躇良久，只得将叉举起，向壑而进。刚到是壑之半，现出一洞，其圆如镜。虾妖暗想，有此巨穴，探访有地矣。遂大着胆儿竟到洞前，疾声呼

曰：“洞内有人否？”却说此洞一妖系狼修成，凡百里内之木怪山精，无不畏服。虾妖在外大叫，早已惊之。手执龙爪棍儿，出得洞来，黑面红须，吼声如雷，曰：“何处妖物，敢来洞前，惊动吾身？真乃不知死活。”口里言毕，将棍高举，直打虾妖。虾妖着急：“莫忙，莫忙，吾为着寻人而来，非与尔斗也。”狼妖曰：“尔有何人到吾山内？”虾妖曰：“吾有一贵官、一夫人，被妖攫去，不知所在。其所以犯尔之壑者，物为此耳。”狼妖曰：“是地妖属，莫不知吾难惹，不说壑内无敢触犯，即系壑外有妖来此，吾必毙之。”言犹未已，虾妖曰：“吾本无知，误犯虎威，还祈高见？”狼妖不听，举起龙爪棍，劈头打下，虾妖将叉架住。一时风声震动，走石飞砂。毒龙见得，急寻老蛟、赤鲤而谓之曰：“壑内陡起狂内，必是虾妖与山精大战，吾且与尔前去助之。”二妖闻言，遂偕毒龙，乘风入壑而去。

是时七窍身居鬼缝，不见天日，阴风刺骨，竖人毛发，暗自叹曰：“吾不知有犯天律何条，落于此地。不惟黑似胶漆，而且腹饥如焚。又不识夫人在于何所，心欲大声呼唤，恐被鬼物知得，反受啰唆。想起为官王朝，禄享万钟，每食千金，尚嫌味不鲜美。孰料今日挨饥受渴？役吏使婢，形影俱无。真所谓一世荣华。转眼即为饿莩。如得皇天默佑，出此网罗，情愿入山修道，炼成不生不来之体，以免受苦况于尘寰。言毕，以手扞之，则石如笋竖，身稍转侧，其势欲坠。试踏以足，似乎有人在下，发软如绵。七窍俯首低声询曰：“下面何人？”其人答曰：“妾乃尔妻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尔何在吾足下耶？”珠莲曰：“恶妖攫吾等来时，举目视之，似一石缝。妾立不稳，忽坠一层，黑不见天。未审大人坠在何处，思欲呼唤，恐触妖怒，为彼所吞。朝日纳闷心中，不意大人犹在妾首上也。”七窍曰：

“吾等在衙，晨午稍迟，辱骂家婢。而今饥至三日，一滴不得，看看已将孳死矣。”言至此，悲声大放。

地祇知之，化作一仆一婢，携得醒朱一盂，放出毫光，闪闪而至，七窍曰：“灯光闪闪，自下升上，岂吾等下面尚有居室，吾且呼之。”珠莲曰：“郎君勿呼，如恶妖知之，性命难全。不若待彼灯光将近身旁，问之未晚。”七窍曰：“诺。”待不一刻，灯光果近。七窍极目，乃一仆一婢，手提一筐。七窍询曰：“尔二人何往？”仆婢曰：“特与大人送得水浆一盂，以救饥渴。”七窍喜曰：“如是，快快献来。吾饥甚矣。”仆婢即揭筐盖，将盂取出，献与七窍。七窍不辨好歹，捧着即食，其甘如饴。食了半盂，似醉而饱。随以所剩交与若婢曰：“吾足底尚有夫人，可与食之。”婢捧盂下。珠莲食毕，仆婢欲行。七窍牵衣泣曰：“祈尔二人求吾夫妻出此苦海。”仆婢摇首曰：“尔此日尚不能出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如何？”仆婢曰：“因尔逆了师命，不习大道，阴幽之罪，还有数十日未曾受满。吾送你食，限定三日一轮。俟期满时，自有救尔人来，毋容多虑。”言罢，持灯竟去。七窍闻此，遂与珠莲危坐其间，以待时日。

又说三緘因是虾妖吐出黑雾，敝了天日，云头升上，俯视下面，其雾如漆，将一座都城遮得无影无形。雾散后，云头按下，来在部衙。耳闻闹攘纷纷，言到今日不知过何妖物，狂风大卷，都中屋宇虽未倒折，瓦仅存半。待到风停雾散，吏部衙中不见了大人夫人，真是怪事。三緘闻此言语，知毒龙等已将七窍攫去。设或伤了性命，化导未成，反害彼躯，吾心何忍？不如升高一视，看彼落于何所，以好救之。计已，祥光催动，望天空以缓行。俯视野径荒山，烟雾迷离，不知何地有妖，何地是七窍藏身之处。周详审视，其人不得。暂将祥光止着，立于云际，四顾踌躇。

紫霞默会知之，亦乘彩云而来，与三缄云头相对。三缄曰：“前面何山，阻吾去路？”云内应曰：“吾乃尔师紫霞也。”三缄闻是仙师，忙忙扭着云头，上前参拜。紫霞曰：“弟子乘云天半，所为者何？”三缄曰：“为渡七窍，与毒龙等大战数次。诸妖战吾不过，吐出黑雾迷了天地。待雾散后，七窍不知何所。因而乘云空际，四方觅之。”紫霞曰：“七窍为虾妖负去，安置毒龙洞内。毒龙等外出，又被大眼鬼攫七窍于鬼缝，惨无天日可见，是乃罚其背道之心也。俟七七满日，尔到芒山鬼缝之中，将彼夫妇救出。即在山左化一小茅屋，屋内化一叟一姬，寻些苦楚事，磨及二人，坚彼道心。然后收入门墙，传以大道焉。师言如斯，尔其谨记。”三缄拜谢指示。紫霞将彩云扭转，冉冉而去。

不知不觉，四十九日之期已满。三缄乘云，直到芒山。果见山崩一缝，其深无底。心中暗计，缝深若此，如何救法？且在上面一呼其名，彼已久困阴幽，闻呼必答，方知身在何地，缒索救之。暗计停妥，遂临石缝以呼曰：“内面有七窍其人乎？”七窍久处缝中，不堪闷绝。忽闻缝外有呼己名者，喜极而应曰：“七窍虽在内面，如何得出耶？”三缄曰：“吾有索缒下，尔可乘之而上。”七窍曰：“奈缝黑如漆，不能得见何？”三缄曰：“尔侧耳细听，其索垂下，自然有声可闻。尔以手扞之，扞得时，两手吊着，吾在缝外将索拉上，乃能得睹天日也。”七窍如命，果闻索挂石壁，细细作响。乘势探去，倏尔得索。恐其或失，急以两手抓定。三缄问曰：“尔可抓定索儿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已抓定矣。”三缄于是缓缓拉上。七窍随索以出。得见天日，心甚欢欣。举目视之，乃一老叟，白须白发，古貌森然。七窍拜谢毕，又跪而求曰：“石缝内小子还有一妻，恳祈老翁一恩再恩，并为援救。”叟曰：“俗语云：‘大限来时，

各自高飞。’只要尔脱此苦恼，何必念及乎妻？”七窍曰：“结发情深，乌得不念？”老叟曰：“夫妇为人伦之首，念尔于患难中尚不弃夫糟糠，且将索儿再下垂之。尔在缝外呼之。老拙实不便也。”七窍依其言，片时已将珠莲拉出缝外。七窍喜甚，谓珠莲曰：“吾夫妇俱承老叟垂索救出，尔速拜谢宏恩。”珠莲拜已，老叟曰：“此地荒凉，少人行走。兼之虎狼出入，觅人吞噬。尔夫妇须寻一安身之所。如此露宿荒郊。必系虎狼口里物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到此生疏地界，安知何处可以栖身？还望老叟垂怜，再为设法。”叟曰：“吾室倒还容得二人，但尔夫妻乃宦门人儿，恐嫌蓬荜不美耳。”七窍曰：“止求栖身有地，安择华陋乎？”

老叟闻言，遂导二人，纡徐曲折，至一茅屋。内出一老妪，见而询之叟曰：“与尔同来者之谁？”老叟息定，将石缝内垂索所救，一告之。老妪曰：“彼与我家无亲，尔欲容之，吾不乐也。”老叟于是谓七窍曰：“如此，则难容尔二人矣。”七窍沉吟良久，曰：“吾夫妇拜在膝下，可乎？”叟告之妪，妪首肯。七窍夫妇即拜二老为父母焉。

## 第一百九回 任采薪夫妇受苦 思死路鬼物频临

七窍夫妇在茅蓬内拜叟妪为父母，以为安居有所，别无他虑。岂料老叟系三緘所化，老妪系三緘指木而化，立意琢磨七窍以及珠莲，而七窍不知，珠莲亦不知也。一日，老妪谓老叟曰：“是地荒凉，无多出息。尔又好事，救得一男一女来吾家下，拜尔我为父母。虽未曾生育于他，然既在石缝中救其性命，甚如重生伊等一样。吾与尔寿已八秩，彼不念及堂前亲老，采薪汲水，尚要吾二人劳力供之，其孝安在？”老叟曰：“彼夫妇身处石缝，幽阴已久，纵要彼役任采汲，再待安闲数日，亦不为迟。”老妪曰：“叟言差矣。尝闻教子婴孩，教媳初来。彼二人即非婴孩，是其初来者也。不于此际立个规矩，倘一放纵，任其性情，恐反以官势自矜，将吾二老为仆婢。所以人世之姑息其子者，爱而勿劳。久之，骄傲养成，稍不顺意，性如火发，不詈父即骂母。父母爱怜太甚，一次隐忍，二次隐忍。然尔虽忍之，以为爱子之诚，而子反以父母畏彼，辄被挟制。由挟制而冻馁父母、击弑父母者，自此始焉。姑息养奸，说得透澈。当此之际，父母方怀怨恨，骂诅其子。上天厌之，而雷击瘟诛之。要皆父母所害也。胡弗于子婴孩，于媳初来时，事事与以规矩，稍有错失，好言教导，教之不听，加以夏楚，总期劳以全爱，俾子弟能勤能俭，能孝能弟乎？诚如是也。有此

肖子，供俸必厚；有此肖子，家业必发；有此肖子，瓜瓞必绵。是即教子良方，亦即爱子正道。世之为父母者，奚不照此而行之？老叟曰：“尔言可为人世龟鉴，吾决不如是姑息，害彼二人。”言毕，手持小斧，竟上山去，去约半日，荷薪而返。老姬手携器具，亦汲水曰。七窍夫妇见之，心甚不安。意欲代肩此任，恐被茅茨刺伤手足而止。

复住数日，老姬呼而谓曰：“尔夫妇见吾二老如此劳苦，其心安乎？”七窍曰：“不安之甚。”老姬曰：“既不安矣，何不思一胜其任？”七窍曰：“奈吾二人在衙日久，享福已极，难任采薪汲水之役何？”老姬怒目曰：“真不识时务也。在衙为官，彼一时也。而今落于荒野，无衣无食，傍吾二老而居，是又一时也。以穷困之时，居然而享富贵之福，抑思富贵已不在尔躬乎？自明日始，宜以穷困而作穷困事焉。男也采薪，女则汲水。如傲吾命，立即逐出蓬庐，俾尔为虎狼口中之物。”七窍闻此，不敢再言。

到了诘朝，老姬以汲水之器交珠莲，以伐薪之斧交七窍。二人得其驱使，懒步而前，出了蓬庐，且行且泣，七窍曰：“此日遭穷所为何？”珠莲曰：“皆因大道起风波。”七窍曰：“部衙富贵今安在？”珠莲曰：“且任微躯受折磨。”泣毕，各任其事，分路而去。七窍上得山岭，极目四面。林木茂密。歇息片刻，持斧斫之。无奈茅茨纵横，不刺手时，即伤其足。勉强采了二束，负下山来。而任重难胜，两肩有如锥刺。或三五步一歇，或十余步一歇，约及半日，始到蓬门。老姬见其薪束无多，口中刺刺不休，与珠莲汲水先归一般情景。老叟曰：“不必过咎。今已午矣，胡弗炊烟？”老姬遂呼珠莲曰：“尔不炊烟为食，还望着老姬乎？”珠莲不敢傲，当即入厨。然彼虽郝相女儿，乃蚌精灵魂所投，不谙作食，粟尚未熟，而抬于案

焉。老嫗尝之，大骂不已。珠莲、七窍闻老嫗詈骂，泣而弗食。

是夜夫妇同坐寝所，七窍怨曰：“不是三城野道卖镜迷人，吾作吾官，福享不尽，焉有此苦？自彼来吾衙中，起了无限风波，俾吾二人落于是地。只想傍着老叟安居过日，谅有出此患难之期。谁知老叟仁慈，老嫗严厉。不惟受其驱使，亦且终朝詈骂。吾夫妇到慈绝路，尚有何想？不若觅一死所，以了一生。”言至此来，抱头而泣。倏被老嫗闻得，推门直入，指而詈曰：“尔夫妇安闲不惯，曾记石缝内阴幽之地乎？若非吾家老叟采薪至此，垂索救之，到者几朝，早已阴幽死矣。今幸重睹天日，仅仅役尔采薪汲水，大家烹粟而食，尔反在此抱怨于我，思寻死路，岂知尔即寻死，是自死耳，与吾何涉？吾实告汝，如愿在蓬庐也，要任采薪汲水烹粟之事。如不愿也，或自缢而自刎或捐躯以饲狼虎，随尔欲之。吾言如斯，尔宜各自为计。”老嫗言后，忿然而去。

次日出见夫妇，怒询之言：“尔等昨宵愿死不愿生，今何尚在？如其不死而偷生人世，稍背吾命，从此不止詈骂，还要力加鞭补。倘能不辞劳苦，勤勤采薪汲水，吾自厚爱，稍宽半日，或稍宽一日，或亦未可知。”七窍夫妇跪而泣曰：“前承老叟拯救，恩同再造。即任力役之劳，分所当然。但祈老母念吾夫妇受福已惯，缓缓役之。待到精力足日，然后随其指使，断不敢辞。”老嫗曰：“不必多言，采薪者宜够一日炊烟之费，汲水者够一日烹粟沐衣之费，足矣，外弗苛求。如怠惰焉，定不宽恕。”七窍夫妇一一承认，老嫗始有霁色。

无如七窍力弱难胜，每日采薪，不敷所用。始而老嫗詈骂，继而加以鞭扑，终则以拳足击之。七窍是时已不胜其苦矣。一日持父登山，想到为官荣华，大哭不止。哭已，倚石而眠。俟至睡梦初醒，日已西坠。忙忙促促，将薪伐下，束而荷归。老

姬詈曰：“尔今日归何迟也？未必要将老姬葶死耶？”七窍泣曰：“儿因近日手足为茅茨所捐，举动艰难，采薪稍迟，望母见谅。”老姬曰：“吾知此役尔不耐任，非力加鞭楚，不能畏吾。”遂入房中，持一索出。抓着七窍，七窍不能转动。片时之际，将身捆定，吊于户外榆树枝上，以鞭笞之。连笞数百，体无完肤。珠莲见而心伤，跪地求宥。老姬曰：“尔毋代人祈也，吾责尔夫后，将责尔矣。”七窍痛楚难当，只冀老叟归来，一为解放。殊意老叟渺无踪迹，至待老姬鞭笞足意，始解索放下。七窍释已，又将珠莲吊着，如鞭笞七窍一般。尽力笞余，天色已晚。老姬自去厨内烹粟而食，也不呼及七窍夫妇。

二人忍着饥饿，暗地商曰：“事势如斯，不死何待？”即将捆躯之索各持一束，乘得老姬鼾声大起，度出户外，意欲同缢于此。刚以索儿搭上树枝，忽然山外一声响亮，火光数十朵，直向夫妇同缢之处而来。曰：“勿忙，勿忙，吾等来与尔商。”七窍、珠莲以为老叟前来救己，立于树下候之。及光火到时，殊非老叟，乃是凶恶鬼物。有持索者，有持刀者，有持毒药者，有持小斧者，紧将夫妇团团围着。持索者曰：“尔学吾缢死好。”持刀者曰：“尔学吾剔死好。”持药、持斧者曰：“尔学吾毒死、砍死好。”一时尔争我夺，顺扯横拉，七窍、珠莲已骇半死。久之，众鬼曰：“彼刚二人，如何能代吾等之众？”倏一大肚鬼欣然来前曰：“尔辈毋容争夺，可让此男女与吾作水牢代焉。”分开众鬼，独将七窍夫妇手拉而行。众鬼哗然，乱打乱击，直到(钓)天将发晓，始行四散。

惟大肚鬼弗舍，向七窍夫妇叩拜不已，曰：“尔等苦难过日，不如代我在水国中坐三载水牢。三载后，尔代寻着，又复投生，奚必必在兹，日受啰唆？？叩拜已罢，竟将夫妇拉去。林外一叟，白须白发，突如其来曰：“鬼物毋得如此，此二人

终列仙班，何可加害？”言毕，拐杖一举，鬼化乌有。七窍夫妇虽为老叟救援，已被群鬼骇痴，遂呆立于林木之下。

## 第一百十回 逃庐外虎狼相逼 寄贤母残毒交加

老姬早起不见七窍夫妇，手持竹杖寻来。见得二人尚然呆立不动，大声骂曰：“尔夫妇平好情，徒享安逸之福。一为老身躯使，尔即愿死，以逃懒命。昨夜持索来此，谅已缢毙矣，为何尚在树下对立如是耶？尔如不死，待吾将尔击毙。”言已，手持竹杖，极力乱打。七窍夫妇知无人救，只得双双跪地，泣而求曰：“祈母饶儿命二条，儿身世世把恩叨。愿将躯报高深德，贤涉芳名万古标。”老姬曰：“尔欲吾饶，却也容易。从此驱使惟命，不怠不惰，吾即恕之。如其故辙仍循，吾必束尔二人，沉诸潭水。”七窍夫妇同声应曰：“二次再违母命，以及愿死等情，任母如何，心甘情愿。”老姬曰：“尔毋徒诳一时，转眼又变心志也。”七窍夫妇曰：“誓不敢矣。”老姬曰：“尔既如悔，速归烹粟，与吾食之。吾为儿媳，真真抱气不少。”

七窍夫妇果然归庐，炊起烟来。将粟烹好，奉母食后，夫妇同食。食已，七窍自忖：“不去采薪，恐老姬难容。遂持斧儿度上山巅，奋力将薪砍齐束妥，荷之而返。珠莲忙忙促促，亦汲水而回。老姬喜曰：“尔夫妇今日发了愤志，待吾烹一山豚与尔食之。”言罢入内。七窍暗喜，私谓珠莲曰：“想吾夫妇在部衙时，每食必有珍馐，还嫌厨人烹调弗善。自出衙外，不惟珍馐不得，即粗粟亦未尝饱。早知福享在前，今受困穷，

胡不当初学食粗粝，以免今日如斯作难也？世之享福太早者，宜惜之。兹承老母赏烹山豚，夫妇食之，亦润一润肚肠，看此担荷之力稍增长否。”刚言至是，老姬出，向七窍夫妇曰：“山豚之肉，毛不可去，去则味不鲜矣。”遂将山豚一个，毛深寸许，也不洗洁，抛入鼎中，炊火烹之。约煮片时，提出碎割，尚有鲜血流于肉上。碎毕，装在盂内，呼七窍夫妇同餐。二人见此情形，停箸不食。老姬詈曰：“尔夫妇不食，未必嫌吾不洁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儿不敢嫌，因受风寒，心不欲耳。”老姬曰：“七窍既受风寒，珠莲又胡不食？”珠莲无言可对，勉强举箸。半近口角，臭气难掩，出而呕吐。老姬曰：“吾见七窍面带悲忿之色，殆欲顺妻逆母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儿不敢存是心矣。”老姬曰：“尔毋诳吾，吾知尔念抱不平，几欲出之于口。其不出诸口者，以畏老身故也。吾且舍尔妻而击尔焉。”将当珠莲舍却，扭着七窍，与击珠莲无异。七窍受击，亦如珠莲之呼救不止。少顷击毕，老姬定息，指珠莲而言曰：“吾为击尔夫妇，腹已饥矣。尔可将粟速速烹来！”珠莲不敢违，忍着痛楚，来至厨下，烹而饷之。老姬食讫，又大声詈曰：“吾先无儿媳，到还不忧不虑，快快活活。自尔夫妇投吾膝下，只意卸却重累，福享清闲。岂料有媳有儿，更添一番忧气。”詈罢大哭，哭罢又詈。

珠莲、七窍实难过日，夫妇计议，乘夜他逃。走到前宵寻死之地，心恐鬼物又至，转向西行。行约里余，耳听虎啸狼号，声震山谷，夫妇骇甚，暗暗坐于老柳树下，以待天晓，然后寻一无虎狼处以逃之。未几，启明星出，天已发白。七窍谓珠莲曰：“吾夫妇不趁此逃，恐老姬寻来，难免受苦。”珠莲曰：“东西南北，不知所向，将何逃乎？”七窍曰：“逃出荒凉，访问途程，仍回都中，方可保全性命。不然，必为老姬击毙矣。

”珠莲曰：“如是，须急行之。”

言犹未已，倏见腥风大起，败叶飞扬，四五虎狼，竟投柳下。二人魂不附体，将身一缩，隐入(如)蓬蒿。虎狼到斯，若为未视也者。夫妇于此心乃稍适，暗想：不过片刻，彼必他游。殊知虎狼慷于行走，反绕柳而卧。足足卧到午刻，其虎始去。狼睹虎去，亦尾之行。

夫妇见之，心甚喜之。方欲度出蓬蒿，老妪又至。东张西望，有如捕鼠之猫，口里喃喃，不住骂曰：“老妪今日将尔寻得，誓必击死，以免淘神。”七窍暗谓珠莲曰：“物类虎狼刚去，人中虎狼又至矣，可奈何？”珠莲曰：“吾与尔身毫勿动，彼寻不着，自然归庐。”不料老妪寻觅之力已倦，低声言曰：“吾力馁矣，且在此地暂为歇息。”遂背老柳，向前面坐下。七窍夫妇五内战惧，欲行不可，欲退不能，只得屏息蓬中，弗敢稍动。老妪坐已，又从而骂曰：“尔夫妇如是顽梗，寻得后，即不击毙，必送与人，自兹以还，决不要尔矣。”

骂甫毕，又来一老妪，见柳下妪而言曰：“张老姥来此胡为？”老妪曰：“李母不知，吾家老叟于石缝内救得夫妇二人，无所依归，拜吾二老为父母。吾叟好善。往朝南海未回。不意二人不依吾教，累累作梗，心甚欠然。”李姬曰：“自己儿媳，须好教之。”张姬曰：“今而知禽兽至蠢，皆易于教，其难教者，莫过于人也。诚如姬言。吾若寻着，驱之异地，断不使再处吾庐。但不知二人逃于何所？”李姬以手指曰：“尔所背之老柳脚下蓬蒿深处者，非耶？张姬掉头视之，果见七窍、珠莲犬卧于是。姬气极，解下腰带，束二人手，拉回庐中，仍然吊于树枝，鞭抽不已。七窍夫妇号泣求饶，李姬劝慰数番，张姬之怒始解。

夫妇得释，拜了张姬不击之德，又拜李姬劝解之恩。拜罢，

张姬曰：“李母慈良可喜，吾将尔夫夫妇送彼为儿媳焉。”李姬曰：“人生在世，贵有儿媳以奉事。世之无子者，或祈神拜佛，或另娶小星，无非求一继起人儿，以绵祖宗血食。尔二老生平无出，值兹晚景，忽得此佳儿佳媳，何喜如之？”张姬曰：“吾前无儿媳，常犯己何不幸而乏嗣，人何多福而有子。乃闻之有子者言：“儿妇为冤孽，不若无子无媳，尚得清闲。此中趣味，非有子媳者不能深知。吾暗思之，胡以吾所喜者，为人所恶，人所喜者，为吾所恶？皆以未有儿媳，故不知其情也。今而受兹忧气，始知有子不若乎无。尔如欲焉，愿以相赠。”李姬笑曰：“汝能舍耶？”张姬曰：“吾实不愿也。李姬曰：“既承尔赠，吾将导归吾庐矣。”遂谓七窍夫妇曰：“尔愿随吾否？”二人曰：“愿。”李姬曰：“如愿，可拜谢张姬。”夫妇诺，拜谢张姬后，即随李姬去。

李姬举动儒雅，不善发言。二人在途，窃自喜曰：“此姬慈善，吾夫妇可过日矣。”行不数里，已至其宅。极目视之，虽系茅草结成，较诸张姬所居，稍为宽敞。夫妇入，拜了李姬，认为兹亲。前数朝煮粟烹茶，李姬随彼二人，从不乱骂一语。七窍夫妇暗暗告天曰：“幸得神明默佑，得此慈母，俾吾夫妇出于陷井，而登坦平。如获归都，吾必列牲以谢。”夫妇自此嬉戏宽闲，不似张姬室中无所措其手足。他日，李姬身坐堂上，呼出七窍夫妇，低声告曰：“厨内之薪已无几矣。尔夫夫妇可于明日一同上山，采取归来，以备后用。”代言代笑，与张姬之动辄詈骂，相隔不啻天渊。夫妇欣然，果于次日同携斧去，采得薪归。李姬笑谓之曰：“人生宜勤俭。勤俭，持家根本。如奢华懒惰，必受困苦。者是一定这理。尔夫夫妇既为老身子媳，吾言当敬听之。”七窍曰：“母言金石，敢有不遵？”孰意李姬自吩咐后，无复再言。

七窍、珠莲，久久怠玩不堪。李姬又呼入堂中，重新教导。二人以姬甚慈喜，毫无畏惧，反斗口回舌焉。人情皆然。李姬曰：“尔夫妇以吾慈喜，不若张姬之严厉为可畏耶？若不施点威风，必不知老身利害。”是夜，突将夫妇束捆在地，持必碎割其肉。割一次，则哀声大喊，有如豕鸣。李姬笑笑嬉嬉向夫妇而言曰：“老身将尔懒筋抽尽，自能勤以操家矣。”可怜七窍夫妇受割此遭，遍体生红，衣不能服。不知李姬从又如何待法。自有下落焉。

## 第一百十一回 紫阳山持斧遇道 李姬宅悟道谈元

七窍夫妇遇着李姬，以为良善不暴。殊知张姬之威在外，怒仅击以拳杖；李姬之威在内，怒则割其皮肉。夫妇被割一次，一见李姬，如见毒虎。二人是时反以张姬为贤而怀思不言。日复一日，刀痕已好。李姬各予一斧，促之上山，曰：“尔夫妇今日采樵，每人重要百竹，少在八十。如数不足，休归见吾。”言罢，笑容可掬，似一慈良之母。七窍夫妇跪地哀告：“祈老母念儿夫妇从未出力。薪重八十，即能采取，万不能荷之而归。还冀垂怜，稍减一二。”李姬曰：“尔夫妇欲傲吾命乎？”二人泣曰：“命不傲，只求老母再为稍减耳。”李姬笑曰：“可再减二十，六十决不可少，吾先悬秤以候，尔夫妇须急急采之。”

二人领命，携手上山，将薪采齐，难于担荷。正值计无所出，忽有二农自山左来，见得七窍、珠莲而询曰：“尔二人姊妹耶，夫妇耶？”七窍〔曰〕：“夫妇也。”二农曰：“在此胡为？”七窍且泣且诉。备将李母毒于驱使，一一与言。二农曰：“如是，尔又得母虎而事之矣。此姬当日曾割死子媳数辈。尔夫妇事彼，终必为其所毙。今幸遇吾二人，且作一顺手情儿，将薪代尔荷归。”夫妇闻之，拜谢不已。二农撩衣扎袖，荷薪前行，其去如飞，转瞬已到李姬之宅。七窍夫妇艰于步履，久

之始至。歇息片刻，同入禀曰：“儿等已荷薪归矣。”李姬喜形于色，以秤称之，第担约计七十余斤。李姬曰：“薪重如此，儿媳均能担荷，则明日八十之数，运回不难矣。吾粟久熟，速去食之。”

食后，李姬曰：“今日已殆，尔夫妇各宜早卧。”二人唯唯。日刚西坠，即入室而卧。七窍在棍私谓珠莲曰：“此日全靠二农，明日老姬又要八十斤之重，吾夫妇纵能采得，无人代荷，如之奈何？”珠莲曰：“好人还被好人救。如不能荷时，恐又如今日之遇二农，未可知也？”七窍曰：“安得农人而日日遇之哉？设或一日无遇，则吾夫妇难免碎割矣。”言言语语，竟到天明。老姬在外呼曰：“尔夫妇可早起烹粟，食后上山。趁此晴天，多采柴薪，以防阴雨。”夫妇闻呼即起，烹粟而食。食毕，持斧竟去。

采到午刻，将薪束好，重而难运。七窍曰：“今日所采，较昨日更重，如何荷归？”珠莲曰：“暂待一时，必有农人由此归者。”殊待许久，并无行人。七窍曰：“久候无人由此经过，恐逾老姬所定时刻也。且缓缓负之。”珠莲曰：“尔不待人帮荷，薪重若是，乌能胜任？”七窍沉吟良久，曰：“薪止四束，吾夫妇共荷一束，曲折下山。行未里余，珠莲呼曰：“肩如刀刺，可暂歇片刻。”歇定后，复向前进，刚行数武，七窍又呼曰：“肩若针锥，可再歇一时。”夫妇二人彼此交歇，直到天色已晚，始荷一束以归。老姬曰：“尔夫妇稍勤一日，又怡情乎？”七窍、珠莲跪地言曰：“儿非好惰，实因薪重无力，难以运之。”老姬曰：“昨日所荷匪轻，何以归之又早？”七窍曰：“昨日早归者，以有农人代荷也。”老姬笑曰：“尔夫妇亦能惰人，今日胡不惰耶？”七窍曰：“今日此径无人，所以夫妇共荷一束，艰难万状，日夕始归。”老姬曰：“诚如

尔言，尔夫妇苦矣。可速食粟。”珠莲、七窍以为老姬烹粟以待，同入厨中。老姬曰：“今日之粟不必用箸，不必用盏，可以手掬而食。”夫妇闻说，不知所以。恐老姬别有烹粟法儿，在厨待之。移时，老姬捧一木器出，笑谓二人曰：“尔夫妇入山采樵，至晚始归。老身今日无薪作食，此以生粟数合赐尔夫妇，须尽食之。不然，必加以前日之刑罚。”夫妇畏甚，勉强同食。食已，老姬曰：“食此生粟，可能果腹乎？”七窍曰：“承老母所赐，腹已充矣。”老姬曰：“如是，速将所伐柴薪一一运回，以了今日之事。”夫妇不敢傲，只得又向采薪处，以共荷焉。无如天色昏黑，举趾殊难，夫妇同行，不为荆棘所缠，即为茅茨所刺，受尽无艰辛苦。足荷至东方发白，才将所伐运完。老姬曰：“薪既运楚，速去烹粟，以便食后，又往采之。今日宜早荷归，倘再如昨日之迟，决不尔宥。”七窍夫妇应声入厨。不一时，将粟烹好，与老姬共食。老姬嬉笑劝夫妇加餐，面如菩提，温柔可近。食毕，即促持斧上紫阳山而去。

夫妇坐在山巅，想到受斯折磨，悲泣不已。久之，珠莲曰：“徒事悲泣，有何益哉？不如将薪伐齐，另外设策。”正言之际，倏一道士由山林而出，口内歌曰：“世人都欲享福力，不知此福不长寄。有时荣盛有时衰，荣时欣喜衰时泣。荣时好似上天堂，衰时无殊入地狱。有其衰时受琢磨，何若随我入山去。修成大道乐逍遥，不受人间半点气。趁此年华尚壮强，如一老矣悔无及。”歌毕，七窍夫妇疾趋上前，跪地牵衣，苦求指示。道士曰：“指示不难，恐尔心不坚稳，止于半途。”七窍曰：“吾夫妇而今正坠陷阱，如道长垂悯，渡吾夫妇出此苦恼，暂愿炼修大道，不敢有违。”道士曰：“如是，尔夫妇今日空手归去，见得老姬，双双跪下。老姬问尔有何所说，尔夫妇同声言曰：‘不愿折磨而一道，从此坚心以力造。敢祈老母教导语，

道成自把深恩报。’只说此数语，彼必厚爱于尔。尔见老姬所行所止，一一效法，自然不受琢磨矣。”七窍得兹指示，喜不可言，复进而求曰：“道长何名？须为吾言，以好尸位而祝。”道士曰：“尔问吾名，吾非他，天灵子即其道号也。”珠莲曰：“道长之言有准乎？”道士曰：“吾言极准，尔速归之。”

七窍夫妇果然空手归来，老姬笑而问曰：“尔夫妇昨日尚运一束，何于今日一束俱无？”夫妇跪地，即将道士所教历历言之。老姬曰：“谁教尔者？”七窍曰：“天灵子。”老姬默默良久，曰：“教导固吾所愿，恐尔夫妇心不坚稳，反受天律之诛。”二人曰：“吾夫妇自此愿从老母习道，并无别心。”老姬曰：“既是如斯，来，来，吾将尔二人幽闭一室，尔能悟幽闭为何故，吾即教以大道焉。”夫妇如命，同入室中。老姬将门落锁而去。七窍谓珠莲曰：“者是何故？”珠莲曰：“不知。”七窍顺想横思，一时不得其诀。心正着急，倏闻暗处有人告曰：“尔从习道用功思之，其诀自得。”七窍灵机触动，猛然悟曰：“入门休为外欲扰，即是参元得道时。甫得此二语，老姬至于门外，大声呼曰：“闭门之妙可悟得乎？”七窍曰：“虽已悟之，未知是否？”老姬曰：“尔所悟者何？”七窍遂将所悟告之老姬。老姬曰：“尔有灵心，可以谈道矣。”当即辟门放夫妇出。七窍偷视老姬，若有喜色。夫妇于是重新拜舞，求指道功。老姬曰：“扶衰不老无他妙巧。神气坚凝，子精固保。由此上进，丹炉不倒。胎婴出现，封诰自讨。欲为仙真，心要坚好。”七窍夫妇闻此数语，似有省悟于心，但不能深知其妙。老姬又曰：“果欲习道，尔夫妇自此不可同居。”七窍、珠莲口虽应诺，心实不舍。老姬若先知觉，怒谓二人曰：“既拜吾为师，求指大道，又不舍夫妇异处，则子精何固？子精不

固，神气不聚，衰何以扶？”七窍曰：“夫妇为人之大伦，胡以定在分居，方可习道？”老姬曰：“妙道起首，在乎寡欲清心。夫妇同居，心乌能清？欲乌能寡？七窍曰：“子精者何？”老姬曰：“是乃人身根底。无精则无神，无精无神则气不克炼。此造道者要必以固精为第一也。吾见尔夫妇分居似乎不舍，吾亦不为尔强。尔仍为吾上山伐薪，落得夫妇团聚。”

七窍于此又畏薪难采运，迟疑莫决，久不回言。老姬曰：“不舍夫妇，道心尚属乎虚。依然罚尔采樵，任吾驱使。”言毕，将斧抛出。夫妇持斧出了庐外，老姬笑而言曰：“尔其在途细思，如能舍夫妇而各居也，随吾习道，不受此若。如不舍夫妇而同居也，必终身为伐薪之侣。吾言若是，须自打撵。”

## 第一百十二回 收鬼物老妪试道 从赤鲤妖部生嫌

七窍、珠莲持斧同行，暗里商曰：“ 姬言习道要夫妇另居，尔我不欲之心，又为彼知，命自打撵。者件事情究竟如何是好？” 珠莲曰：“ 不习大道，则日受磨折；欲习大道，又夫妇分离。事介两难，真令人踌躇莫决矣。” 七窍曰：“ 吾见老妪残毒为心，不似有道之人。如其大道既得，必然仁慈在抱，待吾夫妇应宽厚不刻，胡为日日琢磨如是耶？” 珠莲曰：“ 看老妇行止，乃系村姑俗婢，又安如何以为道？吾夫妇暂且各居，假以习道名儿，偷闲过日。设或神天默相，能逃入都，朝见当今，未必不还吾宫品。” 七窍曰：“ 如此，暂应习道之教，以免采薪之苦。”

打撵停妥，疾趋而归。老妪曰：“ 尔夫妇归来甚早，其殆打撵已定乎？” 七窍曰：“ 承得老母指示，吾夫妇愿拜门下，习兹大道。恳祈一一传之，若获功成，恩铭肺腑。” 老妪闻说，复为叮咛曰：“ 尔夫妇毋得假此偷闲也。” 七窍曰：“ 出自真心，断无假念。” 老妪曰：“ 果尔，吾收尔为门弟。从此珠莲与吾共室而居，七窍一人自居外室。” 夫妇诺，当即分处。老妪于是先嘱静坐，以清其心，二人然之，然见老妪行藏，总不以所言为念。即每日静坐，亦奉行故事耳。

异日，老妪谓七窍曰：“ 尔可向采薪之地，将榆枝与吾伐

一枝来，吾有所用。”七窍奉命持斧而去。刚将榆枝伐下，忽然阴风大作，黑雾四起，中立一物，似妖非妖，细细视之，乃前日攫已之大眼鬼也。骇极，回头疾走。无如此鬼随后追逐，相隔不过数武。幸历蓬庐不远，七窍且号且奔，转眼间已奔入庐内。老姬曰：“七窍其遇鬼耶，何呼号乃尔？”即命珠莲出户视之。珠莲出，见得大眼鬼挺立庐外，亦狂呼入内焉。老姬惊曰：“尔夫妇所见何物，如是张皇？”珠莲细告所以。老姬曰：“尔等见吾行止，疑为农家者流，恐道法毫无，有误乎尔。今日且看老母收此鬼魅。”

言毕，左手持斩妖剑，右手执飞龙瓶，走出蓬门，指鬼物而詈曰：“尔在此山，理宜守尔鬼道，敛首潜形。何得如此猖狂，逐吾弟子？”大眼鬼曰：“吾在山径游行，见得一人攀折榆枝，吾喉甚痒，切欲吞噬。不料追之不及，竟入尔庐。尔可速出交吾，免动手足。”老姬曰：“吾谕尔速归巢穴，各守规矩，灵魂尚可保全。如或不然，吾将道法显显，必化尔魂为灰飞矣。”大眼鬼闻言怒甚，举着两爪，直扑老姬。老姬手持斩妖剑，劈面斫去。大眼鬼见剑斫来，身闪一旁，口喷黑烟，顷将蓬庐遮掩。老姬曰：“尔善吐雾，吾自有以收尔者。”言已，举起飞龙瓶，抛在半空。但见烈火腾腾，海风拂拂，不逾片刻，黑烟消散无有。瓶口火龙飞出，张牙舞爪，直搏大眼鬼。大眼鬼双睛一估，火龙已落于目中。老姬见瓶不能降伏，急以斩妖剑抛去，亦入大眼鬼目内，或上或下，莫克斩其头颅。老姬暗思：此鬼法力何大如是？不得已抛去肠绋子，只意青黄二色如龙天矫，可以束此鬼躯，殊自天外飞来，均与飞龙瓶、斩妖剑如投江之石而坠入鬼目焉。老姬见宝不灵，忙取隐身旌，将七窍、珠莲及本身掩着。大眼鬼倏然不见老姬，恨其作梗，当即阴风吹起，地黑天昏。

紫霞真人默会得知，乃谓正心子曰：“三缄作老姬，收七窍、珠莲为门弟。今见扰于大眼鬼王，法器用完，不能收伏。以此鬼眼眶甚大，宝物尽行坠入，难以得出也。尔可向财神宫去，请财神以收之。”正心子曰：“收伏此鬼，何以必要财神？”紫霞曰：“尔去请之，彼自有收伏之法。”正心子领命乘云，片时已到财神宫外。守宫童子见而问曰：“正心大仙来此何事？”正心子曰：“来见尔宫财神也。”童子闻言，即入禀曰：“宫外有紫霞门人正心子要见。”财神曰：“紫霞奉上天命，阐道人间。今来晤吾，必有所请，可速传入。”童子出，向正心子拱一拱手曰：“财神有请。”正心子遂随入内，拜见财神。财神曰：“尔来吾宫，有何见教？”正心子曰：“吾奉师命，特到贵宫，迎请财神，去收大眼鬼耳。”财神曰：“吾只管人间财福，久已未经战阵，何能收伏鬼妖？”正心子曰：“吾师所言，大眼鬼头非财神不能收也。”财神曰：“既是尔师求吾，吾且前去看看。”正心子见其应允，拜辞出宫。

财神骑了黑虎，命数十管财童子，各执金银宝物，云车催动，直向蓬庐而来。老姬慧目遥观，云中有黑虎一只，黑虎之上，一位金甲神祇，手执钢鞭，与大眼鬼彼此酣斗。约数十合，后面无数童子各执金银，向此鬼头抛掷而去。大眼鬼望见金银满地，俯首凝视，斩妖剑暨肠绋等宝概已坠出，仍归故主。老姬不知何仙前来助战，刚欲问讯，忽听大眼鬼一声大叫，倒于地下。数十童子与金甲祇，已乘云向空，飘然而逝。

老姬上前细视之，见大眼鬼束作一团。遂拉回庐，指而詈曰：“吾嘱尔各守规矩，尔不吾听，今何如乎？”鬼哀乞曰：“一时错失，望老姆恕饶。”老姬曰：“尔目何以如(奴)是其大耶？”鬼曰：“吾在生时，一味大着眼眶。非但族亲瞧之不起，即堂上父母，亦不在目焉。今世到无此人。没入阴曹，鬼

卒挖吾双睛，愈挖愈阔。约计三载，其罪受满，罚在阴山，不准人世投生。吾即在此苦苦修炼，因而成一大眼鬼王。”老姬曰：“吾之法器收尔不着，胡金银抛掷，遂伏尔哉？”鬼曰：“吾目虽大，财帛乃障眼物也，故见金银两目昏花，即为所困。”老姬笑曰：“不怕尔目大如筐，总见不得金银耳。欲收世之大眼人，又岂可少得此物。兹被吾擒，尔又何说？”鬼曰：“祈释吾归，永不出穴矣。”老姬曰：“吾发一片慈仁，释尔归去。自此宜谨守规矩，不可现形扰世。”言已，将捆释却。大眼鬼拜了几拜，阴风一展，去而无踪。

七窍暗谓珠莲曰：“老姬非凡人可比，观其所用宝器与伏鬼威风，有非天上神仙，不能具此法力。夫妇从此须恪遵其教，无起外心。”珠莲曰：“但愿吾夫妇修成大道，法力亦如老姬，其心始甘。”老姬闻之，乃呼而告曰：“尔夫妇存心吾已知得，只要尔真衷修炼，仙神品位自不难居也。”夫妇是时心已诚服，一行一止，惟以习道为事，决无他想焉。一日，老姬谓二人曰：“吾欲西行，不过三日即返。尔夫妇毋得擅出蓬庐，恐遇野怪山妖，乱语谗言，惑尔心志。”七窍曰：“师言敢不遵之。但师西行，须早早归来，弗可迟缓。不然，设或变生意外，弟子等支持不住，谁为救援？”老姬曰：“为师自知，毋烦多嘱。”言毕，别了夫妇，向西而行。七窍、珠莲果遵师命，柴扉紧闭，绝不外出焉。

且说三緘别去七窍夫妇，假意西行，暗又转身化为李赤模样，来至庐外，自语自言。七窍、珠莲正值无聊，忽听李赤声音，疾趋出视。李赤见而喜曰：“尔大人夫人耶！自分散后，吾等寻之已遍，不见消息，何期今日相晤在此。敢问大人夫妇傍谁而居？”七窍曰：“李姬耳。”李赤曰：“李姬相待可宽厚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前傍张姬，毒见于外。后傍李姬，毒藏于

内，毒打毒割，无刑不受焉。继而拜彼为师，学习大道，方能过得时日。”言犹未已，李赤曰：“李姬一妇人耳，乌能通达玄机？定系山妖假传大道以惑人者。吾欲迎大人夫妇回到前日所居洞内，不知在人意念以为何如”七窍曰：“吾已拜在门墙，正习清心寡欲功夫，何可稍离左右？”李赤笑曰：“大人毋以至贵之体，轻信姬言。恐彼一朝吞噬尔躯，悔之无及。事势至此，吾明告尔。吾乃赤鲤所化，辛坚、马魁、徒能，一为虾精之魂所投，一为毒龙、老蛟之魂所附。大人此际与其落于山妖部内，祸生不测，不若仍到毒龙洞中安住，吾等缓缓送归都下，调停官位之为愈也。”七窍尚未回言，珠莲心中欲见同类极切，乃向赤鲤曰：“今日已晚，明日归洞不迟。”七窍是时心已无主，只得任之。晚景休题。

次日早起，珠莲将粟烹好，三人同食。食毕，珠莲曰：“吾夫妇行走艰难，毒龙洞历此甚远，如何得到耶？”赤鲤曰：“吾能驭风而行，尔等同上风车，顷刻即到。”言罢，风车驾起，七窍、珠莲同坐其中，腾空竟去。

## 第一百十三回 毒龙洞赤鲤变色 慈航殿虎仆为殃

七窍夫妇腾在半空，转转旋旋，片刻已到毒龙洞外。风车驻下，赤鲤导入。七窍询曰：“此毒龙洞乎？何形象不似从前也？”赤鲤曰：“古道尚且成渠，江河亦能成路，岂一小小石穴而不变更耶？”七窍闻言点首，然终疑惑不定。住了一日，复又询曰：“毒龙等安在？”赤鲤曰：“后自失了大人夫妇，慵于寻觅，各回宫内。惟吾心尚不舍，常常乘风空际，四境访之。”七窍曰：“尔真谓情长不尽矣。”赤鲤曰：“故主恩深，乌得不念？”七窍曰：“承尔盛意，导吾于此，不如借尔风车，将吾夫妇二人送归都去。”赤鲤曰：“此刻回都，设遇三緘妖物，难免吞噬于尔。待吾乘风暗访，如三緘已去，送尔夫妇同归都下。如其未去，宜在是洞住而避之。”七窍曰：“尔言亦是。然既如此，可将前日烟火等器，并及粟米诸般，与吾夫妇运齐，以好度日。”赤鲤曰：“者是自然，但迟速未可知。大人夫妇毋得滥出洞外，恐被李姬寻着，不惟恨其背道而遁，且恨尔师命不遵。拉回庐中，必受碎割矣。”七窍曰：“吾夫妇深隐洞内，以候尔归。速去运之，毋烦多嘱。”赤鲤于是乘风竟去。

自去后，七窍夫妇在洞悬望。望了一日，不见归来，夫妇饥火如焚，时向洞外望之。望至二日，依然不见形影。只得出

洞掬水而食，以疗饥病。食已，七窍谓珠莲曰：“如赤鲤此去不返，何以聊生？”珠莲曰：“今已去了二日，明日谅必返焉。”殊候及三日，夕阳西坠，终是渺然。七窍泣曰：“前遇张、李二姬，虽云残毒，犹幸未受饥饿。今被赤鲤刁弄来此，三日未得一食。倘彼去盗烟火之物，为受盗者击毙，吾夫妇必死于是矣，安望生还乎？”珠莲曰：“赤鲤道法高妙，受盗者焉能捕彼？妾料明日必归无疑。”

果到诘朝日落西山时，遥听风声响亮。珠莲喜曰：“是必赤鲤来矣。”不一时，风车驻下，赤鲤忙忙促促，入洞言曰：“几与大人夫人不复见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如何？”赤鲤曰：“曩者吾辞主去，先盗烟火之物。东寻西觅，已盗得矣，孰意归至半途，忽遇三緘妖孽。吾畏甚，将所盗者概行抛却，荐空而回。当被三緘追逐数十里，不是风车迅速，早为彼吞。”七窍曰：“吾夫妇听尔刁弄，来此洞里，已三日不食。如再无粟米以充乃腹，夫妇性命不几为尔害乎？”赤鲤曰：“且再忍着此日，吾于明早另选市镇以盗之。”七窍曰：“其夺饥火焚心，甚难以息何？”赤鲤曰：“洞外有水，欲息饥火，只此而已，他无望焉。”夫妇闻此，默然无词。

次日早起，赤鲤又乘风车而去。两日方回，仅以粟米数升交与七窍，曰：“尔夫妇可将生粟暂且用着几日，俟盗得烟火之器，然后烹食不迟。”七窍曰：“生粟如何食耶？”赤鲤曰：“事势如此，怎比在衙时乎？”言毕出洞，乘风去了。七窍夫妇强以生粟食以果腹。看看食尽，赤鲤尚未见归。夫妇无可如何，仍然掬水而食。日复一日，已饥饿不能出门户矣。

他日，赤鲤携来鼎鬲之属，交与七窍。七窍曰：“有粟米时无鼎鬲，今有鼎鬲，又无粟米，此日如何度法？”赤鲤怒曰：“吾前在衙，虽然受尔微恩，三緘妖物欲噬尔夫妇，吾与

毒龙等费尽无限苦辛，才将尔二人救出虎口，前恩谅已酬尽。兹又落于山妖之手，不与设计逃之，终必为其所害。是吾之报尔夫妇者，不可谓不厚也。即在洞内饮点泉水，无苦于尔。尚恩受享前福，欲得山珍海错以快内颐乎？吾念主恩，盗粟盗鼎，所历苦趣，姑且不论，尚被受盗者擒着，吾之性命，必为尔夫妇抛在荒阡。今与尔言，要想回都，须忍着冻馁。若在如此索粟烹吞，吾不耐为尔驱使矣。”七窍曰：“尔为吾仆，即驱使洋，亦属分所当然。”赤鲤曰：“彼时此时，尔未思耶？”七窍见得赤鲤言词不合，怒气勃勃曰：“吾夫妇在李姬处学习大道，坐享安乐，冻馁毫无。因误听尔言，来在此间，受饿捱饥，是谁之过？”言此，掌击赤鲤。赤鲤笑曰：“尔至此地步岂犹是在衙日耶？尔欲击吾，吾且将尔束吊洞外，以鞭笞之。”遂挽袖持索，吊七窍于梧桐枝上，鞭笞不停。七窍呼号声嘶，无人解救。珠莲痛甚，哭泣上前，护定其身。赤鲤停着鞭笞，怒向珠莲曰：“尔者婢妇，皮肤亦痒乎？”即时放下七窍，又将珠莲吊上，如笞七窍一般。笞毕，赤鲤曰：“吾要回吾洞中，任死任生，随尔夫妇。”七窍身难转动，不敢应诺，只有暗暗垂泪而已。赤鲤去后，七窍将珠莲放下，坐而泣曰：“悔听谗言到洞来。”珠莲曰：“而今受害亦应该。”七窍曰：“因贪都内荣华盛。”珠莲曰：“此日如何免饿灾？”夫妇想到伤心之处，大哭不止。

三絨又思：吾化赤鲤磨之，其情谅已继矣。毒龙是精等尚在夫妇心内，且次第化来，一一磨彼二人，以坚(间)其入道之念。计定，扭身化为毒龙模，迤邐入洞，曰：“尔大人夫人耶？”七窍正在悲痛，忽闻有人问之，忙拭泪痕，睁目而视，乃役吏马魁也。已知为毒龙所附，难与同群。夺事在垂危，身无可赖，不得已，向毒龙而柔声下气曰：“尔何往，将吾夫妇抛去

不顾乎？”毒龙曰：“自大人夫人失去之后，吾与赤鲤等遍寻不得，各回宫中。然主仆情深，心常恋恋。所以今日又来寻觅，不料在此主仆得以重逢也。”七窍听得毒龙此番言词，遂牵衣而泣。泣已，将前日所遇暨赤鲤相待情景详细告之，毒龙怒曰：“赤鲤者厮忘恩太甚，吾若遇及，定不彼饶。”七窍曰：“吾夫妇饥饿极矣。若有粟米烹之，以供一饱，死亦(一)甘心。”毒龙曰：“大人稍待，吾去寻来。”去不多时，果将粟米携至。片刻烹熟，请七窍夫妇食之。夫妇饱食一顿，不胜欣喜。毒龙曰：“大人夫人不必忧心，有吾在兹，自不受苦也。”七窍诺。夫妇从此得其供奉，饱食月余，身体康强，无有忧虑。一日，毒龙谓七窍曰：“珍馐之味，大人夫妇久未食矣。待吾去到都中盗取一二。”七窍曰：“如是，劳烦多矣。”毒龙曰：“在衙受恩甚重，今日应当补报。”所言至此，飞身而去。片时归洞，手捧一盆。盆内珍馐，件件齐备。七窍夫妇见而谢曰：“劳尔入都，途程千里，顷刻而珍馐毕献。尔可与吾共食之。”毒龙曰：“仆婢者流，何敢与主同食？待大人夫妇食毕后，再食未晚。”夫妇喜甚，仅食一半，留半以待毒龙。毒龙食余，将盆撤去。七窍夫妇暗自言曰：“报恩如毒龙，愧煞赤鲤矣。”

殊意毒龙供了半载，倏于一日笑谓七窍曰：“吾思大人夫妇不能得回都下，官阶已无所望。徒在洞中度日，亦属枉然。吾前在衙所受恩情，业已报满。兹者实言告汝，吾久未得人躯而食，不如将大人夫妇吞在腹内，以免在世受此苦况之为愈焉。”七窍惊曰：“吾在衙时，何等厚恩以待尔辈。胡于患难之际，反欲以吾为口中食耶？”毒龙曰：“一时食尔，其心不忍。且留尔夫妇多活三日，三日后必不饶也。”言毕，乘风出洞，不知所往。

七窍叹曰：“吾久知妖部不可以同居也。同居久，则狼性必发耳。”珠莲曰：“非独妖部为然，即属人类，见遇患难而以足蹴之者甚多。”此言亦是。七窍闻言，不禁泣下，曰：“然则，吾夫妇将何以避之？”珠莲曰：“暗地逃走，不亦可乎？”七窍曰：“荒山野径，向何而逃？”珠莲曰：“逃出此洞，再作区处。”二人于是携手同行。出得洞门，一望无际。七窍曰：“东西南北，方方可逃，究不知逃向何方，始能不受惊恐。”珠莲曰：“东方有生气，可向东行。”七窍然之，即望东道以逃奔。奔至日落西山，悲无栖止之地，又向前而穷其所趋，复行里余，忽见一阁挺立。夫妇喜曰：“有此高阁，栖止有地矣。”逞步行来，顷到阁外。翘首望去，阁上一额曰“慈航殿”。夫妇入，参拜神祇毕，遂寻东边一小小密室，同居其中。

刚到三日，阁外风声大震，林木摧折。夫妇骇，将阁门紧闭，不敢声张。久之，风停，耳闻有人在外呼曰：“慈航殿内何人在此？”夫妇不答。其人见得不答，大声吼曰：“如不开门，吾将毁户而入。”七窍夫妇无可为计，只得将门辟之。及视其人，乃毒龙也。夫妇愈骇跪地哀曰：“尔且饶吾二命，须念在衞厚恩。”毒龙置若罔闻，曰：“尔夫妇尚能逃耶？尔能逃之，吾能觅之。”言罢，原形现出，张牙舞爪，直向二人扑来。

## 第一百十四回 虾精倏尔来解说 蚌母又复遇途间

毒龙现出原形，直向夫妇二人举口吞噬。二人东闪西躲，兢兢战战，顶上已失去三魂，呼号声嘶，惨不可听。毒龙于此似有欲吞不忍，不吞不舍之意。七窍夫妇正直计无所出，门外所有人来。极目视之，乃虾精所附之辛坚也。亦不得已向彼泣曰：“吾夫妇自落鬼缝，为张老救之，张姬恩养月余，转拜李姬。李姬收了大眼鬼，收吾夫妇习道，颇可过日。后为赤鲤寻着，嘱离李姬蓬户，仍居毒龙洞中。原言缓缓调停，送归都下。不料赤鲤负义记忘恩，突于一朝，将吾二人责打而去。夫妇在洞，几为孳死，何莫非赤鲤所害乎？幸而毒龙来洞，或呈粟米，或献珍馐。夫妇以为赤鲤无良，毒龙已知报德，其心稍慰，安然住之。岂知毒龙久又暗怀吞噬，明言宽吾三日，三日后决不能饶。夫妇闻言，不胜恐惧，乘得毒龙外出，潜逃于慈航殿内。只意躲避在此，彼不得知。何期(欺)毒龙恰又寻来，非尔到兹，吾夫妇之命休矣。”言已，虾精顾谓毒龙曰：“人要知恩报恩，未闻恩以仇报知尔者。世上此等甚多，直使好事无人做。尔想当日受紫霞挫折，身死非命，幸遇灵宅真人饮以固魂金丹，才收七窍衙中。七窍夫妇频赏衣服，频待厚筵，言则听而计则从，何者有薄于尔？尔有难，人救之，人有难时，不为保之，不得反欲吞噬。抚心自问，天良何在？”毒龙曰：“七窍夫妇前在

吾洞，几乎葶死，尔不来救，吾去见得，心中不忍，遂入市以盗粟米，复归都以盗珍馐，供俸勤勤，吾恩已报矣，又何天良之不存乎？”虾精曰：“报恩一事，不徒饮食供俸，要在保彼生全。尔既救之于前，又欲吞之于后，是前恩而后仇也。仇可结乎？吾恐世世冤缠，无有期也。”毒龙曰：“吾等物也，尚知报恩后始加吞噬。每见人类，并其恩不一报，设奸诈而害之者，抑又何也？相提而论，不差高一筹耶？”虾精曰：“人之无良，更甚于物。尔我又物中人也，岂可效尤乎人中物哉？”人不如物，可耻孰甚？毒龙曰：“听尔之言，吾不吞噬以结冤怨，亦不以饮食供之。”虾精曰：“珍馐粟米，是事有吾，不烦尔身再任此役。”毒龙曰：“如是，吾归吾宫，永不复来世。”言此出殿，飞身而去。

七窍夫妇见毒龙已去，同向虾精拜舞。虾精曰：“人言毒龙心毒，吾尚未信。今一见矣，果不虚传。”七窍曰：“毒龙作厉，幸尔解释。今吾夫妇归都不得，度日无有，尔又何以安置乎？”虾精曰：“吾自有安置处，大人夫妇不必愀然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安置何所？”虾精曰：“是殿不可居，如再居之，毒龙狗子必然复至，吞噬于尔。那时吾若外出，解释无人。不如去到吾宫，饮食起居，更为便易。”七窍喜曰：“既然如斯，愿随尔去。”虾精于是出殿前导，七窍夫妇遂尾其后，一步一趋。或行水之涯，或转山之角，纡徐曲折，约有十余里，遥见一宫殿在焉。虾精谓七窍曰：“前面红窗百道露于翠柏青松之内者，即吾宫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可爱尔宫地极幽雅，虽瑶天仙府，不过如是。”虾精曰：“大人过誉矣。”言言语语，已入虾宫。虾精待以厚筵，旨酒嘉肴，皆非人世所有。宴罢，安置二人于密室。

夫妇居此，倒也自在无忧，只想常常如斯，无有他变。不

料一日虾精慌忙入室，谓七窍曰：“吾意欲将大人夫妇久久侍奉，奈龙君下旨，发海兵数万，来代虾宫。吾点虾将虾兵，与之力战。如能得胜，还可久住；如不胜焉，吾子若孙必逃去他方。大人夫人急须另寻居址，否则，昆岗人火，玉石俱焚矣。”言罢大哭。七窍夫妇亦仰天泣曰：“毒龙、赤鲤知恩不报，天不诛之，而反纵之。虾精能识报恩，天不佑之，而反戕之。其虾宫之晦气乎，抑吾夫妇之晦气也？”正悲泣间，虾氏子孙一拥而入，谓虾精曰：“龙君兵马已将虾宫围着矣。”虾精闻报趋出，当传兵将，整顿行伍。一时虾宫士卒各持剑戟，大战龙兵，喊杀之声，动摇山岳。无如龙兵勇猛，虾兵抵敌不做。战未片刻，杀入宫内，将虾孙虾子如砍瓜切菜一般。虾精跪地哀求，已为龙兵束捆而去。

七窍夫妇紧闭室门，幸而龙兵未尝搜及。直待人声寂静，开户出视，虾宫内外，尸横遍地，所积粟米以及珍馐等物，尽被搜卷一空。七窍睹此惨情，伤感不已。珠莲曰：“虾子虾孙死亡殆尽，虾兵首领又被束去，大约凶多吉少。夫妇即居于此，若何能生？不如出得虾宫，另寻生路。”七窍曰：“夫人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珠莲曰：“如是，宜早为计。倘濡滞不行，恐龙兵复来，必受罗织矣。”言已，携手出宫，向荒凉之地而行。暗想尽一日脚力，行尽山径，寻一妥当所在，以为栖止。岂知是处无有寺观，又无居民，遍地荆棘纵横，满林树枝遮掩。兼之天色昏黑，日已西沉，夫妇饥火如烧。四处窥覷，绝无藏身之地。万不得已，即于白杨树下相靠而坐。坐至一更天气，忽闻猿啼虎啸，鸾鸣鹤唳，心愈惶恐，两目畏其合之。待到天发晓时，刚欲前行，又见无数虎狼，怒目眈眈，左右环顾。狼则仰鼻而嗅，若有可寻之人；虎则举目以窥，似有可口之物。夫妇见此，全体摇摇，不知若何方能脱得此厄。未几而虎狼远去，

日将午矣。

夫妇于是又复前往，穿过茂林，已登山垭，幸无林木，可远望之。然四面望来，山虽濯濯，人烟绝少。瞩目良久，由山垭直下。下了数重山，见始露小径一条，俨有人迹。七窍曰：“是径人迹俨然，前途必有村落，吾夫妇且在穷之。”珠莲曰：“吾力已惫，可在径侧暂为息肩。”七窍诺。息约一刻，七窍促曰：“夫人可以行矣。今日午牌已过，如再寻不着居址，恐虎狼能容于昨夜，不能容于今宵。”珠莲闻言，拍着七窍肩儿，缓缓前进。

复行十数里，闻得人声自山林穿出，七窍曰：“山林内必有行人，速去追之，以来今宵栖止。”言罢，急力上前。越过山林，果见老少二妇，行行止止。七窍喜，遥而呼曰：“二位娘子何往？”少妇答曰：“自姑母处归耳。”七窍曰：“娘子府第历此多途？”少妇曰：“不过里许，即吾家焉。”七窍曰：“如此，娘子稍待吾夫妇，欲借尔室暂宿一宵。”少妇言：“借宿乃常有之事，吾在兹待尔，尔其速来。”夫妇欣然，追踪而至。其时老妇已先行矣，少妇呼曰：“嫂行毋急，可在前面待着一时。”老妇闻呼，遂于路旁坐以相待。少妇曰：“天色将晚，尔夫妇速随吾行。”七窍、珠莲幸止宿有所，即尾其后，一步一趋。及近老妇而视之，乃蚌母也。珠莲不知蚌母已被鬼吞，又不解此蚌母系三緘所化，所以一见蚌母形像，牵衣大哭，备诉近日所遭困苦。蚌母闻说，亦为歔歔。悲已，蚌母曰：“吾自石洞内失去主公主母，无有依靠。于是离洞，四方奔走。兹已下嫁老农矣。昨日姑母寿筵，吾与弟媳往况未归。何期今日在途得遇大人夫人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尔嫁之夫贤否？”蚌母曰：“贤甚。”“衣食如何？”蚌母曰：“颇能过日耳。”七窍曰：“吾夫妇遭难至此，借尔家内暂避几时，可乎？”蚌母

曰：“有何不可。吾得大夫人恩养十数载，若于患难中而不相顾，是知恩不报矣，尚得谓为人耶？”遂导二人入室登堂，设筵以待。夫妇得依蚌母，又享安闲。

自是，蚌母奉酒肴，夜燃灯光，极相亲洽。不知不觉，已住旬余矣。一日，七窍谓蚌母曰：“尔夫老农为何不见？”蚌母曰：“老农好货，每到秋收后，携得白镪，贸易江湖。必要桃花放时，始归闾里，复播百谷以种田畴焉。”七窍曰：“老农与尔可相得乎？”蚌母曰：“老农幼年酷好美色，连娶数妻，貌俱不扬，皆被嫌弃而死。薄情如是，声名远播于乡，其无有以女妻之。今已五旬，犹是形单影只。吾逃此地，路遇老农。问吾根源，以寡居告，老农于是暗怀娶吾之意。将吾迓至家内，托对户鸿姬风示于吾。吾思大人夫人不知散失何所，兼之身无依靠，遂应诺之。幸得老农丧妻多矣，鰥居半世，始配吾身，较之新婚，爱怜更甚。吾因在此福享清闲，朝日心中计念大人夫妇，何期一旦得遇途间。如不嫌农家鄙陋，即于是地久居可也。”七窍夫妇心甚德之。未审安住多时，再叙所以。

## 第一百十五回 通天岭夫妇同处 绣云阁仙凡分看

韶光易逝，七窍夫妇在蚌母家下已住数月。一日，老农归里，蚌母迎入。老农询曰：“为夫出外贸易，抛妻半载，家中可有他事乎？”蚌母曰：“别无他事，惟妻在姑母处祝寿言旋，行至中途，得遇主公主母，而今迺在家内，已数月有余。”老农曰：“尔主公主母在于何地？”蚌母曰：“现在左隅室中。”老农曰：“尔去请来，吾当拜见。”

蚌母闻言，入室暗谓七窍曰：“吾家老农业已归矣。吾将大人夫妇在家之言为徒告之，彼特命吾请出相见。”七窍曰：“尔夫既归，即主人。睨而视之，老农面极凶恶，累累举目偷觑珠莲，七窍是时已知老农无情而多奸矣。拜毕，宾主坐下。老农笑曰：“大人夫人辱临寒家，无甚款待，乡村风味比不得宦衙光景，尚望海涵。”七窍曰：“吾夫妇遭逢不幸，无故来尔府第，扰谢多多。他日归都，自然加倍给银，决不尔负。”老农曰：“粟米乃农家所出，大人夫人系玉体金枝，一日食得几何，何敢存心望给重赏？况吾妻平素常言大人夫妇待彼甚厚，吾久欲代妻报答。所恨天渊相隔，覩面无由。今幸来至吾家，正吾报答时也。特恐山肴野蔌，不堪入口，还冀大人夫妇多住几时，方能酬得吾妻托庇之德。”言已，即命蚌母烹雌煮酒，宴夫妇于中堂。七窍暗想：老农面恶而情深，未识待吾夫

妻，其心能恒久不变否？

是夜饮后(欲)，各归室内。珠莲谓七窍曰：“蚌母所配，言颇仁义，不知心内如何？”七窍曰：“如能恒久弗变今日所言，吾与夫人无忧他适矣。但吾夫妇中堂同饮，老农两日常偷视尔，尔可知乎？”珠莲曰：“几人从未相见，无不触之以目。倘有私意，须于平日方可知之。”七窍曰：“尔言亦属不差。”夫妇闲谈，姑不必论。

旦说老农将七窍夫妇竭力供奉，又复数月。他日遇珠莲于别室，笑谓之曰：“夫人玉貌娇姿，今吾见之，魂飞天外。其所以碍目者，惟大人而已。尔若肯充吾下陈，吾持利刃将大人诛却，厝于深山，此地荒凉，谁能知得？大人诛后，夫人与吾匹配，终身不嫌。老妻留之以为姊妹，如其嫌也，吾则一并诛之。愚言如斯，夫人以为何苦？”珠莲曰：“人各有配。尔妻尚在，何得又起外心？”老农曰：“夫人容颜高过拙荆多矣。日昔相见，心思扰乱，坐卧不宁。每夜形诸梦魂，恨未与夫人共枕而眠耳。”珠莲怒曰：“尔真俗子村夫，不知利害。夺人妻以伤人命，上天岂能容之？”老农曰：“夫人细想，如从吾言，自不少尔衣食。设或不允，吾暗戮大人于内室，使尔无依无靠，即是冲天之鸟，亦难脱吾牢笼。”所言至斯，悻悻然去。

珠莲回在房中，目带泪痕，默然而坐。七窍询曰：“夫人何往许久乃归？”珠莲曰：“吾登厕后，即便归室，何遽去久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尔目带着泪痕，所为何事？”珠莲曰：“想今日凄楚，转计当年荣耀，乌得不心伤耶？”七窍曰：“吾观老农为人奸猾，夫人所遇，如有不合，须明告我，以好设策。尔若隐忍，恐误吾夫妇性命，那时悔之已晚。”珠莲闻此，泣而言曰：“丈夫须要谨防，不然，必毙于老农之手。”七窍曰：“如何？”珠莲遂将老农所言，一一详述。七窍骇，哑然半晌。

久之，执珠莲手而问曰：“尔愿从老农否？”珠莲曰：“吾系千金之体，焉肯配及犬子哉？”七窍曰：“如其老农倏动杀心，尔又何以处此？”珠莲曰：“惟有一死，以随君身。”七窍曰：“吾夫妇不知造何罪愆，方出狼窝，又入虎口。早知如此千磨百难，不应当日博取功名矣。”言谈竟夜，未能合眸。

次日，老农命得蚌母，请七窍夫妇来至中堂，曰：“吾家耕种为业，无多粟米，以养闲人。大人夫人作何主意？”七窍曰：“吾夫妇愿另行他所焉。”老农曰：“大人欲行，可留下夫人与吾作一小星，为生子计。”七窍火从心发，指老农而詈曰：“尔恃尔地荒凉，不畏王法耶？”老农闻詈大怒，手持(恃)利刀，直扭七窍而欲刺之。珠莲见刺七窍，跪地泣曰：“吾夫言语误触，望基恕饶。”老农曰：“尔能配吾，吾即饶尔丈夫。”其时蚌母在侧，亦劝珠莲曰：“事势如此，宜应允之。”珠莲曰：“尔不另思良策救吾夫妇，反劝吾失真下贱，是诚何心？”蚌母亦怒曰：“因尔夫妇在兹，吾受吾夫无限呵斥。尔不允彼为配，吾日又如何过乎？”珠莲曰：“吾宁死于老农手中，断不弃秦而从楚也。”老农谓蚌母曰：“尔可持鞭击之。”蚌母如命，力鞭珠莲数十。珠莲泣曰：“常日待尔，恩颇不薄，尔何忘却，不思一报耶？”蚌母曰：“尔夫妇来吾家内，饮食供奉，将近一载，大恩已报矣。各欲安闲过日，谁顾得谁？”珠莲曰：“尔欲安闲过日，忍置吾夫妇于死地乎？”老农曰：“念伊远来，再为宽恕。如其七窍能舍珠莲，释之不刺。否则，先刺七窍，而后(估)娶之。大路两条，任其自择。”蚌母曰：“吾夫开恩与尔，尔夫妇若欲保全性命，须速筹商。”言已，老农释了七窍，与蚌母携手而入。

七窍、珠莲亦入室中，抱头大哭。时逢老农弟媳闻得夫妇哭声，入室询故。珠莲且泣且诉，细告所以。老农弟媳曰：“

如是，吾开后户，放尔夫妇远处逃生。”夫妇闻之，转悲为喜，忙随老农弟媳，从后门而出。东奔西窜，来至一岭。岭上有一小小茅亭，夫妇二人遂住于是。

三緘暗思：吾化毒龙等以绝七窍夫妇所恃之人，而今诱到通天岭中，挫辱业已受尽。且又导入绣云阁，一睹仙子荣耀。荣辱相通，习道心念自然坚稳，庶不至生吞活剥之费力为更多也。计议已定，化为白发老道，古貌古须，手扶竹筇，直到茅亭。见七窍夫妇而询曰：“尔二人夫妇耶？”七窍曰：“然。”老道曰：“尔来此间，所谓何事？”七窍泪流满面，将三緘来衙，与蚌母、虾精携彼夫妇逃走出外，后遇老姬多端磨折，并毒龙等反生戕害事，详细言之。老道笑曰：“人情反覆，波澜频生，功名富贵，不得常存。不如修道，逐我天真，功行圆满，作个仙人。无拘无束，无恐无惊，逍遥快乐，驾雾乘云。尔尔夫妇，休恋红尘，习吾大道，以乐长生。”夫妇闻此，不胜欣喜，遂拜老道为师。老道曰：“尔夫妇未得道中底蕴，不能断及烟火。吾且呼点饮食，与尔餐之。”言毕，以手一指，霎时空际坠下十数童儿，奉盘奉盂，放于亭内石台之上。珍馐异馔，样样俱齐。夫妇拜了师恩，然后共食。食已，老道曰：“尔夫妇在此暂住，为师自命童子日送饮食焉。”七窍曰：“师恩如是，感戴不忘矣。”老道去，夫妇在亭，十余童儿果然轮流送食不绝。

一日，七窍询童儿曰：“师尊焉往？”童儿曰：“在绣云阁中。”七窍曰：“阁在何地？”童儿曰：“在天上。”七窍曰：“何人所居？”童儿曰：“尽属仙子。”七窍曰：“可使吾一览乎？”童儿曰：“尔能坚心习道，师自导尔一游。”七窍曰：“未识师尊肯导吾否？”童儿曰：“师所爱者，勤于习道之人。如听师言，习道勤勤，凡有所求，断无不允。”七窍

夫妇闻得此说，谨记于心。适值老道归亭，夫妇二人拜舞以还，侍立左右。老道曰：“尔夫妇愿习道乎？”七窍曰：“愿。”老道曰：“既愿，且传尔大道之门。”夫妇得其所传，遂在茅亭，精心学习。老道见而喜曰：“尔夫妇为官人世，只以爵位为荣，未见仙子荣华更甚于爵位。师于明日命数童儿，导尔夫妇往绣云阁一游，方见天上为仙荣华，享之不尽。”七窍曰：“若得师尊导游仙阁，吾夫妇愈造大道，不辞艰苦矣。”言罢，老道携杖出亭，不知所往。

果到次日，三四童儿来在亭中，笑谓二人曰：“师尊命吾特来接尔夫妇。”夫妇喜甚，即随之行。行到岭头，暂为歇息。童儿曰：“绣云阁高耸霄汉，非乘云不能上之。”七窍曰：“吾夫妇凡胎也，安能乘云？”童儿曰：“不难。”将手一招，车自天坠。童儿曰：“吾与七窍夫妇同坐车中。”车儿摇摇，愈起愈高，片刻之间，约有数百余丈。夫妇仰首而视，铜钲已在目前。无何，童儿大声呼曰：“止。”云车遂驻。七窍曰：“绣云阁安在？”童儿指以手曰：“前面万瓦鳞鳞者非耶？”

## 第一百十六回 见仙子甚厌凡体 遇郝相又动凡心

七窍极目视之，果见一阁挺立。视己，询曰：“绣云阁中光景何若？”童儿曰：“是阁非凡阁可比。凡阁赖人修葺，规模一定，变幻毫无。此乃五色祥云凝结而成。取之曰绣者，如妇女绣花然，五彩相兼。时而高大异常，时而宽敞无量，千变万化，模样不同，故不知其厢堂与室之多少。”七窍曰：“内所住者，皆属仙子。其尽男乎，抑有女耶？”童儿曰：“阁号绣云，无分男女，但能修道成功者，即上升天府而居之。”七窍曰：“男女居此，饮食何出？”童儿曰：“既成仙子，自有仙子之食。仙厨所烹，仙豕仙羊，心想即到；盏中佳酿，醴泉甘露，应念而来。”七窍曰：“有卧具否？”童儿曰：“仙子所卧，床则白玉，被则彩云焉。”“有灯光否？”童儿曰：“或借星光，或借月光，照耀如同白昼耳。”七窍曰：“花卉之属有乎，无乎？”童儿曰：“奇花异卉，无不有之。”七窍曰：“以尔所说，上天仙府真可谓备极荣华。但徒托空谈，目未曾经，终难以信。”童儿曰：“阁中美景，吾言不过二三，尔入视之，还有言所未到者，方知吾说为不虚也。”

七窍曰：“既然如此，尔可导吾入阁，以睹奇观。”童儿诺，遂导七窍夫妇，曲折而行。行约里余，遥见翠竹千竿，青松万树，凤凰对对，飞舞其间。所行之途，概行白玉嵌就。迨

将松竹浓阴走过，已到阁前。七窍视之，无殊尘世招提，不以为异。童儿于此导由东角直进。刚进门首，门内一坊，大书金字曰“绣云阁”。由坊而进，则厅在焉。厅极宽敞，极目无涯，四面蕉梧，交相掩映。由厅而入，有亭挺立。亭下万花围绕，多不识名。童儿曰：“尔可上亭观之。”夫妇欣然，层层梯上。约上千百级梯儿，始到亭中。亭内几案纷华，尽系五彩。扪之以手，又属虚无，正惊讶间，童儿曰：“尔夫妇何不凭窗一望乎？”夫妇然之，凭窗外望，但见云容淡淡，时而如絮，时而如烟，兼之雷震风号，雨点飘零，若在是亭之半。七窍曰：“风云雷雨，宜在天也，胡在是亭之半耶？”童儿曰：“此亭已在天上，故风云雷雨在下而不在上也。”

七窍曰：“是亭幽赏可人，尚有更美于是者乎？”童儿曰：“欲睹尤美，随吾下亭而去。”七窍夫妇果随之下。由亭左转，不过数武，瞥见一台。台上星点万千，其大如筐，其色如火。七窍曰：“是台何名？”童儿曰：“载星台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在下仰视，星光密密，布满天上，是台乌能载之？”童儿曰：“凡天上星辰，尽载于此。是台也，近而入目，似乎不大，而不知其大无外焉。”七窍曰：“星光之形，下视极细，何以此处其大如斯？”童儿曰：“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以下视之，故如贯珠之小耳。”七窍曰：“下界视此星光，如何晴天则现，雨天则隐乎？”童儿曰：“天若晴朗，气郎云开，载星台须眉毕现。如其天雨，云雾密布，台被遮掩，隐而不露矣，安得见哉？”

七窍曰：“载星台后，又有何奇？”童儿曰：“日月二宫也。”七窍曰：“二宫在于若后，不为所掩乎？”童儿曰：“日月二宫高过于载星台也，何能掩之？”七窍曰：“承尔导吾来兹，可至宫前一睹。”童儿曰：“日宫曷如烈火，凡体难近，

吾且导尔月宫一游。”夫妇二人遂随童儿向月宫而来。行不多途，仰望月宫镜儿，宽若数百里，中有桂树，枝荣叶茂，香气逼人。七窍曰：“月宫有姮娥，何未之见？”童儿曰：“姮娥尚在宫内，不常舞于宫外也。”

七窍曰：“宫后又属何地？”童儿曰：“升仙府耳。”七窍曰：“何人所居？”童儿曰：“持禄仙子管理升仙事务，在此为衙焉。”七窍曰：“何历绣云阁重门数十，未见一仙子乎？”童儿曰：“欲见仙子，须去会仙府中。”七窍曰：“府在何处？”童儿曰：“由日月宫转左即是。”七窍曰：“如此，快导吾行。”童儿果然前导，将七窍夫妇导入大人殿庭。红柱滚龙，彩凤飞舞，众位仙子仙冠仙服，备极荣华。求仙之心已在腹内。又见仙子等或敲檀板，或品玉箫，快乐逍遥，真难一得。不觉手舞跳蹈，弗忍舍此而他行。童儿曰：“此系会仙左府，可去右府看之。右府中尽属女仙，各着彩色衣裙，一堂济济，自得之象，不可言传。”

右府看余，童儿促出。七窍出，暗想身居天上，如许悠游，甚恨不能成仙，脱兹凡体。童儿问曰：“仙子荣乎，贵官荣乎？”七窍曰：“仙子荣极。”童儿曰（不）：“尔既知之，胡不修真以求仙品？”七窍曰：“吾从此厌居尘世，苦苦修炼，务期跻入会仙府中，与仙子齐名而后已。”童儿曰：“成仙不难，难坚者心耳。如能坚心修道，道一修成，平步登天，即来会仙府内矣。”七窍曰：“承得童儿指示，今下凡间，总以修道为心。即皇上降宠，职加宰辅，亦不愿之。”言此，童儿呼曰：“云车来，速送修道男女，直到通天岭茅亭之中。”呼声刚停，云车果至。七窍夫妇上车坐已，童儿拱手曰：“他日功成，吾来接尔到会仙府内，再诉离情。”言别一声，飘然竟去。童儿去，云车摇摇下坠，片刻已到亭外。

七窍夫妇拜谢推云使者，退入茅亭。然而狂风是起，林木摧折，愈吹愈厉，茅亭几为掀倒。夫妇惧甚，不知有何妖物，又来搔扰。顷之风息，一凶恶大汉手持绳索，直入亭来，面目狰狞，殊属可怕。七窍骇，强壮其胆而询曰：“尔为谁？来此何事？”大汉曰：“吾乃老蛟灵魂，当日在衙附尔侍从徒能便是。今奉毒龙命，特来拿尔回得洞中，吞噬尔躯，以遂其意。”七窍曰：“尔何听毒龙刁播，独不念及厚待尔等之恩耶？”老蛟曰：“前在衙时，无案不剖于吾辈，尔只以恩德为口实，抑思尔之官位从何而升乎？”言已，持索上前，直缚七窍。七窍夫妇跪地哀思。倏然，老道自亭外至，曰：“何处老魅，敢在此地扰吾弟子？”当以麈尾向老蛟一拂，老蛟现出原形，化作一缕黑烟，去而无迹。

夫妇幸得活命，拜谢不已。老道曰：“都中贵胄与修道仙子，尔夫妇究何所愿？如愿贵胄也，送尔回都，官还原职；如愿仙子也，即在亭内传尔道功。”七窍夫妇同声应曰：“贵胄之荣，吾心不愿。愿师传以大道，修吾仙分焉。”老道曰：“特恐尔夫妇心不坚耳。”七窍曰：“坚如铁石，永不变矣。”老道于是将功传之。传已，嘱曰：“为师要到海岛，尔夫妇在此好好习吾所传。”嘱罢出亭，夫妇送于亭外。老道回首复叮咛曰：“既已立心向道，人世富贵休再变之。”七窍曰：“毋烦师尊告诫，吾心自有把柄，不为尘世之富贵所迷。”且慢。老道曰：“诚如尔言，师无虑矣。”老道去后，夫妇二人果然在亭苦习大道。

三缄此际已将七窍夫妇磨练累累，恐其凡心未退，又化郝相夫妇以试之。为友情深，心血费尽。指草木为侍从，化蕉梧为旗帜，借地籁为音乐，直向茅亭而设。七窍、珠莲正在同心炼道，忽听亭外音乐齐鸣，呵道声声。夫妇暗思：不知何处贵

官由此经过。疾趋出视，巾车已止亭下。内出一男一女，乃郝相二老也。夫妇喜从天降，既此已知道心未坚矣。齐跪在地。郝相二老挽手泣曰：“吾儿吾婿自部衙妖至，未审失于何所？吾奏当今，发了无数兵丁，四方查访。访之数载，渺无音耗。前月来一道长，至相府门外唱偈化缘。吾暗传于内庭，访尔夫妇消息。彼言为毒龙等妖所害，俱已脱难，至今在通天岭茅亭居住。吾闻之，上奏天子。天子下旨，命吾二老接尔夫妇速归都下。故发精兵数百，送吾在道。晓行夜宿，历尽无限山水，方至岭前。不意吾婿与儿果在兹也。”言罢大哭。七窍夫妇亦放悲声。

久之，郝相谓左右曰：“山亭内无有珍馐，将吾在都所办酒肴煮熟呈来，待吾与吏部大人同饮。”一时左右趋跄，奔走亦如在衙之时。顷刻排齐，跪而禀曰：“酒筵已设，请入席焉。”

## 第一百十七回 劝归都仍享爵秩 游幻境尚自痴迷

七窍夫妇与同郝相二老坐见筵间，第见婢仆奉承，俨似当年贵显；酒肴交错，无异都下荣华。饮至半酣，郝相曰：“婿自妖物扰乱部衙，为诸侍从拥救而逃，究至何地？”七窍曰：“先至毒龙洞中，被大眼鬼攫去，落于石缝。自石缝得出，迭次受难，几乎死矣。熟意转转曲曲，仅存性命，以至于今。只想此生翁婿不能覩面，何期二老弗辞千里，寻至荒凉之地，又得重逢？婿历思之，不禁伤心往事。”郝相曰：“吾婿不过受片时之挫折，今而与岳相晤，一同归都。岳持本章奏闻天子，自尔官还原职矣。”

七窍曰：“尘寰世事，婿已看破，王朝爵秩，无心恋之。”郝相曰：“人生读书一科，原为显亲扬名。贤婿既擢魏科，官阶几至一品。暂为晦运所掩，如日月之入于云雾。待到云开雾散，依然生辉，照耀山河。以婿才华，善剖疑难案情，谁不称为活佛重出？上而天子倚为股肱，下而生灵恃为保障，亦可谓君民不负矣。所以天子自贤婿失去，几忧成疾。同僚闻听妖噬婿体，共叹上天无知。婿如随岳归都，天下不啻得奇珍，生灵不啻得膏雨，胡言弗恋尘寰也？且将不恋之故为吾言之。”

七窍曰：“婿得天了深恩，官居吏部，不为小矣。剖案声名遍及寰区，不为不大矣。一旦得遇妖魔，受尽磨难，无人授

救。婿即生时遭难，想到没后受刑，自作还自受之，虽妻儿不能相代。人人当如是想。言念及此，求名作宰心肠，已冷如冰。兹承岳翁千里寻婿，知婿所在，未丧妖魔之手，大约心无挂念，奚必同归乎？”郝相曰：“婿言如是，又何作？”七窍曰：“婿心已定，愿在此亭内苦修大道。如功成一旦飞升仙府，婿又下得尘世，度脱岳翁岳母焉。”郝相曰：“婿言差矣。想婿在都时，官居吏部，爵秩将升内阁。婿如正正大作尔官阶，又安有妖魔能近身体？无奈婿也不时言道，不时又欲修道。因尔修道之念隐于腹底，遂致野方外道入尔衙中。一有野方外道入衙，尔衙深浅，彼已尽悉，故一往一来，无非野道之流。况野道所习，原非正道，世人之受害者，莫此为甚。吾不解贤婿始而奏闻天子禁止野道，继而衙内来往又皆野道。此婿受尽苦况，何莫非所自取也？趁此翁婿重晤，将‘修道’二字视若寇仇，回得都中，仍奏天子，凡见野方外道，尽捕而杀之，以雪吾婿与儿遭难之恨。”

七窍曰：“野方外道，世上不无其人；邪说诬民，天下亦有其事。婿自遭难后，孰正孰邪，略晓于心，不能为外道所惑也。”郝相笑曰：“婿言不惑于外道，胡自幼至壮，以访三緘为事，而不知三緘小子即妖物耶？”七窍曰：“三緘之惑婿已遭矣。而今在此茅亭，得遇良师传以大道，婿将抱此而终老荣一，一切度外置之。”郝相曰：“婿投之师，儒耶，释耶，抑道中人耶？”七窍曰：“婿意在乎成仙，其所师事者道耳。”郝相曰：“婿误矣。婿乌知教尔者独非野方外道乎？”七窍曰：“今之所师，决是正道。”郝相曰：“婿何如？”七窍曰：“吾师所教，乃《黄庭》之妙诀，扶衰不老之灵丹，故知其正，而且大非徒以符水惑人于一时者。”郝相曰：“吾闻大道中旁迕甚众，以其授道者传以多误。是亦以修道者求其速效所致。”

是是。故将正道扰乱，几使天下人尽入旁门，而无一得其正轨焉。王道无近功，霸道易见效。求速效者能不为邪教所感，弃正轨而从之？况正道仅有一线，一线而外，尽属旁迁。婿所师事，未必即是其正。不如随吾归去，仍从儒道。敦尔伦常为内功，忠君爱民为外功，纵不若修道者之拔宅飞升，亦不失为有死有生之神仙也。”所言亦是。

郝相言罢，郝夫人又曰：“贤婿休为道误，可与吾女同归都下。一则尔翁婿常常相见，一则吾母女日日相依。庶免吾年迈老媪，流尽望眼之泪。”珠莲接口言曰：“吾父吾母念既切矣，即归都下，暗习大道，又何不可？”七窍被郝相二老与同珠莲一席话儿，已无言回答。郝相于是顾谓左右曰：“可将车儿打上亭来，接尔姑爷夫妇回都。”只见紫盖红旗，随风飘荡，一派音乐，入耳悠扬。炮震三声，郝相与七窍同车，夫人娘母同车，向都而去。一路之上耀武扬威，恍似当年进出朝廷光景，七窍是时(实)好不得意。

三缄暗想：七窍夫妇尘心尚未去净，吾且以幻境迷弄，必弄到山穷水尽，方能坚彼心志。然后引入万星台内，与诸弟子同学大道焉。事不宜迟，即向荒野吹气一口，化为都中城郭，又将前山石洞，化为天子金殿。一一化讫，郝相遥指七窍曰：“都中已不远矣。”七窍曰：“通天岭历都甚近，吾何不识穿林而归？”郝相曰：“不知路径，咫尺似隔千里耳。”七窍曰：“吾今归都，如何朝见天子？”郝相曰：“今夜权在相府安住，明日早朝，吾将本章先为奏闻。俟宣诏时，尔入朝见，细言所遇。天子念尔惨遭妖害，自然还尔爵秩，仍归部署，享受隆恩。”七窍曰：“此事全仗岳翁。”珠莲曰：“部衙中自吾夫妇被妖扰乱，恐衣符、银两、动用器具已为他人取之，见尔夫妇去后，不几一无所用？”郝夫人曰：“上念尔夫剖案如神，见尔

夫妇去后，即将衙内器具等件封锁密室，且派一巡捕官吏日夜逻守，谁敢妄取乎？”珠莲曰：“天子恩光，真难补报。”

言犹未已，遥见无数官宰候于路侧，尽皆跪地相迎。郝相在车，只呼免礼一声，扬鞭竟过。不逾片刻，已抵都中。过巷穿街，顷入相府。七窍夫妇将二老之恩谢后，婢女仆人遂煎香汤，请之沐浴。浴毕更衣，请入中堂。郝相大排筵宴，翁婿母女畅饮。酒罢更阑，十余小儿各执红灯，道夫妇二人入室安宿。室中床、榻、棹、几以及帐、被、枕、褥，件件精美。七窍睹此，笑谓珠莲曰：“昔日鬼缝、茅亭傍石而眠，不料又有今日也。”珠莲曰：“郎君以仙子荣华，意在修道，岂知修道功效其时甚远，何若享现成官爵之为愈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夫人之言是也。”

谈谈论论，不觉鸡声三唱。侍女等在外呼曰：“相爷将早朝矣，请姑爷速着朝裳，同至午门候旨。”七窍闻呼，起而出室。丫结四五，捧着朝冠朝服，与彼服之。服后，又奉香汤沐面。沐已，一翁一婿，上了车儿，直望午门而来。其时众官业已毕集，见得郝相，齐到车前拜问。复向七窍同声应曰：“吏部大人，此次受惊不小。今日珠还合浦，吾等闻得，无不喜之。”七窍曰：“承蒙众位挂念，此系弟之不幸，贻笑僚友多矣。”众官曰：“上天日月，尚有昏暗，何况大人？”彼此推让一番。忽听朝鼓冬冬，金钟响亮。郝相俯伏金阶，将七窍归都奏上一本。天子下旨，宣七窍上殿，仍还吏部尚书之职。七窍曰：“累承主上宏恩，未能补报。今又恩施格外，微臣自当竭力焉。”

拜罢天子，回到相府，郝相遂命役吏排下执事，遂夫妇回衙。夫妇拜辞郝相，同归本部。炮声三震，随从济济，好不徽幸。及到吏部堂上，先拜北阙，次拜官印。乃时之际，本衙所

属僚案，齐来参见。七窍逐一见毕，然后退入。数十婢女扶出珠莲，夫妇同拜华堂，设筵畅饮。门外大吹大擂，备极荣华。

右班相承钟文光见得七窍为天子宠爱，心甚不喜，每每议事，与之不知。七窍暗奏一本，天子即将钟相降了三级。钟相怀恨，欲搜七窍之短以奏之。恰遇南龙地界宜配滋事，抢掠民间。上发兵丁，与贼对垒。喜得皇王福现，贼不能胜。临阵日擒下十余小贼，统兵帅主一一拷问，曰“尔等为何不安本分？”小贼曰：“吾乃乡间愚民，焉敢作乱？此系吏部尚书七窍仆人李赤倡首耳。”帅主曰：“七窍仆人属谁所使。”小贼曰：“七窍自作侍郎时，已有篡位意矣。”帅主询得其实，押回都下，交与钟相。钟相复询，所供如前。甚喜有间可乘，即速上朝奏闻天子。天子震怒，下旨将七窍爵秩削却，发锦衣卫严审。七窍在部犹未知得，尚与珠莲谈笑自如。郝相闻之，忙驾车来，冲门而入。

## 第一百十八回 贬塞外遭逢不偶 遇老道拯救归亭

郝相慌慌忙忙，来到部衙，内役入禀七窍。七窍闻禀，行至大堂，迳入花厅。香茗献后，七窍曰：“岳父驾至，未能远迎。但不知忙促若斯，所示何务？”郝相拭泪言曰：“婿运何晦！才从荒山寻尔归来，幸天子隆恩，官还原职。只思部衙稳坐，重加爵秩，拜为学士一品。谁料南龙地界贼匪悖叛，飞文入奏。上命司为棟统领士卒剿除，以安亿姓。为棟催兵如火，不日已到。两兵相对，逆贼累败。擒得小贼十余，拷问叛逆根源，贼以贤婿仆夫李赤等告之。究其所统逆者谁为之首，贼云：闻得李赤常以大言励吾辈曰：‘尔等行伍严加整顿，倘皇天默佑，一旦将黄龙天子龙位夺来，俾吾主七窍登之，自加尔爵官爵。’为棟一一讯确，当将口供载入飞文，命武士黄柄押贼回都，交钟相府中。钟相与婿素有仇恨，复讯一遍。小贼所说果与文内口供无二。遂以飞文挟在本章，奏闻天子。天子大怒，已下旨意。不惟将婿官品和根削却，且命锦衣卫严为审讯。锦衣卫又属钟相犹子。贤婿此去，必是苦打成招。”七窍闻之，魂飞天外，双膝跪地，泣而言曰：“为婿不愿归都，岳父苦苦相劝。如今冤遭不白，岳将何以救婿耶？”郝相曰：“贼儿叛址，天子旨下，者是贤婿晦运使然。愚岳即欲救之，乌得而救之？惟于审讯后，如加斩决，收尔尸骸，厚以厝之。如天子有

恩，蛮邦充配，愚岳多备银两，以整行装，尔妻珠莲随吾度日而已。外此别无良策焉。”七窍牵衣大哭，曰：“良策仅此乎？吾命为岳害矣！倘在茅亭，乌得斩决充配之罪？”郝相怒曰：“为岳不辞千里，寻尔归都者，原非歹意。谁叫尔结连贼党，上逆朝廷？而今事已败露，口口将岳抱怨，是以岳好意反为仇讎矣。为岳从此不管尔事。”言罢，指袖上车而反。

七窍扳留不及，心无主脑，退入衙内，大哭不休。珠莲询其所以，七窍将逆贼连累以及郝相拂袖情景告之。珠莲聆言，恍如天半响一霹雳，遂与七窍抱头相泣于内庭。久之，七窍曰：“事势至此，徒泣何益？早知荣辱无常，甚悔当初不应复入都下。”珠莲曰：“只想吾父奉命寻夫归都，享受荣华。谁识逆贼悖叛，将夫咬着？倘天子有恩，充配蛮万，妻愿随之。如其斩决市曹，妻愿死之。”言此复泣。

正泣之际，锦衣卫已发数十武士，手提縲绁，来到吏部捉拿七窍。七窍出，武士不由分说，拥上前来，套着颈儿，向外便走。七窍此际暗想：前日一进一出，何等尊贵。今日颈加縲绁，倏作罪犯。见得街坊百姓，人人触目，又惨又愧，俯首而行。不过片时，已至锦衣衙门。武士禀门，锦衣升堂，将七窍带至大堂跪下，欠身言曰：“尚书大人，莫怪小子无礼，小子乃奉上旨，审询叛逆情由，大人可将实情对吾吐嘱。如其矫强不主，小子请动天子之刑，得罪大人，休怪，休怪。”七窍曰：“犯官自被妖掠去，受苦难言。即李赤诸人亦与犯官为仇，何暇与彼同谋，以逆天子？”锦衣卫曰：“尔既未通逆贼，别多宰辅，彼不扳入，独扳尔躬耶？尔于平时自有叛逆之言与伊计议，此日悖叛，乃咬定于尔。尔如认之则罪，倘再推托，难免重刑矣。”七窍曰：“平日果有是心，不敢不认。犯官从未思及叛逆，如何认之？”锦衣卫拍案大怒，曰：“吾以尔为部中

大员，全尔体面，尔乃不受抬举如是。左右武士，与吾动刑。”武士同声应诺，当将七窍按下，重责四十御棍。左右武士，与吾动刑。”武士同声应诺，当将七窍按下，重负四十御棍。七窍忍着痛楚，哭向锦衣卫曰：“望大人恕饶，犯官实未有叛逆之心，皇天共鉴。”锦衣卫曰：“贼儿咬尔主谋，并非本卫有仇诬尔。尔即撞破头颅，总要将此实情认了口供，以覆天子。”七窍抵死不认，锦衣卫又命武士笞以皮鞭数百，打得九死一生。七窍暗思：认则必加斩决，弗认则责斥难逃，时耶，命耶？今而知宦途诸人真不少也。思已，只得勉强向锦衣卫言曰：“主谋系吾，望大人笔超生路。”锦衣卫曰：“如是，尔将口供自行书来。”七窍含泪书好，交与锦衣卫。锦衣卫遂命武士监七窍于天牢。次早，上朝命覆。天子旨下：“念彼南龙作宰，剖案如神，继平海妖，万民受福，恩施格外，斩决免之，充配西夷，无有归日。”锦衣奉旨，即将七窍提出，点界充配。七窍回部，收拾衣服银钱，与同珠莲，并及解差，往辞郝相，郝相闭门不见。夫妇无聊，大哭而去。

一路之上解差呵斥，受尽了无限苦况。晓行夜宿，不觉来至通天岭前。望见茅亭依然高耸，夫妇泪滴如雨，暗暗祝曰：“吾师有灵，当救吾夫妇于纆绁。”祝之已久，忽于岭半见一老道飘然而来。七窍谓珠莲曰：“岭半老道似吾师也。可速来去求彼救之。”珠莲闻而谛视，曰：“果吾夫妇传道之师。但当日亭中谆谆嘱咐，言犹在耳，而今受此罪苦，将何颜面去会之乎？”七窍曰：“事到如今，不得不尔。从此名场利藪，视如水淡，习道不至分心。”珠莲曰：“如是，夫妇见师，唯跪地求救。”七窍曰：“然。”主意定时，老道已近身边，俯首欲过。夫妇走上前去，牵衣跪地，泣而呼曰：“吾师救我，师如不救，弟子此去，断无生理。”老道惊曰：“尔夫妇在亭习

道，近日何往？”七窍夫妇遂将郝相寻至茅亭，劝归都中，官还原职，以及贼叛情事，一一详言。老道曰：“尔夫妇不守习道规矩，满贪名利，终非吾徒。吾若救之，二次又背师教，枉吾朝夕训诲一番心力。尔其各打主意，师实不能救尔焉。”夫妇闻言，牵着衣儿，抵死不肯抛放。老道曰：“如为师救尔脱此苦难，下次被人引诱，复悖师教，又何说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再悖师言，愿遭惨报。”老道曰：“既然如斯，吾自有法以救尔。”

言尚未竟，解差促曰：“速行，速行！不然，迟过日期，吾等难于覆命。”老道曰：“此二人系吾弟子，祈看吾面，不必解之。”解役曰：“七窍夫妇乃天子要犯，解至西夷受罪。何处野道，敢在中途阻滞？将呈禀究，恐尔亦有不便。别人闲事休管，吾等要赶途程。”老道曰：“吾有金银与尔。尔等淹留在外，俟期限满后，方回覆命，不亦两得其全乎？”解役曰：“解至西夷，要讨文书一角，以覆钟相。钟相亦要此确据，方知人犯收此。如何诳得过耶？”言毕，催促前往。夫妇二人跪地不起，解役怒，横拖而行。拖有数百丈之遥，七窍、珠莲已呼救声嘶矣。老道赶上前来，谓解役曰：“可将二人释放，与尔金银二百。”解役不允，又将夫妇拖至前途。

老道拂然，以麈挥之。解役双双昏迷倒地，老道乘势导夫妇入亭，曰：“名利场中可有结局否？”有此一问，如霹雳平空响来。七窍曰：“终无结局也。”老道曰：“非无结局，要人能知足耳。知足则心不贪，心贪则不知足。岂识世之不知足者，终为不足之心所害乎？世之受害，谁非贪心不足者欤？即如尔，前作尚书，见扰妖魔，苦已受尽。若于遇师后心心习道，不贪丝毫名利，任引诱者口吐莲花，总以扶衰不老为要图，将道习成，长享仙福，不变生为贵宦，死作仙真？而乃长贪世外

之荣，故尔遭此世外之变，西夷充配，皆一念不坚之所招也。自此以往，凡遇他人引诱，当以受苦惨情时抱心内，则大道不患无成矣。”夫妇闻此，再拜稽首，谨领受教焉。

## 第一百十九回 走万星途遇赤鲤 思七窍杀动虾精

七窍夫妇自老道救援后，日在亭内，苦探道蕴，立心已不敢变矣。一日，老道谓七窍曰：“为师要到南海玩赏胜境，多则一月，少则半月即返。尔夫妇在此，好好学习大道，切无外游。”七窍曰：“弟子夫妇道未深造，不能御及妖魔，师宜早去早归，恐有他变也。”老道曰：“为师自知，不烦尔嘱。”言已，飘然而去。

三缄心中暗想：我为七窍、珠莲费尽无限心机，才将彼名利之心，变而为习道之念。今已到此地步，且再化美妇以试之。计定，扭身一化，化一少妇，美貌无双。莲步轻移，来至亭中坐定。妖声婉转，向内呼曰：“里面有人否？”七窍闻呼出现，见一少妇，容颜绝世，秋波流动，可以倾国倾城。因问之曰：“何处女娘，来此甚事？”少妇曰：“妾遇丈夫不良，朝日好赌，前人所遗家业，一概失却。独妾一人。欲归母家，又不知阿娘近来迁居何地。妾走半日，足被荆棘刺痛。只说荒山野径，息肩无所，幸有此亭，高露林间，知其内必有主，特来借宿一夕，明日早起，又向前行。但不知主人可有内室否？”七窍曰：“有。”少妇笑曰：“既有内室，妾愿与尔作一小星。”七窍曰：“娘子休得乱言。吾夫妇在此苦炼大道，虽朝夕同处，从未共榻。敢贪意外之色，以干罪戾乎？”少妇曰：“男子纠缠

妇人，谓之败人名节，罪固难免。妇人纠缠男子，是彼心愿，似不为过矣，罪何有乎？”七窍曰：“淫恶均也，何分乎男寻女，女寻男哉？”少妇曰：“世有好色男子，奸淫至众，尚还生于尘世，福祿享之不穷。尔仅淫妾一人，有胡不可？”七窍曰：“人多奸淫而尚能受福者，以前生无善不作，功修浩大耳。尔试观之，贪色者流余福一完，转眼即为穷困，酬偿淫债，在乎妻女，丑态难堪。盖天道好还，原无或爽也。”此席言语，可为世之好淫者鉴。少妇见得七窍言硬如铁，复以眉目送情。七窍任之，毫不介意。少妇知彼心心在道，摇夺不能，叹息数声，出亭竟去。

三緘自化美妇，以试七窍，见彼不为色动，心中甚喜。又迟几日，仍化老道归亭。夫妇迎入，参拜已毕，老道询曰：“吾去南海后，亭内可有人来乎？”七窍曰：“前日有一少年美妇来亭息足，欲以艳治迷吾，吾力拒之而弗与语。美妇知不能惑，旋亦他逝。自此绝无人迹焉。”老道曰：“尔心如是，可以教矣。但此茅亭终非修炼之所，吾尚有男徒女弟数十人，在万星台前结庐习道。尔夫妇明日可随师到彼，一同学习，方有切磋。”

夫妇二人果于诘朝整顿行李，缓随老道，下了通天岭，望着阳关而进。老道在途向七窍言曰：“夫凡炼道，心要放得活泼，不可拘定死机。如炼无气也，不拘知为炼气，却又是炼气。譬诸天地，非有心于春去夏来，而自然春去而夏来。无为也而若有为，有为也而又无为。洒洒洋洋，不为道拘，方见头头是道也。”凡习大道者，必要如此，乃易入道。七窍乃仙子临凡，得此指点，心明如镜，遂应之曰：“吾师所言，洽合鱼跃鸢飞，无处非道所在耳。”老道曰：“弟子颖悟非常，万星台中数十门徒，尔其第一人也。”正谈论间，倏然天半黑云一缕，飘忽

而来。

却说赤鲤与毒龙等在芒山壑中去战狼妖，狼妖败后，访得七窍夫妇陷于石缝，不能救出。因回本洞，炼一碎石铁棒，持之在手，轻若鸿毛，抛下地时，重如山岳。今日持杵乘云，意欲来至芒山，碎破石缝，将夫妇救出。岂知云头下望，见一老道执杖前行，后随一女一男，酷肖七窍夫妇。忙将云头按下，上前细视，果夫妇二人也。赤鲤喜不自胜，曰：“吾自失大人夫人后，知为妖物攫入石缝，仆无道法，不能救之。故此四处访寻，欲求一道高之人，前来援救。不料今在途间倏尔相逢，真千万之幸也。敢问大人夫妇从此老道，要向何往乎？”七窍曰：“是老道也，乃吾夫妇活命恩人。今特导吾去万星台学习大道耳。”赤鲤曰：“以仆思之，不知仍归都内，享受人间之福。老道言语，尔休误听，以阻前程。”七窍曰：“尔言卫吾乎，抑害吾乎？”赤鲤曰：“仆子实卫大人也。”七窍曰：“尔卫吾心念起于今日乎，抑起于平日乎？”赤鲤曰：“老仆此心，无时不有，大人以今日平日为分者，果何说耶？”七窍曰：“尔既平日心有无穷，毒龙洞中，如何将吾妇人百般挫辱？”赤鲤惊曰：“是何言也？忆自三緘妖物扰乱部衙，吾等护拥大人夫人，以逃外境。不期逃妖之扰，复遭妖害，致使主仆倏然分散。虽知大人夫妇身陷石缝，又奈无有法术，急不能救。心伤半夜，无刻安之。何言毒龙洞中，挫辱我主也？此真青天里忽然霹雳，仆子心实不明。”

七窍未及回言，老道曰：“七窍拜吾为师，即吾弟子。尔虽当日在衙服事，此日七窍流离失所，为之仆者，宜各寻生理，毋再以七窍为望焉。”赤鲤曰：“老道差矣。吾主仆情结于前，尔师徒分结于后。吾之来此，特接大人夫妇归都，享受重爵。何得从尔野道，受此凄凉？”言已，挺身来扶七窍。老道吼曰：

“赤鲤小妖，欲动粗乎？”赤鲤曰：“老妖道，如还吾大人夫妇，则万事甘休。如不还，吾誓不与尔两立。”老道曰：“尔言若此，已知不能顺说。看尔有何道法，敢与老师爷试之。倘老师爷试尔不过，七窍夫妇准尔接去。尔如试吾不过，将如之何？”赤鲤曰：“愿让大人夫妇为尔门徒。”老道曰：“尔言既出，休得已后又起风波。”赤鲤曰：“决不食言。”老道曰：“如是，请了。”赤鲤暗想：老道口出大言，谅必道高法妙。惜毒龙等未在此间，独吾一人，战恐难胜。不如出彼不意，先以碎石杵击之。主意已定，提杵在手，暗向老道抛来，黑气一团，从空坠下。三緘见黑气下坠，知是宝物，闪过身儿，忙展隐身旌，将七窍夫妇掩着。只见此杵坠地，击成一坑，约深丈余。一时乱窜火光，杵又腾空飞去。赤鲤见杵未能伤及老道，吼谓之曰：“尔知吾宝利害乎？如将大人夫妇还吾则罢，否则，尔命必为吾宝所丧焉。”老道曰：“尔宝不算利害。待吾持宝与汝试之。”言已，即取飞龙瓶，抛向半空，吐出火龙一条，直扑赤鲤。赤鲤击之以杵，火龙举爪将杵捏着，反向赤鲤乱击。赤鲤无处藏躲，只得化道黑气，向南海而逃。

三緘收了宝瓶，竟导夫妇二人，来至万星台。先参诚意子，后拜道兄道弟，即在台内，造道习功。诚意辞了三緘，仍归紫霞洞府。三緘于是日与诸弟子讲论大道，从此驻下云游，只思遂道教成，同赴大罗，封诰仙职。岂知修仙一事，原非易事，弗受尽锻炼，终难成不坏之身。吾见稍习其道而意欲成真者，何其容易乃尔。在三緘心中，以为琢磨如斯，可以撒手成真矣。

无如赤鲤自得飞龙瓶追逐归于南海，与毒龙、蛟、虾等商曰：“而今大人夫人已拜野道为师，在万星台前修道。吾等不免潜去台畔，以冲散之。但不知其间究属何人主教？”虾妖曰：“是地吾昨经过，见有青气固结半霄。偶遇虎妖，问其主教为

谁，乃代天阐道之三緘也。如欲冲散，非请灵宅仙师不可。”赤鲤曰：“尔言甚善。”

遂将妖风驾动，同向灵宅洞府而来。入得洞门，拜见以还，侍立左右。灵宅询曰：“尔等来此何事？”赤鲤曰：“三緘儒子而今集其诸弟，传道于万星台。七窍、珠莲，均被引入。弟子等欲去冲散，以复前仇。特来禀师，乞为设策。”灵宅曰：“三緘所教弟子，心俱坚稳，为师已搬之不动。不若俟彼大道成后，吾于其内生出道中旁迕、旁中外道，以动摇之。”赤鲤曰：“吾师弟子无几，安能任及许多外道耶？”灵宅曰：“三万六千野鬼已投尘世，何患任之无人？”赤鲤诸妖心甚不服，坚求设策。未审灵宅子计又如何用之。

## 第一百二十回 灵宅子暗施诡谲 紫霞仙预识机关

却说赤鲤等固请灵宅子施一良方，欲去万星台冲散习道之士。灵宅曰：“师知三緘传道此间，已非一日。但彼诸弟，无不心坚似铁。且得妖鬼而得正道，不乏其人，法术之高，有过于三緘者甚夥。况三緘此际紫霞已传九宫八卦，变化无穷。尔等欲破，若宜育。即数百年精于修炼之水怪山妖，亦恐难以相胜耳。”毒龙曰：“想昔日师设万策千方，以阻三緘阐道之任，乃毫道未阻，累受挫辱，群仙皆知。念自三緘游行天下，其怨多结于水国，魂魄无依，忽忽飘飘，幸得遇师于空际。承师恩德，概将魂魄招回洞中，饮以金丹，精灵始固。又承师命，去在南龙衙内，借尸而活，为七窍仆役，代剖奇案，以升官品。弟子等自入衙后，力剖奇案数件，合郡百姓，莫不称七窍为南龙活佛。兼之平伏海怪，遂要上升。于是上奏当今，禁道不行，几有可阻之势。不知三緘孺子有何福分，未能受其阻滞，道竟修成，今在万星台聚集诸徒，传以大道。可恨七窍夫妇，不念当日剖案辛苦，服事谆诚，反归三緘，弗恋吾辈。弟子忿恨已极，望师设一良方，以擒万星台之习道者而尽诛之，其心乃安也。”灵宅摇首曰：“尔等欲诛三緘弟子，万不能够，如暂为扰乱，以出昔日受挫之气，则庶乎可焉。”赤鲤曰：“扰乱如何？”灵宅曰：“三緘门下，习道颇众。尔等遍招山水精怪，

潜于万星台之前后左右。俟到更深夜静，倏然冲至山前，喊杀连天，妖风大卷。彼如出视，不可与斗，速归旧所。待其安静后，又复扰之，每夜以二次为度。或二三夜一扰，或四五夜一扰，随时变幻。如能使彼不堪扰乱，迁出万星台外，即是尔等报复如心矣。”赤鲤曰：“师策固妙，但山水妖属，何能得集耶？”灵宅曰：“尔等分为数路，彼此相集，又有何难？”

赤鲤诸人报复心急，遂如计行之，赤鲤南游，毒龙北往，老蛟西游，虾精向东而行。整整去了月余，各路所招，算来不上一百。四人知妖难类聚，个个归洞，祈师招之。灵宅子万不得已，将招妖旗取出，监于洞外。但见旗高百丈，金铃响彻半天。一时水怪山精纷纷而至，同声问曰：“灵宅仙真高监朱幡，招吾等来兹，有何吩咐？”灵宅曰：“别无他事，因紫霞真人前与尔辈为仇，死者无数。吾心不忍，出洞护卫。奈法力不及，累被紫霞挫辱。今招尔等者，亦为复仇之说也。”众妖曰：“真人欲复此仇，策又安在？”灵宅曰：“尔等前去每夜扰之，尚将彼师徒驱出万星台，即如复仇一般耳。”内有数十山妖曰：“紫霞真人乃命奉(奏)上天，阐明大道，以免世之学道者误入旁迂，害及后世，其理正也。千思万虑，费了无限辛勤，方将七窍、三缄收拾停妥。不目主界仙子宜加保护，即吾妖类，亦当谨遵天律，以卫阐道之人。真人此行，毋乃太谬。吾恐遭谴，吾辈实不敢奉命焉。”言罢，散去多半。奴中亦有能知大义者。尚有数百妖魔向灵宅言曰：“彼不奉命者，非畏天律，是视妖类之受挫为多事也。吾等以同类为重，此仇固当报之。愿照真人妙策行事。”灵宅曰：“如是，尔等不可与争，争则不利。”众妖诺，名乘妖风而去。历台十里许，遥见台上祥光闪闪，清气腾腾，云影之中，若有天神护持。众妖睹此情形，无不心怀畏惧。赤鲤曰：“既已到此，须照师计行之。”遂坠下妖风，

隐于茂林深处。

是夜初更时分，三緘呼诸弟子暗暗嘱曰：“今日师在讲道台仰观，四方黑气迷漫，刚隔十里之遥而止。尔等所炼法器，须各紧随身边，恐有妖魔乱吾讲道地也。”诸弟如命，静坐以候。候至鼉更三报，群妖妖风吹动，飞砂走石，喊杀而来。霎时之间，几把万星台篷庐吹倒。三緘急将飞龙瓶抛起，火光乱窜。三服、乐道，以及椒、蜻二子、翠华、翠盖、紫花娘等，各持法宝，飞上空际。群妖见得，风车扭转，腾空竟去。三服辈随后追之，倏无形影。于是播转云车，仍回万星台。禀之三緘曰：“弟子等追至十里之外，影响毫无。不识何妖，猖狂若此？”三緘曰：“是必七窍之仆婢不甘心于吾者也。彼既远去，无容追究。谅彼知吾师弟道高法妙，胆已丧矣。尔等须在台内勤勤习道，外魔不足畏之。”嘱毕，诸弟子谨遵师命，各炼其道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群妖自扰万星台，复退于所隐之处。次早，赤鲤暗计：师策只许更深乱扰。昨夜扰彼一次，不识万星台之气色究竟何若？待吾今日乘风视之。计定，腾空俯视，万星台前，清气上升，一丝不乱。兼之清气内面祥光透露，诸神时现云头。赤鲤观望良久，窃自私曰：“如此看来，只于夜静时喝六呼么，究与万星台何损？不如集齐妖属，商议停妥，与彼大战一场。即不能全诛其人，损得三緘一二门徒，亦可以气出吾等。”

主意已定，当寄信于会妖山畔，聚齐同类。赤鲤、毒龙、老蛟、虾精早早来到。不逾一刻，群妖各驾风车，同集于斯，向赤鲤等言曰：“灵宅门下仙妖主者，寄信传吾，所议者何？乞为指示。”赤鲤曰：“想紫霞野仙自专阐道权衡，遣得虚无临凡，脱化三緘，云游卖道。凡吾妖部，死于彼手者不计其数。仇结深深，报复无由。幸灵宅仙师命及吾等，牢笼七窍于富贵

场中，可以禁道不行，乃至于人禁道之功尚未克成，七窍、珠莲反拜三緘为师，习道于万星台内。尔我遭此蹂躏，未必甘心受之乎？”群妖曰：“尔言如是。又有何计以破万星台耶？”赤鲤曰：“吾(无)欲今夜乘彼无备时，突至台前，一拥而入，四面攻击，虽三緘弟子难以全诛，即诛得一二人，仇亦复矣。吾言若此，诸妖以为何如？”群妖曰：“尔言甚是，若依他师之策，不过使彼惊骇而已。赤鲤曰：“尔等既以为可，宜将各人法力尽情使之，以与三緘师徒见过高下。”群妖曰：“吾等久有此心，但恨无间可入。今日得此机缘，焉有不竭力乎？赤鲤曰：“如是，一牌后，仍分四路潜行。待至三更，均宜勇往争先。千古冤仇，报复在此一举。”众妖闻说，耀武扬威，恨不能即到万星台与之大战。赤鲤等又设酒宴，款待群妖。群妖饮罢盛筵，派成四路，每路共计七十八名，各归本部队中隐伏去了。赤鲤独领一队，尽属虎妖，只待三更到时，一鼓而进。

刚到午刻，天半祥云一缕，冉冉前来。三緘望之，不知何仙临凡，又向何地教化。极目谛视，祥光不偏不侧，竟向万星台坠下。三緘见是紫霞归化，忙率习道诸弟迎接仙师。紫霞真人登了讲道台，正心子、诚意子、复礼子、灵昧子、虚灵子等两旁侍立。三緘师弟参拜已毕，俯伏台下。紫霞呼起，侍立于侧。三緘请曰：“弟子肩师大任，教导诸徒，未知近来传道有错误否？冀师一一正之。”紫霞曰：“吾弟子能体师训，传道正大，不落旁迂，真吾之幸焉。”三緘曰：“奈诸子入道时有早迟，得道之浅深不一，弟子施教虽未大谬，如何按班就部，还望吾师指陈。”紫霞曰：“尔诸弟子之按班就部，尚有所待。吾今来此者，为尔目前之患也。”三緘曰：“所患安在？”紫霞曰：“尔等伫立，吾为尔言。”

## 第一百二十一回 集群妖大展法术 祭宝剑又复前仇

紫霞曰：“尔诸习道弟子两旁侍立，听吾指示于尔。今有灵宅子施下诡计，命诸妖属隐于万星台外十里林中，每到更深炼功之时，前来扰乱道心。以赤鲤、老蛟、毒龙、虾精为督统。此四妖者，前受灵宅命为七窍仆役，任其驱使。南龙之剖奇案，海南之平水怪，无一非彼力焉。兹尔三缄琢磨七窍、珠莲，化及四妖形容，绝其所诱(又)，因则夫妇拜在门墙。四妖心甚不甘，又求灵宅子以施妙策。昨夜之扰，只以喊杀为号者，皆灵宅所教也。今日赤鲤等约集妖部于会妖山下，议定今夜与尔诸子在开杀戒。彼虽不敢想获全胜，若诛得尔徒一二人，前仇已复。故彼议定兵分五路，四方四队，皆花精水怪，尚不足畏。至毒龙、赤鲤所率中队，尽属虎妖，法术颇多，不可轻斗。师故来此，与尔等排设停妥。尔等今夜初更时分，概行撤出万星台，空着蓬庐，亦分五路，与之对敌。诸子道法高下，三缄谅尽知悉。师去后，尔即派定。俟群妖入台，见庐内无人，必以尔等畏彼，闻风远遁，自然心懈队乱，陆续退出。尔等于是乘势攻击，彼无准备，定许全胜可获。然群妖溃败，不必追逐。可仍归台内，各习尔道。今夜如此一战，已使群妖明洛不敢轻视尔等。俟诸异日，看破如何做作，为师又来指点。”嘱毕，乘云归去。

三緘拜送后，登台而坐。遂派翠华、翠盖、凤春、龙女、榴姑、棠英、桃英、紫玉、凤女、珠莲、紫花娘、雪青子、了尘子、醋枉道姑、善诀道姑、餐霞道姑、衣云道姑、回念道姑、从善道姑、弄月道姑、金光道姑为东队，豁达道人、转心道人、传道道人、束心道人、慈祥道人、道烈道人、混云道人、破迷道人、傲性道人、玉白子、石坚子为南队，尽伦子、尽性子、剑心道人、入道道人、体道道人、习道道人、抱慈道人、护道道人为西队，知足道人、绣雾(露)道人、蛛虎、蛛龙、善成、化慈、学慈、习慈、统道、用道、昌道、明道、望道、取道、探道、成道、金光道人、西山道人为北队，三服、弃海、狐疑、狐惑、紫光、乐道、野马、椒花子、蜻飞子、云牙道人、火炼道人、刚克道人、柔克道人为中队。派已，复嘱之曰：“尔等毋得造次，必俟群妖退出万星台时，方可一拥而进。”诸子领命，齐整法器，思欲各逞本领，以塞妖部窥向之门。

无何，日落西山，鼉更初报。三緘于是与同七窍统得五队道士，暗暗偷出，隐于台外。且看群妖候至柝声三响，妖风驾动，直向万星台而来。进得台中，不见动静，蓬庐搜遍，人影全无。赤鲤是时以为三緘畏扰，潜逃异地，登在讲道台上，大声笑曰：“闻得紫霞道法高妙，无人可及。如何所教之三緘，在此呼么喝六，妖部人部，传道之师，前夜被吾灵宅天仙略施小策，喧闹一次，恰似畏猫鼠子，深潜土穴而不出乎？今夜吾等特来与尔试试法力，尔三緘野道既居传道之首，胡弗稳坐在此，与吾妖部一决胜负？妖部如战尔不过，愿窜他所。尔如战吾不过，此台须让妖部坐之。”毒龙假意劝曰：“三緘如在台内，尔詈之诮之，彼自聆而生愧焉。而今闻吾等威风，业已逃窜他方，何必追究？”虾精曰：“譬之犬子，一见其主，摇尾乞怜之不暇，焉敢持戈相斗哉？”老蛟曰：“好，好！只要三

緘深畏吾等，昔日仇恨之深渊，速回仙师洞中，将命覆后，大排筵宴，以贺功勋。”赤鲤曰：“可惜吾辈空劳一番车驾，绝高道术，未克显焉。”毒龙曰：“尔等欲显道法，只管显之。”于是群妖各现怪像奇形，逞起妖风，摧林折木，飞砂走石，好不惊人。

胡闹多时，队伍已乱。刚出万星台外，东队翠华等阻着厮杀，南队豁达道人等阻着厮杀，西队尽伦子等阻着厮杀，北队知足道人等阻着厮杀，中队三服、乐道等阻着厮杀。群妖骤手不及，纷纷乱窜。虽然各显道术，无如五队妖部为三緘五队仙兵冲得七零八落，受伤而逃者甚众，死于宝器之下者亦多。赤鲤、毒龙、老蛟被弃海、三股围在山岭之上，不能脱身，兼之三緘抛起斩妖宝剑，将毒龙辈头面手足刺了数十下。虾精又被椒、蜻二子反覆刺以股锥。

正值无可如何，灵宅真人使下遮妖宝幡，救出归洞。细细查点，群妖受伤者七十有四，为法宝击毙者三十有五焉。赤鲤、毒龙、老蛟呻吟不绝于口。虾精在侧，泣而怒曰：“因为二三犟头，横顺要仇复三緘，今被三緘弟子如斯挫辱，悔何及乎？且尔等受伤即重，皆是法宝所击，还过去得。惟吾专遇两位使铁锥的，连环相刺，吾受了千百锥儿。举目视之，二人之锥尚且懒于手持，束在股间。若非灵宅仙师宝幡遮着，险被刺死矣。”毒龙曰：“吾等欲报此仇，其念起之已久。今日即败，伤养好时，又聚妖兵，寻彼师徒，拼一死战。”言已，散去群妖，惟毒龙、蛟、虾、赤鲤等灵宅洞内将息伤痕。

却说诸道士大败妖兵后，仍归万星台。三緘点之，不惟无有死亡，并且寸伤未得。喜而言曰：“正道与妖道相较，妖道真不敌矣。但是以习道之人而启杀机，原非所可。无如道高魔至，心动欲生，克己工夫，不可不讲。譬之妖即己也，与斗即

克之。谓不克乎己，则理何能得？尔诸弟子须即妖扰以思道，毋徒作杀机观也。”可见头头是道，诸道士再拜稽首，曰：“曩者，师言入道与悟妙道，弟子之辈骤闻之而难通。继承吾师随在指点，顷觉无处非道、无时非道以旋转于目前。此非弟子之善悟，乃吾师之善教也。”三缄曰：“尔等须正心诚意，苦苦向道而求，自然由诚生明，前后可知矣。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至于心脉，不可妄动，动则必有外魔扰之。师言如斯，各宜守记。”诸弟子同声应曰：“谨尊师训，不敢有违。”三缄曰：“与诸徒讲论道旨，功皆大进，但惜一时不能速成，同入绣云阁内，此道功深遂，未可相强，惟悠游岁月，以待之而已。”

又言毒龙四妖日复一日，已将伤痕养好，跪向灵宅，泣而求曰：“弟子等自拜师后，朝日打撵，仇复三缄，以羞柴霞面目。无奈计设之累，败之亦累。此心难了，望师另筹一策，以诛三缄。”灵宅曰：“三缄此际已得九宫八卦之奇，何能诛得？吾谕尔等，将这仇恨付诸流水，乃是上策。如再与斗，恐难保其灵魂矣。”四妖闻此，大哭不已，固求指一复仇路役。灵宅子不得已而言曰：“尔等须欲复仇，须将前日群妖概行约集，炼一阵势，方能胜之。”毒龙曰：“师教弟子所炼何阵？”灵宅曰：“尔将群妖约集来斯，吾自有以教之者。”毒龙等闻言大喜，当即四面与妖寄信。

不上三日，群妖毕至，曰：“今承毒龙诸兄约集吾辈，莫非欲与万星台之道士一决胜负乎？”毒龙曰：“非也。灵宅仙真命调尔等，要炼一阵，以诛三缄。尔等来齐，在此候之，自有吩咐。”群妖于是拱立洞外，以候发落。候至次日，灵宅出洞，环顾众妖而言曰：“尔等欲复三缄之仇，是心真耶，假耶？”群妖应曰：“真耳。”灵宅曰：“既属真情，莫辞艰苦，吾

曾炼一祈仙宝剑，只欠四十九日功以圆足。然必要仙凤岭上藏风洞内黑猿血祭之，其剑方灵。此剑灵时，尔等于万星台之对面设一穿云大阵，将剑持在阵外，入阵者剑自斩之。”言犹未已，毒龙曰：“师以剑杀人，何取阵名为穿云也？”灵宅曰：“是剑也能穿入天际，诛戮仙子，故以穿云名之耳。”毒龙曰：“此阵如斯利害，谁人压之？”灵宅曰：“非师不能压此阵也。”毒龙曰喜：“吾师压阵，三緘野道诛之无疑矣，敢辞艰苦乎？”遂与蛟、虾、赤鲤统领群妖，来至仙凤岭藏风洞下，捕捉黑猿。黑猿有一长，已成人形，妖法颇高，非毒龙等所及。见得群妖集此，以为同类，亦属无妨。谁知集了数朝，忽擒一小黑猿而去。

## 第一百二十二回 老猿公败遇仙子 穿云剑收入长虹

毒龙等擒得黑猿儿，与同群妖乘风而归。守洞小猿忙忙入报，老猿怒甚，手提冲天棍，驱风追逐。毒龙、蛟、是、赤鲤命群妖在后，轮流接战以阻之，早将黑猿儿提到洞中，交与灵宅。灵宅即命赤鲤一刀挥为两段，以盂成血，和剑炼之。期炼满时，猿血尽入剑内。取剑出视，金光射人。抛在半空，火焰飞腾，能斩仙子。者系后话，姑置不论。

且说老猿追至，群妖接战。战到日西，群妖退回灵宅洞前。灵宅奖赏一番，命其各归本洞，俟后调用，再寄音信。群妖散罢，老猿暗到灵宅洞前。空中俯视，猿儿尸为两断，抛之荒野。老猿哀痛弗已，暗暗将尸盗(到)回，厝于山岭，意欲复此深仇，又奈不能战及诸妖，因而不时仰天大哭。

紫霞知得，命复礼子化一道士，游于藏风洞外。老猿恐是前妖所化，复来探取猿儿者，提棍出洞，与彼战之。复礼子曰：“吾非妖部，乃修行道士也。”老猿曰：“既是修行道士，各有洞府，何得到吾洞外望脑探头？”复礼子曰：“修道之人，心抱仁慈，安肯害尔”然尔一见洞外有人来往而惊惶若是者，就何故哉？”老猿曰：“前日，一队妖气来集于此。吾以同类，未曾防备。孰意盘桓数朝，竟将吾之败彼来。战至日西，群妖倏退。乘势追去，遥见一绝大洞府，妖如林立。吾之寡难敌众，

欲近不敢。待群妖散尽，近而俯视，猿儿尸已两假。吾心虽痛，莫可如何。只得候至更深，将尸盗回。故今常命小猿洞外逻守，凡有人至，即行通报。吾今见尔而惶惶不定，不得不持棍出斗，以卫子孙。”复礼子曰：“原来如此，尔知捕尔猿儿者乎？”老猿曰：“不知。”复礼子曰：“乃灵宅真人命赤鲤、毒龙暨老蛟、是精所领妖部擒去，取血炼剑，欲与三緘师弟一决胜负。所设之阵号曰穿云。尔欲复仇，万星台前，不久必有战斗。吾赐尔一袋，名为聚宝。尔将此袋紧佩身旁，乘着妖风，隐于空际。但看是剑出鞘，金光闪烁，穿入云头，云下紫气一条，即是剑光所射。无论已成仙子与将成仙子，入阵必为所斩。尔见紫气穿云而来，以聚宝袋收之。将剑收余，速到长虹岭，凡有妖风起处，持剑挥去，自多妙用。俟至风熄，吾来取此宝袋焉。”老猿不悟，曰：“黑猿儿既为毒龙等伤其性命，吾得此剑，正好斩之以雪恨。如到长虹岭，安能诛及四妖？”复礼子曰：“群妖战败，尽向西行。惟四妖心奸，独由南去，是岭正南面。四妖见其高险，决然如此以隐身躯。尔以剑挥之，正所以诛之也。四妖除却，大道得阐，尔亦有功。乘此机缘，去道万星台，拜三緘为师，自不少尔仙位。”老猿喜曰：“承得道长指点，他日入有寸进，衔环报之。”复礼子曰：“些须指示，何望报为？”即将宝袋交与老猿。老猿拜受后，复礼子又嘱之曰：“吾言谨记，不可错过。”嘱罢，飘然而逝，归洞覆命。

紫霞暗计：长虹岭上虽已安下伏兵，而三緘不知，焉有准备？于是祥光驾动，亲向万星台而来。三緘见得祥光，知师至矣。忙率诸弟子鹄立候之。无何，祥光坠下。诸子参拜后，拥着紫霞，登台坐定。三緘再拜稽首，曰：“吾师不常临凡，今复来斯，必有以教弟子。”紫霞愀然曰：“道高魔至，凡不虚也。”三緘惊曰：“师何所见，而言魔至耶？”紫霞曰：“尔

忘群妖战败之事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弟子虽未忘之，谅彼不敢再戏侮耳。”紫霞曰：“群妖内惟赤鲤、毒龙与尔仇深，数报未果。今又战败，归告灵宅。灵宅前已俯首，而今杀心又动。将黑猿血炼成一柄斩仙利剑。此剑随心所用，思杀何人，剑即诛之。无论已成将成之仙，遇此剑儿，难保首领。兹已炼就，利害无比。不过数日，约集山妖水怪，要临万星台畔，设一穿云大阵。吾恐尔师弟不知，误入其中，必遭诛戮。”三緘曰：“然则，吾师将何以解此围乎？”紫霞曰：“尔等不必惊恐，吾已将兵伏下，收此宝剑，诛此四妖。四妖一败，诸子自兹无有魔扰矣。”三緘曰：“是阵究如何破耶？”紫霞曰：“尔领群弟子齐入阵中，展开隐身旌，将身掩着。如见阵开，上无有紫气，竭力攻打，彼自败焉。”言已，仍驾祥光而去。

三緘即于是夜暗谓徒众曰：“紫霞仙师煞费精神，有事必先诰诫。今日所说，尔诸弟子谅已知悉。吾谕尔等，倘毒龙群妖来扰万星台，切毋散乱，总随为师身后，鱼贯入阵，以免受斩仙宝剑之诛。如不听师言，恐遭剑刺。既入阵矣，又不可逞尔道法，私出斗免。必待为师撒去隐身旌，抛下飞龙瓶，尔等以为火光为号，然后各持宝器，拚力击之。”诸弟子皆曰：“吾辈谨遵师教，断不敢违。”三緘曰：“若然，尔等于者几日，各在蓬庐，静养精神，方能入阵破敌。”言罢，诸子散去，各归庐内静养不题。

又言灵宅一日出洞，谓毒龙等曰：“尔辈实欲复三緘之仇乎？”四妖泣曰：“吾等辱受三緘已多多矣，此仇不复，心实难甘。”灵宅曰：“既欲复仇，须于此阵有进无退，拚一死战焉。”毒龙曰：“即将仙师所固灵魂化作灰飞，心亦不怨。”灵宅曰：“如是，为师明日已刻布阵，亥刻命人去到万星台，引三緘师弟由阵门而入。如彼不知阵内有斩仙宝剑，误入吾阵

者，立见丧亡。”毒龙曰：“师宝灵异非常，吾等深仇定报于此。”到了次日午牌时分，灵宅子呼四妖而谓之曰：“为师已将阵势安排停妥，尔速调齐妖部，前来助战。”四妖领命，欣然竟去。不逾一刻，妖兵调齐，回来洞前，听候分发。未几而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矣。灵宅遂遣妖部，清从万星台来，潜于台之左右。俟至亥刻，分作四路，以引三緘。

三緘正在讲道台与诸子讲论大道，倏然狂风四起，折木摧林，转瞬间天地昏晦。心知妖部已排阵势，即命诸子牵衣而行。行至阵前，遥见阵门之上金光闪烁，穿入云头，云下紫气一条，天精如龙，令人难近。三緘见得势甚凶猛，忙展隐身旌，掩着师弟身躯，不敢露出。老猿此际已在半天，将袋持在手中，以收是剑。安排妥贴，只候三緘入阵，剑气腾空。岂知三緘师杵暗藏旌下，轻移步履，偷向前来。来到阵门，举首仰视，上书三大字，曰“穿云阵”。阵门一剑，长约五尺，晶光射日，杀气逼人。师弟见之，胆战心惊，各怀欲退不前之志，甫欲退后，恰值毒龙、赤鲤、老蛟、虾精突如其来，阻着去路。此时欲进不可，欲退不能，只得大着胆儿，齐向阵中一拥而入。

小妖报于灵宅曰：“三緘师徒来至阵前，忽然不见。惟见清气一缕，杀入阵内，不知何为？”灵宅曰：“三緘野道，紫霞赐有隐身旌，将身掩着。岂识吾之宝剑专诛诸(仙)仙，不怕彼隐着身儿。待吾念动真言，此剑飞出鞘来，管叫野道师徒俱无躲处。阵罢后，自见尸横遍野焉。”小妖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仙师速念真言。”灵宅子即登点将台，披发赤足，左施右转，口诵有词。只听阵门一声霹雳，火光燎亮，腾腾紫气，穿入云头。老猿在空看得明白，将身躲闪一旁，让此紫气上升，急以聚宝袋抛去，不知不觉，剑已坠于袋内。老猿不胜欢喜，持袋在手，风车驾动，直投长虹岭，以俟毒龙。

灵宅子诸妖念动真言，见剑光穿入云头，久不下坠。真言又念，亦不见下。正着急间，紫霞在空乘势呼曰：“三缄还不举手(年)，待等何时？”三缄听得“举手”二字，忙将隐身旌收却，与诸弟子各执宝器，四面冲出。群妖接战。三服、弃海、椒、晴二子及西山道人，围着赤鲤、毒龙、老蛟、虾精四妖厮杀，二翠与凤春等战及群妖，喊杀如雷。自来争斗之雄，未有过于此者。

## 第一百二十三回 长虹山诛及四恶 道祖宫遣发四星

群妖见得三緘弟子各使法器。有飞剑横空，如龙夭矫；有飞铲刺面，似虎伤人；有木棍乱打，着身即丧；有铜锤齐坠，碎首而亡；且有如意撑天，光芒万丈，花枪在手，蛟影重生者。一阵战争，真如砍瓜切菜，群妖死丧，更甚于前，呼饶之声，惨不可听。毒龙等欲要跳出圈子，来救群妖。奈三服诸人步步交锋，全无闲暇。稍迟一着，剑戟伤身。

看看群妖不能相敌，将已逃尽，灵宅怒极，使起仙家妙宝，一团烈火，飞舞不停，兼之火里风生，风外火起，甚是威猛，不比寻常。紫霞真人身隐云头，见灵宅子使下风火雷印，知三緘师弟难以敌此，云头下坠，取出遮天宝扇，将雷印遮着。灵宅子见此宝印不能伤及三緘等众，复向囊内取出一物，向天吹之，霎时半空猛虎数千，舞爪张牙，望尘而坠。紫霞见得，急取遮天罗网，凭空抛下，隔定此虎。灵宅子怒气勃勃，手提豹尾麈儿，跳入阵来，欲将三緘并诸道士一一杀却。

刚到阵中，忽见紫霞带了正心子、复礼子、虚灵子、灵昧子、诚意子等十余门徒，尽皆法妙道高，排立以待。灵宅子睹此光景，乃谓之曰：“紫霞兄不在洞府与诸徒众讲论大道，来此何为？”紫霞曰：“灵宅野道，尔累次欲诛三緘以及三緘门人，究何意见？况三緘虽系吾徒，当日遣彼临尘，乃属道祖之

命。道门仙子，孰不知之。尔既不服于心，未以阐道之任遣尔。尔于此际，应要禀及道祖，言此大任尔欲肩之。道祖如准尔躬，紫霞断无强肩之理。何于当日未闻尔(耳)吐及半言？承得群仙推尊，道祖以聚仙旌赐吾。吾归洞中，将旌鉴于聚仙台外，群仙齐至，尔亦在兹。吾向群仙复推让曰：‘论吾道法甚浅，阐道一事，其任恐不克胜。尔群仙中有欲入尘阐道者，吾愿让之。’群仙皆曰：‘道祖既以大道命尔阐明，尔宜奉命而行，毋得推让，’聚仙台畔，尔又未赞一词。吾于是向群仙等拜了六拜，然后登台，招吾门徒，两旁站立，遍选弟子内能下红尘阐道者，惟虚无子一人。当以虚无脱胎临凡为群仙告，念曰：‘此任非彼不能任之。’尔于其间，亦未闻另有所说，胡将虚无子送入尘世，脱胎换骨，刚长成力，尔即以名利迷之？迨其名利已迷，尔乃约集群仙在尔洞府，方言削却虚无子，尔要肩此阐道之任，群仙未许。尔恨不见道祖，斥吾停道弗阐。吾携尔手同去禀见，尔又濡滞不行。幸而群仙得知，前来解释。自兹以后，尔招妖类，不刁七窍，即害三缄。为问尔心，胡以如是其毒？前此尔受挫辱不少，应宜守尔道规，归尔洞中，保尔仙位。何三缄大道已成，在万星台前传道，尔又累聚妖属以扰之乎？今日者尔起妖兵，业已战败矣。言持仙法，来诛吾徒。吾特临兹，与尔见个高下。”灵宅子被此一番言语问得哑口无词。紫霞真人也不念彼为道门弟兄，遂与力战。

毒龙辈实战三服等不过，退出万星山，催动妖风，有欲逃之象。三服等四面攻敌，直使四妖无处可逃。虾精着急，曰：“事势至此，不如各化一气，乘隙逃之。”毒龙、赤鲤、老蛟果如其言，各化一黑气而遁。三服等欲寻黑气追去，三缄止之，曰：“吾师弟且收风车，仍归万星台，炼其道功。穷寇勿追，追恐有变。”三服等遂遵师命，同回台中。三缄登台查点，诸

弟子依然完璧归赵。忙忙跪地，向天拜舞，曰：“群妖败去，诸弟子一无所损，此皆神天默护，乃如是也。”言此又拜，诸弟子一同而拜之。

毒龙四妖一直走到笠云山下，虾精不堪劳瘁，掉首回顾，顾已而言曰：“莫忙，莫忙。追兵已远，吾等可在此处暂歇一时。”毒龙曰：“歇则歇矣。尔我而今去向何地？”虾精曰：“以吾窃思，别地不可逃也，惟长虹山山长而岭峻，林木深茂，人迹不到，此地差可避之。”毒龙曰：“既有是地，速去毋迟。”即驾妖风，竟投长虹岭。遥而望去，岭之上下，杀气腾空。赤鲤曰：“荒野之区，为何杀气蟠结？恐三緘师弟匿兵于此，以候吾等。不若另寻他处，方保无虑。”虾精曰：“此岭高大无比，林木茂密，吾等居之，正好敛迹潜形，以养锐气。倘太过虑，寸步难行矣。尚有何地以安乃身乎？”老蛟曰：“鲤兄之言甚是，如长虹岭，匿兵聚出，吾等休矣。”虾精笑曰：“尔等休矣，吾独能存哉？”毒龙曰：“吾等有性命，虾兄亦有之。彼既坚欲入焉，谅不能同归死地。”于是妖风催动，齐向长虹岭而来。刚到岭麓，毒龙等心惊胆怯，若不自持。赤鲤曰：“吾等到此，为何心胆俱战？其中始有变乎？”虾精曰：“才与三緘争斗，败逃此间。思及追逐情形，焉有不畏之理？”谈谈论论，已至山半。老猿看得明白，解天宝袋，放出飞剑，一股紫气，直射四妖。只听噯哟一声，妖首已在地矣，了却四妖。四妖既除，复礼子仍化前日道士，来见老猿，曰：“尔仇以报，将袋还吾。”老猿拜舞曰：“若非道长指点，吾仇如何报之？是剑善能伤人，非此袋莫治。此袋携去，剑亦无所伏矣，吾愿将剑并付道长。但道长前日命投三緘仙官门下，倘吾此去，仙官不许，如之奈何？”道士曰：“尔持四妖首级去作贖见，自然收尔焉。”老猿得兹指示，即将妖首束好，携回洞中。嘱及

猿子猿孙，谨守洞门，毋许溢出。群猿谨凛受教，拜送老猿。老猿驾动妖风，向万星台而去。

灵宅子与紫霞真人大战万星台前，各显法术。战到东方发白，群妖死者尸横遍野，逃者不知踪迹。灵宅自觉无聊，忙在囊中取出遮云帕，遮却云影，暗暗逃之。岂识紫霞有照云宝镜，望空一照，已知灵宅潜影东逃。持定镜儿，照着形影，并力追逐。灵宅子见势甚急，疝帕撤去，手提打仙鞭，又与紫霞空中大战。复战五十余合，胜败不分。紫霞暗思：灵宅子道法高妙，惜乎错用。如其正大用之，炼得功深，可推群仙之首。吾欲舍彼，恐其暗害三缄。欲不舍时，一时难以就擒。左思右维，计无所出。灵宅子已知紫霞心事，乃谓之曰：“尔如何今事在两难矣。”紫霞曰：“如何？”灵宅曰：“尔之道法与吾平等，欲要舍吾，恐吾别生事端。不舍，又战不过。吾实告尔，尔我如今仇深似海，如欲三缄犬子阐明大道，好好归于天府，安居绣云仙阁，吾断不许。否则，将吾此尸碎段，那时方无阻滞焉。”紫霞曰：“仙子气度，原属慈仁一片，于人何所不容？尔既为仙，谅将酒色财气扫除得尽，方能飞升。以今观之，仍是凡夫气习，辄恃武勇。曾见世之好勇斗狠者，几人身家能保？即群仙内有悖天律者，几人不贬入阴山乎？”灵宅曰：“尔勿甘言甜语，吾决不与尔甘休也。”言已，举起打鞭，向紫霞乱击。紫霞手持斩仙剑，左右招架。整整战了二日，紫霞已无可如何。

正直道君身登八卦台上，群仙拜舞毕，鹄立两旁。道君环顾而言曰：“紫霞何往？虚无子之道尚未阐明乎？”清虚、云衣、碧虚、凌虚等同声奏曰：“虚无子道已阐明，今集诸徒，传道于万星台。奈被灵宅统领妖部，累累扰乱。此际正与紫霞大战不休，望道祖慈悲，为之解释。”道祖曰：“灵宅子前以受吾斥责，今尚依然耶。”即传钧旨，命念定、念静、念安、

念虚四真速去擒回，打入猿儿筐内，永不许出，扰乱道家种子。四真领命，各执法宝。出宫遥望，见得东角之上祥光二朵，或上或下，情似争斗，遂将彩云催动，向东而来。

## 第一百二十四回 收灵宅道祖发落 投仙师妖魄阻行

四真彩云催动，急向东行，近而视之，果见紫霞正与灵宅大战不已。念虑真人曰：“灵宅子心极多猾，灵变莫测。如知道祖命吾四人擒之，必舍紫霞身侧，嘱彼诈败，以引之来。吾四人各持锁心链，分守以候，将四面罗网预先布就，其擒之也，不较诸生吞活剥为更易乎？”念静曰：“道弟之言甚是。谁化小物，以告紫霞耶？”念安曰：“吾愿当此一差。”念虑曰：“道兄既愿，速去毋迟。”

念安真人于是化为小蜂，潜入紫霞云内，密云紫霞曰：“道祖命吾四人前来擒捕灵宅子。恐彼知而远遁，尔我追逐又费心力。吾等于东西南北四面分守，尔与争战，不拘引入何方，皆有捕捉之人，庶几易于就擒，以好覆命。”紫霞曰：“全仗四真布置，吾即引彼入阵焉。”念安言已，偷出云外。念虑询曰：“紫霞之言可达知否？”念安曰：“已达知矣。速速分守四方，以候紫霞引入吾阵。”

紫霞见得四真来助，知必获胜，乃呼灵宅而言曰：“尔与吾已斗三日，不肯罢战，未必将同师习道之义抛弃弗讲，不杀至尔亡我死不止耶？”灵宅曰：“正欲如斯，尽尔力量使来，吾不惧尔。”紫霞于是手举翻天如意以击之，灵宅不慌不忙，以撑天宝杵架着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真所谓工力悉敌，无

隙可乘。正酣战间，紫霞倏将祥光高举，向灵宅头上击一如意。灵宅笑曰：“尔紫霞动辄讲尔仙法高妙，为何却阵欲逃？”紫霞曰：“尔何知吾欲逃乎？”灵宅曰：“尔将祥光高举，意欲跳出圈外，逃之他方。吾让尔逃，不来逐尔，恐尔随带弟子四面埋伏，杀吾骤手不及焉。”紫霞暗思：灵宽多疑而猾，今果然矣。亦笑而言曰：“吾之门人业已分战群妖，如有埋伏，何不一拥而进，就此擒尔？尔以伏兵他处为疑，是又尔怯吾之意也。”灵宅曰：“吾若怯尔，应选逃之，岂尔欲逃而谓吾怯尔者？”所言至此，紫霞出其不意，劈首一如意打下。灵宅不及招架，祥光直坠数十丈。缓将祥光升起，刚与紫霞相品，突以宝杵还来。紫霞不及提防，祥光亦坠。乘势诈败，向南而逃。灵宅子忘了伏兵之疑，飞起祥光，随后追赶。赶到南隅角上，念定真人让过紫霞，以锁心炼抛去，早将灵宅束定。东西北面三真知灵宅已擒，同来其间，带归覆命。

紫霞忙忙促促，先至八境宫内，禀见道祖。道祖闻禀升殿，坐于八卦台，问及何事。紫霞入，参拜已毕，跪而禀曰：“灵宅子累次阻碍，以害虚无子之化身，弟子甚恐三缄为彼所诛，大道不得阐明，因则与之累相争战，此非弟子不以道弟为念，实皆灵宅之自取。祈师恕弟子仙规不守，好为争战之罪。”道祖曰：“阐道一事，灵宅子岂不知师旨奉上皇王母耶？胆敢违抗，罪有攸属，与尔无干。尔其速归洞中，时时临凡，指点三缄师徒，以望速成，好覆上旨。”紫霞得此一言，拜舞而退。道祖环顾左右，谓诸门人曰：“灵宅子可捕至乎？”门人禀曰：“已曾捕得，现在宫外，候道祖传旨。”道祖曰：“速传吾命，将灵宅带入。”门人领命超出，传宣四真，四真即带灵宅入宫。跪于八卦台前，俯首皈依，不敢仰视。道祖曰：“尔与紫霞均系吾徒，吾传大道，厚无厚薄，今何不罚紫霞而传罚尔躬，尔

知罪否？”灵宅曰：“弟子之与紫霞相斗者，心有不服耳。”道祖曰：“尔所不服者何？”灵宅曰：“紫霞自领道之任，濡滞不前，姑息三緘，任其迷于名利。弟子前日曾集群仙，议将虚无子收回，另选有道门人临凡阐之，原为大道计也。谁知紫霞因此挟忿，累与弟子争斗不已。”道祖曰：“尔与紫霞争战，彼先与争乎，尔先与争耶？”灵宅曰：“吾先与紫霞争者，系吾与紫霞弟子争，而紫霞护卫之也。”道祖曰：“紫霞护卫三緘何事？”灵宅曰：“俾彼弟子不认师叔，仙道何存？”道祖曰：“尔言紫霞护卫弟子不认师叔，仙道固有所亏。尔调群妖以破万星台，是悖吾之命，逆天而行矣，罪又何属？且尔累次兴妖作梗，师非不晓。其不咎尔者，以三緘磨折未满足耳。今尔炼就斩仙宝剑，欲行一网捕尽之计，其罪难逭，至此以无再宽再宥。飞天神将，速将灵宅子与吾打入猿儿筐内，永不许跃出以乱大道。”神将领命，押出宫外，打入筐内，抛下锁心练儿，紧束乃身，动作不得。束已，覆命道祖。道祖叹曰：“修道窳铁得道难，谨防灵宅乱三关。倏然下了锁心练，大道成时上九天。”叹罢回宫，群仙散去。

惟碧虚、灵虚等来至紫霞洞府，而谓之曰：“灵宅子今已收伏，阻道无人，三緘师徒无虑无忧，定能成此大道矣。”紫霞曰：“皆仗群真护道之力。”言刚自此，忽听阴风怒号，向洞门直过。紫霞默会片刻，乃向诸真言曰：“可恼四妖被诛，阴灵不散，还从吾洞隐隐带哭而去，以阻老猿师投三緘之行。不知老猿可能敌此阴魔否？”凌虚曰：“者猿道法奚若？”紫霞曰：“与四妖等。然寡不敌众，如之奈何？”碧虚曰：“胡不命复礼子以助之耶？”紫霞曰：“者是自然。”无何，诸真辞去。紫霞送别后，即命复礼子、正心子同去长虹山外，帮助老猿。

老猿自得道士指点，教毕猿孙猿子，将四妖头首提在手内，以为投师贄见，妖风驾着，直向万星台而来。只想催动风车，急到万星台参师学道，岂知四妖魂魄已在长虹岭下，阻定去路。老猿甫到其地，觉得妖首重若泰山，力不能胜，坠下风车，立于切道。前后左右俨有三四人影，或影或现焉。老猿询曰：“何方野鬼，胆敢在兹以阻吾行？”四妖不答。老猿曰：“尔不答吾，吾将行矣。”刚欲曲身去拾妖首，复有人影拉着毛衣。询之，依然不答。老猿怒甚，举棍乱打，又不着劲。定目详视，一物无有。心窃思曰：吾目昏花乎，何所见若斯也？于是席地而坐，以观动静。坐至良久，毫无他异。及至移步，仍复如前。

老猿无奈彼何，大声吼曰：“尔等究何冤魂，须详说之，吾方明白此言。”只听隐隐中有哭泣声曰：“吾等领灵宅子命，与三緘诸弟力战。战既败矣，逃出圈儿，意欲仍于长虹山暂避风锐。尔何暗藏是地，以斩仙宝剑害吾四人？此仇不共戴天，万难解释。尔还欲投三緘门下，携吾首级，去作贄见。吾等阴魂不服，故在半途候尔。而今尔也来此，如欲前行，必将魂魄还吾，方准尔去。”老猿曰：“尔以为吾无故尔杀耶？尔亦知杀人者人亦杀之之理乎？此话下得贴切。以吾暗伤尔等，据尔半面言词，似属不仁。不知老猿公之刀，尔更结之于先也。”四人曰：“尔仇何来？”老猿曰：“尔不记捕杀黑猿，以炼斩仙剑哉？大战争斗，尔枪我戟，伤其性命，是力不胜人，自受其死，尚且结下冤怨。吾之猿儿在乎洞内，未曾有触尔等，胡因一剑之微，尔忍伤其躯？吾伤尔身，尔知痛恨，尔伤吾孙子，吾独不知痛恨乎？”问得是。四人曰：“是谋出自吾师，与吾四人何涉？”老猿曰：“谋出尔师，捕杀系尔。吾恨尔师灵宅未与尔等同入长虹。如同入时，吾必并诛，以泄其忿。”四人曰：“尔之猿儿止一命也。诛吾一命以偿之，吾所不怨，

何以一命而诛吾四命耶？”亦有借口。老猿曰：“猿儿虽止一命，系尔四人共擒，即杀尔四命偿之，亦其宜也，冤仇报复，兹已言明，尔速敛迹潜形，毋阻吾路矣。”

## 第一百二十五回 传大道功分深浅 游幻境心见高低

四妖曰：“无故杀吾，此冤难解。尔欲将吾等首级为投师贖见，断然弗许。”又是一层巧说。老猿不能行动，真真无奈彼何。复礼子身在云头，视之已久，乃谓正心子曰：“老猿被妖魂所缠，难以脱身，将何以处此？”正心子曰：“不妨，吾师易有追魂旗，展之自出恶鬼，锁彼灵魂，押入阴山。”遂按下云头，指四妖而劝之曰：“尔杀老猿猿儿，理宜偿命，何得在此阻伊去路耶？”四妖曰：“尔毋(吾)管闲，不干尔事。”正心子怒，将旗一展，内出四大恶鬼，手持铁鞭铁链，当将妖魂擒着，打向阴山。四妖泣曰：“吾等生前势拜如斯，没后一受罗织。如在阴山地面久久幽禁，不能得出则罢。倘若得出，三緘野道与老猿仇恨，誓必报之。”言犹未已，恶鬼铁链一提，一阵阴风，已把四妖灵魂提去。复礼子见追魂恶鬼押去四妖，乃谓老猿曰：“四妖魂魄已为恶鬼押去阴山，尔欲到万星台，是其时也。”老猿曰：“承得仙子救援，吾身乃脱。他日若有寸进，恩戴不忘。”言罢，拜辞而去。复礼二子于是将旗收卷，各乘彩云，闪闪登天，归洞覆命。

老猿携得妖首，真投万星台。遥见台中万道霞光，清气旋绕。老猿于此欲去怯甚，欲退难舍，不知不觉，已近台下。当有护道童子见而询曰：“尔属何方妖魔？所携何物？来见何

人？”老猿揖而答曰：“吾非他，乃藏风洞之老猿。曾得道士指示，在万星山畔收了灵宅子斩仙宝剑，又退隐长虹岭，斩却毒龙四妖。今特将此微功前来万星台，投三缄仙官为师，以学大道耳。”童儿曰：“如是，尔在台外候着，吾去禀请，准进则进，不准则退焉。”老猿曰：“烦童子大仙善为我辞，总祈仙官收录门下。”言已，退出台外。童儿入禀之三缄，三缄闻之，遂命传进。童儿领命，出宣老猿。老猿见得传宣，低头合掌，直入台内，跪于三缄座前。三缄已知来意甚诚，乃谓之曰：“尔何知吾在万星台耶？”老猿将灵宅子命毒龙、赤鲤、老蛟、虾精捕捉黑猿儿，取血祭剑，并既与彼争斗，拜遇道士，赐以聚宝袋，指示如何收剑，如何出妖，如何投师，一切情由，备悉道之。三缄曰：“吾师紫霞于前三日已遣童儿来告，命吾将尔收在门下。尔幸有缘，入此阐道场中。”老猿欣然，拜而又拜。三缄于是赠以道号曰卫道，命与西山道人同一蓬庐。老猿谢了师恩，退入庐内。

三缄暗思：弟子业已收齐，有道将成者，有道止得半者，有初进一二步者，纷纷不一，何能一旦固成大道，以赴绣云。正思议时，只见祥光坠下，知是仙师到此，即速领诸弟迎入台中。拜舞以还，紫霞问及三缄诸子之道何若？三缄曰：“道分深浅，不一而足。不知何日方能俾彼人人功满，同入绣云仙阁焉。”紫霞曰：“自有其时，不可相强。尔诸弟子且归蓬庐，练习道功，今夜毋许擅出。”诸子领命散去。紫霞坐于讲道台上，将袖一拂，掩了台之内外，暗传三缄而嘱之曰：“师自命奉道祖，阐明大道，俾天下后世不坠野方外术的邪径，才命尔投入世，代师阐之。幸尔百难千磨，不易初心。大道已成，所欠者及门诸子功有浅深。尔须浅者传浅，以待其成，深者传深，以催其成，不可拘一而论。然功虽有深浅，而造道之诚，又不

得以深者(浅)可期，而浅者无可期也。尔宜以幻道试之，如在幻境中不易习道之心而一毫弗染者，可谓功德圆成。尔拔宅时，随带登于仙阁。如入幻境而初心稍变者，仍命在尘寰修炼，不可宽纵焉。”三缄闻之，谨凜受教。”紫霞嘱罢，从容下台，乘着祥光，归于洞府。三缄次日传集诸徒，鹄立两旁，而谓之曰：“尔等入门有久暂，学道有深浅，不可一途而视。今传弟子无别，特与尔等分班传道。深者传深，教一人可以通数人。浅者传浅，教一步可同进一步。一免错杂，一免躐等。尔辈以为何如？”诸弟子曰：“吾师善教，敢有不遵？”三缄曰：“如是，吾与尔等分为三班，分班后，又宜分传道日期。如朔一传道，则首班齐集。望五传道，则二班齐集。晦日传道，则三班齐集。毋许紊乱。今日权将班数议妥。明日系黄道良辰，尔等齐集台前，静候分班可也。”诸弟子诺，各归庐内。

到了次早，三缄统率徒众，拜罢上天下地，然后徐登讲台，男女诸徒朝参。礼毕，三缄展开名册，逐一呼曰：“首班听点：三服、弃海、狐疑、狐惑、乐道、紫光、椒花子、蜻飞子、西山道人、统道、用道、昌道、明道、望道、取道、探道、入道、成道、体道、尽命了、尽性子、剑心道人、习道道人、金光道人，为左之首班；翠华、翠盖、凤春、紫花娘、金光道姑、凤女、龙女、紫玉、榴姑、雷青子、了尘子、醋枉道姑，为右之首班。二班听点：绣雾、知足、玉白子、石坚子、传道、束心、转心、慈祥、云牙、豁达、傲性、火炼、刚克、柔克、野马、善成、破迷道人、混元道人、道烈道人、护炼、刚克、柔克、野马、善成、破迷道人、混元道人、道烈道人、护道道人，为左之二班；从善道姑、善决道姑、餐霞、衣云、弄月、回念、桃英、棠英，为右之二班。三班听点：化慈、学慈、习慈、抱慈、卫道、珠龙、珠虎，为左之三班；珠莲一人，为右

之三班。分派已定，自此传道，各有时日。

传约一载，看看首班之道将已有成，二班已知乎昔日之首班，三班已如乎昔日之二班。紫霞知之，复乘祥光，坠于万星台。登台坐定，传及诸子，将道之底蕴，重为讲说。诸弟子于上泥丸，下三关，以及尾闾黄河，各皆清细一切。紫霞曰：“孺子可教，亦属可成。”言已而去。中惟七窍入门最后，但彼系仙子脱胎，一闻即知。三緘故着意栽成，不在诸弟之列。

一日，三緘暗思：男女徒众，妖部居多，不以幻境试之，安知心坚与否？师曾赐吾玉镜一面，幻境全属一照之内。今日闲暇，不免呼三服、弃海，照以玉镜，看彼心性如何。主意已定，飞登讲道台上，将镜高悬，呼三服二人对镜一照。二人为镜所炫，昏倒在地。三服自觉由万星台而下，游览山水。恍恍惚惚，游到当日所住之鬼窟门外。心里窃计，不知窟内又谁为首。正在门外探望，忽被野鬼见而惊曰：“尔铜头鬼王耶？”三服曰：“然。”野鬼曰：“自鬼王远去，吾等无依。四处寻余，毫无鬼王踪迹。何幸上天开眼，今复遇之。可在回窟中，为吾等之主。”三服曰：“吾已师事三緘，求道修成，不敢再为尔主。”野鬼闻说，齐跪窟前，牵着三服之衣，哭泣不已。三服心怜其苦，欲应承之。又恐坠落前功，将袖一挥，倏然而醒。静自谛视，身在讲道台下，师犹上坐。黯黯自忖，不知为何。三緘笑谓之曰：“尔心坚矣，可归蓬庐再造。”

又说弃海自得玉镜一照，魂离躯壳，悠悠荡荡，已到东海。只见海大天边，波纹因风而起，极深莫测，银涛映日皆金。弃海思曰：“吾在万星台学习大道，如何片刻即到东海？莫非仙道已得，途程千里，可以一蹴而至乎？然吾自随师后，双亲之定省久疏，既来此间，当入海中，一为顾问。计定，飞身入海。水晶屹立，恰似当年。刚到宫前，龟相见而跪迎曰：“太子何

时归来？”弃海曰：“始归耳，因久未见乎故地。”忙忙扶起龟相，而问之曰：“吾父母近日若何？”龟相曰：“尚属康强无恙，惟朝日所欠者太子。太子可速入见，以慰吾主公主母之心。”弃海诺，即与龟相绝程而奔。及入龙宫，龟相禀之龙王。龙王出，见得弃海，携手大哭，曰：“吾儿既归，速见尔母。尔母久未见儿，思泪太多，目已瞽矣。”弃海闻此，遂同老父趋入内庭。

## 第一百二十六回 试众子频施妙道 独二翠得遇心魔

弃海随父来至宫内，见得老母坐于龙床，忙忙上前，双膝跪下。左右宫女报与龙母曰：“老龙王已入宫矣。”遂扶龙母下榻拜接。龙王坐，龙母亦坐。坐已，询曰：“龙宫近日有吾儿信音否？”龙王曰：“业已归矣。”龙母曰：“吾儿归来，在于何处？”龙王曰：“吾儿今在跪尔榻前。”龙母以手抚之，曰：“尔龙宾乎？当日三緘仙官来游海中，尔父将儿拜彼为师，娘愿不喜。孰知儿尊父命，竟去投之。几易春秋，未见吾儿踪迹。朝日倚门盼望，泪坠弗知几何，至于今春，其目瞽矣。儿何抛了父母，一去不返耶？”弃海曰：“孩儿自领父命，投师学道，原以学道为事，谅父母在宫，无有他虞。念念心心，只冀将道习成，度脱海内一切水族，不坠三途，以感上天，加吾父母之禄，故经年累月，随师步履，不暇归之。”龙母曰：“为娘思儿，尚有尔兄尔妻，不见儿归，常对娘身悲啼靡已。自兹已后，娘也不望吾儿修道成仙，就在宫中奉养为娘，承欢膝下。尔夫尔妇亦可朝夕团圆，庶免两地睽违，情思不置。”弃海此际被龙母一席言语，哑口无词。宫女报之信龙公主，公主出。拜了翁姑，侍于龙母身侧。龙母曰：“尔夫已归矣，可去见之。”公主遂出帘外，瞥见弃海，莲步轻移，走上前来，携手而泣曰：“亏郎心忍久抛妻，谁识兰房日夜啼？”弃海曰：

“大道修成思度尔，他年团聚岂无期？”丈夫言罢，龙母命置酒宫中，以为团圆为贺。

将酒饮毕，龙母亲送弃海至公主房内，复问之曰：“吾儿习道，究在何地？”弃海曰：“今在万星台耳。”龙母曰：“所习若何？”弃海曰：“承师指点，道以将成。”龙母曰：“野方外术，常以不正之道骗人，吾儿休为所迷。从此在家，父子夫妇团聚一堂，何等自在。况尔父老年，龙位议与吾儿。既为一海龙君，即不炼修，终能为仙天上。切毋抛别父母妻子，仍去他处也。夜深矣，尔夫妇各自安宿，为娘亦将就寝矣。”言已出宫。弃海同信龙公主送归龙榻，将安请后，稳坐不动。龙母催促数次，弃海始出，向殿外而行。信龙公主一手扯着衣儿，问向何往？弃海曰：“吾宿殿外，习道人断绝尘缘，不敢不固子精耳。”公主曰：“想尔娶得妻归，不上一载，即从师学道，远去他方。抛妻一人，守着孤衾孤枕。每见吾家兄嫂夫唱妇随，触景务情，泪已流尽。望夫不返，度日如年。今日雀报檐前，幸夫妇矣。以妾视之，不啻天上落一星子在妾掌中。胡为乎夫妻之情丝毫不讲？是道废人伦矣，乌得称为大道哉？”弃海曰：“吾今日跋涉千里，身倦已极，故宿殿外。待至明夜，自归兰房。”公主曰：“夫言千里跋涉，即在兰房安宿，妾岂别有以迷郎君耶？”言罢，紧牵其衣，拥入房内，将门下锁。弃海无可为计，只得卧于榻间。公主媚献百般，弃海心已欲乱。回想历年学道，费尽辛苦，如其坠落，终为水族。主意已定，起身下榻，故意拉锁辟门而出。谁知公主赤着身体，拉定不放。弃海竭力一挣，魂归其所。举目祥视，尚在万星台讲道座下。弃海亦不知何故，咋舌而思曰：幸未贪恋妖妻，为师所斥。三缄笑容可掬，曰：“尔心颇坚，可入庐蓬，再造尔道。”

弃海转归庐内，谓三服曰：“吾今日在讲道台前，如何昏迷不醒？”三服曰：“吾亦如是。但不知师用何法儿以试吾辈？”弃海曰：“尔我既为师试，道兄道妹谅必皆然矣。”三服曰：“试言尔梦，与吾若何？”弃海曰：“吾至讲道台，未识师尊举一什么宝镜，将吾一照，吾即人事不知。顷之忽苏。睁目视去，汪洋一派，涌起波澜。吾思万星台前后左右皆属山也，水泉之地从何而来？细细视之，东海耳。因思东海系吾故址，不知父母近来身体尚康强否？于是飞身直入海中。龟相迓入龙宫，去见吾父。父携吾手，哭啼不止。入见龙母，亦然。”三服曰：“尔见尔妻乎？”弃海曰：“何尝未见？非吾心坚定，几被师尊妙法看破肝胆矣。尔又如何？”三服曰：“吾昏曠后，恍如白日青天。暗计：吾躬自炼道以还，春去夏来，秋尽科至，几经寒暑，从示涉水登山，今日暂且息肩，一为游览，于是悠悠荡荡，任足所之。来到一处，似平日所住居者，周详审视，乃当年称王石穴。吾在门前偷觑，不知其内又谁为首。视之未久，内出野鬼数十，见吾而惊曰：‘尔同头鬼王耶？’吾曰：‘是矣。’野鬼遂各哭诉，自王离子此地，伊等无依，个个求吾再为之主。吾以大道为务，未曾应允。野鬼愈集愈夥，欲拥吾入。吾抛却野鬼，抽身即走，忽然而苏。苏来，还跪在讲道台下。此必仙师试吾等道心坚与不坚也。”二人言谈至此，同声叹曰：“入得道门把道修，止言大道不难求。谁知此理深而奥，幻境坑中不易投。”言毕，将头摆了几下，仍然跌坐，凝神静气，以炼内功。

轮到次日，三緘又登讲道台，传翠华、翠盖入台听道。二翠至，三緘持镜一照，昏倒在地，魂出泥丸。见得是地有山高耸，翠华谓翠盖曰：“此山好似北凤。”翠盖曰：“北凤山系吾等炼道所在，今既来此，不如登临一望。”登华曰：“可。

”二人于是拍肩而升，细观此山，洞门高列，非北凤，乃碧玉也。翠华曰：“吾等以为北凤，不料又临碧玉。想吾姊妹在此峰头，常逞威风，群妖拱服。因椒、蜻二子刁弄起衅，两相争斗，才得三緘仙师收为门徒。今日归来，虽洞府依然，而黄叶已满，不禁有今昔之感矣。”言此，二人泫然者三。

正嗟叹间，小妖数十辈忽游洞外。见二翠道家装束，骤未能辨，大声吼曰：“尔是何方妖物，敢来此地窥吾仙姑洞府？”二翠曰：“尔仙姑何名？”小妖曰：“翠华、翠盖是也。”翠华曰：“今向何往？”小妖曰：“出洞投师学道去矣。”翠盖曰：“尔仙姑既然出洞炼道，为何洞府不与扫洁，使彼白云封锁，黄叶迷离耶？”小妖曰：“自仙姑去后，谁敢入此洞中。”翠华曰：“尔等上前来，视吾为谁。”群妖近前细视，视已而喜曰：“不知二位仙姑已回洞府。”于是拜了几拜，将洞扫洁，请二翠入。忙在别洞整治肴馔，抬在此洞以奉之。二翠坐在席间，群妖劝饮殷勤，无异当年在洞光景。酒逾三盏，群妖笑曰：“仙姑既归，吾辈有主，不畏他妖侵害矣。”二翠曰：“吾等虽归，不过暂一游玩，其实不能久住耳。”小妖闻得不能久住，齐齐坠泪，情若难舍。

席将终矣，洞外忽来二位仙子，道冠道服，面如白玉，似欲入洞者然。小妖上前阻曰：“吾洞内有仙姑在此，尔二道士休得入之。”道士曰：“尔洞仙姑，莫非翠华、翠盖尔？”小妖曰：“尔何知？”道士曰：“吾与尔仙姑原系兄道妹耳。”小妖曰：“尔师何人？与吾仙姑称为兄妹。”道士曰：“吾师非他，乃三緘仙官也。”小妖曰：“尔是三緘弟子，而今炼道何所？”道士曰：“吾师群弟子皆在万星台，独将吾二人安置幻境洞中。今日闲游，见此山岭清气蟠结，袖中默会，知二翠道妹在此，故来一晤，以问吾师近日传道若何？”

二翠闻言，确有可凭，遂请相见。行礼已毕，二翠复命小妖重整筵席，以款道士。小姐得命，将筵席办妥。四人共饮。

二道曰：“道妹常常亲近师尊，大道谅已得矣。”二翠曰：“大道之得，惟二兄先之。但不知二兄系何道号？”二道曰：“道妹欲聆贱号，听听吾言。”

## 第一百二十七回 幻境中许多变化 幽室内最见心性

二道曰：“吾二人投三緘仙师最早，仙师赐以道号，一曰固精，一曰藏精。”言犹未已，二翠曰：“谅是二道兄精于大道，师故以美号赠之者。”二道曰：“道妹过誉。谁中道妹，以坤柔之体面道炼仙天，真巾帼丈夫，女中郡子，愧煞男儿多矣。”二翠曰：“丈夫君子，惟二道兄可以当之。以此加诸女流，殊不合耳。”谈谈论论，不觉酒兴愈浓。二精携瓶以劝二翠，二翠大有酒意，忘乎男女不亲授受，亦携瓶以劝二精。二精渐侵以戏言，狂态欲飞。二翠心猿稍放，心亦任其相戏而不禁。

二精见得二翠情景如斯，恐其有心贪恋红尘，因以手探二翠之怀，二翠脑中几不自持。翠华猛然思及：碧玉山相争战后，得师传道，煞费心苦。兼之由碧玉而转北凤，自北凤而集万星台，曲折纾徐，琢磨已甚。看看大道将得，而以一淫字坠落乎？思至此处，心神安妥，振奋其志，恍如梦中初醒。目极翠盖，尚与二精眉目送情。翠华吼曰：“妹妹，尔欲弃大道而坠沉渊耶？”翠盖倏然惊觉，急将心神安稳，与翠华同声言曰：“二道兄今日之酒醉乎？”二精曰：“未也。”二翠曰：“尔究竟道学何人？”二精曰：“三緘。”二翠曰：“酒未曾醉，道学三緘，如何假作狂且而戏处子？”二精曰：“道兄道妹，背了

师尊，聊出戏言，有何碍处？”二翠曰：“戏言固非所论，吾察尔心意，实有以视吾姊妹如败柳贱花。以吾思之，尔必非吾师弟子。否则，应同集于万星台，何独寄尔于幻境洞内？既寄尔于幻境洞，吾师应常念之口角，俾吾辈闻之。况吾师所教诸徒，无论人部妖部，皆以炼道为事，从未有见女色而戏谑者。小妖与吾逐出洞去！”小妖闻说，遂吼之出。二精如未闻也，稳坐不动。二翠拂然入内，二精亦离筵席，随后而来，戏笑风情，难于力止。二翠无奈，转出内洞，向外放逃。二精急赶上前，各抱一人，而侵以秽语。二翠为二精所抱，不能脱身，以头触之，触在讲道台之座下而醒。三緘笑谓之曰：“风流几把道行丢，稳着心儿色相收。倘若尔徒鱼水乐，千年修炼一时休。”言毕，命归蓬庐，再加练习。

次日，三緘登座，暗思：及门诸子，以平时而论，其心似皆坚稳。至入幻境而确然弗变者，不知能有几何？幸得三服、弃海、翠华、翠盖男女四人，已算能成，不必为彼虑矣。今日无事、且提二班女弟试之。盖前则先阳而后阴，今则先阴而后阳也。遂传桃英、棠英二女弟子立于台下，举镜一照，二英魂离躯壳，自觉身腾空际，悠悠忽忽，不知至于何年。及俯首下视，及北海关也。桃英惊曰：“万星台相隔北海关，其遥不啻万里，何能一刻即到此耶？此必师尊以幻境试吾也。吾姊妹可扭转风车，仍归万星台，习吾大道。”殊将风车扭转，已见万星台矣，又被狂风一拂，不由自主，复吹至北海关外，徐徐坠下。二英共相惊讶，不知何为。

正猜疑问，忽来二位男子，儒冠儒服，俊秀非常。见得二英，近而询曰：“佳人何来？”二英曰：“不意至此耳。”二儒曰：“尔莫非桃、棠二英乎？”二英曰：“然。”二儒曰：“如是，尔我真有缘矣。”二英曰：“何缘之有？”二儒曰：

“前三日吾等遇一道长，言今日午刻，有二仙子为狂风吹起，坠于此间，与尔二人有夫妇缘，不可错过。吾闻其说，当问老道为谁。老道曰：‘吾乃紫霞真人。因三緘弟子班中，惟此二花妖尚有红尘大福。尔等收回家去，结为夫妇。俟至巍科取得，自使彼为夫人一品，以享荣华。老道之言，尔宜谨记。’吾得老道指点，故候于此。不料仙言无诳，竟与二美相地。此皆月老注定，无有差移也。望二仙子思之。”二英曰：“是何言也？吾姊妹炼道多年，原欲求名列仙班，以脱植身躯壳。尔为读书士子，应体圣贤明德新民之旨、诚意正心之学。而乃见美色而即贪，焉能入道深深，以期上进？君不见伊古以来，黄卷名流、青登学士累困场屋而终身落魄者，皆为欢娱片刻，误却了事业一生。况淫恶滔天，每多绝嗣惨报。妾言可作龟鉴，尔其朝夕诵读焉。”读书士子，可将此数语常常思之。二儒曰：“踰墙钻穴，皆属邪行。吾等不敢为，亦不忍为也。若尔二美，与吾二人结有夙缘，且又指点上仙，焉可错过？”

二英见得好言劝诫，不能破其淫心，暗地商曰：“忠言逆耳，药石成仇。即再口吐莲花，谅亦无益。吾姊妹不若驱风而返，以免彼念切求凰，属意吾辈也。”言罢，驾动风车。刚起数丈余高，又为狂风扭转，与二儒所立，相隔不过数武。二儒曰：“尔姊妹若与吾等无姻缘分，去则竟去矣。风车起而又坠，可见月老所定，难以转移。”遂走上前，各拥一英而行。二英步履艰难，二儒呼唤一声使者，车儿已至。二儒于是将二英扶上，望前进发。二英思逃，怎奈妖法不灵，难于脱身。不久之间，大第在望，红窗粉壁，彩色可人。二儒忙忙将二英车儿拥到门首。只见第内张灯挂彩，笙箫鼓乐，入耳悠扬。刚到中堂，内出女眷数人，扶二英下车。二儒楚楚衣冠，与之交拜成礼，二英傲而不拜。后堂又出十余女眷，或牵或扯，强彼拜完花烛。

拜已扶入，分为东西两室。二英不相见面，商议无从。待至烛炳兰房，新郎入室，二英心内慌乱，不知若何脱此牢笼。

却说桃英见得新郎宽衣欲卧，暗暗移步，向外便走。谁知新郎眼快，早被扯着。桃英气极，击之以掌。新郎倒地，大呼救命。内室女眷齐出，问明来历，交相骂曰：“不受抬举的丫头，可吊在西廊，重加鞭扑。”甫将桃英吊定，东廊内亦大声呼曰：“新人持刃以弑新郎矣。”女眷闻呼拥去，亦将棠英捆束，同吊西廊柱上。一粗暴老姬手举皮鞭，着力笞之。笞后，二三女眷又劝之曰：“二新郎满腹诗书，人品俊秀，与尔为配，甚不辱尔，尔何执拗不从？”二英泣曰：“吾姊妹修炼辛苦，愿望大道能成，名列仙班。若尘世之富贵荣华，非所愿也。冀尔家老少女男大发慈仁，将吾释却。倘得仙班忝列，恩铭肺腑，必有以报焉。”老姬怒目曰：“尔与吾和良缘缔自前生，故天送尔来兹，以与吾儿合卺。尔及不顺天意，反有谋夫之心。吾且将尔二人幽禁空室。如其回心则已，若仍傲性，活活把尔笞毙，尸抛荒野，看尔其奈谁何？”老姬言罢，命人解之。二英遍体疼痛，欲生不能，欲死不得。方将索儿解下，已倒卧地上。老姬顾谓女眷曰：“尔等可扶入空室，为吾幽禁。”

女眷得命，撩衣挽袖，顷刻扶入室内，将门紧闭而出。二英极目，室如黑漆一般，其中空空，渺无一物。自觉身痛如刺，只得相偎相傍，席地坐之。想到受辱如斯，齐放悲声而泣曰：“炼道原求道习成，列位仙子想华荣。色身示人皆自误，幽室如牢甚痛心。”泣已，暗将原功运用，幸而腹不甚馁。

坐至第三日，耳听室外笑声嗤嗤。转瞬间，门已启矣。二英睨视，有二三女娘，容貌如仙，真入室中，持灯相照。内一女娘曰：“可惜二枝出色名花，坠于泥窖。婢子可移木座来。”复呼一小鬟高燃红炬，插于壁上。迨至木座安好，女娘笑容

可换，扶二英坐。坐已，中一女娘曰：“男愿为有室，男若无室，则独阳不长。女愿为有家，女若无家，则孤阻不生。自古至今，阴阳相配，始人有伦。尔何如其傲，不思福享尘世，区区痴求仙子？”曾见当世有谁成仙乎？不若听吾相劝，抛去求仙之念，易为夫妇之欢，以免暗室幽囚，受此苦恼也。吾言若是，尔其细思。”

## 第一百二十八回 坠孽海悲道空修 望儿孙是心甚切

二英闻得美女一番言词，心想不从，长禁幽室之中，弗见天日。如其从也，可惜数百载纯从植物修成人形，又负三緘师尊多年训诲。绝妙想法。左思右计，进退两难。久之，桃英曰：“承尔好言苦劝，从与不从，尔其暂退片时，待吾姊妹商议停妥，自回尔话。”女娘退。桃英问棠英曰：“不从彼配，则幽禁难出，尔意如何？”棠英曰：“吾志不可夺也。宁肯死于幽禁，不愿弃道而下贱于人。即入黄泉去见阎摩，亦有颜面。”主脑拿定。桃英曰：“尔意如是，吾心亦然。”乃同声而呼女娘曰：“吾姊妹主意已定，尔快来些，吾与尔言。”女娘至，二英曰：“尔休饶舌、吾头可断，吾志不可夺焉。”女娘色变，转告老姬。老姬怒甚，来到幽室，疾声骂曰：“贱婢子，胡得自高身价？吾儿系读书种子，青云有志，不久即作贵人。何者配尔不过，尔乃傲性如此？家婢与吾拉出，待吾治以蛮法。”群婢得命，拉出室外。老姬手执利刃，细细割之。二英痛楚难当，三魂已出泥丸，不省人事。痛极而醒，举目仰望，三緘仙师尚在座中。笑向二英言曰：“不意花妖成形，有此烈气。”遂提为右班之首。命归庐内，同心习道。

又过数日，三緘暗恩：二班男徒，吾尚未试，不知心性何若。因提混元道人、转心道人来至台前，以镜照之，二道昏迷，

倒在而卧。混元魂出台外，行行止止，到了一个村庄。绿野青畴，桑麻在望。信步行去，其间山重水复，豁目爽心。右转左旋，遥见一第。门外碧桃数百树，花开如火，香气逼人。混元曰：“桃花原不生香，何是桃而香生若是？岂非桃而似桃者耶？”缓缓游至树下，见得花色鲜红，蛱蝶游蜂，枝头飞舞。混元尽情玩赏，不觉已近第外。犬吠嗷嗷，俄而朱门启处，内出一叟，白眉古峭，倚门而望曰：“何人在兹，惊吾犬吠？”混元曰：“吾乃学道之士，信步闲游，不意至翁府门，惊庞吠而并惊老丈也。”老叟曰：“吾平生亦好习道，奈未德同人而参考之。君既为习道也者，不妨请入茅舍，以谈道妙焉。”混元诺，遂随入户。由阶升堂，整整衣冠，拜谒老叟。拜已，丫结献茗。茗罢，筵设西轩。混元来到轩中，但见栏杆外面，奇花万种，轩间字画以及古器玩好，真如海楼蜃市，美不胜收。及入席间，肴饌纷呈，名多不识。老叟携瓶劝饮，备极殷勤。

饮至日落西山，始命家仆撤席，亲点银釭，送混元道人入室安宿。混元入室后，老叟略谈几句，拱手而别。丫结将茗献于案上，曰：“道士如渴欲饮，瓶内乃新烹也。”言罢亦去。混元一人在室，举目斜观，地下尽皆金银。心窍讶曰：“此老何富如是？”刚欲入榻，耳闻室外妖声言曰：“适才阿翁言吾家来一道士，能知道妙，意欲将妾配彼，以受家财，不如其人有此福分否？”混元隔窗偷视，见一女子手执莲炬，容颜极美，金莲移动，俨若花含宿雨，柳卷微风。混元暗想：天下竟有姑娘而貌美如是者，且彼家财若此其富，兼配此女，真所谓享受不尽矣。是夜在榻，久不成眠，顺想横思，都在女子财帛之上。

次早，老叟出堂，复呼丫结整治筵席，以款道士。酒逾三盏，老叟曰：“吾家富甲一郡，所缺者继起无人。不知老拙生平丧德何若，报遭绝嗣？幸而中年得一女儿，今已十六春光，

尚未许配。每遇卜者卜之，俱言吾女命大，宜配道士。访之已久，无奈道士临门。昨日道士闲游，羡慕碧桃，寻花至此，此正天作之事也。老拙今日重整筵席，愿以吾女充尔下阵，不识尔心以为何若？”混元喜甚，假以言词谢之曰：“不可，不可。小子心心念念，在于炼道，原不欲坠入尘世，为妻儿缠扰焉。”老叟曰：“子误矣。子以为无妻无子，乃可成仙，独不闻许真人举室同升乎？况上天牛郎织女尚有鹊桥之渡，仙姬亦有下嫁之辰哉？”混元不复言，即于筵前认老叟为岳丈。老叟为之择吉，夫妇成礼，极其偕和。

未儿而老叟已亡，混元得其家财，心满意足，无复他想。其妻谓之曰：“尔坐享此富，不思另有以高出人乎？”混元曰：“吾为富家翁，谁不尊仰？别似无有高乎人者？”妻曰：“妾见世之有志男儿，擢巍科，膺显爵，堂上呼而堂下诺，荣华莫及，妻亦同享封诰，不更高于乡里乎？”混元曰：“吾未读过诗书，胸黑如漆，巍科显爵，何由得之？”妻曰：“能舍财帛，以为图谋，是为草莽忠臣，皇上亦有奖赏以官之者。”混元曰：“既然如此，吾去调停。”遂带白镪数千，竟入都下。现居宰辅赵能光原与混元道人有瓜葛之谊，混元访实，入衙相会。言及求官一事，宰辅一力应承。混元欣然，当将财帛交付。宰辅密为干辩，未逾一月，即受山阳令。刻日起程，夫妇同车，后拥前呼，好不徼幸。

到任六载，又尽人事，加升郡守。刚赴郡守之任，妻忽染疾而亡。兼之郡中逆贼滋扰，上以郡守教导不严，锁押回都，发锦衣卫考问。混元言词不合，加以殛刑，一痛而苏。三緘笑曰：“富贵场中不久居，不惟官去又亡妻。此情本是虚花事，说与今人莫乱疑。”言毕，将混远道人逐出台外。混元悔曰：“自坠孽海，枉吾历年修炼工夫。”叹息数声，大哭而去。

又说转心道人为玉镜一照，神魂飘荡，已至家乡。乡有吕老，见面询曰：“尔陈茂老先生耶？”转心曰：“然。”吕老曰：“闻尔以从师学道矣，为何今日复返箠间？”转心曰：“炼道之余无事，又转乡村，会会故人也。”吕老曰：“尔当年所谋吴姓阴宅，现今欲售，犹愿之乎？”转心曰：“吾已离家炼道，以成仙为望。家务一切，久抛之荒山外矣。”吕老笑曰：“吾且询尔，仙人有子孙乎？”转心曰：“何尝无之？”吕老曰：“因为成仙一念，子孙即不顾乎？”转心曰：“儿孙自有儿孙富耳。”吕老曰：“儿孙之富，半由祖宗积德，半归祖冢发祥。吾闻仙人中所最重者孝行，以尔言思之，仙人亦不尽皆孝矣。”转心曰：“谁是孝字有亏而可为仙者？”吕老曰：“即尔之所为是也。”转心曰：“吾之不孝安在？”吕老曰：“尔父尔母合厝之地，原不大佳，尔熟葬经，即要从师学道，宜卜一吉穴，以安亲灵。尔胡以出家不认家之言来对故人也？设或异日风穿水灌，混污亲骸，泉下有知，能不怨同乎？吾之责尔以不幸者此耳。”转心曰：“卜吉地以厝父母，心非不愿，特恐见斥于仙师。”吕老曰：“为厝父母而受责斥，尔师恐亦非仙矣。”转心道人为吕老一席言语，心已摇动，乃谓之曰：“吴姓之地果欲售乎？”吕老曰：“吾岂诳尔者？”转心曰：“如是，吾即请翁为我周旋此事。”吕老曰：“尔各归村，与尔儿孙相会。待自明日，吾去吴姓家下，为尔说合。”言毕别去。

转心道人归得家来，瞥见儿孙不堪穷度，心甚怜恤。其子见父，悲喜交集，拜跪在地，哭不成声。哭已言曰：“自父去后，儿等勤俭持家。不料人口日多，事弗如意。至于今日，衣食莫保。有训者常对儿言曰：‘尔父精于地理，当年所求吴姓之地，胡不谋而厝之？尔之祖墓再不迁改，不惟财帛不生，恐

尔子孙亦必绝灭。’人言若此，儿尚未信。殊知近年父之孩孙果丧四五。儿等着急，欲移祖墓，又奈家无财帛。父今归里，见尔孙子如斯景况，祈速设一妙法，以救燃眉。”一番哀戚之词，说得转心泪下如雨，因而慰曰：“儿辈毋忧，吾托吕翁去谋吴姓地矣。”

## 第一百二十九回 仁厚村重逢蔡女 云溪镇又见故巢

次日早起，转心急至吕老处，谆谆相托，务必将地谋得，安厝乃父乃母，以俾子孙发达。殊知吕老致意吴姓，往反数次，其事不谐。转心暗与子商曰：“是地可发巨万，今而不得，外地难求矣。不若阴谋秘计以图之。”此念便坠落了。其子曰：“如何？”转心曰：“吾卜吉日，将尔祖骸取出，贮于瓦缶，乘夜厝之，有胡不可？”其子曰：“以素无冢之地而忽然有冢，彼岂不究其来历耶？”转心曰：“凿穴而厝，不露形迹，彼乌知之？”其子曰：“厝则厝矣，毫无凭据，何敢拜扫？”转心曰：“窖碑于内，年月倒题。如拜扫时吴姓阻滞，必禀邑宰。邑宰问其凭据，则具结开墓。宰见碑记，必断归尔等，不亦丝毫不费，而美地即得乎？”奸诈如此，安望为仙？其子曰：“此计甚妙，速行毋迟。”转心道人即卜吉日，取骸偷厝，事事周备，果无人知。

时至禁烟佳节，转心道人与子若孙前去拜扫。吴姓见之，詈以无故冒认祖冢。闹了数日，禀之邑宰。邑宰亲勘，问有何凭。转心与子愿具甘结，开而视之。吴姓不知其中诡譎，亦愿开视。邑宰于是命役掘土。掘约三尺，内碑已现。视其所镌年号，已百余载矣。遂将此地断与转心道人。吴姓抱冤难伸，任之而已。转心喜甚，重新垒冢，而以石碣立于墓外。事刚停妥，

其子忽染重疾，服药不效。将要死时，指转心道人而泣曰：“神鬼恨尔巧于图谋，即得佳城，不惟不发尔富，且将绝尔孙子。”言罢而没。转心见此情景，不觉痛哭失声。一梦苏来，尚在讲道台下。三緘愁容而视之曰：“为求吉地道心抛，巧计谋来未必高。堪叹数年勤教诲，而今一试枉徒劳。言已，复大声曰：“学道不道，上天不要。赶出万星，随尔所造。”转心道人亦如混元，大哭而去。

狐疑、狐惑见二人下山之惨，忙跪台下，为彼哀求。三緘曰：“前心不改，如何容之？”狐惑曰：“师须念彼追随有年，当中暂留万星，再为教训。”三緘不允，暗举玉镜，向二狐照之。二狐昏倒，自觉出了万星山，大风扬尘，竟将身儿吹至天半。或左或右，或上或下，不能自主。约有一刻，摇摇欲坠。久之坠地，举目一视，大第在尔，楼台亭阁，排列其间。狐惑曰：“是必观也。吾兄弟可同入内，歇息片刻。”狐疑曰：“如此甚好。”重门刚入，狐疑曰：“是第模样依稀，似曾住过者。”狐惑曰：“我亦作是想耳。”狐疑曰：“从师云游，无地不到。所历观刹以及村落，难以枚举。恐是当年曾住之区，亦未可料。试入内面高之。”言已，由左转入，乃花卉一园。时正秋中，桂香飘拂。二狐遍游园内，尽情玩赏。

游至园右，忽见侧门开处，一及笄女子身着淡红衣服，美艳无比，轻移莲步，竟入园中。见得二狐，频频瞩目。良久，妖声询曰：“尔狐郎耶？”二狐惊曰：“女娘为谁？何能识兄弟？”女娘曰：“郎君何竟忘却？吾家蔡姓，父为侍郎。前数年间，狐郎弟兄暗与妾身结为夫妇。自从那夜来一道士，施下法术，将郎收去。妾心如割，日日悲啼。盼望至今，终是雁断天边影。何期今日相会花园，快快同入兰房，以续旧好。”二狐曰：“吾兄弟自投三緘师尊，日以习道为事，一切障眼之物，

毫非所贪。女娘速归，休复以痴情迷我。”女娘曰：“妾系郎君昔日所配，非同强认尔兄弟。即不居此，亦宜念昔日恩爱，同入妾室，相谈数语，妾始甘心。”所言至斯，泪落如豆。咽喉耿耿，话已难言。狐疑曰：“女娘自便，吾弟兄不是当年酷好淫佚。此时只争一刻火候，已有飞升之望。尚将从前过失悔不胜悔，敢再失足坠入孽海乎？”一误何容再误。女娘见得不允所说，轻轻度到身旁，两手牵着二狐之衣，百般献媚。二狐此际心几欲动，幸道根坚固，特心诳之曰：“女娘不必紧牵吾衣，可先入兰房，将酒宴排齐，吾兄弟自来同尔一乐。”女娘闻言撒手，遂去排宴，以款二狐。

谁知二狐诳脱女娘，疾向园门逞步而出。恰被侍郎所见，吼令侍从拿下。一时家仆如狼似虎，汹涌而至。或持绳索，或执刀斧，当将二狐捆束，抬到厅中。侍郎坐于几上，怒目詈曰：“何方野道，入吾园内，所为何情？”二狐曰：“吾弟兄被狂风飘卷，坠落于此。其入大人园内者，误认府第为观刹也。望大人恩施格外，释弟兄归去，德载不忘。”侍郎吼曰：“吾平生所恶者，即是尔等游手好闲，假道惑众之流。左右与吾吊在西廊，皮鞭三百。”左右如命，刚欲举鞭相击，倏然外面报有客至。侍郎顾谓家仆曰：“吾出外迎客，不暇击兹野道。尔等在此好好看守，待客去后，再来鞭之。”言毕而出。家仆辈遂将廊门紧闭，坐地看守。二狐无可为计，欲试移步换形之法，以脱此难，孰知累试无效，反觉遍体被索紧勒，难禁痛楚，因而不住呻吟。

久之，家仆散去，廊东门帘响外，来一小丫结以到廊内探取盥器者，闻得呻吟惨切，近而视曰：“尔狐姑爷耶？”二狐举目望之，乃蔡女房使女翠兰也。忙哀乞曰：“小姑姑快将吾弟兄释下。”丫结曰：“吾不敢释尔。尔且忍耐。待吾入内禀

之姑妨。”去不移时，出谓二狐曰：“姑娘有言，尔如仍修旧好，自有妙策救尔。其如不许，尔兄弟命必丧于兹。”二狐诳曰：“事到如今，尚有何说。速放吾下，愿配尔姑娘焉。”丫结闻说，又复入内，良久乃出，曰：“姑娘恐尔诳彼，得解释后，乘风而逃。”二狐连声曰：“不能不能。”丫结曰：“如是，姑娘已稟老夫人，夫人稟于侍郎，侍郎喜，即在本府成就良缘。俟客去时，便来释尔。”言已，竟入内面。

二狐愈吊愈疼，呻吟之声，直达府外。挨到久阳西坠，人声嘈杂，廊门已开。仆俾数十人立于两旁，侍郎正中坐定，欣然而询二狐曰：“闻尔兄弟暗配吾女已十多年，但出于私，非属正道。今吾作主，愿将妞妞配尔兄弟，何如？”二狐曰：“前者系吾不知，任意糊混。今习大道，何敢再入卑污？伏冀垂岭，念吾修炼之苦。”侍郎曰：“吾以一女而配汝兄弟，是羞于自荐也。尔反推却，吾之颜面何存？左右前来，与吾速速鞭死，抛诸枯井，以了两次被彼受辱之报焉。”仆人诺，持鞭近前，将欲击矣，私谓二狐曰：“尔等何蠢？如其意顺大人，非但可免鞭抽，亦且享福无穷，何者不美？”二狐曰：“宁死于鞭，誓不坠此孽海。”仆人曰：“尔既不受抬举，休怪吾之不仁。”遂举皮鞭，力抽数十。二狐痛极而醒，尚在讲道台前。三缄喜曰：“不蹈前车爱道深，宁从一死不从生。野狐情性能如此，愧煞而今世上人。”赞已，仍命二狐归庐习道。

恰值凤女来讲道台，欲询明堂关元何以相通之说。三缄持镜照去，倏被狂风一拂，竟将身躯吹起，不偏不倚，坠于云溪镇前。凤女暗想：云溪镇历铁马溪不远，久未见此故巢，不免去在溪头，望望风景。及到是溪，只见水浪滔滔，水光滟滟，长天一色，入目爽心。望未逾时，忽然水面出一丫结，立于波间。凤女视之，乃当年在宫伏侍之爱奴也。方欲抽身，以免缠

扰，殊意爱奴早已瞥见，即于波上呼曰：“虾姑何往？令婢子多年未见，眼泪久已流干。”凤女曰：“吾去从师习道，何暇归里与尔辈相晤乎？”爱奴曰：“姑娘即不恋及婢子，独不念虾宫父母耶？”凤女曰：“非不念之，奈道未习成，不敢归宁耳。”爱奴曰：“姑娘可暂回宫去，以慰虾公虾母朝日悬望之心。”凤女曰：“尔归代为禀告，言吾习道将成。如得飞升，何患不能团聚？”

言方到此，虾母亦冲波而来。凤女只得下溪与母相见。虾母遂命车驾接凤女回宫。凤女不敢违，随母上车。刚到宫门，虾公一出，接着凤女，同入宫中。

## 第一百三回 二光并试分道法 双蜂同往悟前因

虾公虾母将凤女接入宫中，骨肉团圆，悲喜交集。所谈论者，无非分离已后之事。语尚未竟，内侍婢女已宴设内庭。父母儿女，并坐同饮。虾公曰：“前命吾女在铁马溪，供酒庭前，可喜人血新鲜，饮之颇壮精力。自女习道后，吾与尔母无血为饮，日就衰颓。久欲吾女言旋，仍以供酒为职，不意今日女儿忽归。可与婢女侍从复到铁马溪内，取人血以为二老饮焉。”凤女曰：“曩者儿未习道时，满腔杀机，因之枉毙之命，以供二老。今而随师步履，时聆训诲，觉得前此所作虽属教念，然逆了上帝好生之德，久久必遭天遣。儿劝父母宜以仁心在抱，毋徒以人命为戏，而供一饮之资。”虾公闻言不合，乃怒目曰：“吾闻大道之中，孝为第一。尔欲成道，而命悖父母，是不孝也。不孝乌得飞升乎？”凤女曰：“父母另有驱使，几愿服劳，而于毙人取血供亲，儿非不愿从，实不忍从。观此，几从父母乱命孝，实以增父母之罪戾也，乌得为孝？望父母恕儿违命之罪。”虾公曰：“尔即不任此役，父亦不强。此役而外，谅无他说。”凤女曰：“赴汤蹈火，亦不惜之。”虾公曰：“既然如此，甚喜父心。儿自远道归来，已劳顿矣，可与尔母入室安寝，明日为父别有以遣儿焉。”

次日，宫外鼓乐齐鸣，铺毡结彩。刚到午刻，虾公入内，

谓凤女曰：“儿年及笄，理应有空。兹有东海连将军次与儿同庚，龟相为冰上人，已约今宵来宫入赘。儿可装束停妥，以待乘龙。”凤女闻言大惊失色，曰：“前日习道时，儿已禀过父母，自兹永不下嫁。父母何心一见儿归，即以非分之事相逼？此命誓死不从。”虾公怒曰：“彼也逆吾命，此也逆吾命。尔系吾女，吾尚管之不下，待何人乎？吾实告尔，如从父命则罢，倘仍执拗，决不容尔。”虾母在旁见父女闹攘不堪，乃劝凤女曰：“女大宜配，自古皆然。况习道成仙，亦有妇人。吾儿何必傲父之命？”凤女大哭，曰：“欲儿从配，可断儿首。”虾公闻说，怒如雷发，手提碗粗木棍，向凤女劈头击之。凤女自觉头颅劈之为两，双手抱定，痛极而苏。三緘笑曰：“虽死不从命，道念颇坚深。仍归蓬庐里，以待大功成。”凤女拜谢师言，进向蓬庐而去。

三緘暗自叹曰：物类修成，念甚坚稳。波混云辈系人道所修，一游幻境之中，而不能立定脚跟者，何也？吾于明日且将人道妖道合而相试，看又如何？

次日晨起，三緘登台，先传紫光，次传金光道姑，再次传椒、蜻二子。四人至，三緘暗举玉镜，向彼照之。但见紫光倒而复起，起而复倒者再。不逾片刻，两手抱着头儿，内远元功。刚及三周，其心清爽。三緘曰：“玉镜神光妙，斯人不可迷。应知坚道念，不日入云泥。”言毕，喜曰：“尔道成矣。可入蓬庐候之。”紫光拜了几拜。倘佯竟去。

金光道姑自被玉镜所照，昏昏沉沉，不知如何出了万星台。意欲驾动妖风，仍归山里。岂知风车初驾，忽然空际陡起狂风，将身吹在半天。久之，徐徐欲坠。金光用力挣起，殊愈挣愈坠，愈坠愈下，竟坠于地焉。极目视之，其地非他，乃当年所住之葫芦井也。心里暗计：才在进道台，胡转眼间即归故址？于是

向井而入，门道依然。环顾其中，毫无一物。金光睹此情景，不胜感伤。

住约一饭时辰，仍复度出，坐于井侧。倏被当方所见，近而拜舞，曰：“道姑何日归来？”金光曰：“适才归耳。”当方曰：“小神前蒙护庇，愧未补报，因于道姑去后，常守此井，恐有他妖窃据。幸而无妖来此，道姑故址，尚然如昔。今日道姑既归，小神将故址交不，其肩可息矣。”金光曰：“吾今以大道为念，万星山内从师学习，结有蓬庐，是地不愿再住，今日之来，出其不意也。自此以往，尔毋株守在兹。愿居者居，吾不尔咎。”当方曰：“道姑既有是言，小神不复虑及矣。”言毕别去。

金光在此，甚属无聊，意欲四方游行，奈何妖风驱之不动，只得稳坐于是，看又如何。坐至半日，忽听风声响亮，风熄后。凭空坠下一团黑气，辄转化为男子，直向金光揖而言之，不知所言何事。

且说椒、蜻二子被玉镜一照，昏倒在地。顷之神清气爽，极目相视，已非万星台。第见怪石嵯峨，恰似碧玉所在。椒花子曰：“吾等自离碧玉，已廿余年矣。今忽来此，不妨四处游玩一时。”蜻飞子曰：“可。”二人于是穿林度径，附葛扳萝，曲折纡徐，游到石磐之下。椒花子见己故址，遂携蜻飞子同上。石磐目极，椒树犹存，而当年进出所经，已为尘埃封锁。因不禁有感而言曰：“想吾兄弟乃一小小蜂儿，修炼成精，不知前生所造何罪？今幸三缄师传不弃异类，收入门墙。看看将道修成，脱却蜂躯，成其仙品。是前因虽贱，而后果不贱矣。何幸如之？”蜻飞子曰：“尔言固是。但须坚定志向，不可失落。否则，改头换面，恐难望矣。此心此念，吾弟兄宜常抱之。”志向不坚，凡事皆难，不独习道。椒花子曰：“者是自然。”

言言语语，不觉时已至午。蜻飞子曰：“长在此地嗟叹，徒托空言。不如仍回万星台，以习吾道。”椒花子曰：“中是，事不宜缓。恐在外久住，见责于师”。当即驾动同车，望万星台而去。

前言黑气所化之男子，见金光道姑，近前而揖。揖已，言曰：“何处仙子，此地遨游？小子拜叩来迟，望祈恕罪。”金光曰：“妾乃三緘仙官门弟，习道于万星台，不意闲游到斯，何须拜礼？”男子聆其言善，复又一揖，傍着金光坐下，嬉笑而言曰：“素闻仙姑貌美，尚未深信。今日相晤，洵不虚矣。又闻天上仙子亦有下嫁凡夫，小子年幼无知，未识果有此事否？”金光曰：“妾乃习道人儿，厌说红尘之话。尔宜速退，毋在是地纠缠。”男子曰：“凡夫得近仙子，生平大幸。且近仙子之体，香薜袭人。尔即以法诛吾，吾亦不怨。”金光怒曰：“蠢材！以吾为烟花贱质耶？不然，何以不入耳之言来相赠答也？”男子曰：“尔既非炫玉求售，乌得独坐此地，以色身示人？况吾系美男，尔为美女，二美相配，有何不可乎？”且笑且言，施以两手，拍金光之肩。

金光道姑心神几不自主。倏想前日混元等辈逐出万星惨情，忙忙静气凝神，立起身来，怒目吼曰：“尔以非礼触吾，真正不知死活。如其速去，吾不尔罪。若再逗留，法力一施，必碎尔身为万段。”男子也不回言，笑将金光抱着，愈抱愈紧。金光力争，不能脱身。男子曰：“尔我成为夫妇，不惟无辱于尔，亦无愧于吾。女貌郎才，终日欢乐兰房，何者不美？”金光曰：“尔言真耶？”男子曰：“不是真心，安与尔躲亲狎如此？”金光曰：“果尔，尔且松下手来。”男子曰：“待吾松手，尔好逃乎？”金光曰：“吾誓不逃也。”男子曰：“尔之不逃者，欲施法力以诛吾耶？”金光曰：“吾无法力，安能诛

尔？”男子曰：“吾且将你松下，尔即逃耶，吾能逐尔。尔以法力诛吾耶，吾亦不惧。”

男子言此，两手一松。金光道姑暗在腰间取出双凤宝剑，向男子劈首砍下。男子卖过头颅，忙在身边取出虎首金锤，与金光道姑大战平地。一来一往，胜负不分。麤战多时，金光见彼杀法利害，虚刺两剑，腾空竟去。男子口中念念有词，亦腾空直去。金光不敢接战，风车催动，急向万星台而来。男子抄向前头端，由台之东边截出，又与金光相对，厮杀半空。但见男子愈杀愈有精神，金光道姑渐渐难敌。男子喜曰：“吾擒尔回洞，作一夫人。”

金光此时力竭势穷，手足皆软。心正着急，旁边又起妖风一股。金光暗忖：如再得助纣为虐之辈，吾身休矣。乃至相近，风车内跳出二人，大声吼曰：“何处妖精，敢逞战斗，俾风声大作，骇及居民。”金光视之，乃椒、蜻二子也。忙忙呼曰：“道兄救吾。”二子向前细视，曰：“尔金光道妹耶！与尔力战者谁也？”金光曰：“不知何如，既侮妹身，妹故与之力战。奈战彼不过，险为所擒。二道兄将何以救妹？”二子曰：“道妹暂迟，待吾战之。”

## 第一百三十一回 空灵洞并陷凤春 金丹河同沉老道

金光退，二子各持利刃，上前吼曰：“何处妖精，敢在此间戏吾道妹？”男子曰：“吾非山妖水怪，乃赤衣童子也。见得道姑美貌，意欲擒回空灵洞，成其夫妇。如许则罢，倘违吾意，吾必将尔二人而并诛之。”二子闻言大怒，遂与战。赤衣挞伐骁勇、椒、蜻二子几乎接应不暇。

正在酣斗，忽西北角上风声响亮，竟抵二子之前。风车中跳出二位女娘，谓赤衣童子曰：“蜂妖双敌于尔，吾姊妹恐尔有失，特来助之。”赤衣童子曰：“尔辈(情)姑意姑乎？”二女答曰：“然。”赤衣童子曰：“如此，吾不畏及蜂妖矣。”五人于是战在一团。

情、意二姑杀法更胜，战未片刻，已将二子截成两路。情姑力战椒花子，意姑力战蜻飞子。赤衣童子无有接战之人，瞥见金光立于前面，急将风车驾动，上前擒之。金光道姑见来势凶勇，让过了猛虎下山之势，然后转身接战。赤衣童子笑曰：“尔前恃尔道兄以战吾身。今有情、意二姑与彼分战，已不知败去何所？吾实谕尔，好好与吾成就夫妇，同入空灵洞府，享受清闲焉。”金光骂曰：“山妖蠢才，尔不自量出身何等，妄想仙姑作配。吾无他说，惟与尔战死方休。”赤衣童子曰：“美人何须性急。夫妇为人大伦，以吾匹配尔躬，又何辱尔？”

”金光不复话，举剑直刺。赤衣童子且战且言曰：“尔乃娇女弱质，堪怜玉手纤纤，如何战得过男子。”金光闻言气极，剑法已乱。赤衣童子正待欲擒，只见金光面赤如桃，气喘不息，风车一展，望西而逃。

又说三緘在讲道台提及凤春、紫花娘，举镜一照，二人哑然仆地，自觉神魂出了万星山，乘风飘荡，摇摇不定，倏东倏西，转眼间，风车迅速，竟从西角而下。正遇金光慌慌唐唐。见凤春、紫花娘并立云头，大声呼曰：“二道妹，快来救我！”凤春曰：“尔为谁？呼救何事？”金光曰：“吾乃金光道姑，为赤衣童子追逐甚急。望其救援，同回万星台，习乃大道。”凤春曰：“若然，尔且站过一旁，彼如来时，有吾姊妹接战。”金光得此帮助，其心始安。

赤衣童子追至此地，不见金光，又见二位道姑挡着去路，因吼之曰：“何处女妖，敢阻吾路。”凤春曰：“尔欲何往？”赤衣曰：“金光道姑与吾有夫妇缘，正欲擒之，尔何将彼隐藏，而阻吾去路也？”凤春曰：“金光道姑乃仙宫门徒，弃绝红尘久矣，尔敢以戏侮之语来辱仙姑乎？”赤衣曰：“尔言若此，大约善战。请上前来，吾并擒回，以为鼎足之乐。”紫花娘大怒，持剑相刺。赤衣力战二女，毫无畏惧。

战约数合，掉头便走。二女追逐十余里，未知何往，渺不见形。折转身来，携着金光手儿，刚向南行，后面忽然风声大震，喊杀不绝。回首视之，云内三人持叉品立。三女于是各战一人。赤衣童子曰：“今日吾三人与尔三美决一死战，吾战不过，愿死尔手。尔战不过，擒回洞去，以与吾等成为夫妇焉。”凤春曰：“尔姑娘不杀无名之辈，后来二子是何人哉？”一白袍书生笑而言曰：“吾乃白巾童子。”一黑衣书生亦笑而言曰：“吾乃玄冥童子，皆与尔辈有夫妇之缘也。”三女闻说，各持

宝器，各战一人。

战了一昼一宵，三女力不能支，乘风欲遁。三童子忙在怀内取出捆仙绳索，抛于空际，当将三妇束定。三童子拍掌大喜曰：“吾三人各得一美，夙愿可成矣。”欣欣然将此三女擒回空灵洞，强彼成亲。三女不从，童子各吊一人，力鞭数百，三女遍体已无完肤。鞭罢，赤衣曰：“且将三美幽禁后洞，若仍执拗，明日又吊拷之。”遂命数大汉子一一解下，推入洞后，关锁而去。其洞昏黑如漆，不时闷气逼人。金光道姑暗谓凤春曰：“从则弃道，不从则必死。尔与紫花道妹心愿如何？”紫花娘曰：“今日吾在蓬庐，师传吾出，与凤春妹妹立于台下。不知何故，飘飘荡荡，天外闲游。此必仙师以幻镜相试也。宁可一死，决不可从。”的是解人。金光曰：“妹言甚是。”

凤春尚欲有话，三童子已在洞外呼曰：“三位美人可从吾否？如其从也，吾等各配一妇，以为百年偕老。否则，必将烈火焚尔身躯。”凤春誓曰：“愿死烈焰之中，污辱吾辈之言，休再出口。”赤衣童子谓彼二童子曰：“贱婢不受抬举，可即放火入洞以焚之。”言此，只见洞外火光亮处，烈焰腾腾。金光曰：“吾等性命休于此矣。”凤春曰：“吾姊妹死得清白，此心此念，上天可对，仙师亦可对也，有何惧哉？”真金那怕火来炼。言犹未已，火近身边，围绕延续，不堪痛处。

正无可为计，倏然火内一声大震，三道姑惊而视之，非空灵洞，乃讲道台耳。三缄曰：“不贪尘世妇和夫，愿死留真世罕无。烈火炼成金玉器，何难举步到蓬壶？”赞毕，仍命归庐。

恰遇西山道人傍台而过，三缄照以玉镜。西山坐于台下，不言不语，早已魂魄飘忽，空际游行。俯视下方，山水清奇，林木茂密，好似当日长寿村庄一般。触景情生，胸怀故址，遂将风车扭定，斜斜而坠，止落村北石涯之下。举目四望，故址

依然。西山暗想：自离是洞，从师习道，久未归之。今日到斯，且下洞一视。即时缩身入洞，竟至洞底。内一女子，居中坐定，旁立二丫结，左右分行。丫结见得西山，向前询曰：“道长何来？来兹何事？”西山曰：“吾乃西山”二字，堆下笑颜曰：“吾家姑娘道号怀春，常对吾言，与西山道人有姻缘之分。因而不辞千里，前来寻觅。及入洞府，未识道士何之。询及佳偶耳。”西山曰：“尔告贱婢，吾心愿成大道，久绝尘缘。从此不复归来，是洞任彼居住。切毋此兴妖作怪，以害村人。”

怀春闻之，急至西山身旁，牵着衣而娇声言曰：“妾候夫君，已历四载，今日相晤，应如妾愿，何忍抛妾而去乎？”西山曰：“吾何时与尔结得此缘？”怀春曰：“自有仙神指点，妾始疾情如是。不然，天下之丈夫多矣，何独属意于君？”西山道人见其言词娓娓，几为所惑。回想道不易造，如其坠入孽海，此张兽皮何能脱之？艳情中奈有此想。于是硬着心肠，厉声言曰：“贱婢子，一切糊言，吾不耐听。尔其自讨方便，速速远避焉。”怀春曰：“尔不从耶？”西山曰：“不从，尔又怎样？”怀春曰：“妾自有制尔之法。”遂命丫结持索在手，来束西山。西山怒发如雷，将袖一拂，当把丫结掀倒，飞出洞外。怀春手提画戟，随后追出，与之大战半空。西山道人只言女儿弱质，能有几许本领？谁知怀春不舍，逾追逾远。

追至西北角上，又有两男两女，正在酣战。西山奔至，二男遂前。极目视之，乃椒、蜻二子也。二子见得西山，喜而言曰：“西山道兄，快来助吾。”西山曰：“吾阵尚无人助，安能助尔？”二子曰：“尔与何人厮杀？”西山曰：“怀春道姑强吾成配，吾不应允，因而彼此相争。”二子曰：“尔胜乎，败乎？”西山曰：“吾胜数阵，被彼追逐至此。”二子曰：“尔既得胜，彼何敢追？”西山曰：“吾被怀春杀得昏昏浊浊，

也不知吾胜彼，彼胜吾。敢问道兄又与何人争战？”二子曰：“缘金光道姑被赤衣童子追逐，恰遇吾等云游天半。目极金光大败，心甚不服，上前接战。战未片时，空中倏来二女，一名情姑，一名意姑，并不问及来由，反与吾二人争战不已。吾二人势已难支，故见道兄，求助一二，不料尔一败将也。将如之何？”

正言谈间，只见三位女娘笑声嗤嗤，交相拜舞。窥其动静，似同师习道者然。拜舞以还，品立云中，向在人而告之曰：“尔三人能顺吾姊妹，结为夫妇，则万事皆罢。如不允焉，法器抛时，恐无活命。”西山曰：“欲吾顺尔，休存此想。尔有法器，尽管抛之。”三女娘怒，各在怀内取出乱丝一束，抛在空际。霎时天昏地黑，日月无光。三人呆呆而视，未审是何法宝，如此利害。无何，狂风大作，乱丝蓬蓬落下，将身束捆，动作不得。但见三位女子向地而指再三，地下复起旋风一股，竟把三人吹去，不知落于何方。

## 第一百三十二回 到石穴前非痛悔 游玉女故辙仍循

西山道人与椒、蜻二人被风吹起，簸扬半空，转转旋旋，欲坠不坠。椒花子笑曰：“今日之风，好比世人代人谋事，不与完结，将托谋者挂于岸畔，上不能上，下不能下焉。”此比不差，恰是今时通弊。蜻飞子曰：“吾等为风簸弄，愁闷不堪，尔还有心谈及世事。”椒花子曰：“人遇患难，不将心儿宽着，又如之何哉？”凡遇患难者，常以此为法。西山曰：“闲言休讲。尔我皆山精所成，如风熄时，落在山间犹可，倘落于水，安望生还？”椒花子曰：“吾观三位女子皆属山妖，此风系彼使之，何得坠于水内？”蜻飞子曰：“尔言固是，然前面汪洋在望，非河即海。探此风势，似乎欲坠，可奈何？”椒花子曰：“风势既欲下坠，吾等善能驱风，谅不至坠于银河。”言尚未竟，其风愈大，直将三人向上而吹，若与天近。三人闭目，任其所之。椒花子曰：“吾等今日岂是升天之日乎？”西山曰：“风不下坠，升天上尚所待；如其下坠，一入于海，升天可以片时。”蜻飞子曰：“海涛声吼，胡在耳边？”西山曰：“吾等被风狂舞，目闭已久，未知此际身在何处，且睁目视之。”二子曰：“可。”及至视时，历水不过尺许。三人骇甚，急力驱起妖风。无奈妖风不灵，竟坠水面。幸而水性如土，未能沉入。然见此波翻浪涌，寸步不敢行。

正望救间，上流一舟打浆而至。三人连声呼曰：“舟人救我！舟人救我！”舟尾一苍然老叟(手)持橈缓推，似有所闻，昂首四顾。椒花子复招以手曰：“吾等在此。”老叟见而询曰：“尔欲登舟乎？”三人曰：“然。”老叟不慌不忙，将舟推至。刚欲登矣，耳闻舱内有女娘声曰：“舟子且慢，欲上吾舟者，吾有言问之。”老叟停橈，向三人言曰：“吾舟内姑娘闻尔辈要登此舟，有言相询。”西山曰：“问彼有何言语，快快询之。如再迟延，人命关天地。倘将吾等淹毙，恐尔王法难逃。”老叟笑曰：“尔见吾舟姑娘，自知王法。”不一时，舱内度出三女，妖声询曰：“何人欲登吾舟？”西山道人私谓椒花子曰：“此吾等之对头也，如何彼又在兹？”椒花子曰：“身陷水面，生死攸关。且低着头儿暂为哀求，如许上舟，再作计较。”西山尚未回言，三女娘曰：“尔辈欲上此舟，须允吾婚姻方准。”西山曰：“吾等习道，四害久绝。婚姻一事，绝不能从。”女娘曰：“尔如不从，霎时必死于水。”西山曰：“尔言如是，是河若此其阔，岂别无舟楫乎？”女娘曰：“此河名为金丹，只有吾舟，方能推移。别舟到此，必沉水内，为水族所噬。况未过午刻，水性如土，不能淹人。午刻过时，即轻如鸿毛，亦必沉之。尔如愿生，则从吾言。否则，吾舟去矣。”椒花子曰：“事当从权，不如暂允其说。”西山曰：“如此亦可。”计议已定，同声应曰：“愿从尔说，祈速渡吾。”女娘欣然，即命老翁推舟以流三人。刚登舟上，三女娘各携一人，拥入船舱而去。

三緘自将玉镜照及紫花娘等六人，凤春三女业已苏转。又呼善成、紫玉来至台下，以镜照之。二人昏绝，魂游台外。倏被狂风一卷，卷至海西地方。紫玉思到出身之区，竟投山后。惟善成暗计：“才在讲道台，如何片时又至此地。此必吾师之

障目法也。及细视之，实系当年出身旧穴。于是将身一扭，化及本相，直入海子。刚到穴外，忽为守穴小妖所见，忙报入内。内面群妖趋出，跪而迎曰：“不知鳌王今日回宫，接驾来迟，望其恕罪。”善成极目，果是前日所驱使者。久未相见，不免动了一番怜悯之心。群妖迎入，诉及别后情景，戚相悲泣。泣已，即排酒宴，与善成饮。俄而穴外四妖扭一人至，善成问曰：“此人何来？”群妖曰：“鳌王归来不易，小妖等无好供奉，因在村中捕捉一人，以充肴饌耳。”善成睹此，适然惊曰：“吾前者肆行无忌，酷丧人命，以快己口。而今从师习道，必抱仁慈。每念当日所为，不胜痛悔。即至细至微之物，久不忍伤，况属人乎？物类尚有仁心，今人稍得权势，即视人命如草芥者，何也？尔等与吾好送归原地。”群妖曰：“鳌王以吾辈所供之不恭乎？”善成曰：“非也。凡物皆天地所生，尔伤其生，即有拂乎天地，天地又安能容尔而不丧其生？尔等自今宜以人命为重，不可擅伤一人。各存人心，上天必爱，自能转世，不坠物类焉。”群妖曰：“如鳌王言，世之好丧水族者多矣，何天不加厌恶乎？”善成曰：“天欲诛人，必有所待。非若人之爱，即加诸膝，恶，即坠诸渊也。”者等人世上甚多。群妖喜曰：“王言金玉，婢等体之不忘。他日鳌王如得仙升，还须提携一二。”善成曰：“者是自然。”群妖闻言，欣喜不尽，忙将村人解释，送归原地。

无何宴罢，善成别了群妖，欲回万星台。驾上海云，迳由金丹河而去。正行之际，遥见一舟来自上流，气时现乎清浊。善成异，遂隐于水面以亮之。是时，西山道人与椒、蜻二子正被怀春、情、意三女拥入舱中，媚献百般，总求兰房之乐。椒、蜻二子谓西山道人曰：“尔意如何？”西山曰：“吾等修炼多年，敢贪片刻欢娱，自坠孽海？”世之士子因贪片刻欢娱，潦

倒半生者，正复不少，何一物之不如也？情、意二姑曰：“尔不应允，何必在吾舟耶？”怀春曰：“二姊妹毋庸与语，是乃无情男子也，可并弃之。”但见怀春噀口一嘘，复将三人吹至河心而坠。刚坠水面，善成惊曰：“此吾道兄也。”速化一大鳌，负三人于背上，竟抵河岸。三人上岸后，善成隐去前身。方欲究询来由，倏忽不见，不知三人已苏转矣。三緘笑曰：“习道心坚色不迷，飞升玉府可深期。急归庐内勤修炼，指日成真脱旧皮。”三人拜罢师言，各归旧所。善成在岸不见了西山三人，以为他游，亦不在意。回想自与紫玉道妹同出万星台，未知而今彼向何往，兹欲归矣，不免到海子后山寻之。遂驾风车，直投山后。

且言紫玉与善成分手，来到故址，见得紫棠花树憔悴欲死，暗暗感伤。正抚着树儿思念前事，山巅之上陡起狂风，吹下黑气一团，竟到紫棠树前，将紫玉搂去。紫玉声声喊救，已为善成听得，寻声追之，追至山巅，瞥见三四汉子，雄伟可怕。善成强壮其胆，吼谓之曰：“凡属妖部修成，当存一片仁慈，以期改头换面。胡得悖上天好生之意，敢在此地攫人而食乎？”三四汉子曰：“吾等所夺，非民间女子，乃紫棠花妖。以妖夺妖，何关尔事？”善成曰：“紫棠与吾现投三緘仙官，学习大道。尔速释彼则已，不然，吾禀吾师，立焚尔辈巢穴。”汉子曰：“既投仙官学道，宜有定所，为甚遍游不毛？是必假以习道为名，而怀春有愿者。吾等夺回山内，与吾大哥作一夫人，有何辱彼？”善成聆言怒极，手执龙头铁塔，向汉子打来。汉子手执虎首钢叉，两相格斗。无如善成之力虽大，奈汉子人众，四面夹攻，片时之间，已为所束，与同紫玉，幽禁一穴焉。汉子曰：“尔二人如结了夫妇，吾方释尔。否则，幽禁在此，休想得出也。”言罢寂然。

又说蛛龙、蛛虎，三缄呼至台前，照以玉镜。二人自觉出了万星台，荡荡飘飘，时而上至云端，时而下临海岛，不由自主，东倒西歪。忽见一山高耸面前，蛛龙曰：“前山高耸，恰似玉女。此系吾等出身之地，不如归去，看看巢穴若何？”蛛虎曰：“可。”兄弟于是将风车按下，坠于山麓。曲折而上，已至洞门，只见旧坝依然，前日听令诸妖，或倚洞而眠，或闲游洞外。突见蛛龙兄弟，欣相谓曰：“吾家妖王归矣。”遂迎入洞。蛛龙谓之曰：“尔等在兹，可受他妖欺压否？”群妖泣曰：“玉女山右自妖王去后，不知何地来一蜂妖，霸居此山，极其暴虐。虽小妖等，亦听驱使，稍有不到，即加鞭扑。”言犹未尽，蛛虎怒曰：“蜂妖胆敢如是！”即持杀人利刃，要去诛之。蛛龙曰：“弟性何急？尔我弟兄如今习道从师，不比当年，还须忍耐。”蛛虎曰：“弟性素躁，恨不一口及此蜂妖。”蛛龙曰：“适在讲道台听讲大道，今又倏忽来到玉女，恐师以幻镜试吾兄弟也。尔何复蹈故辙乎？”蛛虎曰：“明明是玉女山，何言师试？”蛛龙再三幼止，蛛虎隐忍于心。俟蛛龙炼功时，统领群妖，暗至山右洞前，与蜂妖大战。奈妖杀法胜于蛛虎，蛛虎自量战彼不过，忙呼妖卒，将阴罗布下。蜂妖欲擒蛛虎，不知阴罗利害，竟罹于其上。蛛虎赶上前去，一口吸之。弟不如兄。吸已，而谓小妖曰：“吾久未食妖物，不堪愁闷。兹得蜂妖入口，爽快之至。尔等于山前山后常常探着，如有妖至，速报吾知。切忌漏泄风声，恐吾大兄知而见责。”小妖曰：“吾等自知，不必妖王嘱咐。”兄弟在洞，居住不题。

善成、紫玉为四大汉子幽禁已久，一日，紫玉谓善成曰：“不知四大汉子他是何妖，将吾二人幽禁在此。”善成笑曰：“此正尔我之奇缘也。”紫玉曰：“如何？”善成曰：“吾在万星台见得道妹貌容，久有配尔之意。今承山妖幽禁，正好结

配鸳鸯。未识道妹心中以为可否？”

## 第一百三十三回 遇熊鹿邀去野马 呼达诀迷归狄山

紫玉答曰：“道兄胡出此言？未必忘却师训，反此大道，而甘坠沉渊乎？”善成曰：“人生斯世，男女之欲，谁不有之？况习道一事，实属渺冥。安知习至终身，果能成得仙否？尔我在此，不知各遂所欲之为愈也。”言之戏谑，不堪入耳。紫玉曰：“不意道兄乃假于习道之辈，淫心尚未死也。假于习道，何异今世之假善人？然妹以紫棠微物，得天地灵气、日月精华而成，又幸仙师传以大道。欲吾(无)从兄之命，万万不能。”善成曰：“妹果不从乎？”紫玉曰：“习道之心已坚，永无反道悖师之理。”习道人当以此二语终身诵之。善成曰：“尔既不以道兄为念，吾亦不以道妹为情。”当即扭定紫玉，将拳毒打。紫玉急不能脱，恐为所辱，以头触石，拼将一死。不料头触石上，痛极而醒。斜视台左，善成尚未苏起焉。三缄曰：“能将大道炼深深，不恋邪淫意念真。植物尚能思脱化，可归蓬户待飞升。”赞已，命归旧所。

善成被幽在洞，哑然独坐，勤习元功。一时对紫玉曰：“吾与尔在此洞内，正好苦用工夫，自有出期，毋庸忧虑也。”紫玉曰：“他且不论，妹问道兄，未从师时，何无妻妾？”善成曰：“兄在海中，称为鳌王。一海之鲤蚌蛟虾，无不畏服。如要妖妻美妾，可以随选而随得之。其无妻妾者，以兄之所恋，

原不在此耳。”紫玉笑曰：“趁此四妖将尔我幽禁在洞，成为夫妇可乎？”善成惊曰：“道妹癫耶？不然，何以习道之人而有此淫念也？”紫玉曰：“春心之怀，妹已久矣。所恨者师常讲论大道，此心稍灭。今在是地，只吾与汝，暗为结配，谅无人知。俟出洞时，又来习道未晚。”善成曰：“道妹何言无人知也？尔我对影，已成二人。兼之下地上天，监察森严，不啻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焉可瞒哉？”此即君子三畏，杨公四知之意也。紫玉曰：“兄真不从耶？”善成曰：“断乎不可。”紫玉于是立起身来，突向善成怀中扑去。善成立身一闪，为小石绊着，倒地而苏。三缄曰：“女悦男兮男不悦，坚真一片心头诀。海中此物世间稀，自使仙名标帝阙。”善成拜领师言，退归庐内。因思师以紫玉试吾，必以吾试紫玉也。问之果然，乃相与吐舌而言曰：“师道甚妙，试人于不及知。如不立定脚跟，一试即坠落矣。”诚哉是言！二人之言不必细述。

且说野马、乐道，三缄呼至讲道台，以镜照之，乐道昂然不动，野马席地而坐。复以玉镜向乐道挥去，依然清醒不迷。三缄曰：“尔根深矣，尔道得矣。速归蓬庐。”野马闷着片时，举目视之，已在野马山下。暗想：师才呼吾讲道，如何即到此地耶？既到此地，且归视吾洞住有何妖？刚至洞前，正直熊、鹿二妖王洞中品坐，洞外跪有男女三人。野马曰：“二妖又以人血为酒矣。待吾呼之，看彼还念前情否？”计定，遂在洞外呼曰：“二位妖王快活死矣。”熊、鹿二妖见是野马，即便趋出，迎入洞中。鹿妖曰：“自兄一去，久切怀思。不意今日归来，吾心慰甚，快请入席，同饮鲜酒。”野马曰：“吾今习道，不愿饮此。尔等各请自便。”熊、鹿曰：“习道者，无非补其气血也。以人血补之，有胡不可？”野马曰：“习道之人心抱仁慈，安忍丧人性命？”熊、鹿曰：“但饮此次，二次又以仁

慈为念焉。”野马被熊、鹿苦劝，似乎首肯。小妖遂将男女掐破咽喉，抬于三妖手中。三妖欣然，各捧一人，埋首而吸。吸已，各抚其腹曰：“爽快，爽快！惜乎不可多得。”无何宴罢，野马辞行。熊、鹿曰：“马兄此去，归来又在何时？”野马曰：“吾自从师习道，原欲修成仙品，飞升大罗。今日之归，实出不意。自此以后，不复返焉。”熊、鹿曰：“人为万物灵，高物类多矣，尚不能成，况吾与尔皆属兽类？成个人体，其心已足，几见有登仙品者。”野马沉吟良久，曰：“既承妖王劝止，吾仍归洞，不入万星台矣。”二妖曰：“如是，尔我拜为弟兄，生死相顾。”野马大笑，二妖又设宴相待。饮至金乌西坠，各回洞府安宿不题。

蛛龙在洞久之，已晓蛛食了蜂妖，面斥数言。蛛虎怒目曰：“兄毋管吾，吾自此不回万星台矣。习道之事，愿付诸流水焉。”蛛龙大怒，指蛛虎而痛骂之。蛛虎忿然，手提铁棒，向蛛龙劈头击下。蛛龙头分为两，痛极而苏。三缄曰：“弟兄同乳不同心，玉镜之中泾渭分。独有一龙能变化，待逢雨沛自飞腾。”蛛龙得师之赞，仍入庐中。

蛛虎道心未坚，贪食妖物，师言不知置于何所。他日，小妖入报：山左一黄衣女子，常坐石台理发。见小妖等，辄夸大口曰：“尔家妖王食吾同类不少，尔归寄语。吾于数日后，要来取伊首级，以复同类之仇。”蛛虎闻言，怒发如雷，曰：“有此妖物，何不早报吾知？”遂命数十小妖，导至山左石台之下。翘首望去，黄衣女子发已理毕，手持宝镜，照伊容颜。小妖吼曰：“石上女子听着，尔欲复仇，吾家妖王来杀尔矣。”女子曰：“嘱尔妖王等待片刻，吾将容颜整好，即来会之。”果不一时，女子飞下石台，手持金剑，怒气勃勃，向蛛虎而言曰：“食吾同类者，即尔也耶？”蛛虎曰：“然。”女子曰：

“还吾同类，与尔罢休。如其不然，吾必碎尔犬骨。”蛛虎曰：“吾自食尔同类，迄今数月，无有妖物入口，心殊欠然。闻尔在此石台夸下海口，特来吞尔，以资一饱焉。”女子曰：“饕餮之辈，临死尚不知悟，真令人贱煞。”蛛虎不复语，手举铁棒，直击女子。女子将身一闪，执剑相迎。一往一来，不分上下。蛛虎暗计：不料妖女亦有如此杀法，且布阴罗以擒之。于是假败下风，向山右逃去。女子笑曰：“知尔所恃者，阴罗也。尔欲败去，以阴罗擒吾。他妖或畏尔阴罗，吾则不畏。”言已，持剑力追蛛虎。追至山右林木深处，蛛虎早命妖卒将阴罗遍布，以待女妖。女子不慌不忙，取出整容宝镜，向阴罗一照。镜中生火，火光四射，霎时烟迷山外，已把阴罗毁尽。小妖等无处藏躲，烧毙甚众。蛛虎见势难敌，驾起妖风，思欲他逃。岂知火焰随身，逾烧逾近。蛛虎无奈，躲如荆棘。女子又持宝镜对照蛛虎所藏之地，荆棘齐燃。蛛虎知不能逃，坐以待毙。不逾一刻，火燃身边，骇极苏来，尚闻讲道声。举目望之，乃万星台也。蛛虎此时愧悔不及，惟有俯首听师责斥而已。三缄将道讲后，向蛛虎而责之曰：“转眼存心大不同，师言全背罪何容？道根若要求坚稳，宜向平时苦用功。”斥毕，逐出台外。

三缄窃思：物类道根尚多坚定，迷镜而下坠者，至此仅蛛虎焉。胡人类中如转心、混元一试验即变也？人不如物。吾且呼豁达、善决兄妹试之，看彼道心又是何苦？移时呼至，为镜光一射，双双倒地。魂离躯壳，自觉出了万星台。极目其间，但见绿野青畴，山重水复。兄妹自通山到此，路径不稔，呆立于是。忽见台外有车一乘，旁立一男子，似有所候而未至者。豁达询曰：“此车何人所坐？”男子曰：“吾奉通山狄王命，接伊儿女归山。来至万星台，又不识伊之女儿居于何所，吾故在此等候，看有出入此台者，又不识伊之女儿居于何所，吾故在

此等候，看有出入此台者，以便通信焉。”豁达曰：“狄王接彼儿女何为？”男子曰：“狄母思(欠)伊儿女，目已泣瞽。狄王病卧在榻，位无所传尔。”豁达曰：“尔系何日起程？”男子曰：“昨日。”豁达曰：“尔王诳矣。通山历此，途程约计半载，焉能朝发夕至？”男子曰：“狄王思(欠)伊儿女甚切，不知去在何处，借风车一驾，虽迢迢万里，顷刻可至焉。”豁达曰：“如是，尔有缘矣。吾姊妹即狄王之子女也。”男子喜甚：“果尔，快上风车，以免狄王悬望。”豁达姊妹亦念切父母，遂上车中坐定。男子抓着车尾，向上一送，直入半空，只听风声浓浓，其行甚速。

约有半日，已到通山。男子曰：“止，到此已是狄王门龙外矣。”风车止下，姊妹出车。狄王左右侍臣齐来迎接。姊妹入见了狄王狄母，抱头大哭。哭已，狄王问及习道之事。豁达姊妹一一言之。狄王曰：“尔姐妹一去十余载，音信渺无。今日重逢，亦是大喜。蛮奴等可宰杀牛羊，宴设王宫，以为团圆之贺。”蛮奴领命，当将牛羊宰杀数头，煮熟设宴。豁达姊妹入席陪饮，绝口不食。狄王曰：“吾儿吾女胡不举箸？岂嫌父母筵席有未恭耶？”豁达曰：“吾姊妹从师习道，牛羊之类久绝。不惟不敢食，亦不忍食焉。”狄王曰：“汝不食此，将欲何为？”豁达曰：“儿姊妹承父母养育恩德，毫未报答。意欲修成仙品，俾父母亦同上升，不坠轮回，以稍报劬劳于万一耳。”狄王曰：“父今有病在身，恐不久于人世，狄王之职，吾子任之。自此以还，毋以习道为词也。若吾女，年已及笄，理应适人。为父前日曾许西域夷王冢子，不久将下嫁矣。”豁达、善诀倏闻此说，面面相觑，不知对答何言。

## 第一百三十四回 玉镜中难迷八道 晶光内又试三鲸

豁达哑然良久，乃跪而言曰：“前者父王将姊妹二人拜及仙官门下，望修大道，以成仙品。临行之际，儿女依依不舍，父曾言曰：‘尔等休恋家庭，各宜跳出尘器，成尔正觉。’儿姊妹迫于父命，不得已而追随吾师。至今大道已有得矣，吾父又出此言，岂不废于半途，前功尽弃？依儿所说，父以王位另选是山之贤者传之。待儿再从仙师，将道习成，以好超升九玄七祖。”豁达言毕，善诀亦跪而禀曰：“女子及笄适人，原系古礼。但儿已红尘跳出，适人之说，断不敢从。”狄王闻言大怒，曰：明日吉星照耀，正宜传位，亦好出阁，习道一事，休再言之。”当传出内蛮奴，明日张灯结彩，朝贺新立小狄王。又命寄信西域，嘱夷王遣子亲迎女儿焉。

姊妹二人见父母怒甚，不敢再谏。酒肴饮毕，扶持父母入室，安寝后，始行退出。豁达私谓善诀曰：“父意已决，如何脱逃？”善诀曰：“不知风车可还在否？如其尚在，姊妹暗乘归万星台去，此祸乃可免矣。”豁达点头，遂出寻之。幸而风车尚在穴外。豁达喜甚，忙呼善诀，出穴出乘。殊知风车丝毫不动。善诀曰：“风车飞腾，其中必有妙诀。不知其诀，安能使之飞腾哉？”豁达曰：“此诀必要昨日推车男子，方可知之。妹且等候一时，兄去寻来。”言已下车，遍处寻觅。寻至一小

小土穴，果见推车男子卧于其内，鼾声如雷，豁达近前，将彼推醒。男子曰：“正好酣卧，何人推吾？”豁达曰：“尔试睁视之。”男子视而惊曰：“小狄王也，呼醒蛮奴，有何吩咐。”豁达曰：“尔随吾去，自有所使焉。”男子果然穿衣出穴，直随豁达来至车前。豁达曰：“吾无他命，命尔仍将风车推吾姊妹二人回万星台耳。”男子曰：“此车有一符箓，欲推则粘于车首，始可腾空。若无此符，焉能驱之得动？”豁达曰：“既在老狄王手中，如何得出？”

正民盗符之计，男子倏然惊曰：“穴内灯火交明，老狄王出矣。”转瞬间，只见数十灯火，照如白昼，齐声呼曰：“山后山前蛮奴听着，今有小狄王姊妹乘夜逃走，可分四路以阻之。”呼已，牛角一鸣，响彻满山，人人争先，四处寻捕。豁达姊妹知不能逃，忙应之曰：“吾姊妹在此，尔辈胡张皇若是？狄王闻得姊妹尚在，怒呼入穴，命人罗守，不准远行。姊妹计无所施，惟有悲泣而已。狄王曰：“儿为是山之王，一呼百诺，尊重极矣。女儿为西域夷王之媳，享福不尽，异日王位传尔夫婿，尔身又为王后，更见尊荣。究何不足于心，而悲泣乃尔？”豁达姊妹也不回言，心念中惟祈仙师大施法力，将姊妹救出通山。一夜愁思，难为人告。

天光发晓，合山蛮奴齐集。狄王命豁达登位，蛮奴济济，分班朝贺。朝贺刚毕，西域夷王已遣数百夷奴来接善诀。狄王迎入，命宰牛羊以款之。宴毕时，亲扶善诀上车，蜂拥而去。

三缄见豁达姊妹迷于玉镜，久不醒转，又传冲云阁八道。八道听得师传，忙至台前，两旁侍立。三缄曰：“尔等自冲云阁追随于吾，奔走途程，苦无暇日，不知大道可以得半乎？”八道曰：“承师指点，虽未全得道旨，而扶衰不老之理，颇已知之。”三缄曰：“尔等可谓将成矣。吾有一镜在兹，尔四人

一鉴，鉴后，吾即传以移步换形之道焉。”八道闻言，欣喜不已。三緘先命年长四人，向镜一照，昏昏欲倒，各将元功默运，依旧清醒不迷。复又照之，坦然无事。四道曰：“一镜耳，何利害如此？”于是上前细观，见得镜中现有八字云：“大道已成，道根不昧。”八字而外，并无他物焉。四道回覆三緘，三緘喜曰：“尔四人立在一旁，待彼四道鉴之。”后之四道对镜一视，昏倒在地。”暗思：是镜迷人，非元功莫破。急将元功运用，运至三四匝，尽皆苏转。亦向镜前细细视之，中现四字云：“根深道固”。视已回覆。三緘合赞之曰：“心坚道固可冲云，入道原来器宇新。自此长为天上客，谁云人不作仙真？”赞毕，仍命归庐。

却说善诀自上宝车，为夷奴后拥前呼，推出通山崖口。车中俯视，其崖高有数百丈。善诀遂命狄婢传宣夷奴，在此崖头暂住片时。夷奴闻之，不敢有违，将车驻下。善诀暗想：“如不趁此尽节，时刻再迟，一到西番，难以保真矣。主意已定，移步出车。假意玩水观山，竟到崖弦，翻身跳下。一惊而醒，用目周视，仍在讲道台前。回顾乃兄，尚未苏醒。推之数次，亦如死然。三緘喜曰：“不贪王后享荣华，一片坚心信可嘉。自此道成超七祖，女仙谁说只姑麻？”赞已，命归蓬庐。

豁达在穴，闻报善诀坠崖全真，禀告狄王，要亲临一祭。狄王许，豁达前带蛮奴数人，来至岸头，泣而立曰：“吾妹殒命全真，可对师矣。兄在穴内，如何能脱此身？”正悲泣间，蛮奴惊曰：“善诀公主不愿下嫁，坠崖死了。”恐吾小狄王亦是如斯，吾等何以覆命？”豁害闻此，触动脱身之举，亦坠崖而苏，三緘曰：“狄王之位贵何尊，情愿投崖舍此身。如是坚心曾有几，焉能不做玉楼人？”奖谕一番，命归庐内。

再言野马自与熊、鹿结为兄弟，各居一洞，霸据一方，百

里内之水怪山精，称臣任役者不计其数。野马此际好不微幸，从师学道之念，已不知付于何所。一日在洞独坐，倏然熊、鹿二妖飞奔而逃，曰：“马兄快执器械，助吾一阵。”野马讶曰：“尔与何妖争战，如此仓皇？”熊妖曰：“吾等今日遍山搜取樵子，以供鲜酒。搜至后山，遥听樵斧丁丁，响彻林外。吾兄弟飞奔前去，只说探囊取物，谁知刚近樵子身边，樵子见吾二人，怒目言曰：‘尔何妖物，欲以吾血作酒耶？’吾曰：‘然。’樵子笑曰：‘尔如战我得过，愿为尔食。否则，熊掌鹿脯，吾俱要尝下滋味。’吾等以为：一介樵子，有何法术。遂与之赌曰：‘如吾兄弟战尔不过，脯掌随尔餐之。’樵子曰：‘尔言既出，休生后悔也。’吾曰：‘大丈夫言出必随，何悔之有？’樵子曰：‘如此，待吾结束后，与尔等一试武事。’吾诺，暗乘樵子结束未妥时，一拥上前，将彼围定。樵子不徐不疾，展开身势，持斧一举，其斧愈长愈大，其身愈长愈高。吾等见之，已怀怯意。略斗数合，知不能敌，败逃山北。樵子不舍，随后追逐。若非抽身得快，早为一斧劈破矣。故到此来，祈兄助之。”

野马不信樵子有如此凶恶，遂提铁棒，走至山垭。正遇樵子东张西望，寻找熊、鹿二妖。野马吼曰：“尔属何人，敢来吾山放肆乃尔？”樵子不答，即持手斧，与野马战。战了三四次，野马觉得斧重千觔，难以支持。欲败下来，待熊、鹿接战。岂知掉首回顾，未见二妖。野马无可如何，回身又战。突破樵子一斧打下，犹如山岳压着铁棒，铁棒捉拿不稳，竟坠于地。樵子逞步而至，扭定野马。野马挣持数刻，身不能脱，化出原形。樵子乘机翻身上背，紧紧跨着。野马四蹄奔放，只想抛脱樵子。谁料樵子在背，愈骑愈重，野马不能胜人，遂倒地而卧焉。樵子骂曰：“尔不能耐驼吾耶？待吾诛之，以除此山之害。”

”骂已，持斧劈头一下，野马骇极而醒。三緘斥之曰：“野马生来性不驯，背吾又是一番心。如斯顽梗如斯蠢，大道焉能习得成？”斥罢，逐出万星台。野马扯着师衣而泣曰：“自此习道勤勤，万不敢违背师让。望师恩施一丝，留下弟子，再习数年。如其桀骜如前，任师驱逐。”三緘曰：“不可。前此混元、转心、蛛虎尽皆驱逐矣，何独容尔乎？”野马无词，大哭而去。

三緘思曰：“及门弟子，物类甚多。而水族之中，吾再试之。当将三鲸传至台下。三鲸拜舞毕，跪而禀曰：“师传弟子，有何指示？”三緘曰：“道中之道，尔等可能尽悉乎？”三鲸曰：“承师不鄙水族之微，不辞指点之力，而今稍知一二分矣。还冀循循善透，以入道门，倘获修成，不忘师教。”三緘曰：“尔果不忘师教耶？”三鲸曰：“永不忘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如或忘之，又将何说？”三鲸曰：“随师斥逐，无有异言。”三緘遂举玉镜，向三鲸一照。三鲸呆立，不动亦不言。三緘暗思：三鲸为镜光所迷，应倒于地，何立而不动如此？待吾于镜中窥之。

## 第一百三十五回 人道中分班统试 妖部内共烛同心

三鲸为玉镜所照，自觉身出万星台外。刚为罡风一卷，各将元功默运，吹之不动，仍转台中。三缄尚未向镜视之，三鲸已魂还躯壳。三缄喜曰：“水族能坚习道心，不迷玉镜喜深深。蓬庐再把功夫炼，伫俟成真步玉金。”三鲸闻赞，拜了师承而退。

三缄叹曰：“水族之微，不迷玉镜，真属可喜。今日一将台内人部男女一一呼齐，统同试之，看能及此水族否？”意计已定，遂传知足道人、傲性道人、尽伦、尽性、七窍与女班之雪青子等前至台前，而谓之曰：“尔等从吾遨游，习兹大道，有得无得，自有心知，平时微窥尔等，似乎内有所得，而形诸外然。此特为师皮相，不若由心而去，以验其道之浅深。尔诸女男且试对师各言一二。”知足道人曰：“承师问及，弟子等愿将所得倾心吐之。”三缄曰：“倾心而吐，有未到者，师又从而教之。”知足于是从容言曰：“定而未定渺茫中，静里心里杂或逢。”尽伦曰：“安尚未安安所得？”尽性曰：“虑能自虑虑偏工。”七窍曰：“神疑弗许他人扰。”傲性曰：“气聚还中自己通。”雪青子曰：“灌顶有花开满树，朝元五气亦皆同。”

言已，三缄曰：“闻尔数子之言，道已得矣。吾有一镜在

此，尔等对照，能不迷者，自是一品。”知足曰：“吾师将镜悬来，弟子且对照之，以试道力。”三缄遂开镜匣，取出玉镜。但见晶光闪烁，飘忽不停。三缄曰：“此镜久未涤其尘垢，入目已无光矣。”且言且拂，拂逾片刻，双手捧之。恰似明月一轮，光芒四射。知足暗计：是镜利害非常，恐被所迷，为诸友笑，急将心神安妥，大着胆儿，走至镜前照之。镜内晶光直迷两目，知足自觉心神不能主持，恍惚间似有呼父声。极目视去，则其子也。知是玉镜作怪，置之不顾。刚把身儿扭转，镜内又出一股晶光，竟将乃躯冲出万星台外。飘飘忽忽，耳闻人声嘈杂，如闹市然。视之，秘当年所设之旅舍耳。复又回身，镜中晶光乱射，心神愈难作主。知足无可如何，忙忙默运元功，顿觉安稳。久则元功运足，镜光已无。三缄曰：“尔退。谁又向镜照之？”尽伦弟兄双双上前，早被镜中头股晶光冲倒在地。三缄见二子倒卧，复呼之曰：“谁人又来对照吾镜？”七窍曰：“待弟子照之。”但见镜内晶光向七窍三射三缩，七窍挺立如故，毫不能迷。三缄曰：“七窍立过一旁。傲性道人可照此镜。”傲性对镜一照，起而复跌，跌而又起，圆转弗停。久之，挺立不言亦不动。三缄暗窥多时，知其神色已定，乃呼之曰：“傲性退下。雪青子可对照焉。”雪青子乃贞洁之女，入镜照时，晶光射之，不能迷及本性。”三缄曰：“七窍系仙子一转，对此玉镜，尚费踌躇。独尔雪青对镜自如，可知节孝兼全，已得仙根，不可轻视也。”世有节烈妇女，乃上天所喜之人。凡人见之，宜起敬心，不可以戏谑加之，更不可以欺心加之也。因赞之曰：“坚贞在抱鬼神钦，含蘂茹冰不易轻。仙品已从辛苦得，自然如镜两分明。”赞已，仍命数子各归蓬庐。

七窍退，笑谓傲性曰：“吾见万星台之对镜者多矣，未有奇如道兄者。”傲性曰：“所奇安在？”七窍曰：“凡对此镜，

一倒便倒，一立便立。惟尔倒而复立，立而复倒，殊令人笑不驻声。”傲性曰：“吾用力已尽，乃不为镜所迷。尔以为可哂焉，真不识吾煞费心苦。”七窍曰：“如何？”傲性曰：“初为镜光射及，似乎身到家乡。吾心了然，即便转身，故尔起立。已经数次，吾方元功默运，始隐立而未迷焉。”

七窍曰：“尔虽竭尽乃力，犹未迷却。尽伦兄弟至今尚然倒卧，不知心性可能坚稳否”如不坚稳，恐又如混元诸人之受逐矣。”傲性曰：“二子自从师后，与吾常近。体道心真，即为镜光照如红尘，必不若混元等之违师悖道也。”言谈未已，二子已入庐来。七窍携手询曰：“二道兄如何对镜卧地，许久乃起。”二子笑曰：“吾兄弟道根太浅，故对镜而形此丑态，贻笑方家。”七窍曰：“试为吾言，以见尘世之迷人奚若？”尽伦曰：“吾兄弟对镜，为晶光一射，其身已在万星台外。举目四顾，不知何地。但见桑麻茂密，鸡犬相闻。兄弟讶然，急欲掉身，仍归台内。谁知道左倏来一白发老叟，固请入宅，欲以二女妻吾兄弟。恐未见女色何若，即遣丫结扶二女出，过自堂前。吾于是时睨而视之，绝色也。二女见吾弟兄，嫣然展笑，眉目含情。吾兄弟视寇仇，厉声言曰：‘尔休以色身迷吾也。’老叟见吾怒甚，陪罪不暇。又命家仆捧出黄金数百笏，排于案上，笑而言曰：‘君如肯配吾女，愿以此区区而作妆奁。’吾兄弟置若罔闻，绝不瞩目。移时，肴饌已设，请入席间，酒气逼人，几令喉痒。心里暗计：适才对照玉镜，乃见此等光景，是必仙师所使以试吾心哉。遂避席而逃。老叟詈曰：‘二犬子，不受人尊重耶！吾以二女充尔下陈，以多金作妆奁济尔贫困，何者不美？继而见尔怒目相视，忙陪笑面，设言谢罪。尔试思之，即子之敬父，恐未有如此之诚者。’骂后，便持竹杖击吾兄弟。欲与争斗，又念习道之人，气当和平，亦不计效。老叟

见吾能忍，转怒为喜，将杖停下，仍拉入席，命二女陪饮。二女携瓶酌酒，百般献媚，令人心炫神驰。回想师承，复把心儿扭转。于是默运元功，运至三周，心静无尘，而老叟不见，二女肴馔亦化为乌有。翘首望之，秘在讲道台之西偏，骇然而起。师曰：‘不迷酒色气合财，脱却凡胎并俗胎。习道能除嗔与爱，自成仙子反天台。’七窍曰：“二兄道根深固，不然，二女陪饮时，早将神魂摄去矣。安望仍入庐中习道，不似混元、转心之逐出台外哉？”众道友闻之，无不摇头吐舌。

是日，三緘暗计：人类业已试完，妖部尚多，吾于明早且将男女妖一一呼至，分班浑照，视彼之造修何若，道根何若。坠者是彼自坠，成者亦其自成焉。计定，次早登台，将未入玉镜者一齐呼出，而谓之曰：“尔等既应师命而来，男左女右两旁侍立，听师分咐。”男女闻说，片时鸳班鹭序，左右分行，三緘曰：“尔诸男女道习如何？”群弟子齐声应曰：“承师指点，得与将得，不一而足。”三緘曰：“尔等勤勤苦苦，习兹大道。成者自能随师同赴大罗，不能成者，皆宜自勉，以待异日。”诸男女曰：“弟子之成与不成，俱望吾师提携，不可以不能成者，而弃之弗顾也。”三緘曰：“者是自然。”言谈至此，暗举玉镜，向左右一照。男班传道道人、绣雾道人、云牙道人、金光道人、束心道人、慈祥道人、破迷道人、卫道道人、护道道人、跌而起者再，从此挺立不迷。女班醋枉道姑、衣云道姑、弄月道姑、餐霞道姑、龙女、了尘子、榴真子，刚对玉镜，一倒而起。至化兹道人、学兹道人、习兹道人、抱兹道人，为镜为为仆，竟回梨花岛。为小妖等所见，争迎入洞。四兹回忆：方在台下，转眼又归故址，此幻境也。不顾而返，挺立如初。他如回念、从善、珠莲，均为玉镜迷回故所。三女道根坚稳，见故所而思及前日之非，厌而视之，默运内功，魂仍附体。

下及道烈、火炼、刚克、柔克、剑心等，自对镜昏去，各遇昔日妖侣，几乎恋恋不舍，猛想玉镜所照，亦各运内功而起。

妖道人道俱已历试，惟玉白、石坚二子，三缄未及呼之。二子稟曰：“众道友师俱以玉镜试之，独吾二人师未传呼者，何也？”三缄曰：“师早知尔二人入此道门，真心习炼，故取其道号曰玉白、石坚。玉白者，无瑕之谓；石坚者，坚刚之谓也。即试以玉镜，知不能为晶光所迷。”二子曰：“师待徒众，无分厚薄，弟子亦不敢居坚白之称。敢请吾师，挥以玉镜。”三缄曰：“尔如愿试，亦属无妨。吾将玉镜高悬，尔等自去对照。”二子诺，同到镜前，对面一观，但见其中云雾濛濛，遮却镜光，迷漫不见。东北隅上风声突起，愈吹愈大。不逾片刻，竟将云雾吹去无存。正南又起一线霞光，渐铺渐广。始则红色。丹朱不啻。继则红中生绿，绿中生白，白中生黑，黑生黄，黄生青，五彩相兼，塞满一镜。俄而一声霹雳，霞光熔成一片。其中有楼有榭，有亭有台。更有一阁耸然，高出亭台楼榭之上。阁之四面，尽属霞光掩映。庄严色相，有非言语所能罄者。久之，西风大卷，吹入玉镜，楼阁闪闪，直矗霄汉。二子不解是阁胡为以云霞妆成，美丽如斯，遂向三缄询其所以。

## 第一百三十六回 蓬庐中倏生彪虎 仙府内仰若奇珍

三緘曰：“尔等所见非他，乃绣云仙阁也。”二子曰：“绣云仙阁，何人所建？又属何人所居？”三緘曰：“王母悲大道不明，世之好道而求道者不能分别邪正，故多入旁门，且多入旁门中之旁门。此皆好为人师者矜奇立异，辅以妖法骇人，习道者流因而入是牢笼，以求捷径。不知野方外道，存心不良，每借邪术以惑民，约集成党。久之，不量(良)王法，悖逆圣主。一经势败，诛及九族，惨不可言。古往今来，以邪教而叛逆者，其不诛及九族也几希。吾愿世人毋为野道误焉。王母深忧之，乃旨命道君，遣仙临凡，阐明大道。特建此阁，以待大道修成者，入是阁内享受仙福焉。”二子曰：“天下之道一也，胡以有邪有正耶？”三緘曰：“天下大道，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入端，本无奇邪。圣人教人，不外乎此，此至圣之大道也。即道祖之仙天大道，亦不外是。不过炼气凝神，寡欲清心，以付还本体，又何异儒者正心诚意、定静安虑之功哉？其后分而为邪者，以大道平平，厌而为之，做出一番矫揉造作，较平常之大道为易习，较平常之大道为易灵，故厌平喜新之俦，趋入其中者甚多。说者以为有害于大道，不知大道昭然天壤，原不为邪教所损，是习之者只以自害耳。”二子曰：“吾师自旨领王母，命奉道君，周游四方，阐兹大道：“邪道从此可以绝乎？”三

三緘曰：“邪道不一，恐难于绝也。”二子曰：“吾师步步逢人指点，大道已无混肴。习道女男，谅不入旁迂而从正轨矣，何难绝耶？”三緘曰：“大道此时固尔阐明，所恨者三万六千野鬼业已投生，后世必出三千六百旁门，且由旁门而支分派衍，不知伊于胡底安能绝之？”二子曰：“如是，但愿世之习道者慎而又慎，不入邪道，累及身家子孙也，则幸甚。”阐道苦衷，为数言发出，是为世之习邪教者大声疾呼。三緘曰：“弟子出言，俱愿人好，真不愧道门中人也。”二子曰：“是皆吾师之善教耳。”言毕，拜师而退。

三緘亦退入蓬庐坐定，暗喜诸弟各皆能成，惟转心、混元、野马、蛛虎见物思迁，尚有所待。但是吾道已得，应升仙府，未见王母下诏。今趁闲暇，不免指石成虎，身历虎难，以试诸子视师之轻重如何。主意定时，即向万星台外乱石一指，只见数石摇动，顷刻化成七八彪虎，直入台内，将三緘衔去，三緘大呼救命。诸男女闻呼惊出，见一巨虎把师衔定，旁有数虎随后争夺。于是不顾生死，各执器械，追逐此虎。虎见追逐人众，愈走愈急。诸弟子悲者悲，逐者逐。谁知追逐逼近，虎掉身来，大啸一声，喷起腥风，竟将三緘衔入茂林，不知去向。诸子不舍，前山后岭，处处搜寻，恰如失了宝珍，无地不觅。正在慌乱，忽听有人呼曰：“师在者里。”及奔到呼声处，又毫无踪迹。搜寻已久，急不能得。无何，天色昏黑，雨如倾盆。诸子不顾乃身，仍在山冈扳树梯崖，寻师所在。整整乱了一夜，未有一人独归万星台。

三緘已知诸徒敬师心切，假在山左呻吟数声。诸子闻之，一拥而前。见师卧于大松下，手足俱失，头上鲜血喷流，泣而问曰：“师之手足安在？”三緘曰：“已被毒虎噬去矣。”诸子曰：“师首何以鲜血喷流耶？”三緘曰：“为虎吞入口，

旋又吐出，皮骨皆破，所以血流如注焉。”诸子见此情形，个个含悲，忙将师身抬回庐内放下。三缄曰：“吾教尔等习道，不辞指点之劳。只冀师徒同赴大罗，长享仙福。不知吾有何错，倏然遭此虎噬。兹者吾体已坏，命恐不久。如吾死后，尔等须念平日教诲，将吾安厝毕，仍在此地勤习大道。王母坠下懿旨，升尔等于绣云阁内。”言甫至斯，大叫一声而没。诸子呼天号泣，台之内外，俱为震动。泣已，构材安厝，设位于讲道台上，朝夕祭奠。不忘师恩，可为世法。

延至一月之久，三缄见得诸子尽皆坚定心肠，而且念念在师，心丧可谓诚矣，正欲还其本躯。紫霞真人早知三缄道功已成，宜登绣云仙阁。遂命正心子、复礼子往召三缄。三缄见得师召，即随二子乘云来到洞府。紫霞安慰数语，当请凌虚、碧虚、清虚、云衣诸真人，筹商入阁之举。诸真至，紫霞大设仙宴，领了三缄向诸真而拜曰：“吾弟子脱胎临凡，四方阐道。承诸真保护，至今大道已成，应升绣云，还望诸真联名奏请。”凌虚等曰：“者是自然，不烦兄虑。”三缄于是又向各真人叩首者三。诸真奖谕一番，宴罢归去。紫霞送至洞外，拱手而别。

诸真去后，紫霞谓三缄曰：“师自命尔脱胎尘世，凡遇患难，诸真保护累累。此日功成，皆赖诸真匡扶之力。须于各处洞府一为拜谢，方不负玉汝于成之意焉。”三缄曰：“师言甚是。何时方去耶？”紫霞曰：“尔尚以假死试尔门人，宜速到各真洞府，拜谢以还，仍旧万星台，静候上旨。”三缄曰：“师命是听。但弟子此去，先参那位真人？”紫霞曰：“师命正心子、复礼子前导尔去。先从凌虚、碧虚处，次第参之。”

三缄聆此，拜辞紫霞，遂与二子云车驾动，直向凌虚洞府而来。凌虚知之，爱命童儿呼及门徒，将执事排齐，远远迎接。

门徒得命，各服仙服，各骑仙鹤，竟到十里处，候着三緘。三緘正与二子同坐云车之上，忽听仙乐飞鸣，因询复礼子曰：“是乐音也，胡为乎来哉？”复礼子曰：“此地历凌虚洞府不远，凌虚师叔知尔必至，故先排执事，以迎尔焉。”三緘曰：“吾乃弟子之班，何敢当此？”正心子曰：“新成仙品，无异人世初得功名。凌虚师叔大排队伍以迎尔者，一以待为仙之荣，一以鼓励未成仙子之意耳。”言谈未竟，凌虚门徒遥而望曰：“前有祥云一朵，三緘仙官临矣。”于是各下鹤鞍，候于道旁，拱手而立。三緘见得相迎者其恭如此，忙与二子齐下云车。正心子曰：“何劳众仙远迎，恐将吾辈斩环矣。”众仙同声曰：“适闻贵洞府三緘仙官来拜吾师，师故命吾郊外迎之。恐有不恭，仙官切勿见咎。”三緘曰：“一介凡躯，敢邀仙眷？礼仪不整，众仙还宜海涵。”内有一仙曰：“吾师素爱仙官，夸有阐道才，特命十二童子，将所乘彩鸾一只，请仙官乘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彩鸾系师叔所乘，弟子何敢僭分？”仙子曰：“此属师命，不敢有违。”即呼十二童儿，同将彩鸾扶至三緘之前。三緘视之，高大如鹏，五彩俱备，背负红鞍，所绣花草，恰似生成。三緘再三廉让。众仙齐声曰：“仙官不乘，吾师不喜，是尊之反以触之也。”三緘无奈，只得飞上鸾背。众仙云车并驾，与同十二童子，各乘小鹤，簇拥而行，前玉面笛金箫，一齐吹弄，洋洋盈耳。彩鸾喉下金铃响亮，俨与箫笛事调而鸣。三緘此时好不徽幸。

片刻之际，凌虚洞府已到。洞门外高悬金字大牌，上题“阐道仙官三緘”字样。到了洞府，童儿齐下小鹤，将彩鸾扶定。三緘下得鸾背，凌虚笑容可掬，上前接着，携手入洞。三緘拜舞已罢，即请入席，亲执玉瓶而言曰：“想弟子自领师命，脱胎尘世，历尽无限磋磨，在经锻炼之时，未免难于容受。安知

玉不琢则器不成乎？今将大道阐明，上天所喜。吾等面奏上帝，必然受封诰为上品金仙，永不坠落红尘，也不枉苦修一料。”所言至此，复大笑曰：“吾前意阐道之任，尔肩之而尔能完之。诸弟子尚其以三緘为法焉。”可三緘曰：“弟子即承师命，其道之阐明者，乃吾师指点，与师叔等之匡扶也，弟子有何功哉？”凌虚曰：“尔太谦矣。尔已劳顿极矣。黄梁仙酿，可多饮几觥。”诸弟子见师如是珍重三緘，莫不喜舞欢欣，羨其荣耀。

顷之，黄梁饮毕，三緘辞别，又向碧虚洞府而投。碧虚命人远迎，一如凌虚一般。惟各门人之所乘者尽属麒麟、狮、象，亦有十二童子牵彩狮一匹，请三緘乘之。三緘推辞再三，始上狮背，顷刻而到碧虚洞府。碧虚设筵款待，夸奖不已。筵毕辞去，又到各洞拜谢恩典。各洞排列执事不一，所乘者或走兽，或飞禽。飞禽中仙鹤而外，如鸾如凤不等；走兽中麒麟而外，如狮如象不等。每至一处，真人必着仙服，出洞迎接。中界仙子，无不夸三緘之荣。在三緘心中，亦不图荣华，乃至于此。

各洞拜罢，仍回紫霞洞来。紫霞曰：“弟子可归万星台矣。俟至朔一朝贺，奏请上皇，自有鸾音诏尔师弟。”三緘闻谕，当即辞别，向万星台而归。

## 第一百三十七回 独仙根能知仙道 教弟子重试弟心

却说万星台男女弟子将三緘安葬毕，朝夕祭奠，俱愿在此墓庐，交法前贤心丧三载之礼。不知不觉，已月余矣。一日，三服谓诸道友曰：“吾师没后，诸弟子依归无所，为之奈何？”弃海曰：“见此坟台，即见吾师，岂肯舍此而他逝？”乐道曰：“吾想吾师道法高妙，凡虎焉能伤及？恐师假伤于虎，以试弟子待师之心为何如耳。”疑得不错。狐疑曰：“尔我明明见虎将师衔去，四山搜寻不得，倏于山后见之，不惟首耳眼鼻概为伤损，而且手足俱失，未必手足都瞒得过耶”亦是情理。西山道人曰：“仙家变化无穷，非但手足能掩，即全身，亦可遮却。以吾想量，乐道之言不差。”狐惑曰：“即属假死以试弟子，许久定归矣。如何音耗渺然？”

玉白子曰：“吾等在兹议论不一，微论师在与否，想其教导之苦，与宽厚待徒之意，心实难忘。胡众道兄见师如此，尽皆仓皇失所，而七窍一人独欣欣然，无所悲亦无所戚者，何也？”狐疑曰：“师被毒虎衔出山时，彼仍跌坐庐中，身毫不动，吾等追逐山外，搜寻竟夜，彼未一来。继而将师尸骨抬回，诸弟子悲声震野，窥彼眼角，泪痕未见半点。不知彼之心内，视师为何如人。”狐惑曰：“兄忘七窍与师当日曾为仇敌耶？海南则誓除道门，归部则旨请禁道，平素与道原不合也。嗣将官

阶丢却，流离失所，万不得已而以习道为心。所以师死师存，毫不顾念。”乐道曰：“尔等不勘破七窍行为，吾尚不觉。今而甚破，彼非吾师之徒也。”自有此议，万星诸弟俱已知得，于是共厌七窍，不与言谈。

七窍见诸道友轻己如是，不知为何。转而思之，道兄道弟痛师念切，古礼居丧，没齿不言，谅是这故，因而置诸度外，未介于怀。恰逢三緘七七期满，诸弟子都向墓前祭奠，七窍出庐散步，在讲道台下遇着珠莲。珠莲曰：“合台道兄，厌尔无师弟情，尔可知否？”七窍曰：“不知。”珠莲曰：“尔之所怀，如不向众白之，终为众道兄所(数)不齿。”七窍闻说，即在讲道台请众相议。诸子不知七窍所议何事，有不愿来者，亦有愿听其说而来者。三服见此情景，乃大声呼曰：“七窍道弟既请吾辈议论，必有重大事务。道兄弟等何不齐来听之？”

诸男女闻得三服一呼，齐到台前拜了空台，两旁坐下。七窍尚未言说，三服询曰：“七窍道弟请及众兄来此，有何计议耶？”七窍曰：“别无他议，吾观道兄等似以吾见师身没，不痛不悲，颜无戚戚之容，面含欣欣之象，遂议吾心太忍，而轻厌吾乎？”诸子曰：“然。”七窍笑曰：“师被虎衔，吾正为师贺之，有何悲痛？”狐疑曰：“尔贺师死，自此无人管束耶？”七窍曰：“非也。吾师大道已得，莫说凡虎不敢近，即有能噬仙子之虎来噬吾师，上天亦不许之。何者？吾师自领上命，阐明大道于天下，东奔西走，南征北越，费了无限辛勤，始至于斯。断未有不受上天荣封，亦断未有不复上天旨意。况收下门弟若此其众，岂毫无安顿而即没乎？设使师之费力如此，阐道如此，反入虎口，则天下后世无复有入道者矣，无复有入道而为善者矣。”狐疑曰：“试如尔言，吾师今在何所？”七窍曰：“师道已成，必先拜护道诸真，拜已，自回台内。待自诸

真等禀及道祖，同奏上天，然后荣封。师得封后，再及吾辈。此定理也，何遽信师为没哉？”夙有仙根，出言自觉不同。三服曰：“七窍道弟说得合情，但愿师无损伤，乃为吾等之幸。”

七窍曰：“吾等各体师教，仍守道规，不久之间，师必返矣。”

诸子自和七窍一番论说，个个欣喜，退居庐蓬。

三緘出了紫霞洞府，又思诸弟子妖部甚众，不无见异思迁之举，吾且再为试之。遂按下云头，化一白发老道，左执麈尾，右执竹杖，一步一步，直向万星台而来。诸子见之，以为参道访友者流，亦不在意。熟知老道竟入台内，高声唱曰：“说道家，叹道家，道其所道不须夸。昆仑顶，起三花，五气朝元一手抓。轻轻举，缓缓拿，道成自尔步云霞。吾非仙子临凡界，也与仙真共一家。我属西方金得子，来访虚无老仙家。访得到时缘结下，访不到时走天涯。”歌毕，向各蓬庐举举手曰：“诸道友，贫道稽首了。”三服等见此老道来得古怪，亦向彼稽道曰：“老道奚自？”老道曰：“发脚昆仑。”诸子曰：“来兹甚事？”老道曰：“访友。”诸子曰：“所访何人？”老道曰：“三緘。”诸子曰：“访彼何意？”老道曰：“访三緘以访道耳。”诸子曰：“如是，吾师三緘昨已去矣。”老道曰：“何去？”诸子曰：“向西。”老道曰：“彼向西去，所为者何？”诸子曰：“不知。”老道曰：“尔毋诳吾，知尔师尊早为虎伤矣。吾见尔师为虎所伤，遣下男女徒数十余人，无人教诲，故特来此代彼统率，教尔等以成大道焉。”诸子曰：“老道来意甚善，不知所习之道若何？敢请为吾讲说一二。”老道曰：“圣门有言，只闻来说，未闻往教。吾既往教，尔等宜先拜门下，然后将吾大道一一传之。”三服曰：“拜师不难，但恐尔属旁门，习之有害于吾辈。不若老道先为讲说，果与吾师之道相合，吾即统诸道友，拜以为师。”老道曰：“大道一也，

何分旁正乎？”诸子曰：“老道开口即言遣无旁正，是心旁门是也。吾等不愿习之。”老道曰：“聆尔辈言，深为尔师所惑矣。”诸子曰：“如何？”老道曰：“尔师必属旁门，所以尔侪矢口而谈，便有旁正之说。吾遇道中之士多矣，讲论大道，谁不先避旁迂？待考其究竟，得入正轨者，曾无几人。今即尔言以想尔师，何以异此？”诸子曰：“依老道所说，似乎天下之习道者皆入旁迂，而老道独得正轨焉。吾辈愿闻其详，看与否师所传相符合否？”老道曰：“大道为仙子出身根底，岂可轻泄？即属门弟，亦必谅其能入此道者，乃与之言。如传非其人，恐他日习成，难免斩仙台之罚矣，贫道何敢轻泄其事哉？”诸子曰：“然则，老道视吾辈为何如人乎？”老道曰：“吾视尔辈，皆好道而未得正轨者。”诸子曰：“仙根既不敢泄。‘旁正’二字，可为吾等讲说焉。”老道曰：“者却容易。尔辈可来台下，拜吾三拜，吾即讲之。”狐疑忍不着口，乃向老道言曰：“尔之来此，固以卖道为计。不知吾等都欲出外一卖其道也。”老道曰：“尔言如是，殆不肖以吾为师乎？”狐疑曰：“吾从吾师数十余年，旁正之说，师无不讲，岂其道将有得而旁正尚不能分？尔来此间以师道自居，可能讲‘人之患’一字否？”老道怒曰：“小小狐狸，敢图老道爷耶？”狐疑见老道怒甚，退在一旁。狐惑曰：“吾兄言语轻狂，祈老道海函，毋庸计较。”老道曰：“尔辈以吾既不足以为师，吾将去矣。”三服曰：“老道有心而来，何得一触而去？”老道曰：“吾见尔辈禽兽居多，大非受教之人。即欲施教，也不肖教尔等。”言罢，飘然竟去。西山道人曰：“求道未得，反受詈骂。若吾师教人，何分异类乎？自此思之，痛入心坎矣。”因而诸子相与大哭。

三缄见得弟子不等忘师教，悲痛堪怜，心念之中，亦为伤

感。又将头儿一掉，仍上万星台。狐惑带泪言曰：“老道为何去而复返？”老道曰：“吾见尔等恋师之情迥异寻常，故特转身，入尔师尊庐内暂宿一夕，明日方行。”乐道曰：“借庐一宿，固属无妨，但吾师庐中器具甚多，毋得移动。”老道曰：“其人已往，物存何益？”三服曰：“虽不见师形容，而手口二泽尚存庐内，见物亦如见师。”老道曰：“原来如是。吾即宿此，万不敢移动一物，尔辈放心。”三服等遂将老道导入三缄庐内。老道入庐四顾，顾已言曰：“此庐僻静非常，正好习道。尔等且退，不可轻启庐门。”诸子然之。刚去数武，老道又呼转曰：“吾几忘告尔等，吾之习道与他人异，必要三日，方能了得运用之功。俟将道功用毕即出。如三日圆满，见吾不出，此必出神太远，一时难复本体。那时尔等始来庐内，观其动静焉。三日前切毋偷观也。”诸子一一就诺，亦各归旧所习道而去。

果至三日，不见老道出庐。三服商于弃海曰：“老道习道已三日矣，未见彼出，尔我且去一视，究系如何？”弃海曰：“可。”遂同三服轻轻度到庐外，将门辟开。极目视之，其中趺坐者非老道，乃三缄也。

## 第一百三十八回 遣彩鸾空中捧诏 登八镜座里谈元

三服、弃海共相诤曰：“明明老道入此庐内，何今日易成吾师之形乎？况师被虎伤已许久矣，此事奇甚。”遂呼齐道兄道弟，跪而禀曰：“吾师尚留恩尘世耶？”三缄缓出庐，问曰：“弟子等所惊讶者何？”诸子将前后事情细述一遍。三缄曰：“仙家妙术少人知，移步换形妙道施。伏虎降龙因甚事，安为毒虎亦伤之？”诸子闻言叹曰：“弟子等自入门墙，从未见师矜奇立异，金丹大道，原属平常。故不知仙法为何若，安得不惊？”三缄曰：“者也难怪尔等。”

甫言至斯，忽听半空鸾鸣不已。三缄诤曰：“空中鸾声高叫，恐系上天有诏宣吾。尔等各整衣冠，伫立以候。”诸子领命，排立齐整。鸾凤口衔一纸，已自空际翱翔而下。师弟拜接后，又拜彩鸾捧诏之劳。彩鸾戛然一声，冲天竟去。三缄焚檀跪地，开诏读云：“混元皇帝诏下：‘尔虚无子自奉命临凡，脱胎三缄，坠入四害之乡，不忘八德之举。虽其先迷名利，昏昏未醒。既其后遭磨折，念念能回。万亩良田，弃而不顾，一心坚固，久亦如斯。且喜不坠祖宗之箕裘，螟蛉作子，犹幸能体仙师之教诲。昼夜勤修，不辞雨雪风霜。四方阐道，何惜仁山天水？万里传心，能化人并化物，禽兽亦得真修。宏大道与大经，宇宙自除邪说。数十年辛勤可悯，理受荣封百千载，邪

正堪分，应登上品。但上奏且缓须臾，先为吾赏而考道在所切急，待对上天。鸾诏来前，速随诏至。凤音继至，又待音传。”云云。

三缄读毕，乃谓诸弟子曰：“道祖宣吾入宫考道，尔辈宜在此地静以候之。诸子曰：“吾师今登上品，须念弟子等追随有素，概为提携。”三缄曰：“不必尔等叮咛，切可对天自邀上堂。”于是度出台外，向上一招。当有二三童儿，扶下一只青鸾，立于身侧。三缄飞上鸾背，鸾翅一展，冉冉腾空。诸子翘首望之，竟入云中，隐然不见。交相喜曰：“吾师上登天府，幸莫大焉。但不识师心将何以安置吾辈？”言已，名归庐内静候不题。

三缄乘得青鸾，刚入重霄，瞥见紫霞真人云头伫立，忙上鸾背，随师直到洞府。顷之。碧虚、清虚、凌虚、须无、云衣诸真陆续俱至。紫霞迎入坐下，三缄逐一参拜。诸真同声曰：“可贺，可贺！”紫霞曰：“诸兄所贺者何？”诸真曰：“贺尔师弟今见道祖后，朝了上皇，仙品之封，谅自不同也。”紫霞笑曰：“吾弟子三缄虽将大道阐明，全赖群真扶助。三缄见过道祖，奉闻天皇，仙品加升，尔我还是一样。”诸真曰：“此系尔师徒之功，吾等不过随事帮助，何功之有乎？”紫霞曰：“三缄所遇诸大阵中，若非群真调停，安有今日？”

正谈论间，忽有飞天游神手捧飞文，来传诸真入道祖宫内，有话相议。诸真见得道祖宣诏，即乘车驾同往八境宫而投。及到宫门，绿鸭、黄龙诸真亦至。片时之际，八境宫外仙真林立，只候道祖登了八卦台，方敢入宫，礼行参拜。无如宫门紧闭，未见开展。诸真于是退入集仙厅内一坐。坐已，黄龙真人曰：“紫霞道兄命得虚无子临凡阐道，今已阐明，入见道祖，自得褒奖。上奏天皇，仙品加升，不待言矣。但灵宅子累阻阐道，

前为道祖打入猿儿筐内，永不许出。此彼自作自受，固无足怪。然虽有误于人，亦有功于人。尔我入见道祖时，是事周祥，还须保奏一二。”紫霞曰：“真人仁慈在抱，所言极是。俟道祖传见三缄后，再为保举不迟。”

计议刚妥，只听仙乐齐鸣，凤哢鸾声与祥光而并至，一金甲力士奔入集仙厅内呼曰：“宫门已启，道祖驾将临矣，群真速入。”群真闻报，踉踉跄跄，拥入八境宫中，两旁静候。只见宫之内外霞光万道，宝盖幢幡，遮却殿庭。报事已过，微闻音乐一派，尚在后宫。前一童儿图捧太极，金光四射，咄咄逼人。捧至八卦台，飞身直上，肃立于左。顷之，花幡五彩，叠出不穷。花幡过科，远望道望，白须白发，白龙袍服，两旁羽扇拥着，身跨青角板牛而来。来道八卦台前，众童儿扶下板牛，簇拥上台坐定。宫外鸾笙凤笛钟鼓交鸣，台下诸真朝参。礼罢，各依次序，左右分行。道祖笑容可掬，向紫霞而谓之曰：“吾遣鸾捧诏书，诏尔弟子三缄，可曾诏到否？”紫霞曰：“承师仁恩下逮，鸾招久到。三缄已在集仙厅内，待师口诏传宣。”道祖曰：“传吾口诏，宣入八境宫来。”

紫霞领命，速到厅内谓三缄曰：“道祖有命，宣尔入见，尔见道祖，凡有所问，须好好答之。”三缄曰：“弟子自知。”遂整衣冠，随紫霞入宫，朝参道祖。朝参已毕，道祖命立于旁。三缄禀曰：“小子初入入境，两旁师尊拱候如林，焉敢侍立？”道祖曰：“平昔师弟之分，不得分。今日系吾考尔阐道之日也，侍立无妨。”三缄不敢多言，复向道祖再拜，又向两旁拜舞，然后侧立而候之。

道祖曰：“吾道之不明者，由于野方外术生出多端旁迂。出入其门者目极邪教甚灵，欣然学习。偶有所得，结成党羽，卖道迷人。党羽愈多，谋起叛逆。岂知邪不胜正，凡若此等，

概被圣朝诛及自家，连累九族。不知者遂以先天大道为害人之具，谈之恨入骨髓，此吾道之所以坏也。是岂但吾道为然哉？如圣贤之道，原以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事著成书籍，设立乡学、国学，与子弟辈讲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之义，孰识后世儒士，徒以圣贤道理发为文章，播取功名，稍得寸进，无所不作，而儒门之道已坏。儒门如是，释道亦然。释氏以明心见性为尚，不异儒之正心诚意也。且古来佛祖，谁无夫妻子母之属”既无夫妻子母，是无人论。若无人伦，则不独释不成释，而道亦不成其为道矣。何世之学释学道者，辄离父母而入深山，秃首发而居空林哉？以是观之，天下之人伦必为释、道两门绝之矣。所以吾道不明，王母忧甚，方下懿旨，到吾宫内。始命尔脱凡尘世，为世之未明道旨者闻之。吾的询尔，尔下凡界，发明先天大道，究以何者之先？”

三緘曰：“小子不才，恭叨上命。自肩此任，逢人必以五伦为先。既收有门徒，亦教以敦伦为急务。”道祖曰：“尔不愧阐道之人矣。天下若无五伦，成何天下？学者不先敦此，道何由成？尔以五伦居阐道之先，是若纲在无有条不紊也。至于先天大道，又从何起手耶？”三緘曰：“先教以清心寡欲耳。”道祖曰：“先天之道，原非可以强求，而下手功夫，端在于清心寡欲。盖欲不寡则四害时萦念内，儒门所以谓之‘己’也。寡之功甚不易始。物俗满腔，倏然寡之，则物欲固结于其中，驱之甚难。继而寡之，欲似能驱，然不生于一时，顷又环绕而踏至。久之用力以寡，物欲稍退听矣，死于此。而寡之功稍有或懈，则退听者必乘隙而来。是非时时寡之，刻刻寡之，务令私欲净尽，天理流行不可。儒门以一‘克’字尽寡欲之功者，此之谓也。且欲不克寡，岂独大道不能成哉？其害更有难言者。彼野方外道，满腔皆奸诈之欲。敛人财帛，必求所得。如其不

得，或以邪术致人于死，或以邪术迷人于生。种种行为，人生怨之，天道厌之，犹然诩为人师，相沿惑世之术。吾恐生即漏夫王法，死难逃乎阴刑，无间狱中，百千万年，无有出期矣。何莫非一欲字所害乎？稍知悔悟者，急早回首，伦常先尽，然后清心寡欲，讲求金丹大道，方可免从前之罪焉。”

三緘曰：“小子见俗有嗜及神像，而傲慢待之，谓上天神祇，尚居彼下者，何也？”道祖曰：“尔试思上天之内，上皇尊矣，尔即学上皇之道，尔犹未成，天上神祇已成尔先矣。后成者为后辈，先成者为先辈。以未成之人而傲慢天神，何不自量！”三緘祖言，天下之不由人伦作起者，皆可以邪道推之乎？”道祖曰：“是矣。然尔教弟子，于清心寡欲后，归神炼气之法，又当何如？”三緘曰：“前降后升，大道平平。明堂之间，丹法所经。发源有本，点滴归根，日月二宫，神之门户。欲留乃神，门户必合。气炼三周，其功始酌。小子之教如是，不知有合于大道否也？”

道祖曰：“聆尔之言，道得正大。但所收门弟，人胜物乎？物胜人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小子所收男女，共计六十九人。人道中仅有十余，余皆物类也。”道祖拂然曰：“物类能求出身正果，由地狱而升天堂。人迷于酒色气财，由天堂而坠地狱。真人为万物之灵，反不及物之灵，真人不如物也。”遂向左右诸真而言曰：“上天所爱者善人，奈何近年大道大明，成真罕见。今得三緘度却，人物同成上品，天皇应是欣喜。可于明日朔一朝贺，将名姓道号详细注册，进吾御览。”诸真诺之。

黄龙真人见得是事周备，忙与诸真等一同跪下，为灵宅乞情。道祖曰：“吾非不欲施恩于彼，奈彼累阻阐道，大干天律。欲出猿儿筐内，尚有所待焉。”言已，袍袖一展，退入宫中。

## 第一百三十九回

### 奏上皇群真拜舞 祈师尊同入上乘

次早，道祖遣得彩鸾童儿、青鸾童儿传诏诸真，同至八镜宫齐集，随驾捧本，上奏天皇。但见一时之间，诸真纷纷而来，集于集仙厅内。童儿等见诸真已至，奏闻道祖。道祖传入八境，而谓之曰：“今日朔一，普天仙子及中下界神祇奏事之期。尔等可随吾躬，捧定本章，同入通明，面奏覆旨。将旨覆后，然后拜贺瑶池。”诸真曰：“吾师命下，敢不遵从？”道祖于是更换仙服，驾上彩云。诸真同乘五色祥光，直上通明。

刚入朝贺宫中，三界仙子、神祇，陆续俱至。参见道祖毕，齐声问曰：“道祖上朝天皇，小神等未闻传诏，故未郊迎。不知有何本章，吾奏通明，如其早？”道祖曰：“因大道不明于天下，致使习之者多入邪教，妖言惑众，悖逆圣朝。其断也，非但身遭杀戮，而且九族同诛。不知者以为吾道之害，岂识吾道正大，原不外乎伦纪。一为野方外道矜奇立异，吾道所以坏而又坏焉。王母悲之，奏请通明，命传吾宫。吾命紫霞遣一弟子临凡阐道。今已阐明，兹特统领诸真，旨覆上皇，故早朝如是。”三界神祇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假如大道不阐明于天下，一切妖言邪说，惑及苍生，无怪乎习道者多，而成真无儿，坠入地狱者累万盈千。此虽上皇王母之兹悲，实皆道祖师徒仁恩所逮也。”诸神言已，俱各欣喜而退。

无何，祥光缭绕，文武二相同至。瞥见朝贺宫内金光外射，二相惊曰：“何位圣人先到是宫？”值日神祇禀曰：“道祖已早临矣。”二相知是道门覆旨，忙下云车，趋入宫中，参见道祖，曰：“道祖此次阐道人间，下界生灵受福不少。”道祖曰：“者系上皇王母之恩，吾不过一代其劳耳。”二相曰：“道祖为阐道一事，煞费心力。吾等若知道祖亲临，理应早来立候。”道祖曰：“阐道之举，二相力居多。今日同奏上皇，有何不可？”

言犹未已，金光万道，直绕朝贺宫之亭台。文武二相曰：“是必至圣先师、牟尼文佛临矣。”即同三界仙神，出宫迎接。二圣至，道祖亦起身来迎于升仙亭下。至圣、佛祖曰：“道祖劳矣。”道祖笑曰：“吾有何劳！”至圣曰：“三教之道，久未阐明。无异战国时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归杨者以杨为尚，归墨者惟墨是从。父子之伦，几至灭亡；君臣之义，几至不讲。幸得道祖遣及仙子，脱胎尘世。不惟金丹大道得以发明于天壤，而吾儒、释二道亦并炳若日星。天下之人，可从此而得其真道矣。吾为世人幸，更为吾等之道幸甚。”

谈之津津，尚未坐定，忽听鸾鸣凤啾，琼箫玉笛，响彻通明。三圣已知上皇登殿，遂领文武二相暨三界仙神，踉踉跄跄，齐至通明拜舞。三圣朝参毕，上皇命坐于左。文武二相侍立两旁，诸仙神祇依次排列。上皇曰：“三教圣人已免朝参之礼，为何今日又复如斯？”至圣、文佛曰：“臣等朝参，特为天皇贺喜。”上皇曰：“朕有何喜耶？”至圣曰：“上皇旨命道祖阐明大道，道祖遣得紫霞，紫霞遣及门人虚无子脱胎入世，历尽辛苦，迄于今日，道已阐明矣，臣等故为天皇贺之。”上皇曰：“可有本章否？”道祖曰：“有。”紫霞于是将本章顶于头上，跪在通明殿左。首相出位，接呈御案。上皇阅已，拈须大

笑曰：“此道祖之宏恩下逮也。”道祖奏曰：“臣不过一代其措施之力，是乃天皇大德宏仁，波及群生耳。”上皇曰：“三缄所收门徒，物类胜乎人类。人灵于物，胡反物之不如也？著书本意在此，不妨再三申明。朕观于此，朕又为人类伤之。”紫霞奏曰：“先天未明，人道多坠旁迳，故升仙者寡。今承上皇圣德，道已大明。白叟黄童，咸知正轨所在。自此以往，由人类而成真者，谅必多多。”上皇曰：“尔不负朕旨，克将大道曲折详阐，朕心甚喜。朕下旨意，准于望五日，命尔弟子三缄统率所收门人，来朝朕躬，朕有赏赉。”言已，三圣、二相与诸仙神拜舞而退。

时到望五前一日，道祖又遣青鸾使者，衔诏至紫霞洞府，飞鸣三匝。紫霞知是道祖宫中有诏赉来，忙整衣冠，跪接开读。诏云：“明日望五，正值上皇宣诏三缄统领群弟子朝见之日，尔紫霞可到万星，将朝见仪礼逐一教导，以免有失，触怒天颜。”紫霞得此诏书，即乘彩云，直向万星台而坠。

三缄见得彩云四起，知有上仙临兹，整顿衣冠，出台迎接。不一刻，紫霞云头按下，三缄接上讲道台中坐定。拜舞已毕，侍立于旁。以下男女诸徒，陆续朝拜。拜后，紫霞曰：“为师到此无别，特奉道祖命，教尔等明日朝见仪礼。尔等各宜谨记，不可或忘。”遂下台来，将行走通明之法，与朝参天皇之礼，一一教之。又命群弟子效之，稍有差错，再三指点，必至所行无失而后已焉。礼法教余。紫霞私嘱三缄曰：“明日于尘世五更时，即速统尔门人，来吾洞中，毋得有误。”嘱罢，乘云归去。

三缄拜送后，自登讲道台，命及诸徒，将紫霞所教复行一遍，果然错失毫无。乃向群弟子而言曰：“尔等可将衣冠整顿，今夜五更，齐随为师去紫霞仙师洞府。”群弟子诺。恰被万星

台外混元、野马、转心，珠虎四子知之，疾趋入台，跪于三缄之前而泣曰：“闻师明日统领诸道友仙升，弟子辈承师不弃，收入门下，历年教训，费尽辛苦。今而道兄递弟俱赴大罗，师忽忍心将吾四人置诸尘世。望师恩施格外，俾弟子上界同登。”

言罢，大哭不止。三缄见其悲泣，亦为伤感。久之，乃言曰：“仙本易成，要在用功之勤恳；功原易造，不外一念之坚贞。以尔四人平日而论，尚能朝斯夕斯，炼道不舍。如何玉镜照及，遂起意之贪？为师心中非不欲带尔同登上界，恐到通明殿上，为天皇圣光一射，现出原形，那时为师得罪不起。尔等不必他往，即在万星台守吾蓬庐，同心学道。待师朝见上皇后，缓缓渡尔先后而登。时虽发乎早迟，其所以列及仙真者一也。”四人苦苦哀求，意欲同日偕升，三缄弗许。群弟子见之不忍，亦同跪下，为四人讲情。三缄曰：“师徒弟子，无分厚薄。即传大道，绝无公私。此四人心迁异境，道根尚未坚定，如何见得上皇？”群弟子曰：“玉镜所照，乃属幻境，非四人心肯之为。”三缄曰：“尔辈之言差矣。是玉镜也，炼自上皇，能照仙子道根、诸神来路。凡仙真教有门弟，其道将成者，上皇必命他仙持镜付与师身，暗举以照弟子，试其身入幻境，果能不变，方许上升。尔何视宝镜之轻而言之易也？彼如依师所说，谨守吾庐，杜门不出。任遭磨难，百折不回。师于他年，自有度日。尔诸弟子毋容在此代彼祈情焉。”群弟见师不允，再拜而退。四人自觉无聊，复向三缄而泣曰：“师言谨守蓬庐，弟子恪尊所教。但师仙升后，不可将弟子抛却。须念弟子等即见异思迁于此日，亦曾追随于千磨百难之中。”三缄曰：“尔辈无忧，为师决不食言。”四人叮咛再三，拜罢师承，仍出台外。混元曰：“平生混世道难修。”转心曰：“掉转心来炼不休。”蛛虎曰：“毒虎不除终是害。”野马曰：“弗驯意马境无投。”

言至此处，混元曰：“莫忙悔退，但看群道友升仙之际，有何荣耀，方苦炼之。”转心曰：“尔言是矣。”于是同出万星台，仍居旧所。

四人已去，三緘谓群弟子曰：“炼道总在一心。尔等心性坚定，游此幻境，不失本来。逍逍遥遥，上升天府。彼四人者，稍失心之所在，恋彼昔日所为，因而坠入尘寰，不能同登上界。悲泣之貌，恻恻动人。可知平时练习道功，七十有余，谁让谁先，谁居谁后，玉镜内方别坚定与不坚定之心。坚者荣而不坚者辱，不知彼心今夜如何过得去！”群弟子曰：“四人哀乞之词，闻者惨淡，以师言思及，上界又难容不坚之辈。然则，吾等不坠尘世，与师同登，非师之教导维严，安能如是？”三緘曰：“四人之事，不必细论。道祖下诏，命吾统率尔等，于五更时分，速入紫霞仙师洞府。尔诸弟子，宜各整衣冠以候之。”

”

## 第一百四十回 换骨池妖部入浴 脱物壳人体长存

群弟子领命，忙整衣冠，静候蓬庐。刚至五更时，三緘一一呼出，风车各驾，冉冉腾空。来至半天，见有生云使者，长云使者、推云使者、排云使者、铺云使者当道而立。三緘统率群弟子，拜及众位使者曰：“吾师徒登于上境，实系天皇旨意，万望众位使者引导一二。”众使者曰：“吾等亦奉天命，来此迎迓仙子。可将风车撤去，登上云路焉。”三緘遂命诸徒弃了风车，齐登云路。曾不数刻，已至南天，管理天门社令见而问曰：“来者何仙？入吾南天何事？”三緘上前答曰：“吾名三緘，奉天皇旨，统及群弟子上殿朝见耳。”社令曰：“尔乃阐明先天大道者乎？”三緘曰：“然。”社令曰：“如是，尔将云车转向东去，竟去紫霞宫里，尔师还有所言。”三緘曰：“吾师昨在万星台，原嘱先到彼宫。因见生云众使者迎迓前导，一时忘却，不知已至南天门外。今承社令指点，还祈众位使者导之。”使者聆言，当即云车播转，直向紫霞宫而去。

顷之，宫门已到。师弟鱼贯而入，拜见紫霞。紫霞曰：“尔等来何迟也？”三緘将使者导至南天，为社令所阻之言，备陈颠末。紫霞曰：“尔辈几乎误矣。如社令不尔阻之，竟入南天，若何交代？”三緘曰：“弟子实属不知，祈师恕罪。”紫霞曰：“尔等初登上界，稍有错失，亦无尔罪焉。”言已暗想：

三緘弟子物类居多，如不入换骨池，将骨髓换过，一到通明殿上，为仙佛神圣金光射及，定然现出原形。那时见责上皇，吾亦不便。然此换骨池在西竺国内，乃牟尼文佛慈悲所设。凡世之禽类、兽类、山妖、水怪修成仙品者初至，必引入池内一沐，脱去物壳，付还人体，方好朝见上皇。如不先为奏闻，引导无人，安知池之所在”且即知其所在，而擅行沐浴，是又目中无主矣，乌乎可？暗想至此，遂遣复礼子前去竺国，奏闻佛祖。

复礼子领了师命，云车驾动，不时已至文佛殿外，告与守门神祇，守门神祇通报入内，文佛传进，问及有何所请。复礼子将师飞本捧奏文佛。文佛悉阅一遍，乃向复礼子而言曰：“尔师紫霞阐道人间，今已圆满。所收门弟，半多异类，欲借沐浴于换骨池。归告尔师，是池本吾设来以待异类者，何须奏请？各向池中沐浴，吾不禁也。”复礼子闻得此言，顶礼而退，竟回仙府，将文佛所说详告紫霞。紫霞遂命三緘与正心子统及异类修成者，向竺国而去。其余人类，即在紫霞仙府，以玉液饮之。

三緘、正心子得命，乘云统领诸徒，来到竺国。只见竺国地面，兹云绕绕，无风无雨，无冬无夏，气足温和。兼之贝叶翻青，蓝于所染；昙花吐艳，香气时来。真西方极乐世界也。三緘谓正心子曰：“竺国之地已如此佳美，不知文佛殿内，又属如何？”正心子曰：“吾未去过，乌乎知之？”三緘曰：“竺国已入，未审池在何方？”正心子曰：“只管前行，自有神祇来告。”三緘诺。

正行之际，云头来一衲子，而问曰：“云车内其殆向换骨池而沐浴者耶？”正心子应之曰：“然。”衲子曰：“来，来，谅尔不知液之所在。吾特命奉文佛，前来指引焉。”正心子曰：“如是，有劳大佛法多矣。”衲子遂将云头播转，三緘、正心

子以及徒众，随后而来。约行数刻时辰，遥见五彩霞光，飞腾不定。三緘曰：“前面霞光闪烁，是何地界？”正心子曰：“谅是换骨池也。”刚到其间，衲子已驻云车，下车而立。三緘等众忙将云头按下，拜谢引导之劳。拜已，而谓衲子曰：“换骨池究在何所？”衲子曰：“是池也，或有或无，若隐若现。尔等拜请，即在目前。”三緘闻之，即统群弟子，望文佛殿下顶礼者再，默念异类沾恩数语。顶礼方毕，倏然现一大池。池内五色莲花，时吐馥气。衲子谓三緘曰：“速命尔徒卸却衣冠，入池沐浴。”三緘即命群弟子卸衣沐之。

狐疑沐得高兴，笑谓三服曰：“吾闻仙人沐浴，定有时刻，尔知之乎？”三服曰：“所定何时？”狐疑曰：“一百二十年沐浴一次。”三服曰：“此一百二十年内，不知身上之腻要脱几千层。”狐疑曰：“仙人腻即脱得多，断无虚抛如尘世者。”三服曰：“如何？”狐疑曰：“事为丸药，救人疾苦耳。”三耳曰：“腻乃身中垢物，如何能救疾苦？”狐疑曰：“尔不知得，是落时医手内，万用万灵。”三服曰：“仙在天上，其腻岂易落于时医？”狐疑曰：“时医亦是天上人，以天上人即用天上人之腻救人疾苦，安得不美耶？”三服曰：“尔又在款天话乎？”狐疑曰：“前在红尘，即说得莲花发现，还是地话。而今升在天上，所说无非天话矣。”三服曰：“尔那天话休讲，一将天澡紧赶的洗。看请道友沐罢，吾师导去朝见。尔我落后，上皇斥罪，打下红尘。”狐疑曰：“尔我难得天上沐浴，缓缓的沐，沐得极其洁净，为个脱白仙子，即上皇将尔我打下尘世，亦曾在天上住了几刻也，算得三天仙人。”三服曰：“吾慵与尔言，吾要急急沐完，随师去矣。”狐疑曰：“沐浴稍缓，未必即将仙人弄脱。纵或弄脱，吾又修炼。活把仙人修死，我才驻手。终久也要成仙。”三服曰：“与其后修，何若现得之为

愈。”言已，忙忙促促，将身沐之。

衲子在旁问曰：“尔等俱已沐罢乎？”众人曰：“俱沐罢矣。”狐疑曰：“莫忙莫忙，狐师只剩十个了。”衲子曰：“乘那十个？”狐疑曰：“只剩十个脚指耳。”衲子曰：“如此，等尔片刻，尔速沐焉。”久之，衲子曰：“可沐毕否？”狐疑曰：“沐了三二零一个矣。”衲子又在池外候之。顷复询曰：“尚未沐完耶？”狐疑曰：“还有半个，烦尔再候须臾。”衲子曰：“狐仙人，何沐之洁也？”狐疑曰：“吾在尘世，所受尘垢太多，不沐洁白，焉能见得上皇？”衲子曰：“仙子原来不染尘，池中沐浴而清。一身似玉坚还白，立念须当盖世人。”言罢，狐疑沐浴已完。衲子念动真言，只见韦陀尊者手提降魔杵，向池一照，一声霹雳，霞光万道，绕池三匝，池岸寂然。

狐疑谓三服曰：“适才雷声震动，未必天上都要落偏东雨乎？”三服曰：“尔于霹雳时，有所见否？”狐疑曰：“吾见一汉子手提木棒，向池击之。心想此池必是他的，吾等入内沐浴，其心不爱，故提木棒来击吾等。谁知刚向池内击了一下，击动雷声。怕是上天不准他击有道人儿，因而遣雷震之耳。”三服曰：“尔道他是谁？”狐疑曰：“才做天上人，天皮都未踩热，如何认之得着？”三服曰：“此是佛门中一大菩萨，尔都不识？”狐疑曰：“彼是佛门那位菩萨？吾却未见过。”三服曰：“尔我当年为妖，常在庙中来往。庙门内将身立起，手提降魔杵那位韦陀菩萨便是，何言尔未见过耶？”狐疑曰：“难怪那样凶恶。”

衲子在旁曰：“文佛慈悲，设此换骨池。但属异类修成仙品，到池沐浴。韦陀尊者，必以杵照之。”狐疑曰：“照之何意？”衲子曰：“吾将池儿掩下，尔道中弟子细看自知。”狐疑曰：“有何物可看？”衲子曰：“凡物道成仙，在池沐浴，

韦陀将杵一照，原形脱下，换了骨节，易为人身，异类之形永不出现矣。”狐疑喜曰：“我从此未必就像个人乎？”衲子曰：“不独像人，而至修成仙真。”狐疑曰：“不说修成仙真，即修成个人形，都了当不得。”衲子曰：“尔说成个人形都了不得，以为人形贵矣。何尘世上女女男男，累万盈千，其多如是？”狐疑曰：“世人虽众，究其结局，到底有几个叫人？”衲子曰：“形是人形，如何不叫人耶？”狐疑曰：“不孝不弟者，心中禽兽也；奸诈邪淫者，心是蠢牛也；瞒心昧毒念在抱者，蛇蝎不畜也。尚得叫为人乎？”衲子曰：“修道成仙，言之必中，真不愧道门弟子。”

狐疑曰：“西方大佛法前属吾等自现其形，究向何处视之？祈为指示。”衲子曰：“尔向池左一一视来。”狐疑遂与众道友去池左一视。别无所见，只狐狸数个，死于池中。狐疑见则笑曰：“人说西方念佛持斋，为何还吃犬肉？”三服曰：“尔何知？”狐疑曰：“不吃犬肉，又打死犬若此之多？”三服曰：“非也，是乃尔狐狸所脱之躯壳也。”狐疑曰：“如此，不是犬皮，更中为仙人皮。”

三服曰：“闲言休说，再向前面观之。”及由池左斜上，极目周视，遍地皆虎皮、鹿皮、熊皮、龙皮、虾皮、桃、棠之树皮。狐疑曰：“人说极乐国中戒酒除荤，还在打围捕网者，何也？”三服曰：“尔又何所见而云然？”狐疑以手指之曰：“未打围，捕网，安有龙、虾等属及熊、鹿与虎之尸耶？”三服曰：“否，否，此系诸道凡躯所脱在兹也。”狐疑曰：“至于桃棠之类，西方佛祖所伐为薪者乎？”三服曰：“西方佛祖自有所食，安用薪为？”狐疑曰：“此旁还有斗大蜘蛛一个，蜂子数个，者旁又有鸡母、芭蕉等件，吾实不解焉。”

## 第一百四十一回 朝上皇通明拜舞 封仙品人物同沾

在服曰：“有何难解？西方虽属佛地，还是与人间相同。屋角有蜘蛛，花间有游蜂，宫同有报晓鸡，以及芭蕉等物，依然傍殿宇而种植焉。”狐疑曰：“尔言如人间一般，凡无俱有。吾问尔，人间有如此大之蜘蛛、游蜂乎？亦有如此大之鸡母、芭蕉乎？”三服曰：“西方竺国，天上也。天上之物，自必大于人间。”

狐疑曰：“尔言如斯，吾亦不与尔辩。者是甚么皮子，酷肖人形耶？”三服曰：“在那里？”狐疑曰：“在此。”三服向前观之，曰：“乃是鬼皮也。”狐疑曰：“是鬼皮也，何人所剥，如告邑宰，其罪恐难免焉。”三服曰：“为何鬼脱其皮，都要告到邑宰？”狐疑曰：“吾见世上大家巨族，父母一死，满身绸缎，兼以保尸，金玉之器，安于棺内。声闻于外，盗儿恋此财宝，暗里掘坟，开棺剥他鬼皮。不循礼而厚葬，未必不遭此害。遇事之家告诉官宰，官宰饬役捕获，必立毙盗儿于杖下。何西方竺国，亦剥鬼皮如尘世者？如其将彼捉住，岂不是要问斩监候乎？”三服曰：“是鬼皮也。乃鬼自脱，非盗儿所剥耳。”狐疑曰：“鬼能脱壳，则鬼又长生不老矣。是正直聪明的长生不老，不惟无害于人，而且能佑于人。若是弄人腰疼，使人头痛，在乡村市镇饕餮水饭，与夫自死不正，寻代害人之

鬼亦脱壳不老，能不长为世害耶？”三服忿然曰：“尔与吾言何左也？吾言鬼皮者，乃云牙等入池沐浴，将鬼皮脱去，还他骨节，而今有形有体，成了人身也。何吾言东方，而尔言冬瓜乎？”狐疑曰：“如此，云牙诸兄今就好了。”三服曰：“好在何处？”狐疑曰：“人死投生，又要从孩儿缓缓的长。云牙道兄等付还骨节，生来自大。且回家去，有父母者尚可尽孝，有妻儿者尚可团聚，岂不是好？”三服曰：“尔言差矣。吾言还他骨节者，是沾文佛恩光，在换骨池一沐身体，尔等异类躯壳概行脱之。即吾与云牙之鬼皮，亦属如是耳。”狐疑曰：“异类沐浴，即换了人皮子、人骨节。如人类沐浴，不是得了双人皮？”三服曰：“双人皮有那点好处？”狐疑曰：“双人皮的好处吾却不知，但吾爱他面皮甚厚，不识羞忤。比那识羞忤的，做事做得出来些。”三服曰：“无羞恶之心非人。既心无羞恶，何事不作？何若面皮稍薄，羞于作事者之为美乎？”狐疑曰：“吾等随师云游，所过市镇多矣，所遇男妇众矣。而其中之全无羞耻者，殆不止双皮也，恐有十余层焉。”

所言至此，三缄呼曰：“诸弟子可速整顿衣冠，仍回紫霞宫去。”正心子曰：“宜急行之，毋容稍缓。”三缄诺，顷将弟子等带回仙府，重参紫霞。紫霞见得异类弟子个个换了人形，不胜欢欣。当命童儿捧出仙衣数十套，依其形这大小长短而服之。又命捧出道冠数十顶，随所慕而择之。衣冠整齐，紫霞登于中坐，命复礼子教以朝见之礼。

趋踉进退，事事教妥，已到晨曦。遥闻半空鹤唳鸾鸣，龙吟虎啸。紫霞曰：“群真至矣，诸弟子可出迎之。”三缄忙率徒众，趋出宫门。仰见虚空万朵祥云，闪闪而至。群真内骑龙、骑虎、骑鸾、骑鹤，纷然不一。三缄暨诸弟子迎入紫霞仙府，一一参拜。参拜毕，诸真向紫霞曰：“朝见之礼可教熟乎？”

紫霞曰：“已教熟矣。”诸真曰：“既然如此，朝见上皇，是其时矣。”紫霞于是遂同诸真，统领三缄与正心、诚意、复礼、虚灵、灵昧诸子并暨三缄徒众，自投南天。

刚到天门，月宫姮娥吹动玉笛，击动金钟渔鼓，迎迓新仙。三缄师徒入得南天门内，先拜社令，然后拜及司此南天诸神。拜余，竟向通明而去。到了通明殿外，紫霞嘱三缄曰：“尔师弟即在殿左升仙院内立候，师与群真等齐至候圣宫候之。”

俄而玉鼓频催，金钟响亮。诸真知是上皇登殿，一同来在殿下，候旨传诏。上皇登殿后，即传诸真。诸真朝见毕，上皇曰：“今日早朝，无他政所议，特为阐道一事。而今道已阐明，尔紫霞可将成真名儿，按册传宣，鱼贯而入。”紫霞得旨上殿，将册呈于御案。上皇展册细视，见其名数济济，龙心大悦。遂命仙童排执花红：“凡点名上殿者，必簪花披红后，方见朕躬。”紫霞奏曰：“上皇命臣按册唱名，宣入朝见。人物二类，何者为先？”上皇曰：“先召三缄，次召七窍。二仙召后，先从人类，次及物类焉。”

紫霞得旨上殿，高声唱曰：“上皇有旨，先召三缄，次召七窍朝见。”三缄得旨，缓缓步上通明，御乐楼头音乐齐奏。行至极乐门外，仙子与三缄更换龙凤仙衣，簪了金花，披了红绫。导引童儿手执花幡，引入极乐门。遥见通明殿内霞光闪烁，儒祖、佛祖、道相、首相、亚相、内相、副相、玄天上帝排列左右；阶下有十大元帅、雷公、雷母、风伯雨师，气象森严；正中王天君手执金鞭，火光万道；以下群真众圣，塞满殿庭。三缄来到御介，童儿呼礼，拜入殿中跪下。上皇见而喜曰：“三缄阐道有功，不负朕旨。朕心大喜，封尔为虚无真人。”三缄九叩谢恩，跻入真人班位。次曰七窍，亦如三缄之赐，拜舞已毕，上皇封为虚心真人。七窍谢恩退归班位。二子封讫，紫

霞复照册中唱曰：“冲云阁八道，暨紫光、尽伦、尽性、知足、豁达、傲性、白玉子、石坚子等入殿朝见。”八道等众依序而入，朝见后，跪于殿中。上皇曰：“世道浇漓，人心险诈。能敦五伦者，固寥寥无几。至能修先天大道，不入旁迂而成真品者，更不多见。独尔等勤勤学习，心恒不变，甚喜朕衷。朕封尔八道为中界用道真人、昌道真、明道真人、望道真人、统道真、取道真人、探道真人、昌道真人、明道真人、望道真人、统道真人、取道真人、探道真人、成道真人。八道外，朕封尔为中界紫光真人、玉白真人、石坚真人、傲性真人、知足真人、尽伦真人、尽性真人、豁达真人。”人道男班封毕，个个谢恩而退。紫霞高声唱曰：“人道女班中听点：善诀、雪青子朝见。”二女拜跪毕，上皇曰：“天地有阳必有阴，有昼必有夜。自天地分有阴阳，世上乃有男女。而今尘世妇女无知，所犯淫逆诸股，难以枚举。若以巾帼女子，而能习成大道，恒不数觐。兹喜尔二女自成朝见。朕封尔为中界善诀元君、雪青元君。”二女谢恩，退入殿右。

紫霞又高声唱曰：“物道男班听点：三服、弃海、狐疑、狐惑等入殿朝见。”三服等众各依其序次第而来，极乐门前，将礼行余，同入通明拜舞。上皇曰：“异物至蠢，然知炼道成真，若此其众。胡以人灵于物反贪四害，迷却本性，所行者概属忤逆诈奸，未闻有如异类炼道之诚，亦无有如异类成道之多也？朕不尔负，特封尔三服、弃海、狐疑、狐惑、乐道、西山、椒花子、蜻飞子、善成、蛛龙、敛心、入道、体道、习道、化慈、习慈、抱慈、绣雾、云牙、道烈、传道、束心、慈祥、破迷、金光、火炼、刚克、柔克、卫道、护道为下界真人。”诸子得封，谢恩而退。紫霞见男班已退，复点女班，高声呼及珠莲、翠华、翠盖、紫花、凤春、金光、龙女、紫玉、桃英、棠

英、榴真子、了尘子、醋枉、从善、餐云、在云、弄月、回念、凤女、俱从极乐门拜入通明殿中。上皇曰：“异类中不独动者能修，即植者亦能修之，以成正果。世人睹此，能不深愧？朕隆褒奖，特封尔等为下界元君焉。”诸女道士亦各谢恩退下。

一一封华，上皇顾盼左右，笑容可掬而言曰：“凡今番护道仙神，俱从本职外加升一级，进阶一品。”诸真谢恩后，紫霞奏请，命诸真人将三缄师徒送入瑶池，以覆懿旨。上皇允奏，退去后殿。

紫霞与诸真等，遂将三缄师弟导向瑶池而来。无何，瑶池已到。诸真谓三缄曰：“吾等入奏，尔可统尔弟子，池外候着。”言已，竟入瑶池。司花仙女见而请曰：“诸真齐到瑶池，有何所议？”紫霞曰：“吾辈有事面奏王母也。”仙女聆说，忙忙入内奏知王母。王母闻之，展开无忧门，出坐慈云殿。群真入，拜舞已罢，同声奏曰：“前承王母懿旨，阐道人间。而今道已阐明。恩沾尘世。又得上皇赏赉，将弟子一一封诰。兹特导至，以谢恩膏。”王母曰：“如是，速传月宫乐部，来迎新成仙子。”片时之际，乐部偕来，玉笛银笙，袅袅不断。紫霞于此趋出殿庭，带了三缄师徒，齐入瑶池，朝见王母。

## 第一百四十二回 送绣云王母懿诏 接玉旨上帝仁恩

拜舞已毕，侍立两旁。王母环而顾之，不觉慈颜开霁，曰：“曩者，吾在瑶池，悲大道之不明，凡习道者，半为邪教所惑。久则党羽结成，悖逆圣朝，人民曹受其害。因传懿旨，阐明大道，俾习之者知其何者为正轨，何者为误字率迁，何者为旁中之旁、旁外之旁、旁而不旁，一切邪教，抛之不习，弃之不从。天下皆尽能之人，将大道得其真，而宇宙于以清平矣。幸道祖命及紫霞，高竖聚仙旗，招集群真。群真计议，遣得虚无子临凡脱胎，道号三缄。将道阐明，人物同修正果，是不负吾命也，吾甚喜之。”

遂命二十四位散花仙女席设瑶池，赏赐新仙，以显荣耀。仙女领命，一时逍遥八宝厅内，御宴设齐。王母欣然，命紫霞诸真列坐厅左，新成仙子列坐厅右。紫霞等俯伏谢恩，同入两厅，依次坐定东西。王母另设一宴于厅之上面。散花仙女齐进黄梁之酿，满斟叵螺之怀，肴饌杂呈，美好自不必说。酒愈三盞，王母旨下：“大道阐明，皆赖群真。人物同修，已成正果。吾心爽快，命尔司桃使者，各赐蟠桃一杖，食之腹中，旧日仙真愈添仙慧，新成仙子，愈定仙根。”使者得旨，忙至蟠桃树下，摘取数百枚，以玉篮盛着，捧呈王母。王母一周视，命散花仙子赏赐两厅仙真。赏余，群真统领群仙，同至王母御

坐，将恩谢后，复入宴中。

顷之饮毕，王母御乐部内音乐齐奏，送出瑶池，单留紫霞至御座前，而嘱之曰：“阐道一举，任之者三緘，护之者群真。吾于明日早朝回奏上皇，如旨下时，依旨行事。”紫霞曰：“王母仁恩施于群仙，遍及尘世。如旨一下，敢不遵从？”言罢，退出瑶池，各归仙府。

次日晨曦高挂，东西王母排了御驾，来至通明，面奏上皇曰：“吾悲大不明，人伦颠倒，野方外道，得以横行。天下昏昏，多统圣主。因而上奏天皇，命请道祖，遣得紫霞门弟虚无子，脱胎人世。凡儒道中之正心诚意，释道中之明心见性，大道中之清心寡欲，在在阐明。天下自此清平，人伦自兹不紊，皆三緘之力也。前脱胎时，吾曾许彼大道明日，竺以绣云仙阁。可喜不吾命，且收门徒亦众。如不以绣云阁居之，不见仙子之荣，又阻修道之路。望上皇选择吉辰，大排御驾，送归绣云产内，以奖赏之。”上皇闻奏，龙心大喜，曰：“王母各归瑶池，吾自择吉，大排御驾，荣显普天。”言已回宫，王母亦返车驾。

紫霞归得仙府，三緘师弟参拜礼罢，左右肃立。紫霞曰：“修仙之苦，人所弗识。道根不稳者，无不半途中止，终无所成，抛弃前功，空费一生之力。如其勤修不怠，任彼千磨百难，不改初心，一旦圆满功行，天府上升，何等荣耀！即如昨早朝见上皇，与午刻瑶池所设御宴，不惟尘世之公侯将相不能及之，恐一南面王亦不及如是之逍遥快乐也。况乎荣耀殆不仅此？”三緘曰：“成仙之荣，至此已极。师言殆不仅此，尚有何荣耶？”紫霞曰：“弟子等退出瑶池后，师得王母诏转，嘱吾归府命尔辈候着，明晨王母上殿面奏，荣荣显显，送入绣云阁中，方不负当年许及尔辈之旨。尔诸弟子毋得外出，即在吾府待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吾师胡弗奏于王母，下一懿旨，命弟子等自入绣

云阁内，何得又劳上帝一番踌躇？”紫霞曰：“不如此，不足以显王母重道之心也。”

谈论未已，府外童儿飞奔前来，跪而禀曰：“上皇旨下，将到仙府矣。”紫霞听得童儿所报，忙统三缄、七窍与同群弟子趋出仙府。遥见前面五彩祥云排列层层，纡徐而至，紫霞跪地候之。云内焦太师下了云车，双手将旨一举，紫霞等叩了九叩，随着御旨后，竟入仙府。太师捧旨中立，紫霞等两旁肃候。太师缓缓开旨，高声读曰：“上皇旨下。”紫霞等(闻)此四字，一齐跪地，俯首敬听。太师曰：“上旨有谕，谕及群仙。朕心所喜，大道相传，各依正轨，无党无偏。敦伦饬纪，正本清源。殊意斯世，不以为然。五常未尽，即想登仙。抛别父母，以及妻男。海山旷野，烛炼金丹。内根无有，惹下魔缠。野方外道，得入其间。教以邪术，灭地欺天。结成党羽，创逆为奸。圣朝遣射，诛戮牵连。九族同丧，绝灭香烟。世人不识，鄙道为言。大道如此，坏已极焉。王母弗忍，命个临凡。脱胎换骨，阐明人间。何异战国，孟氏仁贤？周流讲说，人道先端。朕心不昧，王母恩传。择吉望七，以送诸仙。大排御驾，荣显普天。钦此钦遵，朕不食言。”宣毕，紫霞将恩谢后，领及众门人，转拜太师，设宴款待。太师饮了三杯仙酒，辞别紫霞，贺上云车。紫霞送出仙府，见太师去远，然后归。归来，嘱诸弟子曰：“尔等诘朝宜各整顿衣冠，恭候御驾。”群弟子曰：“谨遵师命。”

## 第一百四十三回 拜圣人夸及仙子 排御驾送归绣云

紫霞自领玉旨后，与同群弟子静候仙府。府外童儿忽报凌虚、碧虚诸真人至，紫霞接入。凌虚询曰：“尔新登仙界弟子，可曾拜及三教否？”紫霞曰：“俟入了绣云阁，然后到各圣殿下拜之。”凌虚曰：“玉旨四处传宣，言及送尔弟子归阁，诸圣都要排驾。不先往拜，如何使得耶？且于送归时见了三教圣人参拜，亦甚不安，可速命三缄领及弟子，到三教五相群仙府内拜谒一遭。”紫霞曰：“若非真人言及，几乎忘之。”当传三缄，言及是事。又命正心、复礼二子为前导，先从至圣殿下，次及文佛、道祖殿下。拜见后，三圣无不夸奖一二。即此一日，已将圣神仙佛概行拜毕，仍归紫霞仙府。诸真见三缄师弟子普天宫殿俱已拜完，驾动彩云，亦各归去。

到了次日，三教圣人以及众相众仙，各排执事，东西王母亦排御驾焉。上皇排下幢幡千道，宝盖千重。仙鹤、仙象、仙狮、仙虎、仙龙为前队，日月宫扇、豹尾旗帜、遮天宝伞为二队；雷公、电母、各方五伯为三队；十大元帅为四队；上中下三界神王为五队；群仙为六队；群真为七队；首亚相、内副相、玄天上帝，各排执事为八队；东岳天子、森罗天子、酆都天子、日光天子，各排执事为九队；瑶池王母所排执事为十队。只见旗幡到处，瑞气腾腾，仙佛临时，毫光闪闪。后排七十架五彩

云车，新成仙子依次而坐。云车后仙乐齐鸣，竟送至绣云阁中。阁中中门自开，其内仙花满园，五色云霞结成华阁。群圣、群佛、群贤、群真、群仙、群神，将三緘师徒送入此阁。阁内宴以设齐，焦太师向诸圣、诸佛等言曰：“上皇有旨，遣吾代新成仙子设宴，以待圣神仙佛。”诸圣神仙佛于是在阁畅饮一日而归。

《绣云阁》之结局如此。至混元、蛛虎、转心、野马，于三十余年后炼就慧剑四柄，一名正心，一名诚意，一名尽性，一名登伦，将三千六百旁门概行斩尽，仍为三緘渡去，以成仙品。而其备载此事者，另有《腾云阁》一书。